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月是故乡明——北京姑娘在东京



一 孪生姐妹

机身开始剧烈地上下颠簸着，飞机两侧的顶板上亮出了清晰的两行字样：

请勿吸烟。

系好座位上的安全带。

接着扩音器里传出空中小姐那圆润、甜美的声音：

“……飞机现正进入成田机场的上空，东京的地面温度是摄氏 23℃……”

丰子宛如大梦初醒，要不是座位上的安全带束缚了她的行动，她真不能相信自己已从大洋的彼岸飞到了日本的上空。像是个支离破碎的梦。这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三个月、还是半年……当然树有根，水有源，这一切概因姐姐一年多前来到了东京。一想到英子，她顿时百感交加：有思念、有焦虑、有牵挂，还有某种怨恨。人们传说在孪生手足间，有一种超常情感的交映，任何人为的物质障碍和距离都是无法阻隔的。对此她只是半信半疑。有时夜间，她突然醒来，辗转不能入睡，一想到只身生活在东京的英子，不祥的预感强烈地震撼着她，有关姐姐遭遇不幸的惨景，竟然清晰地历历在目。是梦幻、还是想象？她自己竟然难以分辨，整夜都遭受着煎熬……每每都要精神恍惚，无精打采地过上十天、半个月的，直到看见英子亲笔写来的家信，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但有时信中也会有声有色地描述过她的奇遇、历险，推算起来和自己发生心惊肉跳的夜晚，也有时间吻合的。丰子相信那超常情感的呼应。但事实证明，并非件、封封信都符合这一规律，特别是近半年来英子写来的信是屈指可数的。

人们都说丰子和姐姐长得一模一样。据说这是有医学上的依据：同胎一卵。要说世界上的事情也绝非一丝不差的准确、公正。英子比丰子来到人世间，仅仅早了五分钟，就这五分钟之差，决定了英子是丰子的姐姐，处处事事都要长她一头。丰子自然也就默认了。从身体情况看，英子先出生，显得强壮些，这一特征一直维持到现在。当然局外人并不能从这一点上将她们区分开来。

她们从小就都习惯于穿着一样、打扮一样，就是英子到了东京，有机会就要托人为丰子带来相同款式的衣裙，甚至从信中寄来像片，那言外之意：就是请你照我这样做！

凭心而论，东京时髦女青年的打扮和北京女青年之间，应该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条件是必须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充裕的时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女人应该再加上一个“更”字，她们会发挥想象的驰骋的翅膀，将自己打扮的更漂亮、更富有诱惑力，按现今世界美学的概念应该是更富有性感。可丰子在国内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干，这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制约的影响在起作用。

细想起来，姐妹二人在穿着打扮方面有所区别，那是两年多前在国内就开始了。这要从高考谈起。

姐妹俩从小在同一学校、同一班级读书，成绩平平，英子更活泼，更

外向些。在这一点上颇像妈妈。丰子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与爸爸的性格相似，虽说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以及支撑门面，依然是靠在大学里当副教授的爸爸，可真正操持日常家务，主宰一切的“总理大臣”自然是在百货商店里当会计的妈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性格上的相近，自然地将这个不大的家庭分成了两大营垒，界限虽不十分明显，但它们确实是存在的。此外还有奶奶，不言而喻她应该属于爸爸这一边。可奶奶却始终保持着“中立”，从不乱掺和，街坊四邻都夸奶奶热心肠、耿直，从不惹事生非，是打着灯笼都难以找到的好老人。丰子从来没有看见妈妈明确表过态，不过妈妈也从没有顶撞过奶奶，即使是她满心不高兴的时候。

渐渐长大了。丰子影影绰绰地感到，奶奶并不是白吃饭，除了操持一般家务：买菜、做饭、看家外，奶奶手里有钱，丰子知道奶奶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没有毕业，做过很短时间的工作，她自己不能挣钱，据说那是爷爷在十年浩劫后，平反昭雪得到的一笔钱。

事实证明，在英子来日本时，奶奶动用了这钱。

英子和丰子就读的中学是所普通学校，既非区重点，又非市重点，她们俩的成绩又都一般。死记硬背的功课，丰子比姐姐分数高些，因为她坐得住，英子能歌善舞，文娱活动非常出色，可惜对于高考这一特长不在加分的范畴之内，其实丰子的音色比姐姐还好，调子拿的还准，但常常在她还没有唱完一句的时候，就被争强好胜的英子一嗓子压了下去。七岁的时候，她得了一次急性喉炎，嗓音嘶哑了，后来逐渐恢复，可以唱歌了，但那轻微的沙哑声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近来表现黄土地的《黄土高坡》一曲唱响了，歌者们都巴不得自己能有一副破锣似的嗓子呢！更何况丰子的嗓子并不“破”，略带沙哑，再加上麦克风的扩张渲染，在舞台上产生很好的效果。细想起来，这也和英子分手有关，如果和姐姐永远粘在一起，那就别想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当然丰子的抛头露面绝不是指社会舞台，而是校园内的。

三年前，英子、丰子同时参加高考，双双落榜。这年头，高考在一个家庭中都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哪位当父母的，不望子成龙呢！高考的榜一下来，有哭也有乐的。考取了虽不是张灯结彩，但放鞭炮大宴宾朋是有人在大有人在的。考不取的，自然是无精打采，更有甚者——出了人命的也屡见不鲜。

姐妹二人同时名落孙山。在英家反应最强烈的是丰秀兰。按理讲做为母亲，无论如何也要强压住自己的失望情绪，但她素常争强好胜，爱出风头的个性，使她觉得无法向熟悉自己的亲朋好友交待，整日价哭天抹泪，倒好像她自己没有考上。英子本来没考上，心里挺不是滋味，一看妈妈那如丧考妣的劲头儿，不由地滋生出了一股强烈的反感。而丰子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没哭也没闹，发了分数单的第二天，她就从书架上将搁置了两年的文科书又找了出来，经过认真的思索，她觉着自己头脑不灵活，考取理科的把握不大，死记硬背是自己的特长，应该充分发挥，她决定改考文科。事情一定，她就开始准备起来。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甚至是爸爸。她深知高考落选受打击最大的是爸爸，那是内伤，伤在心里，不易被人们察觉，也轻易不能愈合，妈妈的伤在外表，那是人为的假象，经受不住认真的“检查”，出不了一周，一切就都烟消云散啦！

果然，直到第三天，丰秀兰仍然愁眉苦脸，犹如霜打了一般，连班儿都不上啦！仿佛是她没有考上大学似的。爸对妈是没有咒儿念，奶奶说话啦：

“胜败乃兵家常事，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丢人的，这绝不同于偷了谁家，

抢了谁家，见不得人。我问过隔壁教中学的金老师，十个考生只有一个多点儿能考中，难呐！越考越难！”瞧奶奶的讲话多有分量，绝不是信口雌黄，还经过了调查研究呢！这话虽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至少她是不哼哼唧唧了。

英子也不甘于寂寞，立即明确表了态：“看这样子，高考是再也不能参加啦！因为这可不是一万或万一考不取的问题，而是八成没有戏，自己吃了苦，考不上，还刺激了别人，何苦来呢！我还不希罕去念大学呢！”

英子可不是赌气说着玩的。第二天就到学校里报名参加了空姐儿的选拔，那些日子整天价往学校跑，到医院检查，据说检查的十分详细，绝非简单的五官、身长、体重、胸围、腰围……从头到脚查个够儿，好在是女医生。每回回来英子都表现的感觉良好。

一帆风顺，过五关斩六将，百十来个竞争对手，就剩下七、八个，可说是稳操胜券。丰秀兰经多方打听，探知这次招收的空姐是跑国际航班的，那些日子家里整天谈论的就是伦敦、巴黎、卡拉奇、东京、旧金山……就好像英子早已是经验丰富的空中小姐了。令人费解的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录取通知竟迟迟没有下来，英子等得不耐烦了，跑到民航去询问，才知道一周前录取名单已公布，这对英子可是当头一棒，原是十拿八稳的事，竟然成了泡影。

英子明知没有戏了，可还不甘心，到处打听盘问，两耳灌满了小道消息。什么国际航班是抢手的热门儿，要是民航内没有过硬的关系，选中十分困难。有时就是内部调整，跑国内航班的改为国际航班，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还传出了有鼻子有眼儿的消息说，民航某部门领导的亲戚，进了国内航班，因此国内航班某位被上级赏识的空姐儿，又改为国际航班。英子都快“魔症”了，空姐儿的事儿整天挂在嘴边儿，真是当局者迷。

后来，还是丰秀兰通过商店客户的后门，将英子介绍到中外合资的假日饭店，去应试做服务员。要说够当空姐儿的条件，做服务员那可是大材小用了。在录取的人中，英子荣登榜首，因为中学学的英语，虽说成绩并不十分优秀，由于刚刚毕业，趁着热乎劲儿还能简单地讲上几句，英子又不怯场。说真的，讲外语可不能温文尔雅，要面子，把要讲的话，主、谓、宾排列好顺序，尽量合乎语法，外国人才没有耐心恭候着你呢！你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成！这一印象是难以更改的。英子未必有这种亲身的关于语言的感受，她自知英语不行，会话能力更差，但她对自己女性的魅力是有充分认识的。特别是面试的考官是男性，无形中就增强了她的从容、自信。面带微笑地去回答提问，她所能回答的词句是极有限的，诸如：Yes、No、Excuse me、I Don't know、Ok！

最后年轻的美国人竟然在英子的口语评价栏内写上了潇洒的excellent！丰秀兰逢人就要夸耀这件事情，“美国人都说我们英子的会话能力是优秀的，就相当于满分！”

霎时间，英子精通英语成了真事儿。英子自己也默认了，被捧的腾云驾雾。真正了解底细的是爸爸和丰子，不经过寒窗之苦，怎么会轻易地拿下一门外国语种来呢！

可美国人的评语在饭店范围内还是有效的，英子没有被分配到客房，而是被分到礼品部售货，这在合资饭店里算是美差，大都要有门路的才能调来，一是活轻，用不着每天打扫客房；二是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多，说外国话

的机会自然也多；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分奖金的时候，算是生产第一线，钱一个子儿也不少呢！这正是当前青年们梦寐以求地想得到的职业，干轻活、干净活、少出力气、多拿钱！据说这美差大都是饭店的司机班长、保卫处、后勤处……头头脑脑的子女们包下来了，可英子是美国人拍的板儿，没有哪个敢去挪动她。

渐渐地她习惯了饭店里的生活，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关于空姐儿的那段不快的往事，忘得干干净净，有时偶尔在电视里，看到不论国内或国外飞机失事的场面，她都会为自己没有干空姐儿的职业而庆幸。她生活得十分愉快、满足。在旅游旺季，她每月的收入竟然超过了爸爸和妈妈的总和，她开始刻意地打扮自己，因为她尝到了一个青年姑娘富有魅力的甜头。

丰子自己的选择与英子相比可是一条大相径庭的道路。她不仅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因为是弃理考文，她必须要把搁置了两年的史、地重新拣起来，因为到了高二就文理分科了，考理科的就用不着再在史、地方面下功夫了。历史就分中国史、世界史，而不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又要分近代的、古代的，地理也是如此，需要丰子踏下心来，一页页地看、一点一点地记，有时她陷入那繁杂的历史事件中，竟然头脑中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所措。每当在这种情况下，英子的放荡的笑声，立体声收音机的音响，妈妈那没完没了的絮叨声……使她那过度疲劳的脑袋，根本理不出头绪来，仿佛是一湖淤泥泛起的浑水似的。她自知没有权力让英子收敛她的欢笑。家里住的是三间南房，一明两暗。爸、妈住东边，奶奶、英子、丰子住西边，中间屋子会客。

丰子参加了一个全日制的高考补习班，但晚自习还必须回家来上。为了避免英子的干扰，她搬到厨房里去住。原来英家在东边还有一间不足五平米的小厨房。别看它小，但门窗俱全，只是简陋些，纸顶棚、黄土地，丰子也顾不了这许多了。虽说这房间离开南屋只有两米远，至少可以做到眼不见为净。有时英子一时性起，能够频繁地试装，脱了衫子，换裙子，脱了裙子换裤子……就像骄傲的孔雀开了屏一样，把人搞得眼花缭乱，不要说念书了，简直达到了神不守舍的地步。

搬到厨房里，得到了奶奶的大力支持，耐着老面子，奶奶出面，请同院的木匠师傅在小厨房前边临时架起了一个雨搭，将煤气灶挪到外边做饭，为的是厨房里不要太热。

到了冬天，奶奶就到中间的屋子做饭了。可丰子始终没有离开厨房，冬天由于这小房子四邻不靠，屋里虽然有一个蜂窝煤也并不十分暖和，她去补课的时候，炉子自然是由奶奶来照看。

妈妈对于丰子考大学的事情不闻不问，甚至将这个女儿遗忘了。偶有丰子因为复习功课不能准时地围坐在桌旁进餐的时候，难免要发上一两句牢骚，“书读的越多越蠢，越读越傻！”

爸爸总是少言寡语，他从没有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地向她讲过什么鼓励的话，但她知道爸爸在暗中支持她、关心她、赞助她。爸爸在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支配权的零用钱中，节省出来为丰子买了《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中学历史总复习参考》。书是越印越贵，丰子深知只要将课本背熟，参考书都是骗钱的，可她不敢讲真话，怕挫伤了爸爸的感情。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是自己对于正在进行马拉松耐力赛的女儿的支持，丰子深知这是心援而非声援，她把它们放在小桌上，每天都能看到它们，但却很少有时间

去翻看。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激励的象征。

同胎同卵的孪生姐妹，每天在翻看同一本台历，对于时间的感受可是迥然不同，在英子眼中，日子就像银行里的营业员数钞票似的，那么迅速、便当、轻而易举，一句话，生活就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好打发！丰子过得可不轻松，间断地在台历的篇页上都注有红圆子笔的记录：

历史小测验。英文测验。数学阶段考。语文模拟考试。

.....

对丰子来说“考”是持久不变的，不考只是短期的暂时的，这一切安排都是围绕着七月份的高考。这可是砂锅捣蒜一锤子的买卖，一锤定音。日子无形就拉长了，慢慢腾腾的，让人觉着一种受煎熬的味道。路是自己选定的，丰子从没有后悔过，她早已做好了苦读两年甚至三年的准备。

就在丰子的马拉松赛快要冲刺的前夕，英子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旅游业进入了淡季。许多高、中档旅馆的床位都空了下来，中外合资的假日旅馆也不例外。开始是在客房部的服务员轮流休息，后来礼品部也开始倒班了，因为旅店里很少有顾客。起初英子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休息有什么不好，更落得自在，但很快奖金就锐减下来，大手大脚花惯了钱的她，对于手头的拮据却十分敏感，觉着不习惯，而旅游业的低谷却越滑越深。短期内没有复苏的希望。

丰子的马拉松赛却跑出了名次。她考上了。虽非一流大学，是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

说实话她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只是在众多职业中相比较，她并不讨厌当老师。丰子看得出来，奶奶、爸爸都很高兴，妈妈表现的也很活跃，丰子不是傻子。前一阵子，她被妈妈遗忘了，那是因为英子的光辉太耀眼了。如今，大学的榜上有名，总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在与同事们闲聊时，这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话题。她甚至提议全家到《鸿宾楼》去吃一顿。

丰子第一个反对。她觉得眼下最需要的不是吃而是休息。正如马拉松赛取得了成绩的参加者一样，他们在几乎体力耗竭后的瞬间冲刺，首先渴望得到的，绝不是饱餐一顿或者是去捧回那金光璀璨的奖杯，而是想让自己疲惫的体力渐渐恢复起来。还是奶奶最了解她，趁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为她包了最爱吃的扁豆馅饺子，算是对她的奖励。

丰子考上了大学，由待业青年变成了大学生，家中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丰秀兰的态度是最敏感的测量计。师范学院不仅免收学费还给予饭费补助。丰秀兰还十分大方，每月给丰子一百元，按一般大学生的标准。其实有大学父母的父母才知道，仅仅一百元是打不住的，因为他们不仅要吃穿，还要交际、旅游，有的还要抽、喝……丰子是足够了，她是走读，有时还回家吃晚饭呢！再说她花得十分节俭。

英子因为工作了，自然不能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了。她吃饭也不要交钱，可平时挣得多，大手大脚惯了，时不时地要和朋友们到饭店里去撮一顿，虽不是回回都是英子拿钱，可也总不能老吃别人的，偶有资金周转不动的情况下还需要向丰子摘借，心里觉着很不舒坦，因为过去丰子在待业准备高考时，都是她高兴了，给丰子买张月票，要不然送给丰子一件自己不喜欢了的衣服，现在情况却倒过来啦！她可受不了。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子折腾着要出国。她开始四处活动。按常规首先是去美国，这是一般人考虑的规律，英子也是如此。可她苦于没有

学历，更没有一技之长。

如果想走留学的道路，就得伪造证件。不过有同等学历也要通过 ToFel 考试。这可是动真格的，因为考卷无法认同性别的魅力。经过短期探索宣告此路不通。后来又听说可以通过劳务输出去美国，她甚至还与一位美籍华人的雇主面谈过，公开的身份是家庭教师，实则是保姆，每月所得工资有限，因为报酬的大头儿被插手的公司拿走了。英子表示不在乎，只要离开中国去美国就行，好在来往旅费，在美国的食、住都由雇主负责。她坚信自己不会做一辈子保姆的，这只不过是出国的一种变通办法。谁料有鼻子有眼儿的事情，因为雇主方面的问题，后来竟然不了了之了。英子自然是十分气恼，盛怒之下宣称不再去美国了。

英子还曾试探过去澳大利亚学英语的路子；办去奥地利旅游的护照；甚至还想买汤加王国的护照……每次她都将事情描绘的有声有色，仿佛出国的机票都订好了，可是事情不出一个月，全都虎头蛇尾地销声匿迹了。

英子要出国的消息真是不胥而走，整条胡同都是沸沸扬扬的。因为住的是平房，闷热的夏季会把人们从狭小的居住空间里，驱逐到胡同里的树荫下，英子的事情也居然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每逢这种场合，奶奶常常是悄然地走开了。她觉得自己很难开口，对于英子的讲话常是半信半疑，不过说实在的，她根本不赞成孙女的做法。她可不是老脑筋，一概反对出国，爷爷还是留德的学生呢！年轻人没有一技之长，在国内只不过干服务工作，到国外连话都听不懂，服务员都干不了，只能当活机器。外国人才不傻，专收留好吃懒做的废物呢！奶奶不喜欢英子，特别是进了饭店后，那矫揉造作的讲话声，连舌头都觉着短了点儿，奶奶看不惯。私下里奶奶和丰子说：

“……奶奶见得多了啦！远的不要比，就说文革期间吧！女人们聚在一起，彼此就要显摆、夸耀，我的儿子是专案组组长呀！我的女婿是搞专案的呀！一句话，搞专案的就像高人一头似的。结果怎么样呢？‘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再也不提这段光荣的历史了。

‘出国热’也长不了，热到一定程度就要冷下来！再说不是人人都适合出国，先要看清了自己呆在哪儿更适合！”奶奶是属于给英子泼冷水的，她虽从没有明确的表过态，英子是聪明人，从奶奶那不冷不热的态度上早就意识到了这点，只不过彼此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就是了。

丰秀兰自然是英子的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因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追赶时代潮流的女儿而骄傲，有关英子要出国的消息，除了英子回家高谈阔论有意将消息传出去外，丰秀兰更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渲染、扩大，为什么说有意无意呢？隔行如隔山，商店里的帐目她头脑里自有一本细帐，可出国的程序她未必十分门清，诸如领取护照在先，还是签证手续在前，直到两个女儿都走了，她还没有倒腾清，但这绝不妨碍参加到侃“出国热”的人群中，伶牙俐齿地聊上一段，当然是有关英子的。

商店里不断地有人给英子送来物美价廉的商品。“绣花长袖绸衬衫，出厂价儿，送给外国妇女最受欢迎的礼物！”

“真丝印花头巾，出口转内销，国外的抢手货！”“手绣的猫头手绢，按次品处理，合算！”……有时英子不在家，东西碰到谁手上都要接过来，人家大老远地跑来，一片热心肠，将出国礼品都送到家门口了，再说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便宜货，光剩下说感激的话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出国礼物攒了不少，出国的目标还没有瞄准一个呢！

世上的事情就是有点儿蹊跷：你刻意去追求的东西，未必能称心如意地得到，而你并没有寄予希望的，听其自然发展的，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地结出了你梦寐以求的结果。

这大概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歪打正着了。连英子也没有想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将英子多天来的奔走、渴望、焦虑、希冀竟然变成了现实。这使她顿开茅塞，原来渺茫、幻灭、绝望与现实、幻想、成功间相隔的并非十分遥远。

信是由日本千叶县发出来的。信尾的署名是荻原太郎。英子费尽脑汁地在记忆中搜寻着有关这位日本友人的信息，她隐约地记起他是饭店的顾客，他曾到礼品部买过一次国画。英子很耐心地帮他挑选，她回想起来，彼此是用的半通不通的英语和中文进行交谈的。她朦胧地记得他是位长者，年龄至少有 60 岁了，个子不高，但十分慈祥，非常像一位学者……

信是打印的。签名除手迹外还按着一颗方方正正的红印章，内容简短但真挚、诚恳。

“英子小姐：

“回信迟了。因为我离开日本国土，外出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去了两个月。鉴谅！

“欢迎你来日本学习，我愿意为你提供经济担保。据我所知本国的日语学校学费十分昂贵，我也可提供资助，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你是否已有联系好的学校，请来信告之……”

英子喜出望外，犹如中了头彩一般。不，比中彩还要高兴多啦！她竟然抱着丰秀兰在中间的屋子里跳起舞来。丰秀兰自然也是欣喜若狂。这些天来，她早已影影绰绰地感觉着四周向自己包抄过来的压力。心中暗自嘀咕，英子要出国，已经是隔墙吹喇叭，早就名声在外了。万一一走不成，怎么向四周的邻居、店里的同事们交待呀？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道行还是不够大。心中的苦闷和烦恼还没有地方去诉说，明知道丈夫和自己看法不一致，从他那里得不到同情。要知道中年妇女就怕心气不舒。中医书中早有记载，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六欲的失调，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丰秀兰已开始得了失眠症。朋友劝她服中药，她心里明镜似的。对于她，唯一手到病除的妙方是：让英子离开中国！谁想荻原太郎先生竟然是那再生的“扁鹊”！要不是碍着众人的面子，她真想遥向东方磕上一个响头，以谢他丢掉了自己心病的大恩！

长期保持沉默的英熊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英子要求出国学习原则上不反对，可如果去日本全部靠荻原太郎先生的资助，这样做欠妥当，无功不受禄！我们不能平白地接受人家大量的馈赠……”

丰秀兰还没有来得及抢白丈夫，英子就跳了出来。“爸，你这辈子就吃了学究气的亏，我也知道无功不受禄，可我问你，你能给我拿出学费来吗？”

英子的话恰恰击中了爸爸的要害。他是学院里的副教授，基本工资 140 元，连全部补助算在内不足 250 元。这让丰秀兰抓住了话把儿，“二百五还不够格呢！”他是教俄语的，连到院外讲课的机会都不多，近年和苏联关系正在改善，俄语的应用逐渐多起来，但也不会像英语、德语、法语、日语那样。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可他翻译的俄文书找不到可以出版的出版社。叫他去捞外快那可真是入地无门！这年头，在一些人的眼中，能挣钱的是强人、是能人，否则是孬种、吃货！营垒分明，绝不能鱼目混珠。

“我不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例。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日元上也没有盖着荻原太郎的名字，我怎么不能用呢？花了，我学成后，再还他！”英子讲的振振有词。

做爸爸的被噎得干瞪眼，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按着英子和妈妈的想法非常简单，荻原太郎先生的信写得多么清楚：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用不着绕弯子，将实情告诉他，不仅交日语学校的学费有困难，飞机票也没有着落，甚至具体的学校也还没定下来，全托荻原太郎先生关照啦！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么便宜的事情，这有多么省心呀！

爸爸仍然是一口反对。他主张人穷志不短，何况现在不同于以前，迫于生活被卖到东洋的猪仔和贩运到北美大陆的劳工。英子有工作，想深造可以考成人大学。在中国可以生活，现在想去日本学习，开眼界，也成，但不能都依赖别人，“学成后还给他！”这句话说出来容易，可要靠自己积攒几十万日元，绝非易事。中国人传统的习俗是量体裁衣，按着家当办事！人们不愿意去干自己努着力去干都达不到的事儿！既然英子已经铁了心了，在他看来，只有全家尽最大的努力，将那人情债减少到尽可能小，否则那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背地里英子不服气地撇嘴道：“爸，小心谨慎了一辈子，连蚂蚁都怕踩死，自己把手脚都捆住了，至今连国门还没有迈出一大步呢！”

说归说，做归做。母女二人还不能将英熊的话当成耳边风，因为有关回信等文字工作必须由英熊起草，他虽不懂日语，但他可以草拟成中文，再请有关人员代为翻译。别瞧娘俩都是铁嘴钢牙，动起笔杆儿来可就玩不转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她们联系的人大都是伶牙俐齿，但一提笔就会错字连篇，这就是为什么英熊在她们眼中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但却没有被罢黜了一家之主的原因。

最后双方都做了让步，达成的协议是：机票自家出，日语学校的学费尽最大力量自己掏，不足的部分请荻原太郎先生暂付，关于日语学校还是自己联系为好！

不管家里出多少钱，英熊个人能承担的部分是有限的。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奶奶出的，而且动用了爷爷的落实政策的退赔费。其实奶奶是不同意英子去日本的。说心里话，她对日本可没有什么好感。她原是哈尔滨人，常听她说那时候叫滨江县呢！日本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她就在东北，亲眼目击了“皇军”的残酷罪行，东北成立满洲国时，爷爷已经开始教书了，日本人实行的是奴化教育，一律让讲日语，张口骂、动手打，还常有被指控有反日情绪的，拉出去就砍了。爷爷不堪忍受民族的奇耻大辱，立志离开满洲。然而，谈何容易，一旦走漏了风声，全家都要受到株连的，幸好爷爷有一位日本朋友铃木，在满洲国的教育厅工作，他出面担保。其实他深知爷爷的用心，临别的头一天晚上，他推心置腹地说：“民心不可辱，中国必胜！”

1945年日本投降后，铃木做为战俘等待遣返，生活十分困难，曾写信请求爷爷的资助，爷爷接信后，立即赶赴东北去看望铃木，并且慷慨解囊，很长时间都有书信来往。

谁料到十年浩劫中，这段友谊却做为里通外国的铁证。爷爷不但被赶进牛棚，最后竟含冤而死。尽管日本人中也有铃木先生这样的好人，但他们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罪行，在老一辈人的头脑中印象太深了，那是一生一

世难以磨灭的。

奶奶私下里也曾向人家打听过去，到日本去学习日语是非常苦的事情。大多数人都要到餐馆里去打工、端盘子。在国内端还不行，必得跑到国外去，而且还得去日本？这可是何苦呢！不过事情既已成定局，奶奶自知没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再说她更心痛儿子，只要对儿子有利，她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就连命搭上也在所不惜，何况是几个钱了。

英子出国的手续办的十分顺利。她颇为得意地夸耀说：“咱起的就是日本名字，办起来自然是要快当些！”其实英子和丰子的名字还是爷爷在“牛棚”里起的呢！奶奶、爷爷自然是希望抱孙子，因为英家只有英熊这根独苗，谁知生下来偏偏是一对女婴。爷爷到底是读书人，轻轻地舒了口气说：“命中无子，有女也不错，要以女代子。”大的取了父姓叫英子，小的取了母姓叫丰子。

英子离家的时候，真如笼中的鸟儿放飞了一般，连跳带蹦，兴高采烈的，丰秀兰还要加一个“更”字。要知道这不同于十年浩劫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家分手的时候哭哭啼啼，犹如生离死别一般，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英子是要去日本，是要飞往人间的天堂，做妈的怎能不高兴呢！如今谁家有个在国外的，比解放初期，门楣上，钉着军属光荣的黄五角星，还要觉着荣光、显耀。

通往机场的小汽车，在胡同里徐徐开过的时候，这绝非是丰秀兰让司机减慢了速度，而是胡同太窄，门口还堆着看热闹的人群。英子出国的消息立即扩散开了。自然丰秀兰跟着车子去了机场。

奶奶、爸爸、丰子都留在家里，因为汽车里没地方。

英子走了，她是家中唯一不安定的因素。家中立即恢复了多年来已经失去的平静。

虽然丰秀兰依然在，但那毕竟是孤掌难鸣，而且她如果与英子相比，能量可差多啦！英子走后不久，家里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搬家了！爸爸在学院里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起初奶奶不愿意搬，觉着住平房活动方便，尤其是和街坊邻居相处的不错，自己在家呆闷了，好说个家长里短的，相互聊聊，要是搬到楼房里关门闭户互不往来有多闷得慌。

丰子是青年人，自然是住够了那冬不暖夏不凉的平房。她向奶奶列举出了平房的致命的缺点：要生炉子，倒脏土，没有上下水道，还要去公共厕所……奶奶同意搬家了。

在新家里丰子有了一间不足七平米的小屋子，正适合于她的走读，用不着考试开夜车的时候，把灯用报纸罩起来，怕影响早睡的奶奶休息。

说真的，突破了高考这一大关，进入大学后，丰子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文科好对付，大多是死记硬背的功课，考试的时候连背带抄。起初丰子十分不习惯，硬是认认真真地背，凭着自己的记忆去答卷子，事实证明老路子走不通，教室里几乎没有人不抄的，还有相互抄的。卷面上可看不出来，哪个是抄的，哪个是凭自己的本事考的。事实证明靠自己的记忆，往往是费力不讨好。有一次，丰子竟然差点儿要补考，她才决定随大流，你们抄，我也抄！

大学生活虽不十分有趣，但丰子觉着还算轻松；她虽不热爱教师的专业，可她并不讨厌孩子们。不知道对于职业的偏爱是属于遗传范畴，还是家庭熏陶？爷爷是教员，爸爸是教员，丰子也要做教员，她觉得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工作。丰子并不急于结束大学生活，因为她得来十分不

易，付出了比别人数倍的力量，她还没有品尝够滋味。再者她有一个十分温暖的家，有疼爱她的亲人。有时她也会想起英子……

英子在日本生活得十分快活，从她的来信里、电话中……从没有流露过孤寂、失望或后悔。她找到了充分表现自己、发挥自我的地方。大概在她离开后的半年时间里，她托一位访日的文化代表团员带回来的日元，将所借奶奶的债务还清了。

这在家里引起了很大震动。因为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丰秀兰更为兴奋、激动，到处张扬、宣传。虽悦刚搬家不久，整幢家属楼都知道英副教授有一位在日本混得很不错的女儿。后来她又陆续地给丰秀兰带回来了项链、戒指、手表……还帮助家里换了一个二十八英寸的平面直角遥控的彩电……丰秀兰正在跃跃欲试的，想到日本去探亲呢！为了加强与女儿的联系，英家也装了部分机，丰子影影绰绰地感觉到，这分机似乎诱发了一些事情……

英子常常在夜里十二点以后打电话过来。这不难理解，在异国他乡混得再好，也会怀念自己的亲人，有几次电话打的时间很长。虽说日本过十一点后，电话费可以减半，而北京与东京间的时差是一个小时，夏季时则是一样，但谈话时间也架不住长了。丰秀兰催促英子快挂上电话，英子却说是在荻原太郎先生家打电话，用不着自己付钱。

爸爸却常常为此感到不安，告诫妈妈，“对英子讲，不要老去麻烦、打搅荻原太郎……”

不知丰秀兰是没有及时地向女儿转达这层意思，抑或是说了，英子不予理睬，反正电话是照打不误。不过打电话的地点却有所变动，有时是荻原家有时是近江家。她们依然谈的时间很长。

近两个月来，丰秀兰将家里安在厅里的电话，移到她和爸爸住的房间里。大概是为接起来方便。不过看来还有一些在家中不便公开的事情。三间屋子虽都有门，但隔音并不很好，有时会听到他们争吵的声音。奶奶曾经私下里探问过丰子，“你听见什么啦？”

丰子遗憾地摇了摇头，她不想打听，如果她需要知道、应该知道的时候，她深信有人会告诉她。

一个晚上，爸爸敲响了她的房门。他站在门口，样子有些踌躇，丰子注意到三间屋的房门都大开着，但妈妈没有在。

丰子静静地等着爸爸开口，她知道他一定是有事情。爸爸讲出来的唯一的一句话是：“你愿意出国吗？”

“不，我不愿意。”丰子连想都没有想，竟然冲口而出。

爸爸脸上显出十分困惑的表情，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扭身走开了。

事后，回想起来丰子才知道，爸爸那时正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她隐隐地意识到平静的小家又孕育着一种不安，仿佛正在煮沸的水要将压着的盖子冲跑了一样。三周后，在同样的情况下，妈妈依然没在家，爸爸向她讲了事情的经过：

“英子到日本已经一年多了。按着日方的要求，去日本学语言最多滞留期间为两年，在两年中如果考取了日本的学校，中专也好、专科也好、大学也好甚至大学院也好，这样就取得了在日本继续延期的充分理由。可你知道英子不可能考取任何学校，她根本不想读书……”

“那就按期回国！”丰子想的十分简单。

“问题就在这儿！”爸爸紧皱双眉无可奈何地说：“她不想回来……”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丰子耸了耸肩膀。

屋子里是难堪的沉默，爸爸低下了头。

奶奶在一旁插嘴说：“英子打电话、写信都希望你能去东京……”

显然奶奶也早已了解了一些情况，只有丰子蒙在鼓里。

“我现在上学呢！”丰子不解地问。

爸爸说：“到东京也是学日语，英子说她可以将一切手续办妥，我们只要出一趟单程的机票钱就可以了。”

丰子听了不以为然，张口反驳道：“我在国内中文，英文都没学好，干什么要去东京学日语，再说不能觉着便宜就拿我的学籍开玩笑，花了两年时间考大学，又上了两年，这时间可糟踏不起！”

爸爸听了连连点头说：“你讲的有道理，有道理！主意由你定，道路由你选，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不过英子曾多次恳求你，希望你能帮助她……我们所以没有让你直接接电话，是怕影响你的情绪，我们答应她将情况如实地转达给你……”

丰子沉默了。这是姐姐身陷困难之中，向自己伸出了求援的手。她动心了，请求给她几天考虑的时间。

丰子失眠了，第一次高考落选后，她曾失眠过，那是对于自己未卜前程的担忧。现在呢，在她心灵深处的天平上，一头是姐妹的情谊，一边是自己的文凭，两端的重量很难维持住平衡，在大幅度的摆动之后，天平虽然平稳了却依然有着细微的抖动。

三天后，丰子主动去找爸爸，爸爸看了以后，吓了一跳，女儿像大病初愈，显得十分憔悴、虚弱、心神不定。他觉得十分于心不忍，让小女儿去承受这种不应该承受的折磨。他拉着女儿的手，关心地说：“不用再去想这件事情，你踏下心来读自己的书。”

丰子的回答却出乎爸爸的意料之外，“我同意去东京！”

英熊的手上滴落了一连串的泪水，他自己鼻头一酸，也险些儿掉下泪来。说心里话，他怎么舍得自己身边唯一的女儿也走开呢！可他承受不住那巨大的来自内外的压力，外力自然是来自东京；内力就近在枕边。

丰子出国手续办得很快，速度不亚于英子的。但一切都是在悄悄进行的。丰子的退学手续是爸爸托自己的中学同学办理的。“别声张！”这是丰秀兰煞有介事地说的。

丰子私下里和奶奶嘀咕，“这是怎么搞的，我像是政府派往日本的女特务或者是克格勃，搞得这么神秘！”

奶奶笑了，怪嗔地说：“别瞎打比方，让你妈听见了，该不高兴啦！”

丰子的行装十分简单，一切都是按着英子的要求办的。这样就免却了她的肩挑、手提之苦。有些自费去日本的，不仅带着被子、褥子，女学生带着卫生巾，还有打着方便面的，穿的、戴的自不必说，还有带生发精、十全大补丸的……其目的不外乎想在高消费的日本节省点开支或者赚些外快的。要知道一张飞机票可携带的重量是有限的，托运二十公斤，手提五公斤，超重罚款，那才划不来呢！另外别忘了，“能解一饥可解不了百饱”，人就是难以跳出自己划下的圈圈。

英子也提了几点不难做到的要求：第一，要买一套玉龟，一套即非一只；第二，要一块装在锦盒里的福建寿山石；第三，要两件真丝的手绣的白色长袖衫。指明要两件小号的，看来这不是给英子买的，她身高一米七五呢！

这些事情用不着丰子操心，全是妈妈一手承包下来。对于丰子也有一点小小的要求，那就是留长发，为此她寄来了自己的照片，意思十分明显，“请你照我这样办！”她那一头秀发将白皙的脸蛋衬托的越发光彩动人。这对丰子来说并不难做到。她一直梳着两根小辫，只要散开来就行啦！还省事呢！只不过开始有点儿不大习惯，“糊”着脖子，有时还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那也得忍着。丰子知道，这就叫做入乡随俗！

唯一让丰子想不通的事，从一开始，英子就说不能到成田机场来接。她不信日本的工作就那么紧张，半天假都请不下来！要知道这不是在国内坐飞机。即使是在国内，她也没有坐过飞机，两眼一抹黑，再加上语言也不通，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学日语，连五十音图都没有记住，唯一可表达的声音符号，就是那半通不通的英语。不过听说日本人的英语发音也十分不准确。虽彼此都指着一件事情，发出声音来却是南辕北辙，也难以达到交流的目的。一想着自己到了成田机场，顿时集盲、聋、哑于一身时，竟然不寒而慄，要打退堂鼓为时已晚，看来只有背水一战了。

英子从航空信中寄来了详细的“联络图”，告诉她到了成田机场应该如何走……凭良心说这图可够上文图并茂了。可丰子总觉着死图再好、再详细，也不如一个活向导！

但她依然将路线熟记，默印在脑海中。特别在最后一次通话中，英子叮嘱她不要和别人讲话，走自己的路！

姐姐！你放心吧！

二 陌生的土地

飞机突然重撞了一下，丰子顿时紧张起来，难道自己要遇难了，随即觉着机身在向前冲去时所引起的颠簸，这种颠簸绝不同于在空中，而是碰着了坚硬的东西，她清醒地意识到飞机着陆啦！那狂跳的心脏立即减慢了速度，也许正是这意外的戏剧性的变化，反倒缓解了她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当她随着旅客鱼贯地走出飞机时，才发现自己只身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化的机场，“可以不讲话，但不能离开人群”。她默默地告诫自己，她跟着旅客推着小车，提了行李，办了入境手续，验了关，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已踏进了日本国的大门内。

凭靠位置和建筑的外形，丰子轻易地找到了中央建筑。她心里有底儿了。接下去就要乘一辆开往市中心皇子饭店的轿车。就在丰子提着手提箱，背着背包向那停靠在道旁的车辆走去时，突然有人喊：

“英——子——”

声音十分浑厚。

她本能地扭过了头，发现老远地方有一位高个穿红色 T 恤衫，戴眼镜的青年，在快步向她走过来，丰子急忙扭身走开了，为了转移对方的视线，她选择了和轿车相反的方向，头也不回地走了一阵，才停下了脚步。她绕道弯到轿车时，车门的自动扉就要关闭了，真险呀！误了这趟车，下次就得几个小时以后了，皇子饭店有人等着她呢！

在车上坐稳后，她才敢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那穿红 T 恤衫的人，他正背对着她，离她很远，手中举着一面三角旗，可惜她没有能看清他的脸，他一定是看错人了，险些儿误了她的大事！

车子向东方驶去，就像飞驰在一座大工场内，周围的景物并不陌生，楼群、绿化的植物、田野……唯一有些新鲜的是，道路两旁那厚厚的、高高的隔音墙了，由于建筑物离高速公路太近，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巨大的噪音影响了四周人们的生活。两个小时左右，丰子看见了那林立的、火柴盒似的摩天大楼和那些在半空中飞跑着的车辆，和纵横交错的立体交叉桥……她的心又剧烈地跳动起来，她知道东京市中心就到了。

说实话，虽说北京近年来修建了很多大宾馆，英子还在大饭店工作过，可她从来没有进去过，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没有兴趣。她能想象走在里面的拘谨和约束，太不自由啦！

丰子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英子不肯花半天时间到成田机场来接自己，而却肯让自己去住高级宾馆，一夜没有 2—3 万円（日元）是绝对住不下来的，折合人民币 1 千元左右，丰子总是将标着円的价值去和人民币相比，常常瞠目结舌，她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高消费的国土上。

汽车渐渐地减慢速度，开始向道边滑过去。丰子意识到皇子饭店到了。抬眼望去，这是一幢奶白色的高大建筑，无论是色调或风格在四周高耸的楼房中都是鹤立鸡群的。

由于匆忙，她并没有看饭店的标志，站在门前的那些穿着崭新制服的服务员，已礼貌地站在大轿车的门口，深深地鞠着躬，口中还轻轻地念念有词。后来当丰子自己在餐馆打工的时候，也练会了这一套功夫：

“……………”（日文：欢迎光临）

那时候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发毛，空着的右手下意识地摸摸口袋里剩下的 500 円，合人民币大约 20 元。丰子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一想到这是她手边仅有的一点儿财产，真是肝颤！两腿发软，虽然人已走到门口，犹豫了一下，但那两扇熠熠闪光的玻璃大门已自动打开啦！扭身向后边望去，大轿车已经开走，她只得硬着头皮进了饭店。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犹如走进了富丽堂皇的宫殿，粗粗的一瞥，丰子无法说清前厅的米数，令她目不暇给的是那摆放在厅内的千姿百态的大理石雕像。

她虽不能准确地说出每座雕像的出处和来历，但无论是女神、少女或英俊的王子都是栩栩如生。丰子的脑袋里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如果是深夜，没有灯光站在大厅内，会被这些逼真的雕像搞得丢魂丧胆的。大厅四周都是装饰极讲究的回廊，让人有一种看不到尽头的感觉。屋顶上悬挂着的枝形吊灯，犹如星光灿烂的夜空，熠熠生辉。

大厅内还有一件独特的设施，通往二楼的除回廊上的电梯外；有铺着红色地毯的楼梯；此外还在大厅中央设有两部永不停息的传送带，由此可见皇子饭店的不一般了。

说真的，以前丰子在电影中也没有见过这么气派的饭店，都有点儿看傻眼了……

当一个穿着蓝色套裙，梳着披肩长发的玉立亭亭的女郎，向她轻盈地走过来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大厅中佇立太久了，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傻气，因而引起了饭店服务人员的注意。按常规进饭店就应该去办登记

手续，这里又不是供人观赏的博物馆。

她迅速地用眼寻搜了一下，发现办公的台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她急忙拿起皮箱，背好背包，想避免和语言不通的服务员进行交谈，谁知忙中有错，背包竟没有挎好，从肩上滑落了下来……

那女服务员竟然抢先一步，用手去提皮箱。

丰子用手紧紧地握着箱子的把手，她知道在国外进行的都是有偿服务，可她就是有力气而没有钱，当然要想办法扬长避短了。这主动权可是在自己手里。她使出拔河的劲儿，打定主意不肯输给对方……

“丰——子——”

极轻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喊声，绝不掺着任何幻听。丰子大吃一惊，自己不会是做梦吧？这一惊可不大要紧，手中的劲儿自然是泄了，箱子竟落入对方之手。她急忙抬起脸来，盯视着对方，才发现这年轻女人戴着一副墨镜，丰子立即意识到她不是饭店的服务员。她匆匆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才发觉自己太粗心了。这女子穿的藏青色的西服套装，不仅做工精细，质量也是上乘，辨认面料还是最近因为来日本要做些衣服和妈妈学的呢！上衣有些宽松，裙子是绝对超短的，据说这是近年来日本流行的服装款式，露在西服外表的白色绣花衬衣的领子，肯定是手绣的，显得素雅华贵，袒露在外的白皙的胸部上是一根纤细的镶嵌着红色珠子的金项链，丰子无法辨认那珠子的真假，但那项链的样式却会令年轻女孩子们着迷的……顺藤摸瓜望过去，一双修长的富有女性魅力的大腿，罩在一双淡灰色的长筒丝袜内，使她一身的穿着色调十分协调，楚楚动人。

粗略的目测，丰子觉着来人应该和自己的个子相仿，但因为对方穿的高跟鞋跟儿很高，她才显得略逊一头。她们相对站了片刻，丰子不知道如何打破僵持的局面。她不仅拿不定主意应该讲什么样的话，甚至该用哪种语言都不清楚。中文？日语？英文？

“我是英子！”对方讲话了。

丰子乍一听，竟然没有反应过来，依然是愣愣地站着。

“怎么还傻站着！我是英子。”

这声音熟悉极了，的确是英子！丰子如梦方醒。当她明白了以后，很难说清楚那一瞬间自己的感受：是惊、是喜、是气、是恼，是恨、是怨？……撞击着她的最大冲动是，要摘掉英子的那副道具眼镜。她不明白为什么你在我面前还戴着假面具。我要撕破你的伪装，这一冲动确实包含着有被戏谑后的愤怒。

当她猝不及防地向英子伸过手去，打算强行摘掉眼镜时，英子本能地将头歪向一边，闪开了，厉声地说：“别胡闹，这是在日本！”

丰子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两手垂了下来，以前在国内，她早已听惯了英子对自己的申斥，因为英子是早来人世间五分钟的姐姐。

“背好你的背包，和我一起到柜台去办理手续。”英子的声音放缓和了。但仍然是命令的语气，软中有硬。

丰子满脸不高兴地、默默地跟着悄然行走在大厅里的英子后面，后悔的念头紧紧地缠住了她：“我不应该到日本来！我到底为什么来的？为谁来的……”她的头脑里反复盘旋着这几个问题，她甚至暗自横下了一条心，当英子空下来，有时间和自己面对面坐下来交谈的时候，她会直截了当地向她提出来，“给我打张机票，让我回去！”她内心里觉着受了委屈，挨了欺侮，

蒙受了侮辱，而肇事的对方竟是英子，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

其实她来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英子，无论在国内、飞机上、抑或是踏上日本领土的短暂时刻，在她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与英子相遇的生动的震颤心弦的场面。那将是终身难忘的，要知道她们是同胞一卵的孪生姐妹，她们原应在飞机的舷梯下，手拉着手，互相依偎着，紧紧地依偎着，拍上一张纪念像。而眼下这场景却是她做梦都梦不到的……

丰子原是漫不经心地站在一旁看着，她听不懂英子在和服务员谈些什么，可她不得不佩服英子学语言的能力，一年半前她还是一个不懂五十音图的日语盲，如今讲话不仅流利，语音还非常圆美，不知根知底的，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中国人，特别是她那一套入时的打扮。

男服务员不时地哈腰、低头，口中念念有词，从那满脸堆笑的样子看来，似乎是在向英子表现歉意。

英子挺直腰杆，面部表情没有变化，至少表现了某种不满。

突然，男服务员从柜台的旁边绕出来，接过英子手中的皮箱。

英子又去拿丰子的背包。

为了避免交谈，丰子特意又将背包带往肩里移了移。心想这里不仅有随身用的东西，还有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亲笔信和像片呢！

英子是聪明人，立刻向男服务员打了一下手势，他知趣地将皮包提走了。

两人相跟着走出了皇子饭店的大厅。本来丰子的脑海里塞满了疑团：到了旅店为什么不到房间去休息一下？皮箱提到哪儿去啦？为什么住这样豪华的旅馆？为什么不去成田机场接我？……她觉着懒得启口，一切事物在她的眼中看来都十分陌生：陌生的国土、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语言，让她觉着冷彻肌骨的是：最熟悉、最亲切的人也变成了莫测高深了，身旁仿佛包裹着层层迷雾，虽然英子近在咫尺，却让她有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

看来英子是有意避开人们的视线，在走出皇子饭店的大门后，她才放慢了脚步和丰子并肩走在一起。

“怎么啦！累啦？不高兴啦？想奶奶啦！”英子讲话了，自然说的是中国话，否则丰子听不懂！

丰子懒得理她，在国内她就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坏毛病，现在还要加一个“更”字，仿佛是在她的王国里一样。

“大概是嫌我没有到成田机场去接你吧！这不是请假的问题，而是我不能去。人们会看见我的……”

“谁，谁会看见？！”丰子实在憋不住了，没有好气地冲口而出，随即觉着有点失误，喃喃地嘀咕道：“有一个人喊英子……”

英子听了十分警觉，放慢脚步认真追问：“在哪儿？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下？”

丰子粗粗地形容了一遍，在英子再三盘问下，显得有些不耐烦，“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告诉你了！”

英子花了不少时间，试着去启发丰子对那个男人进行一下更详细的外形的描述，最后她十分有把握地判断说：“他很可能就是南云隆，我在日语学校读书的老师……看来我不去机场是对的……”她自言自语地说：“要不然会露馅儿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不但日本话不懂，中国话也不明白啦！”丰子没有好

气地说。

“我会让你明白的，不单是日本话，也有中国话！”英子笑着说并没有发火。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她们说着已走完了一条长街，正沿着通往地下的台阶，拾阶而下，丰子不得不问了。

“到你的家去呀！”

“我的家？！”丰子停在石阶上，不往下迈步啦！“刚才我们不是在旅馆已订了房间！”

“不，没有订上，旅馆全部满了！其实我们也不想住在那里。那是最安全的……我们接头的地点。”

“那我的箱子呢？”丰子有些着急，自己来东京的大部分家当都放在了里面，包括衣服、鞋、书籍，平白无故地丢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皮箱不管是留在日本或离开日本都是至关重要的。

“箱子暂寄存在旅店。在合适的场合，我会安全无误地送还给你！”英子宽慰说。

“其实我的箱子并不太沉，咱俩轮流提着就拿走了。何必寄放在旅店内，不单单花钱，还得再来一趟，这是脱裤子……”

“你少讲点儿俏皮话行不行，事情可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两人提着大箱子回去，会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的！”

“我真不明白，是你叫我来的，可我来了以后，你又处处事事怕人看见我，怕人家知道你有一个孪生姐妹，想把我捂起来，还是搅乱别人的视线？我可是越来越糊涂了。”丰子讲话时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愤慨。

“别把事情渲染、扩大化，你是在发挥自己专业的特长呢，还是你的老毛病又犯了？”英子怪嗔地看着她，抢先向前走了两步。

不难看出这是在有意避开丰子。丰子正求之不得。她索性故意放慢脚步，为的是拉开一定的距离，可绝不至于看不见英子，她们默默地一前一后的走着，内心里都十分不平静。英子虽然走在前边，可时不时地扭头看看落在后面有一段距离的丰子。她真怕在繁华的东京地下商店街，把丰子丢了。这使她自然地想起上中学时：她喜欢逛商店，放学了想到西单去，丰子不想去，可两个人必须一致行动才不至于引起家里的怀疑，她强迫丰子跟着自己，也常常是这样的，一前一后……可如今她们都大了，还仍然在重演着少年时的一幕。不过现在可不是闭着眼睛都可以走回家的西单，这是在东京地下的繁华闹市……相同的是，这次又是自己把她强掳来了，当然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丰子在抢白了英子几句话后，心中觉得轻松了不少，她可不能将愤懑都郁积在心中。

地下商店的繁华、整洁、明亮、一尘不染使她感到吃惊。由于照明设计的巧妙，宽敞的商业街明亮得如同白昼一样。如果丰子不是亲自拾阶而下，她很难相信这是地下一条街。

她虽然素来不喜欢逛街，但眼前这一条繁华的街道，对她来讲还是非常奇特的、富有吸引力的。瞧，这边是花店、鞋店、服装店、眼镜店……那边是珠宝首饰、儿童玩具，当然最多的还是食品商店、快餐店、中式餐馆、日本餐馆。……

丰子心中感触极多。临来日本前，她曾有意地看了看日本的地理、历

史。她的土地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人口大约是中国十分之一，人均密度比中国大。可如果像现在这样，她的土地利用面积向深度扩张，前景是无限的，再说不只是向地下，在大轿车快驶入东京的时候，她看到了那飞驰在半空中的汽车链，日本的立体交叉桥，又在向空间迈进。日本不甘心地被上帝束缚在一片有限的岛国上，侵略战争使日本人险遭灭顶之灾，他们深深地汲取了“玩火者必自焚”的教训。不能对他国领土垂涎，必须立足在本国的土地上。他们是勇于修正自己的民族，是不吝惜自己的民族，是智慧、聪明的民族！

丰子觉得自己踏到日本国土的时间不长，但却大开了眼界，权把它当做是一次国际旅游吧！她把丢弃了学业的事暂且放在一旁，顿时愤愤、焦躁的心绪渐渐缓和了，对于英子的怨气也消失了。没有英子的活动自己能在这儿溜商店？她加快了脚步，主动缩短了和英子间的距离。

走到一家日本餐馆门前，丰子被橱窗里摆着的琳琅满目的食品样品吸引住了，在不同形状的盘子里，套放着方形、圆形、八角形的精美的漆盘，满摆着造型独特的红色的大虾，旁边饰以黄色的小花，翠绿的菜叶，鲜红的樱桃，好看极了！不由得你垂涎三尺，丰子竟然停了下来……

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怎么样？饿了！进去吃一顿！”

从锃明瓦亮的大玻璃窗里，丰子清楚地看见映射在里面的英子，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日本饭菜是用眼睛吃的！真用嘴吃的还是中国饭。”说着话时，英子透露出一派美食家的味道。

丰子留心看到每份样品前边清楚的标价。最低的价钱都在千円以上，最高者一个名叫大渔丸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木船上，摆放着各种鱼、虾、水草……她竟一时没有搞清钱数，反复核对了两次，才弄准确了零的位数，15000 円，她倒抽了一口凉气，兑换人民币数立即浮现在眼前：600 元。好家伙！一顿饭把一个月的钱都吃进去了。

丰子扭身走开了，边走边说：“我一点多钟才在飞机上吃完饭，一点儿也不饿！”

英子也不勉强，一切随她去。她们相跟着穿过了地下的商业街，又拐进了一条僻静的通道，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长的通过下边的运转带。这至少是下到了第四层，丰子暗暗计算该不是应了奶奶她们那一辈的老人们常说的：“要进入十八层地狱的！”这可能就是人类的预言，遗憾的是预言竟在邻国日本实现了。

运转带的下方是一片开阔地带，四周都是小商店，正面有售票机，两旁有进站口及出站口，均有人把守。乘客蜂拥着进进出出好不繁忙。英子抢先两步，冲到无人售票机前，塞进硬币买了两张票，她们从容地走进站口等待上车。

月台上也很宽敞，除了有剧烈的类似地震前的巨大颤动声外，（其实那是地面上的电车开过时所引起的）你并不感到自己是在地下活动着。铁轨两旁的墙壁上都是大幅的广告画，日语中有许多常用的汉字，虽然念法不尽相同，但大部含义是差不多的，然后根据画面猜测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总之周围的一切对她都是很新鲜的。

车里并不十分拥挤。开过一站后，丰子竟然坐下了。英子始终站着，丰子想她大概是怕把那高级裙子坐皱了，那裙子也太短点儿了，坐下来有点

不方便……丰子暗自解劝自己，别管英子的事，她那么大了，用不着替她操心。英子也不讲话，也不给我介绍介绍，倒好像我在东京也住了一年半似的……关于英子的想法，丰子的头脑里就像是一只赶不跑、轰不开的苍蝇，老是在她的眼前、耳边嗡嗡地响，搞得她心烦意乱的，虽然她有了位子，却如坐针毡似的。

车子一站站停下来，人们下去一批，又上来一批，英子依旧不动地站着，丰子的心里七上八下不得安宁。最后她坐不住了，竟“腾”地站起来，谁知这一站倒起了作用，车一停，英子就下车了。

又是七拐八绕，折腾了足有 20 多分钟，她们又返回了地面，天已经黑了，要不是天空中那密密麻麻闪烁的星星，丰子很难辨认到底是在地下，还是在地上。

“你到底要往哪走呀！”丰子问。

“回家呀！”英子说：“这儿是日本，不同于在中国，上班坐一个小时的车就叫唤，而日本，特别是在东京上班，来往花三四个小时的是常有的事。道理很简单，东京的房子贵，可以说房租与东京的距离成反比，越远就越省钱，有时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甚至隔着县。其实日本的县就相当中国的省。当然县没有中国的省那么大就是了。”

她们又换了汽车，坐了近一小时，天完全黑下来。由于天色的关系，丰子没有留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四周的景物竟然改变了，就像旋转舞台上的道具似的，一幢幢摩天大楼搬走了，立体交叉桥改道了，街道变狭小了，房屋自然也简陋了，犹如进入了市郊的感觉，再往远处看，就是空旷的黑魇魇的农田了。

“这里正处于市区和农村的交界地方，应该说还算方便，只要快走 10 分钟，就可以到汽车站了！”英子解释说。“这里是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件发生！”

丰子听了以后，忐忑不安的心境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说着，有几辆小汽车，从她们身旁急驶而过，将道边的半人身高杂草，都带着倒向了一边。“有些人自己有汽车，可以不乘公共汽车，直接将车开到地铁附近，存起来，再乘地铁，这所有的开销都算在内，也比住在市内便宜。”

两人说着不知不觉走近了一幢灰色的楼房。四四方方像火柴盒垒起来的一样，临街的一面有一个方形的小阳台，这一带都是这样的楼群，但不像东京市内那样摩肩擦踵，而是彼此间有着间隔。

楼房已经不新了，墙壁上已是斑斑剥剥，但还算整洁，乘坐无人驾驶的电梯到了三楼，英子一言不发，竭力避免说话，弄得丰子非常紧张，心竟怦怦地跳了起来。

当英子旋开房门时，丰子捂着嘴，险些儿喊出声来。出乎意料的是：房子小得出奇。

比她在北京住的那间小多了。因为房子的形状是刀把形，她无法说出确切的米数，可房子小，这是毫无疑问的，再就是脏和乱，简直是插脚不下，地面上放倒着纸篓、酒瓶、臭袜子、还有散乱的画报、杂志；桌子上纸张飞扬，墨水瓶倒了，流出来的墨水在桌面上已经凝固了，看来已经历了不短的时间；床上更不用说，穿过的衣服、裤子和被子乱堆放在一起，还有一只拖鞋在枕头旁……橱房里就更不要说了，不仅水池里堆满了脏碗、碟子、筷子，

还有成堆的鸡蛋壳、葱皮、包装纸。丰子暗想，这屋里若有苍蝇，必定生蛆无疑。

英子不动声色的，用脚将东西踢开，一屁股坐在门旁的椅子上，看来她是累了。

丰子依然背着书包，呆呆地站着……

“到家了，还傻站着干什么？”英子说着将两只高跟鞋甩掉了。

“我真想不到你就住这么小的房间，而且是这样脏……”

“这房子还小？！等你在日本住长了，就知道你是在讲外行话。我是几经折腾才搬到这儿来的。日本房子不是以米计算，而是论叠，我的房子是六叠半，每一叠就是一张榻榻米。你再看看这儿有洗澡间，还有厨房，我还有一个空调机……至于脏嘛！住长了你就有体会了，一句话，没有时间。其实，只不过是乱了些，你坐下嘛！背包里有什么宝贝舍不得放下。”说着她站起身来，将上衣脱下来。

丰子突然想起来了，背包里放着爸爸、妈妈给英子写的信，还有他们特意拍了几张彩照，让带给她的。丰子打开背包将东西拿出来，交给英子。

英子漫不经心地将它们塞进上装的口袋里，但却非常严肃的对丰子说：

“现在我们要谈正经事了，这房子是以我的名字承租的，你住在这儿，仍要用我的名字，因为换名字不仅麻烦，还要再交上一笔数额不小的押金，划不来。我们不能住在一起，今天晚上我就得走。交房租的事我来管，万一碰到房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不会拖欠房租的。不要和任何人交往过密，特别是中国人；不要讲实情。你这人就爱犯傻气！”

丰子不服气地别转了脸。

“瞧，说着说着就来劲儿了。”英子教训说：“当你真的尝到苦头时，才能体会我说的话到底是对还是错！”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冒名顶替，住这一套房子？”丰子不解地问。

“别急，听我说嘛！”英子站起身来，到冰箱里取了两筒可口可乐，把一筒递给了丰子。

“爸爸在国内也可能和你讲过，我虽然在日语学校报了名，可有两三个月没有去上学了，我这边工作很忙……而且在联系可能要长期留下来……”

“那你就别去日语学校学习了！”丰子觉着这事太简单不过了。

“瞧，又冒傻气了！”英子不耐烦地说：“日本政府办事是十分刻板的，全部按着条条框框走，来日本学语言的，在日本滞留最多期限是两年。两年中在学校里要有出勤率，缺席次数多，被学校除名后，就失去了在日本滞留的权利。知道吗？目前我正面临这种危险！”英子显得有些激动。

“你刚才不是讲正在联系要长期留下来，那就快点办呀！”

“谈何容易，唉，怎么对你说呢？！一时也难以讲清，现在就处在这样的过程：一方面还没有谈妥，一方面就要被除名。这样每周你除了到自己报名的日语学校读书外，还要抽一定时间到我的日语学校去上两次课，其实就是报个到，点个卯儿。”

“用你的名字？”丰子不解地问。

“当然，你就是我的替身。咱们有这先天的条件，我平时穿的衣服都在箱子里，头发样式可以按着我的像片去梳理，日语学校的学生流动也是很大的。可你总可能碰到一些认识的人，……这样我要把日语学校的情况和一些可能遇到的人和事情讲给你听……”

丰子顿时紧张起来。仿佛一个演员在听导演说戏，让她扮演一个对她来说难度极大的角色，她自己都怀疑是否能够胜任。她不断地打断英子，提出一些问题，其目的是想力争做好“替身”。谁想她的问题，往往受到英子的申斥和嘲弄。

两人争争吵吵，要不是晚点汽车有限制，她们不知要争论到什么时候呢。

英子走后，丰子才发现自己给她带来的两封信和装着像片的口袋都扔在了地上。她希望那是英子走时穿衣服太匆忙，从上衣口袋里滑到地毯上的……

三 替身

出乎丰子的意料，比她自己想的要顺利得多了。

不过这应该感激英子。她是一个出色的“导演”，有着高超的说戏本领，凭着实物，（英子是个有心人，早就拍下的日语学校的照片和描绘的路线图），再靠着她那生动的语言，丰子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日语学校。

丰子牢记英子的嘱托，心中默念着：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坦荡荡地闯进了校门，然后拾阶而上，耳边有英子的话，做带路的向导：

“……三楼，进楼梯左手边的教室，坐在靠窗的，从前边数第五个位子上……”

“……面带笑容，避免讲话，深深的行鞠躬礼……”

真是天助人一臂之力。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丰子觉着那已经蹦到嗓子眼儿的心脏，又安然地回到了原位。当她落座后，仿佛觉着有一个胖胖的男学生，还殷勤地向她打招呼，她自然也回头报之以微笑，一切都顺利。

当老师走进教室时，她稍稍感到有点儿紧张，男老师那样子、身材、发式、甚至戴的黑边眼镜，都非常像南云隆，就连长相，浓黑的眉毛、狭长的眼睛、有棱角的嘴……她心中有点儿纳闷儿，在飞机场她只是远远地看见他，并没有看清他的脸……怎么会知道长相呢？莫名其妙！

她突然意识到他那锐利、讥讽的目光正盯着自己，他的嘴一后一合的……丰子竟然听不见声音，她十分着急，后来才发现她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但丰子真切地感觉到他确实对自己讲话。因为全班人的头都齐刷刷地扭向了自己，她手里拿着英子交给自己的日语书，连翻到哪一课都不清楚……她顿时觉着慌了，她想站起来立即冲出教室，但她坐的位子离门太远了，她突然大喊起来：

“我不是英子，我是丰子……”

她一下子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房间里漆黑，她觉得眩晕，辨不清方位，自己究竟是在哪儿？最先映于头脑的想法是在家里，奶奶就睡在自己的隔壁，惊悸的心顿时踏实了许多。但当两眼适应了黑暗以后，她看清了刀把形房屋的轮廓、那靠墙的桌子和身子下面松软的床垫……她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是睡在东京的郊区，孤单单的一个人，她竟无法安然地躺在床上，猛地坐了起来，一下子开亮了灯，她害怕自己一个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被吞没了。

台灯柔和的光线将房间里的东西照得一清二楚，把她残存的那一点点

幻觉都驱逐光了。她确实是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陌生的地方。她的心里觉着空荡荡的、无依无靠的，一种委屈情绪紧紧地攫住了她，丰子想放声痛哭，可惟恐惊动了邻居。

英子告诉她，隔壁就是一个在米厂打工的伊朗人，每天起得很早。丰子可以听见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由此推断，这建筑的隔音设备并不十分完善。她由床上站起来，在房间里光着脚，轻轻地踱着。

两天来经过她的打扫，规整，房子里已经非常整洁了。房子里的一桌一椅、都摆放的整齐，擦洗的很干净，连门旁一处凹进去挂衣服的地方，丰子也用漂亮的风景画报糊好，将自己的、英子的衣服一件件悬挂的十分整齐。她喜欢干净，这点和英子不同。英子不拘小节，常常丢东西，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的。在家有奶奶和丰子帮助“擦屁股”收拾。

妈妈却偏袒她说：“什么人什么命，英子有福气，不用动手！”

丰子花费力气最大的是厨房，将锅、碗、瓢、匙上的油腻都擦拭干净……两手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洗涤剂中，都泡白了一层皮。还有乌七八糟的洗澡间。在清扫澡盆和马桶的缝隙时，竟发现了避孕套，当时她心里一怔，后来想，说不定是英子上任房客留下来的……

丰子心里别扭起来，她感到自己落入了陷阱，而诱骗自己落入深坑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子。如果猎物没有意识到被监禁在牢笼中，它们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可一旦确认自己被剥夺了自由和圈定了活动空间，它们要嚎叫、狂奔、甚至不惜以肉体之躯去冲撞樊笼，以争得一时的自由……丰子正历经着这种吞噬她的躯体的痛苦。

她将枕头扔在了地上，隔壁传来了剧烈的呛咳声，她不得不收回了已伸向挂着的衣服的手……她立刻冲到电话机旁，英子给她留下了电话号码，虽然闹钟指着二点半，但英子是肇事者，她毫不犹豫地拨动了转盘。

电话接通了，没有人接。丰子想，我不会轻易放下电话的……大约两分钟后，有人来接电话了，那是一个低沉的、男人的声音，而且讲的是日本话，丰子虽然听不懂，但语调生硬、粗暴。她像碰着烫手的东西，赶忙将耳机放下，由于匆忙一下还没有放准，后来她又听见电话发出“嘟嘟嘟嘟”的声音，才知道是耳机没放好。

丰子颓然地坐在地上，她知道英子这人非常粗心，有时可能将电话号码抄错了的。

在这狭小的四壁之内，她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通路也被掐断了，她绝望极了，呆呆地坐着……连丰子自己都不清楚她到底坐了很久，眼睛干涩涩的，眼皮沉沉的，后来她竟又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丰子去了日语学校，事情进行的还是很顺利的，梦中的前半段基本应验了，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

丰子从从容容地踏上了楼梯（心里却像揣着个小兔子），腿自然地迈进左手的紧挨楼梯口的教室，身后传来呼哧喝哧的喘气声，她没有回头。

“英子小姐，你走错了教室！”

丰子不得不回头了，一个瘦高个子，有些驼背的小伙子站在她的身后，他讲话带点儿江浙一带的口音，他显然是跑上楼梯的，说话还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的。“你好久不见来了哟，我们换了教室，在右手。其实我也来的不多！”

丰子没有讲话，冲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暗自埋怨英子没有描述过有关

这虾米似的青年人，因此她不能多讲话，以免漏馅。

走进房间，有几个人仰起头，用眼睛看着丰子。丰子却直奔靠窗的第五个座位坐下来。

“你还坐在老位子上！”“虾米”坐在她后面的第二个座位上。

丰子从内心里非常感谢这位多嘴的年轻人，不管他是献殷勤也罢，爱管闲事也罢，至少在他简单的谈话里，奠定了丰子在这个班级中的地位，承认了英子的替身。也宣告丰子的分身法的成功。

讲课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老师，戴着很深的近视镜，虽然她讲课非常认真，但讲课效果并不很好。丰子暗自高兴，她完全听不懂老师所讲的，拿着英子给的书乱翻，后来她用眼睛搜寻了一下，何止是她呢！身后的“虾米”竟然伏案酣睡，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鼾声呢！

课间休息两次。由于教室空气不好，丰子走出去透透空气。教室外边可活动的空间极小，是一条狭小的走廊和一个突向大街的阳台。男学生们都在阳台上抽烟，丰子轻轻地在走廊上踱着步，经过阳台时，听见有人在议论：

“……她怎么又来啦！”

“大概有两三月没露面了！”

“再不来可就要除名了！八成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我还以为她钓着了老乌龟了呢！”

……

他们七嘴八舌的，还时不时地传出来一阵阵不怀好意的笑声。

丰子有意在阳台口露了露身影，他们立刻转换了话题。

“小王，你可明显见瘦，干活悠着点儿，别累病了！”

“在这儿也就有八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说心里话，我也呆够了！”“虾米”的声音显得非常疲惫。“我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多挣点儿，回到上海，在市区赁间铺面房子，自己也想开个卡拉 OK，不能白来一次日本，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在鱼市干呢？”

“是呀！早上在鱼市，晚上去面包厂……是呀！不单单辛苦，跨着两个县，路上要耗去不少时间……”

“鱼市的工资要高些！”

“那是什么活？运送百十来斤的鱼……冬天更够呛，真不是人干的！”有人插嘴。

“快熬到头啦！”“虾米”说。

“千万别熬过了头儿！”不知道谁开了一句玩笑。

上课的铃声响了，打断了大家的闲谈。

丰子觉得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南云隆不是她的任课老师，这样打交道的机会就少多了。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来日语学校前她详细地向英子了解了他的情况，而且还向她讨了对付他的锦囊妙计呢！

原来南云隆只有 24 岁，大学毕业才两年。他对中国挺感兴趣，曾经两次自费去旅游。

一次还在大学期间。他喜欢讲汉语，能用蹩脚的中国话交谈，但在日语学校中是不提倡的。他性格挺开朗、活泼，喜欢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英子告诉丰子：“万一他和你谈起飞机场的事，当然他是用日语，你会从他的表情和手势体会到，你就不停地躬身，嘴里喃喃地讲日本人常说的对不起，请

多关照，谢谢！一切都会逢凶化吉的。”

别说英子的对策还真灵。放学的时候碰到南云隆，丰子就是照方抓药，真蒙混过去啦！一回生，二回熟，万事开头难，这头儿总算是开了。丰子感到如释重负。她立即想到英子一定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回到家里，找到了电话号码，赶紧就拨。当电话拨通后，她却有点犯嘀咕，昨天这号码好像是错号，既然通了，她抱着侥幸心理，万一又错了，把电话放下也不要紧，谁料电话响了一阵之后，是一个柔和的年轻女人的声音，虽然她讲的是日语，就是学猫叫，狗叫，丰子都能辨别出她的声音来。

“你是英子？”

“丰子，有什么事情！”声音变得非常冷淡，生硬。

丰子拿着电话竟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她原想告诉英子，冒名顶替已经首次告捷。

看来这事儿在英子的心目中并没有多么大的地位，自己在她的眼中自然也同样十分微不足道。她似乎觉察到了英子不耐烦的情绪，赶忙解释说：“我想告诉你，今天我去了你的日语学校……”

“这事咱们早就商定了的呀！”英子的音调抬高了。分明是嫌丰子啰嗦。

“就这些！”丰子赌气地挂上了电话，眼泪竟止不住地流下来。她是多么希望听到几句鼓励、夸奖的话呀！因为她干的是从来都没有干的事情，不要说是亲姐妹，就是同事也要表扬两句呢！英子变得这样冷漠没有人情味！

她转念一想，也许英子现在正在工作着，十分忙，不能打搅她！这使她觉着有些奇怪，这是哪儿的电话呢？是家，还是工作的地方，怎么昨天晚上还有男人的声音？她百思不得其解，深深地陷入了困惑之中。

丰子觉着最高兴、最自由、最轻松的时候，就是到自己的日语学校去学习。虽然来回乘车时间很长，倒了汽车、地铁还要乘电车，但她觉得无论举手投足都没有什么负担，为了区别，到千叶县的日语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将披肩的长发，在脑后扎起一条鸡尾巴来。用不着涂口红，自自然然，穿上奶奶给做的红圆点的白连衣裙，背着背包。第一天报到，老师竟以为她是中学生呢！

她自然是要从初级班开始。因为她只会五十音图，尚没有记住五十音图排列组合后所成的每个单字，老师是位白白的、胖乎乎的年轻妇女，讲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她叫桑野花子。讲话时声音悦耳极啦！她从没有将声音拔高过，面露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两颊还有两颗深深的酒靥。丰子非常喜欢她，觉得她才像自己的姐姐呢！

丰子在班上是非常显鼻子显眼的学生，一来她比别人入学晚了几个星期，但她报到后非常遵守纪律，由于她自学了五十音图，掌握了学习日语的敲门砖，再加之有学习语言的基础，不仅学起来没有困难，在课堂上还十分活跃，哪位老师不喜欢思路敏捷勤奋好学的学生呢！再加上丰子有一副非常讨人喜欢的外貌。

每当清早醒来，丰子一想到要到自己的日语学校学习，扮演的角色就是自己，心里会十分高兴，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来，走起路来都是轻快的，再远她也不辞辛苦。

在班里，她如鱼得水，用不着像墨斗鱼似的，时不时地释放出烟幕弹，不仅搅乱了别人的视线，使自己陷入团团迷雾的包围之中。

班里的男青年、女青年都同她讲话，而其中接触最多的要数钟忆了。

他个子很高，消瘦，白皙，还有点儿腼腆，他来的也很准时。通过课堂的问答，丰子知道他已经掌握了不少日语单词和文法，唯独发音不甚准确。他们开始长谈还是在一次放学后，因为下雨。

他们共同乘一路电车，两人都没有伞，雨下的很大。当他们一同站在候车的篷子里时，钟忆关心地问：

“你的家很远吗？”

“是的，要换地铁，再倒汽车。”丰子如实回答。

“这样你会淋湿的……”

电车开来了，他们一起上了车。

“应该有一把伞！”钟忆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

丰子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她觉得很难回答，确实应该有把伞，但伞从何处来呢？下雨天，哪位好心肠的人可以借伞，花钱买，不仅身边没有钱，就是有钱也舍不得买……

钟忆深深地懂得这无声的语言，笑笑说：“我要告诉你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他看了看四周，将声音放低了。“我们坐车到总站，那里有许多要招领的伞，你可以向工作人员说把伞忘在了车上，他们就会让你自己到伞堆里去挑一把。这方法也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没有试验过，但我想可以行得通的！”

丰子听了半信半疑，车窗外瓢泼大雨倾注下来，她真没有勇气半路下车，再步行十分钟去换地铁，只有坐到终点再说了。

那是一场阵雨，车到了总站，雨变小了，但依然在下。丰子老远就看到了那一排插在格子上的雨伞，她有些犹疑，只见钟忆跑步走进办公室，不一会儿他走出来，就在伞堆里挑了一把黑色的，他从从容容地撑开雨伞，向丰子走过来。

两人共同打着一把伞，丰子觉着很紧张，钟忆却开导说：“这是废物利用，如果你觉得这是心灵上的负担，用完后还回来，或者交到别的失物招领处就是了，我们只不过是借用一下。”

当他们分手的时候，钟忆将伞留给了丰子。

一回生二回熟，这样他们常在课间或者放学后，坐电车的时候一起聊天。钟忆告诉她，他也是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了，来日本是想进入大学生院学习古典文学，已经联系了学校，录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日语学校他主要想学口语，所以进了桑野花子老师这个班，那是因为老师介绍他去教一个日本人学中文的班，用来抵销日语学校的大部分学费，因此他不会读太长时间的。

小钟了解了丰子的情况后，问她，“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丰子竟然目瞪口呆了。她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她觉得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分身术，不要露了马脚，自己什么时候回国也不清楚。半年？一年？两年？她实在懒得去想。

钟忆劝她要尽快地通过日语Ⅰ级考试，取得进大学的资格，还动员她要打工，自食其力，不能依靠任何人，总之他讲的话都是十分中肯的，与人为善的。丰子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但却不敢轻举妄为，因为英子紧紧地捆绑住了她的手脚。

丰子和英子见面的机会很少，电话打起来也并不顺利，虽然人们总说日本的电话是十分方便的。丰子可不敢苟同，因为她本人没有这方面亲身的体会。说句公平话，语言的隔阂，也是一个不小的原因。丰子知道英子曾到

自己的房间里来过，因为放在皇子饭店的箱子取回来了，为了箱子，丰子在电话中催了她很多次，英子都有些不耐烦了。

英子有房子的钥匙，什么时候来的，丰子不知道。

丰子喜欢到外边去，她不愿意一个人龟缩在小房间里，因为这里的天地是这样狭小，心胸也会变窄小的，可她自己出去的机会并不多。日语学校的朋友们有时交谈起来，说东京可以乘坐哈多巴士（HATOBUS），去东京游览，名目繁多，什么东京半天游览、东京一天游览、东京速游、双层游览车、东京迪斯尼乐园一天游览……英子可绝口不提这事，仿佛丰子是阉割了七情六欲，进了女修道院的女嬷嬷似的。

在这“六叠半”的小房间里，唯一的消遣是那十四吋彩电。说实话，丰子不该有什么抱怨的。彩电的图象清晰，音色很好，绝不同于中国留学生在垃圾站拣回来的。可惜的是都是讲日语，当然在日本讲日语，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丰子的日语水平还没有达到理解的程度，结果只能看画面，兴趣立即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她从没有耐心地看完过一个电视节目，不要说是一部电影啦！连一个片段也没有完整地看过。

房间里有电话，英子警告丰子不要瞎往外边打，以免捅漏子，这真和搞特工差不多了，只能按规定与英子单线联系。

电话上装有录音，用来记录丰子不在时，打进来的电话。英子规定的纪律中有一条，白天打进来的电话不要接。这样所有打来的电话，只要对方打来又有留言的，全部记录在案。几乎每天晚上，最多隔两天，英子就要听听这些留言记录。

丰子的日语自然是无法理解那些留言的内容，但她分辨声音的能力很强，从电话记录中至少可以清楚地听出三四个人的。一个声音低沉、苍劲、速度比较慢。丰子常常觉着奇怪，按着这个声音，她能了解一些内容，可她却全然不懂，真纳闷儿！一个声音高亢，略带沙哑，就像刚得了感冒，还没有痊愈，不仅略有喉音，还常常透着急躁情绪；另一个声音，音域极宽，让丰子产生一种错觉，她猜测这人很可能是位男低音歌唱家，至少也是经常光顾卡拉OK的！

丰子深信，经过长时间的揣摩，再加上日语的进步，对于这几个熟悉的声音，她能顺藤摸瓜，将他们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丰子感觉自己听力、会话的能力进步都很缓慢。钟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她的要害所在：“你和人交流的机会太少了，没有学语言的环境！”

到底是旁观者清。他早就怂恿着她去打工呢！丰子的心开始有点活动了。

一次钟忆对她说：“从下个月起，我就不去饭店打工了，但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最近店里缺少女招待员，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

丰子显得有些不安，喃喃地说：“我的日语恐怕还不行！”

“餐馆打工是练习语言最好的场所，你现在的日语水平去餐馆绝没问题。我去打工时还不如你呢！”钟忆讲话时态度很严肃，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

丰子咬了咬牙，下了决心。

钟忆选定了一个下午，他说这是餐馆打工的时间，丰子应该去英子的日语学校读书，只好停课一次。

中国料理泉城饭店在新宿的闹市区。饭店外观看来不太大，但店内整洁、窗明几净，墙壁、桌椅、屋顶上悬挂的红灯颇富民族的特色。丰子来日

本第一次进中国餐馆，倍感亲切，就像回到了北京一样，让她立刻想起鸿宾楼烤鸭店来。说真的，她还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去首都电影院看电影，常常要从门口经过。这使她联想起了很多事情。

老板是六十岁左右的一位高个子的山东大汉，姓黄，来日本几十年了，乡音依然未改，满口胶东的韵味儿，人很严肃，难得有笑容，但他同意丰子来打工，不知是丰子讨人喜欢的外貌，还是钟忆陪同她来起了作用。而且让她立时就上工。

饭店里备有女招待员穿的制服，湖绿色的短袖旗袍，腰间系一扎着荷叶边儿的白色的小围裙，这一小围裙除有重要的装饰作用外，上面还有一个斜兜，用来放笔和纸，记录顾客点的饭菜，脚蹬一双深绿色的缎子鞋。头发一律要求在脑后梳成一个高高的发髻，然后再用白色的茉莉花的头饰，将发髻缠绕起来，女招待员要求略施脂粉和口红。

穿戴梳妆整齐，丰子站在大穿衣镜前边一照，自己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在她眼前站立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犹如出水芙蓉般的美丽”，她的脑海里突然钻出来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句子，她想不起来是在哪本书里看来的。

事先钟忆就告诉她了当服务员的诀窍，面带笑容，不停地鞠躬，口中不停地喃喃地讲着，不外乎这几句日本话：

“……………”（日语：欢迎，欢迎）

“……………”（日语：谢谢）

“……………”（日语：对不起）

“女孩子，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总会得到人们的关照的。”

钟忆说这话时是非常严肃的。

不管别人关照不关照，正如京剧开场的锣鼓敲的震天价响，梳妆打扮整齐，想赖在后台不出来是不行的，严防台主一脚将你踢出来。事到临头，只有硬着头皮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不知什么原因，当天下午顾客接连不断。说实在的，丰子根本记不住菜单上那些中国菜的日本名字，幸好每份菜下面不仅标有汉字，每只菜前还编有号码。在顾客点菜时，丰子不是靠耳朵，而是靠眼睛，紧盯着顾客翻的菜单，如果他能用上手指头，那就更好啦！因为那就更明确了。赶紧用铅笔记到小本上。一般不会有错。可由于太忙了，竟将南边一桌点的爆炒虾仁，送到西边的桌上；将西边要的鱼香肉丝端到南边的桌上，张冠李戴，由于丰子口中念念有词，顾客们竟没有发火的，一笑了之，丰子当时好不紧张，不要看她面带笑容，双手心都是湿漉漉的了。

她原打算只是来看看，没想到当场干了起来。丰子想最多干四个小时，和原来去上学时间差不多，她万万没有想到，一乔装打扮起来，竟下不来了。当晚顾客多，有一个打晚班的女招待员又临时请假，丰子只好硬着头皮干下来。整整十个小时，腿肚子都忙得转了筋。十小时内，有过一个进晚餐，稍稍方便了一下的空隙，不带夸张地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黄老板对于丰子的工作非常满意，收工的时候，他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你干得不错，希望你在这儿干下去！”

老板将当天的工资开给了她。

丰子在日本第一次拿到了自己挣的钱：一万円。其实何止是在日本。她长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挣钱。虽然回家的路上，她的两条腿沉极了，连

迈下通往地铁的阶梯都觉着艰难，可心里却很愉快、兴奋、激动，她找到了改变这禁锢生活的大门……

多亏在饭店吃了晚饭，即使没有吃，丰子也不会自己去做饭了，她只是想躺下来休息，想睡，脑袋沉，眼睛疲劳、四肢酸懒……全身没有一处不难受的……她体会到了钱来得不容易，她进屋后，一头栽进床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突然她被一阵持续的铃铃的声音惊醒了。她竟无法分辨这是在哪儿发出来的声音，她想赶掉苍蝇似的，挥手将这声音赶走，胳膊却不听使唤，就像全身都被细细的铁丝捆绑住了，简直没有一点儿活动余地，她强挣扎着，觉着没有任何成效，只有不动了……铃铃铃声持续地响着。她分辨出了那是电话的声音……

她像是搬动一件千斤重的东西，探过了身子抓起了电话，话筒里传来了一连串的申斥声：

“……你这一整天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放了学没有回来！我告诉过你……”

丰子宛若突然遭到乱棒击头一般，脑袋变大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和头脑里钻出来的嗡嗡声混杂在一起了。她气愤极了，猛地将电话扔在一旁，一头栽进枕头里，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四 父女情

如果有人当面问英熊：“两个女儿，你最喜欢哪一个？”他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都喜欢！”但当他静下来时，却有一种和丰子更贴心的感觉。

一年半前，英子走了，英熊不仅不牵挂她，反而有一种轻松感。英子吵着要出国，让他不得安宁。她可走了，英熊觉着卸掉了压在身上的包袱。英子到日本后什么时候写来的第一封信，他没有记录。英熊虽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但他干起事来总是一板一眼的，从不马虎，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总是有记载的。在他的印象中，英子是顺利到达的，按时写来了信，自从家里装了电话分机，英子自然是与丰秀兰通话，他很少过问谈话内容，对于交谈时间过长，他倒是

非常担心，虽然电话费由英子付，总认为没有必要增加她的负担，后来知道长途电话是她在日本朋友家打来的，就越发不安了，他甚至不愿听见从日本来的长途……

丰子可就大不相同了！她走了，自己仿佛失落了什么，三居室的家虽没有什么变化，但却让他有一种“鹤去楼空”的感觉。下班回家，总觉着一种怅惘、茫茫然的情绪，神情恍惚不能呆坐在一个地方，英熊一向以能“入静”在同学间、同事间著称。那就是不论身居何等吵闹、嘈杂的环境，他能坐下来，很快地全神贯注自己的工作，而且“坐功”最持久。此刻，他却不能看书，不论是中文还是俄文，是报纸还是期刊，字里行间都是有关丰子的事，摆不开、甩不掉，一句话，对丰子还是放心不下。

应该承认，做为父亲，在丰子去日本这件事，他一直带有一定的歉意。他了解丰子，知道她并不像英子，想出国走火入迷。相反她很留恋自己经过

奋斗考取的学校，越临近走表现得越明显，英熊越发有歉意，后来竟发展成一种对丰子的负疚感。他甚至不敢直视女儿的眼睛，就是丰子赴日本的飞机票拿到手了，他的脑海里还动过这样的念头：只要她提出来不走，我就同意打退堂鼓！英子的问题，丰秀兰的吵闹，他都把她们置之度外……但丰子并没有这样做，做父亲的却明明感到，丰子是不无憾意地离开了。

平时他们坐在一起长谈的机会并不多，主要是各自都有自己的事情，搬进楼房里，她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间，但那绿色房门上方的玻璃，透出来的灯光，他进进出出看得见，他知道丰子在读书，心里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英熊无法和丰秀兰交换，他觉得她无法理解自己。丰子走了，她的房间空了，灯自然也就不亮了，英熊竟觉得胸口闷闷的，虽然前厅的灯依然是亮的，可他却有一种光线不足的感觉。丰子的小房间在阴面，和厕所、厨房在一边，为了减少刺激，他有意不去那个方向，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时间更长了。

体察细心的还是英老太太。儿子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她替儿子难过，话说回来她自己何尝不难过呢！奶奶偏爱丰子，这是人所共知的。明人不做暗事。奶奶的观点十分清楚：通情达理、爱学习、不挑肥拣瘦……英子听了颇不以为然，抢白说：“您订的标准都拿不到桌面上来，别的不说，您把丰子都夸成一朵花儿啦！她就没有缺点！我不信。”

英奶奶说：“要说缺点嘛！我看有点犟！”

“这犟在您眼里也是优点呢！”英子顶撞说，“丰子在您的眼里就是一朵花！”

是的，屋子里的花儿没有啦！立即失去了光彩，进进出出的心里没有着落，她早发现儿子闷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肯出来。她有意地将丰子房间里的台灯打开了，英熊偶而去厕所，虽然他有意避开自己的视线，但他却敏感地发现那房间的灯是亮的……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扭转身向丰子的房间走过去，在他那朦朦胧胧的下意识里，就宛若女儿正在快速的翻动书页一样，三步并两步，猛地推开房门，他怔怔地站住了……

房间内的陈设依然没变，连被褥都是按照丰子走时的样子叠的，写字台上斜放着的台灯、台历、小闹钟、英汉字典……一切都没有变，而且桌面擦拭的很干净，他的心一悸，胸口发闷，喉咙发紧，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丰子走后，他从没有在她的房间里停留过。他怕触景生情，还是回避为好。现在，他既进来了，身不由己地翻阅了书架上排列整齐的、分门别类的书，丰子是个有心人，所有学过的课程，教课书都保留的十分整洁，还有一本本的笔记，英熊在一个发灰暗的绿夹子里，看到了叠放整齐的各科考卷，……他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丰子眷恋自己的学业！

妈妈悄无声息地坐在了床头，他们不用讲话，彼此都能熟知对方的心，只有无言相对。他们都在惦念着丰子，英奶奶还要增加一份对儿子的忧虑，惟恐他会郁闷出病来，她知道尽管素日自己将丰子当“小女儿”看待，但终究是隔辈人啦！比起亲生的儿女来还差着一层呢！

渐渐地他们彼此间默许，常常在丰子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当然是丰秀兰不在家的时候。

丰子走后的第一周，英熊已经无法徘徊在居室内了。根据他的推算，如果丰子到日本后立即发信，应该收到了。学院内的家属宿舍离传达室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家务事，诸如做饭采购等事，都由母亲负责，说句公平话，

有时丰秀兰遇到便宜、实惠的，特别是单位里集体买的削价品，她会不辞辛苦的，由城内提着挤公共汽车，还得倒三次呢！

英熊落得省心，每天是两点一线，就在家属楼和教学楼之间往来，连院门都难得出一次，也就没有机会去传达室了。

他这人又碍着面子，不像那些冒失的小青年，能猛地推开房门，大声嚷：“有没有我的信？”英熊可不会这么干，上了年纪不会这样做，就是年轻时也不会这样做。连续两天，他有意放慢脚步，在传达室门前来回走两次，希望看门的能看见自己，如果丰子来信了，他自然会交给自己，但他失望了。现在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失落感，一种惆怅的煎熬，而是对于远隔重洋的女儿的焦虑。应该说，丰子的应变能力远不如英子，尤其是当前的情况，强按牛头喝水，那不堪设想的后果，常常化做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他觉得如同大难临头一般，持续十天未接到丰子的来信，每天醒来或睡下，丰子的形象，确切地说是变了形的、痛苦的表情，常常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他第一个倾吐心中苦闷的对象当然是母亲。

“丰子会不会遇到了麻烦？”他忧心忡忡地说。

“哪能呢！”英奶奶嘴里这么说着，心中却难免有点儿犯嘀咕，“八成是不顺利，要不然丰子写封信有什么困难！”

“一个星期应该来信了！”英熊说。

“还兴许压在邮局了呢！”英奶奶虽这么说，每天不辞辛苦地到传达室去两趟。

母子二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丰秀兰可全然没有察觉。她的感受恰恰与他们相反，只是觉着轻松、满足。多年来未能在丈夫身上的夙愿，竟然在女儿们的身上兑现啦！她不是出国热潮的观光者，自己也参加进去了，虽不是自己出国，可女儿们都去了，在家属院、在百货商店，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她都不停地在说，人得喜事精神爽嘛！话题一涉及出国，更是侃起来没完没了。

丰子走了两周了，依然杳无音讯。丰秀兰猛然觉得不对劲儿，不无埋怨地叨唠：“老不让英子用朋友们的电话打长途，要不然来个电话，告诉丰子平安到达，事情有多么简单，省得家里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不是拿着银碗讨饭吃嘛！”

自然这“银碗”是指着家里安装的电话分机。英熊可不敢苟同，也许他想问题有些保守，自己月薪不足二百五十元，从没有奢望要打国际长途，就连两元钱的国际航空邮票，也必须有计划的使用，每月两封尚可负担，再多了，可架不住细水长流，要对方付，他更没有想过，他知道女儿在国内没有拿到大学文凭，而日本是注重学历的国家，她们在那里边打工边上学，每张円都是可贵的，那里不同于国内，有亲戚、朋友还可以摘借一下，在日本是借贷无门的。在英熊看来，没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写信就足够了，信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长可短，打国际长途可就不一般喽！拿起耳机，总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在限制着自己，话都涌到嘴边了，正如拥挤的人群堆塞在门口一样，卡壳了，冲出去的未必就是自己最想说的，有时表达起来也就不那么确切了。英熊想，丰子到达日本后，英子没有及时来电话或许和自己在电话中批评她有关系，表面看起来这是接受意见，实则是“回报”，但对六神无主的英熊来讲，这样做又未免过分了些。

丰秀兰考虑问题和丈夫的出发点不一样，一次她竟贸然提出，“我看这

分机打国际长途不方便，咱们不如安装一部程控电话，市里正发一批号呢！只要不是市中心的，三环路以外的，安上的希望很大……”

英熊不置可否地看着她，没有讲话。

“我和你说呢！”丰秀兰满脸不高兴。

“有什么必要？”

“瞧，你这人，毛主席他老人家讲的就是对，书读得越多就越蠢。程控嘛！打起来方便，不用通过总机，还免得学院内隔墙有耳呢！”

“你还没有讲明白……”

“还要怎么明白！？英子、丰子可以直接和我们通电话，这两天我琢磨东京没来电话，也许是分机，不好打……”

英熊暗想，前几天你还一直坚持是我批评了英子，她才不来电话！现今你自己又找到了另外的原因，他不想为这些事情和她多费嘴舌。近年来他已养成了习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可偏偏有时候妻子不能让他安宁。

“要是换了，东京还不来电话，咱们可是拿着金碗讨饭吃了。”英奶奶在一旁搭腔了。

丰秀兰听了一怔，随后搭讪说：“瞧，你说的……”赶忙又把话题岔开了。“你到底是什么意见，换不换呀！”

英奶奶知趣地站起来走开了。

“我没有后门！”英熊推诿说。

“有关后门，安装的事我全包了……”

“需要多少钱？”

“五千块！”

英熊没吭声。

“嫌多？！我说的是最基本的数，只是买个号……其它开销我包了。”

“我没有钱。”英熊非常坦率，“五千块用来写航空信，那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过这后一句他没有说出口来。

丰秀兰这人有个死心眼儿，她要是瞄准了的东西，颇有个不达目的永不罢休的劲头，第一次申请未予批准，她依然不辞辛苦地了解程控电话的行情，何处领号码，如何安装，怎样宴请师傅等等，一切都照着准备换电话的步骤进行，旁人看着都觉着她忙乎的有点儿眼晕。

虽然丰秀兰要换电话，是打着要和日本的两个女儿加强联系为名，实则她还有些说不出口来的想法。如果自家的电话不是带着分号，而是七位数字，和自己交往的人会有什么想法？现在一般家庭内都有这种现代化的设施。假如电话是由公家负责安装，那职务至少是局级，私人安装至少也家富殷实，丰秀兰知道整幢家属楼里有程控电话的也就是那有数的几户，她住的这一门中，十八户人家一户也没有，系主任家里也是个分机呢！

自己家里第一个安上了，还不是最先冒了尖儿，特别是两个女儿都出国的节骨眼儿上。

她早想好了，换程控电话不仅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所谓可能性，说白了就得有钱，没有钱，一切都是瞎掰的事情。她知道英熊没有，自己有点儿私房钱，可绝不能花在这上面！老太太手里有钱，那钱是英子出国曾借用过，现在已经回到她手中了。

丰秀兰怂恿着丈夫去要，“她留着有什么用？这都是身外之物……”

英熊的态度十分坚决，“那是爸爸昭雪退赔的，妈妈有权支配，如果你

认为这样做合适，你自己去要。”

别看丰秀兰咋唬得挺厉害，自知理亏的事，她不敢去招惹英奶奶。但对英熊她却毫无惧怕，整天价软磨硬泡，不让他安宁。

英奶奶眼里不揉砂子。看着她折磨儿子心疼，本来孙女们杳无音讯，心里就够着急的，现在是急中添乱。虽说年纪大了，希望自己手中能有点钱，万一有个灾儿病的，由于没有公费医疗，现说看病方便，想买点什么，省得张开手心向儿子要。他是个孝敬人，可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英子出国时急需用钱，英奶奶确实动了心，为了儿子，她把钱拿出来了。从下决心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打算把钱要回来，她确实将金钱看成身外之物，出乎她意料的是，英子去了日本以后，很快将钱还回来了。这钱恰恰够换一部程控电话。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丰秀兰早就瞄准了这钱了。

一天晚上，英熊夫妇二人关了门，争吵起来没有完结，英奶奶实在沉不住气了。一下子把门推开，将手中的钱放在床头柜上，心平气和地说：“我看也用不着吵了，这是英子寄回来的钱，装一部电话绰绰有余啦！”

“妈，这钱……”英熊“腾”的一声站起来。

英奶奶将手把钱按住了：“从我兜里掏钱时，我就想着这钱是花了，不管是花在英子身上，还是丰子身上……”说完她头也不回的走了。

按着英熊的意思，妈虽这样说，但最好还是不动这笔钱……丰秀兰不同意，老太太好容易吐出口来，她就是想将这一军呢！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送回去。好，五千多块可不是闹着玩的呢！英熊拿她可真是没咒念，这算不算妻管严（气管炎）呢？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要说头几天丰秀兰忙着打听程控电话，那好比是镜中看花，水中捞月。现在可不一样啦！手里有钱，而且是足够的钱，她开始热火朝天的干起来，跑电话局，找后门，访熟人，寻师傅，打听、询问、咨询、探讨，忙得不亦乐乎。关于丰子到东京后没有来信的消息早就忘到脑后了。

英熊和英奶奶却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英奶奶对儿子说：“要是眼下电话安好了，我豁出去了，给东京挂个电话……”

“那可是鞭长未及啊！”儿子无可奈何的说。

近来气候有些反常，立春后竟然又连着下了两场雪，特别是第二场，雪片纷纷扬扬的，学院里的积雪竟然没过了小腿。英熊走到教研室后，心里闷闷的，沉沉的，好像那低压压的阴霾的天空，总是打不起精神来。教研室在五楼，离食堂不远，下午还有课，他懒得回家了，原想打电话告诉妈妈，不要专程为自己准备午饭，每次妈妈都要等着他，这样妈妈也好休息，谁想上午因为出多选题的事，竟然没有抽出时间，发现时已十一点半了，慌忙拨电话，家里却没有人接，正纳闷呢，听见楼下有人大喊：

“英——老——师！”

他扒到玻璃窗向下张望，由于纷纷扬扬的雪花都飘洒到玻璃上，看不十分真切，而喊叫声并未中断，他赶忙打开一扇窗户，寒风夹杂着雪花乘隙而入，这时他才看清了，是妈妈，蓝色的毛线帽上和黑灯芯绒的皮背上，积满了厚厚的雪花，她手里拿着一封压着蓝红白三色斜条边框的航空信封，他听不清声音，但他知道，她是在告诉儿子，东京来信啦！

英熊的眼眶湿润了，为了自己的女儿，也是为了自己的母亲。他是跑下楼梯的，因为临近吃饭时间，电梯每次升降都是超载，他实在等不及了。

妈妈一直站在雪地中，虽然她不是小脚，但那双骆驼鞍的棉窝，全被积雪浸湿了。

连棉裤腿也打湿了。她的身旁站着一位男学生，是他替妈妈喊叫自己的。男学生看见他向雪地走来，就跑开了。

“丰子来信了！”母亲大声地喊。满是皱纹的脸上，流淌着的不知是泪水还是融化了的雪水。

英熊搀扶着母亲走进大楼里，边走边埋怨说：“您不应该出来，雪这么大，万一要是滑倒了呢！”

“我呆不住，闷得慌，去传达室看信，信真的来了……”

“要不然我往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呢！”

英熊知道妈妈心脏不太好，也许是太兴奋了，抑或是有些劳累，迈步的时候都有些喘吁吁的了。他知道她无法去五楼了，就近走到一个空了的教室里，母子二人坐在带有扶手的椅子上。

信封已经被雪花浸的现出了斑斑点点的痕迹，英奶奶没有来得及看信，她拿到信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与儿子共同分享。

英熊一字一句地念给妈妈听，不，是他们两人共同在看。信写得十分简单，看来多天来，他们母子的焦急、忧虑、担心都是庸人自扰，丰子早已平安到达，一切顺利，回信所以迟了，她只做了如下轻描淡写的记述：

“……我到了住处，就把报平安的信写好了。英子走得匆忙，没有把信带走，我呢，新来乍到又不知邮局在哪儿，我想英子也可能打电话了……结果拖了时间，请谅解！……”

多么简单的三个字：请谅解！她们怎么会知道，怎么能想象，怎么能体会奶奶和父亲对她们的牵挂呢！不管怎么说，只要没有事，那就谢天谢地了！

丰秀兰连信都没有看，只瞥了一眼信封，说：“我早知道她们不会有什么事情！”

眼下她最关心的是安装程控电话的事，总是向英熊抱怨：“别以为有了钱就万事大吉了，事情还得人去跑，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电话自己不能飞进来。”

英熊可是个实在人，接到女儿的来信，那悬在半空的心，仿佛一块石头似的落了地，也许和他搞语言工作有关，他觉得还是写信最好，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换程控那么费事儿，还得花钱，我看算了，咱们就还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分机加写信……”

丰秀兰不过想发发牢骚，她可没想动真格的，不换程控了，想反悔？！没门儿！她立即动了肝火，训斥丈夫：“你这人，我可怎么夸你……遇事要知难而进，不能碰到困难就退回来，要不然你办不成大事！……”

英熊没有听完，就悻悻地走出了房间，他亲身体会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滋味，而最令人头痛的事，她竟是你的爱人！

他信步走到母亲的房间里，这几天他一直在琢磨着关于能及时看到东京来信的事，母亲正戴着老花眼镜在缝补破了的棉毛衫。他坐在床边。

母亲听见了他们的争吵声，这是家常便饭，她没有放下手中的针，也没有讲话，她知道儿子现在需要安静。她知道他们在想着同一件事情……

“妈，我想你每天都要跑传达室两趟，太不方便了，我考虑了再三，咱们不如订份报纸，我也可以去拿，这样东京写信来就会及时看到了。教研室

里有公家订的日报，我想咱们就订份晚报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去传达室打听了，可以从第二季度订，我已经把钱交上了，如果你不说，我想等报纸来了，再告诉你！”

英熊将自己的大手，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喉结轻轻地动了动，“妈——”这是一声发自肺腑的感人的喊声。

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将儿子搂在怀中……

拿回家里的《北京晚报》的第一个读者是丰秀兰，她最关心的是当晚的电视节目，还有各种广告，但她却不知道家里有《北京晚报》的底细。要是和她把事情说明了，她立刻能提出不同的看法：

“……这是庸人自扰，她们不会有什么事情，再说我们很快就要换程控了……”

仿佛换了程控，有关英子、丰子的详情，就像通过电话线的电流似的，源源不断的涌来呢！事实绝非如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程控电话安好了，不要说通往日本的电话不敢叫，国内、市内的电话也不敢轻易拨呢！丰秀兰在晚报上看到有用户反应的电话局乱收费用的来信，对于电话费总是有点儿提心吊胆的，平日往百货商店打电话，她都不敢在家里打，而是不辞劳苦地跑下四楼，借用传达室的电话。

英熊不能理解。

丰秀兰却不以为然地说：“……万一钱算多了，再找电话局多麻烦。再说用传达室的电话，学院里的人就不知道咱们换了程控了，省得跑来借！”

纯系掩耳盗铃。英家要换程控电话，丰秀兰早敲着锣喊出去了。

五 冒名顶替

丰子从来没有去过银座，但凭手中的东京市交通图，找到它并不困难。走出地铁车站，行走在高耸的、林立的现代化的建筑群之间，让她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极其复杂的感觉。她虽没有到过这地方，但眼前的五光十色的橱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的楼房、川流不息的人群、络绎不绝的车辆……这是世界上任何一条繁华市街所共有的。她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她有过亲身在繁华市街步行的感受。在电视里、银屏上多次看见过类似的镜头，但丰子又觉着十分陌生、孤单，尽管与她擦肩而过的人们，从外貌、肤色、衣着看来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讲的是另一种语言，过着不同的生活，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丰子与他们，绝非像赶路缩短距离那样容易沟通，想彼此了解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她不仅觉着陌生、也觉着孤单，……特别是昨晚英子打来的电话。使她觉得在这儿唯一可信赖的亲人也失去了，从踏上成田机场的那一瞬间，她似乎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的，如果不是清早英子又打来了告饶的电话，约丰子今天下午来银座相会，丰子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听从她的摆布，冲破那六叠半的束缚，她要走自己的路！英子在电话里甚至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丰子心软了，她绷不住了……在电话里答应英子下午来银座。丰子并不着急，离约定的三点钟，还有一段时间，而且一到银座，丰子就找到了英子说的在铁狮子前边相会的

地点，然后就走开了，有意地想在街上走一走，将自己纷乱的头脑理出一点儿头绪来。

丰子觉着与英子的会面是非常必要的。她不管对方是怎样想的，她迫切地想这样做。

她们确实应该坐下来认认真真、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她们彼此太不了解了，特别是丰子对于英子……

当丰子又折回到十字路口的铁狮子面前时，老远看见打扮得俏丽时髦的英子，一套浅灰色的西服套裙，白色高跟皮鞋。头发是精心做过的。这次她没有戴墨镜，但她经过了认真的修饰，画了眼影儿、描了眉、涂了口红。丰子平时将英子当做自己的镜子，看到了英子也就看到了自己，如今镜中的自己竟成了一位陌生人，她走着、走着站住了，心里感到十分奇怪。在日本，时间就是日元，英子不只一次地诉苦，没有时间，忙得不可开交，仅仅这样一次会面，她值得花上这么多时间去如此精心地打扮自己？！

英子十分热情，快步地走过来，紧紧地抱着丰子的肩头，亲昵极了。

一切猜忌、怨恨、误解，霎时间在这对双胞胎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们手拉手地，边说边走在银座繁华的市街上，就如同儿时手拉手走在西单大街上一样。英子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关于秋叶原的廉价电器、浅草的便宜商品、日本妇女的打扮、昂贵的东京消费……

丰子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不知道英子要和她会面的目的。不过，当姐姐的陪着妹妹逛逛东京的闹市区，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丰子觉着刚才走在街上的那种陌生、孤独感正在消失。

英子是拥抱着丰子的双肩走进电梯的，自然英子是向导，她按亮了十三层的按钮。

当电梯的门自动地、徐徐地打开时，丰子发现她们来到了一个高档的吃茶店，那是从巨大玻璃橱窗里的冰淇淋广告看出来的。

大厅里清洁，甚至可以说是豪华，临窗的都是隔开的雅座，每张精巧的圆桌上，都铺着洁白的绣花台布，桌上放着闪闪发光的银色的食具盘，两把非常舒适的，可以旋转的转椅，看来主要面向宽敞的玻璃窗，确切地说是临街的玻璃墙，整个闹市区都可以收容在眼下。厅内的空气中，充斥着淡淡的温馨和甜甜的奶油的味道，还有那令人神往、愉快的轻音乐，但不会使你觉着喧哗。

丰子一直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坐进转椅中的，她虽然没有吃过日本的冰淇淋，但却可以推算出那昂贵的价格，她替英子担心，英子能负担得了吗？

英子态度坦然自若，面带微笑，不停地向大厅里的招待员点头，他们自然是口中念念有词，同样笑容可掬。丰子猜不透，英子是这里的常客抑或他们都是进行常规的日本客套。

当她们刚刚坐定，一位男招待员彬彬有礼地走过来，还拿来一份天蓝色硬皮的夹子。

英子熟练地打开来，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合上了夹子，轻声地向招待员说了两句话，招待员躬身走开了。

顿时丰子觉着眼前的英子，又成了电话中煞神般的女人，虽然她就坐在自己的对面，但她们之间却有着无法沟通的沟壑。看来英子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十分欣赏的。她嘴里不停地讲着什么，丰子没有听清，

像是念咒语，她越来越糊涂……

不一会儿，侍者用双手端着一只黑色的圆漆盘，悄然无声地走过来。摆放在丰子面前的是一大杯放冰块的桔子汁，杯里还放着两颗大樱桃；另有一杯巧克力、奶油相间的冰淇淋，上面放着一颗乒乓球大小的草莓，英子面前自然也是同样的一份。

“我刚才讲过了，当前在日本冰淇淋是风靡一时的食品，种类多极啦！这个店风味纯正、高雅而且地点好！”英子俨然以冰淇淋的行家里手而自得。

丰子默默不语地听着，说句公道话，冰淇淋质地细腻富有奶油味，酸甜松软可口，可丰子心里却不是滋味，一杯冰淇淋近千把円，她想起了在泉城饭店打工的情景，这一杯冰淇淋将是她辛勤劳动几个小时后的所得，真太不堪设想了。

“平时难得抽出时间来陪你走一走、看一看，来东京已经有一个月了。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满以为你去日语学校回来了，可打了几次都没有打通，这样我才发了火儿！”英子边呷着桔汁，边说着，眼睛却游移地向四周搜寻着，她总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

丰子觉得有必要接触到正题了，就放下手中的杯子，说：

“昨天我没有去学校，我去打工了！”

“打工！？ ”英子显出十分吃惊的样子，两眼直盯着丰子，“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同我商量！”

丰子回答的简单：“来不及，是一个临时的机会。现在我想告诉你，我要去餐馆打工！”

英子一怔，半天没有讲话。

“我知道日本是个高消费的国家，而东京这座城市又居这个国家之首，我不能全靠你一个人工作养活着，我要自力更生，泉城饭店的老板同意雇用我，昨天下午试工他很满意。”

丰子讲话时态度非常坚决，不容更改。

英子太了解丰子了，这姑娘犟极了，她认准了的事情，任何人都难以更改，高考就是一个例证。昨天深夜在电话中，她们有过一次交锋。英子不想又一次和丰子弄翻，只有采取软磨的办法：“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是互相帮助，没有你这个去日语学校的替身，我也无法安心工作，更不要说挣钱了；再说我们是亲姐妹，我现在还有能力供养咱们两个人，你当前主要任务是快点掌握日语……”

英子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可一想到那幽禁的生活，丰子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个机会难得，不仅工资不低，餐馆打工是练习口语的好机会。”

英子自知强按牛头喝水是不成的，就让步说：“我知道这家饭店，确实机会难得，不过我现在找你还有另一件事情……”

丰子赶忙问：“去打工？”

“怎么说好呢？！”英子凝神注视着自己涂着灰色指甲油、修剪的十分美丽的指甲，故意怪嗔地说：“你怎么总是孩子气十足，其实很多事情，很难简单概括的……我替你安排了一次短期旅行！”

丰子觉得难以理解，微皱起双眉。

英子甜甜地笑了笑说：“我解释给你听。日本的假日是很多的，几乎月月都有。可下周的五月，也就是五月的第一周，五月三日是宪法纪念日；五月五日儿童节又称端午节；再加上周末星期日，连起来有四天假日，日本人

叫它‘黄金周末’，这是日本景色最宜人的季节。我想让你到外地去散散心，以后无论是工作或学习，是难得找到这种机会的，在日本打工的地方到处都有，这用不着发愁！”

哪个年轻人不喜欢玩呢？不用自己掏腰包，在打工与旅游之间，到底选择什么，答案自然是非常清楚。丰子非常关心地问：“你和我一起去？”

英子面露难色，沉默了片刻才说：“这地方我去过，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脱不开身！”

丰子立刻急了，“要我一个人去！？我不去，路线不清，语言也不通！”

“别急嘛！”英子安慰说：“会有人接你、送你、陪着你……”

“他是谁？！”丰子十分警觉地问。

英子镇静自如地说：“他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为什么介绍给我！”丰子抢白说。

“要是不用介绍呢？”英子试探着问。

丰子瞪圆眼睛，气乎乎地看着英子，她还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我是说不用介绍！”英子追问了一句。

“替——身？”丰子几乎是喊出来的。

英子慌忙用手抓住了丰子的胳膊，低声说：“别喊。”

四周的顾客已开始向她们的方向投过了好奇的、询问的目光。

丰子气愤极了，她将剩下的半杯冰淇淋，猛地推向一旁，巧克力从杯中泼溅到雪白的桌布上……“腾”的一声，她站了起来……

英子央告说：“有事好商量，你想走，也得让我付了钱才能离开呀！”她一扫刚才的斯文，匆匆忙忙地走向柜台，结了账。

两个人负气地一前一后走出大厅，这回自然是丰子走在前边。

混在拥挤的人群中，英子一改在冷饮店里那一筹莫展的窘境，对丰子软硬兼施起来。

有时甚至声泪俱下。

“……我从来没有向你叙述过我的难处，你来日本时间不长，可你已经看到了，在日本挣钱有多么困难，你就从来没有问问，你进日语学校所花的几十万円是从哪儿来的？单单你住的六叠半的房子，每月也得六万五千円……这位朋友曾经慷慨解囊地帮助过我……”

“等一等。”丰子粗暴地岔断了她：“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英子一下子停住了，怔怔地看着丰子。

丰子气势汹汹地问：“什么叫钓老乌龟？他是不是你钓着的老乌龟！”她想起“虾米”对英子的议论。

英子被问的瞠目结舌，半天没有言语。

丰子追问：“你要老实回答我！”

英子略带哭腔地说：“这是谁和你说的？我说过了他是我的朋友……”

“好，就算他是你的朋友。”丰子说：“你要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钓老乌龟？”

“钓老乌龟就是指那些来日本的年轻女人，找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男人当靠山，是情妇，不是合法夫妇，她就不用做苦工了。”英子解释说：“老乌龟自然指的是上了年纪的日本男人！”

她们两人沿着银座的闹市区，边走、边谈、边谈、边吵，几次吵翻了，各奔东西，然后又聚拢在一起。

最后英子声色俱厉地摊牌了：“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说上贼船也好，没上贼船也罢，但现在我们两人是拴在一起的蚂蚱。虽说你是替我去，但实际也是为了自己。我所以不想对这个人讲实情，那是因为我也不想暴露你的存在，要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日语学校的替身问题也有可能被揭发，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我不能长期留在日本，还有可能提前离开了，那就剩下了你一个人……”她凭着能将死人说活了的嘴，掰开了，揉碎了地讲。

丰子不得不勉强地应承下来。

英子立即不厌其烦地向丰子介绍有关他这位朋友的细节。正像介绍丰子去日语学校做替身一样，不过丰子觉着这个角色更令她讨厌而且难以扮演。

从英子的嘴里得知，这位日本朋友在名古屋的市郊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他会自己开车到新干线接丰子。他家里养着很多猫，最多时达十四只，至少要表现出不讨厌猫。

平时公司里会派人来侍候他。黄金周末他可不希望别人来打搅他。他喜欢开车出去兜风，也爱下馆子，他有的是钱，和他一起出去，想要什么买什么……英子正谈得津津乐道时，丰子突然打断了她。

“我现在的日语水平你最清楚……”

英子放声地笑了……

丰子生气地嚷：“语言都不通，我们之间可怎么进行交流呢？！”

“别急嘛！这怪我介绍的不全面。荻原经常到中国去，顺便说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文化艺术。根据我的观察，就汉语来说，他的听力很强，说比较差，但他很愿意和你讲半通不通的中国话，所以你用不着为语言的事儿发愁！”英子停顿了一下，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倒是你提醒了我一件事，你说话的声音比我沙哑，由于年纪的关系，他对人体贴入微……”

“像一个老爸爸！”丰子没有好气地讲。

英子佯装没有听见，继续说：“他也许有可能发现咱们之间这一点点差别……”

丰子有点儿紧张，立即问：“那我该怎么办？”

“你说最近得了感冒，随身带一点儿药……”

“感冒冲剂可以吗？”丰子认真地问。

“当然，中药更好！”英子常常在这样的场合下觉着丰子十分幼稚、可爱、可笑又可气！“还有，你要把从国内带来的那套玉龟，放在他会客室的长桌子上……”

丰子急忙问：“有固定的地方吗？比如应该放在哪一面，两边都有什么东西……”

“别那么神经质，用不着那么准确，只要放在那儿就成了……”

“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为好！”丰子慌忙从背包里掏笔。

英子一把拦住了她，说：“你要练习用自己的脑袋，别像在课堂上听讲，记笔记似的。”她瞥了一眼丰子那褪了色的帆布背包。“下次别背你的书包逛大街，我不是告诉过你了，我放在那儿的所有提包你都可以用！”

“这牛仔包是奶奶买的，上师院时我就背着，装东西多！”

丰子陈述自己的原由。

“冒傻气”！英子心里想可没敢说出来，万一惹恼了丰子，她要是犯了犟脾气，可是没有咒儿念的。

“你要想的尽量全些，周到些，省得我去了会遇到麻烦的！”丰子觉着心里没有底，她认为自己正在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强人所难！”她自言自语地说。

英子听见了，她知道丰子的脾气，并不认真地理睬她……

最后丰子问：“我想问你个问题，他多大了？”

“六十五岁。”

“一只老乌龟。”丰子冲口而出。

“我说过了我们是朋友。”英子一口咬定。

丰子警告说：“他可不能欺侮我，到时我会把一切都兜出来的！”

“不，怎么会呢！”英子赶忙下保证：“他是一个十分文静的人，看见你会喜欢的，真的！”

“但愿我不讨厌他！”丰子气嘟嘟地说。

临分手的时候，英子塞到丰子手中一张照片，“看清楚了，别认错了人！放心吧！

他有阳痿！”

丰子第一次竟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英子又重复了一遍……

丰子立刻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反感，甚至觉着恶心，她一时难以说清，是对这两个字儿，这是觉着英子恶心、厌恶。

她本能地大声吼起来：“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子意识到又要引爆这颗炸雷了，自知没趣地悄悄地溜走了。

丰子坐在通往名古屋的新干线的车厢里，车厢内宽大、整洁、舒服，乘客很多，但并不拥挤，每人都有自己的座位。看样子有不少是在校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他们有的穿着同样的校服，还有带队的老师呢！丰子真羡慕他们，无忧无虑天真活泼，就像是一群快乐的小鸟，在家里有父母的抚爱，在学校有老师们的关照……想想自己眼下艰难的处境，不禁潸然泪下。

她深恶痛绝的是强制自己去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一清早电话铃就响了，她知道这一定是英子……是监督、催促、检查自己是否要准备起程，英子坚持要送她，被她一口回绝了。

“想亲自押送上火车吗？我自己有腿、有嘴、有眼睛！”丰子没有好气地说。

英子没有坚持。

丰子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思考，眼圈不仅深深地塌陷了，周边还罩上了一层暗黑的阴影。当她照着镜子，看到自己时，解嘲地对自己说：“自然化妆，用不着涂眼影儿了。”

她不只一次地将箱子打开，将衣服一件件放进去，她想离开这儿永不回头了。谈何容易，这儿与北京之间有茫茫的大洋阻隔，就是插翅也难以逃过的。何况是两条肉腿。

她为自己难过，更为父母难过。不，主要是爸爸，他竟一直蒙在鼓中，以为女儿们在日本正刻苦攻读，会得到他终身都在梦寐以求的学位。是的，丰子转念想，爸爸最好不要明白事情的真相，永远蒙在鼓中，至少依然可以在空想中得到内心世界的平衡。世上许多事情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眼不见为净，用不着将窗户纸捅破了，了解太多的内幕，会自寻苦恼的。丰子经常想的是爸爸、奶奶，她有时也想到妈妈，还常常带着一种怨恨、不满甚至还

有点儿轻蔑。妈妈是那种典型的、爱好时髦、追赶潮流、不择手段的女人。

爸爸是书呆子气十足，不谙现实的纷纭复杂，妈妈可不是头脑简单的女人，对于女儿们在大洋彼岸到底干些什么，她并不感兴趣，最让她夸耀和引以为荣的是从日本捎回来的外国货，电器、金银首饰……她从来不用劳神去了解，这些贵重的东西是从哪儿，通过什么手段得来的，她是典型的“拿来主义”……来日本后，丰子滋长了对妈妈的憎恨、厌恶，写到家里的信都是寄给爸爸、奶奶的，有意地将妈避开了。丰子知道英子会和妈妈联系的，她们常常通电话。丰子纳闷儿，妈妈怎么不想了解一下，英子在日本到底找到了什么工作，竟能这样挥霍……

丰子解劝着自己、宽慰着自己，天无绝人之路。这次是了解英子的难得的机会。至今她都不知道英子住在哪儿，在什么地方工作，为什么英子打扮得如此俊俏入时，不仅仅有服饰，还有一些更替的首饰，花钱时那么气派……这一切都是谜！这次她要亲自去解开这个谜。一想到这儿，仿佛她要去“死亡峡谷”探险一样，禁不住心脏狂跳起来，忧郁、愤愤、绝望的心情也就相应冲淡了。

“人要犯我，我就犯人！”丰子抱定了这个宗旨，在她离家时特意将一把水果刀，挂在了钥匙链上，她属于自己，她不属于任何人！

列车飞快地平稳地行进着。当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名古屋终点站冲去的时候，她觉着紧张起来，在头脑里反复温习，设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扮演的角色……

她会怀着憎恨的心绪，端详过他的照片。那是他站在庭院里浇一株玫瑰花的照片。

说实话他长得并不令人讨厌。头发已经花白了，个子不高，显得稍胖些，但没有臃肿的感觉，样子挺慈祥，他看来更像一位学者，确切地说是一位医生，不是搞儿科的，至少也是搞内科的。丰子的脑袋糊涂起来，他和英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世上也有那种“忘年交”，但愿是属于这种关系。可现在她对对方一无所知，尚不能下这种结论。她记住了他的名字：荻原。

车子渐渐放慢速度。丰子知道它正在将自己送上火山口。谁知这是活火山还是死火山？用不着多虑，一切都置之度外吧。这样一来，心地反倒觉着坦然多了，好像她要去会见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丰子跟随着唧唧喳喳的女学生们的身后，走出了车厢。英子告诉她，荻原常常是在车站外边的广场上等着，因为他总是自己开车来的。她放心大胆地从容地走在月台上。

丰子注意到有一个人从候车椅子上站起来……她的直觉告诉她，他就在这儿！丰子情不由己地扭转头，他正快步地向她走过来。

……

他个子确实不高，但也不是非常矮，人比像片精神，戴着金丝眼镜，由于高兴，脸上辉映出了诱人的光彩。

在短暂的瞬间，丰子突然觉着他确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她很喜欢他，世界上既然有忘年之交，为什么他与英子之间就不能有呢？人们常常喜欢用怀疑、甚至是邪恶的目光去猜度他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丰子觉着惭愧……

他躲闪过阻隔着她之间的人群，嘴里喃喃地说着：“……你到底是来

了，你把我这老头早就忘啦……”他讲的是中国话，但那低沉、苍劲的声音，丰子觉着非常、非常耳熟，一时竟想不起来在哪儿听到过……

丰子抓住了他的胳膊：“……英子”话出口后，她立刻意识到讲漏了嘴，但她注意到荻原由于兴奋和周围嘈杂的声音并没有介意，她急忙接下去说：“……你一直都是在车站外面……”

“是呀！是呀！我今天来的稍稍早些，在外面等着着急呀！”

还是亲自看见车进站好些……”

丰子并不觉着陌生，这人、这声音，倒好像他们早已是老相识了。她搀扶着他的胳膊，走下深深的阶梯。他呢，真可以说是健步如飞，他带着丰子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之中。

当丰子拉开荻原开着的马自达的车门时，她竟失声地叫起来，她看到了一只绿色闪光的眼睛……

荻原正在系身上的安全带，笑笑说：“你忘了，这是那只喜欢兜风的波斯猫。”它正蜷缩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它全身长着雪白的长毛。丰子记起了英子的叮嘱，要将猫放在自己的身上，还别忘记了要给它们洗澡。

丰子不仅在日本没有坐过小汽车，在国内长这么大了，也只有过一次。那是奶奶突然生病，剧烈头痛，频繁呕吐，要不是同院在厂里当大夫的李姨说，奶奶有可能是脑出血，爸爸还想用自行车把她推到医院去呢！李姨说，脑出血必须躺着，这样才叫了辆出租，丰子也坐了汽车。由于心情紧张，一路上奶奶不停地在吐，她连坐汽车是什么滋味都没有搞清楚。那一趟就花了五、六十元，一想起来奶奶就心疼呢！倒是爸爸想得开。

“人好了，花点儿钱算不了什么！”

这回丰子可过了坐小轿车的瘾，车里面舒适、清洁、有空调还有悠扬的乐曲，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蜷缩在自己膝盖上的大白猫，车厢里有那么多空地方，它却偏要躺在人腿上。

……

车子停在红灯的十字路口，突然一只手放在了她的手上，她本能地想抽回来……

荻原关心地问：“你累了？！”

丰子的心一悸。红灯变成了绿灯，荻原将手挪开，丰子才如释重负，深深地抽了一口气。

汽车七拐八弯地停在一条不十分宽敞的街道旁。丰子十分紧张，观察着荻原的一举一动，这自然使她想起在泉城饭店打工的场景来。那里是雇主，这儿是什么呢？她一时难以想起适合荻原的称呼……也许雇主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广义的合适的身份呢！

荻原已将车门关好，笑吟吟地对丰子说：“我们又来到了你最喜欢吃的寿司店。”

要不是荻原提醒，在那些林立狭小的店铺间，真难以发现那小小的门面。不过要是细心观察，还是能够在橱窗里看见那鲜艳夺目、五光十色的陈列的大小寿司品种。

丰子来日本后还从来没有吃过寿司，主要是没有钱，来日本仅挣过1万円，平时都是花英子的。英子虽没有明文规定每天应该花多少，丰子得自觉，再说她平时在国内也没有乱花钱的习惯，更不要说在日本了。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见过猪肘，她在街市上走过，从橱窗里看到过。日本

人做广告的技术是十分高超的，堪称是一门艺术。

可以将寿司渲染、夸张、再现在顾客面前，即使从没有吃过的人也会产生一种好奇心，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尝一尝。

寿司是一种大米做成的食品，外形大都成圆筒状，长有 3 厘米左右，宽 2 厘米，外边用薄薄的绿色的轧成薄片的海草包裹着，里面夹着虾肉，生鱼片，或者上面摆放着桔黄色的、珍珠般的鱼籽。由于店主的精心调理，将颜色进行搭配后，放在雅致的小瓷盘内，不要说吃，只要是看看，对人来说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丰子虽然很少到餐馆吃饭，可要去吃自己从来没有吃过，只是见过的诱人食品还是非常高兴的。

店铺里面也不大，但桌椅的安置非常特殊，也可以说是老板的独出匠心。房间的中央，有一四米长，一米宽的长台，台子的三面都是钉在地上的铁圆凳儿，台面和凳面儿自然是都漆成了白色，长台上有巧妙安装的照明设备，以饱顾客的眼福，台面上与圆凳间隔相等的距离内，放着早已摆好的大大小小的盛着调料的瓶瓶罐罐，恐怕这店里独树一格的还要指台子上，定时转圈移动的一条带子，带子摆放着大小相等的小圆瓷盘，里面却盛着不同品种的寿司，每一品种一小盘。这条不停移动的带子，在顾客面前转动着，被顾客拿掉的盘子，当带子转到用彩色珠子串成的帘子后面时，（那里面是准备间），立即将被顾客选空的盘子补充上。

荻原刚走进房间内，立即受到老板的热情欢迎。老板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和服，颇有几分风骚。

她笑嘻嘻地走过来，微微躬了躬身子对丰子说：“英子小姐，欢迎光临本店。”

丰子暗自嘀咕：英子这家伙不知来这里多少次了，店主都记住了她。丰子稍稍迟疑了一下，慌忙躬身回礼，再扭头看时，荻原已坐在长台旁，丰子也赶紧挨着坐下来。丰子虽没有吃过寿司，更没有见过这种旋转式的餐桌，可她能按着荻原的做法，照猫画虎，仅防露怯，其实确切地说是露馅儿！

丰子非常喜欢吃包着菜皮的那一种，尤其是上面放着桔红色鱼籽的，不单单是样子好看，咬在嘴里，那卵囊破了，流出一股液体和大米咀嚼在一起，觉着非常香但又不像吃肉那样腻。

“这是营养最丰富的食品！”坐在一旁的顾客评论说。

开头丰子有些拘束，还要留神荻原怎么做，不过世上最好学的事情，就莫过于吃了。

这可说是无师自通，就连刚生下来的婴儿还本能地会吸吮奶头呢！很快丰子就运用自如了。甚至忘记了身边还有荻原。放在左手旁的小空盘子，越摆越高，（这是结账时，店主要钱的根据）。当摆到一定高度时，就开始呈现出不稳定性，这引起了丰子的注意。

她将空盘子分成两摞，在分的时候，她顺便数了数十一只！没想到竟吃进了十一盘，再看看荻原仅有六只空盘子，显然他已经吃完了。

丰子觉着十分窘迫，已经伸向转动台子的手停住了……

荻原正笑咪咪的，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丰子脸红了，将手缩了回来。

“怎么啦？”荻原惊奇地问。

“我想我是吃饱了。”丰子喃喃地说。

“不，和你以前吃的差得远呢！”荻原鼓励说：“吃吧！喜欢吃哪一种，就吃哪一种！”

丰子却觉着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了，那些桔红色小球似的鱼籽，刚才明明是都嚼烂了，现在却一颗颗都卡在嗓子眼儿里，下不去，也上不来。不过最好不要上来。丰子想，如果全上来那可就出丑了。

会做买卖的老板娘在一旁帮腔说：“这才四千元，比起英子小姐创下的三万二千元记录，还差得远呢！”

丰子听了张口结舌，真难以想象英子怎么一顿能吃下这么多钱的寿司？三万二千元，这是丰子近一个月的伙食费，她竟一顿吃光了。她不敢细想，一想，那些桔红色的小球就会在嗓子里翻滚。

在日本，人们把在餐馆内进餐看做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他们总是从从容容地吃着，向来不计较时间，当然工作午餐不算在内。可如果吃饭是一种职业，是一种低技能的表演，是一种获得顾主欢心的手段……丰子越想越觉得恶心。她毅然地站起身来。

荻原并不坚持，老板数过空盘子后，他跑去付钱。

丰子顿时觉着店铺十分狭小，顾客也多了起来，甚至那不停地在运转的带子，都使她觉得眩晕。她推开店门，站在了大街上，深深地呼吸了几口空气，才觉得稍稍好些。

荻原兴冲冲地从店铺里走出来，他总是高高兴兴的。

丰子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她似乎也用不着搞得非常清楚，只要跟着荻原走就是了。他快步地走在前边，穿过了马路，走进了一家非常大的服装店，在店门口时，他稍稍停下来附在丰子的耳边，悄声说：

“按着咱们的老规矩，吃过心爱的寿司后，再来挑选最喜欢的衣服。”他认真地端详着丰子的脸。

丰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微笑了，笑得十分不自然。

丰子对于服装是外行，国内衣服的行情她都不知道，那就更不要说日本的了。显然这是一家高档次的服装商店，店面宽敞，陈设考究。丰子粗粗地看了看，所有的衣服开价都在一万元以上，贵的可高达百万元。丰子压根儿就没有想买，第一她没有钱；第二她有衣服穿，现在因为“替身”的关系，她还可以穿英子的，这样两三年内不添置是没有问题的。

荻原却是诚心诚意地要丰子挑选。可在丰子看来简直没有挑选的余地。

最后竟是荻原硬为丰子挑了一套白地黑点儿的裙装，标价十四万元，丰子执意不肯要，她可不想欠下这么多的人情债。再说这是超前消费，眼下她用不着。当她发现荻原的两眼在镜片后面，警觉地瞪了起来，她突然意识到了，此刻她代表的不是丰子，而是英子，她必须表现出用欣喜若狂的样子去接受这等于一位年青人月薪的礼物。

如果舞台上的角色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可从内心里她并不喜欢这样做。通常是她虽然尽力按应该做的去办，结果是表演不会成功的。值得庆幸的是，该做的戏终于演完了。

丰子提着装在精制的塑料口袋内的衣服，走出了商店。心里有着一一种隐隐的歉意，由于自己，使英子又欠了荻原一笔债务。

当荻原拉开汽车门时，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们可比往常省多啦！”

丰子听了一震，由于心不在焉，拉开车门后，竟将脚踩在躺着的波斯猫腿上，只听一声尖叫，丰子又被猫吓了一跳。

汽车开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热闹的市区被匆匆地甩在了车后。眼前展现出一片葱笼翠绿、葱葱郁郁，其间掩映着一幢幢庙宇式的屋顶的楼房。汽车驶近了，那些相邻的建筑看得分外清楚，精巧的设计、艺术的装璜，庭园内的树木，花草色泽配合的非常协调，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这里是富人区，车子开过的地方还响起了一阵阵狗叫的声音。

汽车停下来，丰子看见眼前的楼房和周围的相似，但它有三层，不仅规模大些，外观显得崭新辉煌，沿着全部铁栅栏的院墙旁，都栽着开着红花的杜鹃，宽敞的庭园中，有一个不大的喷水池，池中有一条跃出水面的鲤鱼，四散的水帘是由它的口中喷射出来的，鲤鱼的造型美观，栩栩如生。这就是荻原的家。

铁门是紧闭的。丰子知道在节假日的时候，荻原仅自己在家，现在家里没有人……荻原并没有下车，只是按了一下放在汽车前面的遥控器，铁门就徐徐地打开了。

荻原到车库去停车，他示意丰子先进去。

丰子拉开房门，像炸了窝的“猫群”蜂拥过来。她毫无思想准备，吓得差点叫了起来，她拉开门的手，原想撒开，但她听到荻原走过来的脚步声，她硬着头皮进到屋里。

这是猫群的“合唱”，此起彼伏，它们还在房间里蹿来跳去，丰子故意拖延了脱鞋的时间，盼望荻原能将自己从猫的包围中解救出来。“猫群”可以取代狗的职责，这应该是治安部门研究的新课题。

好容易荻原进来了，还跟着那只白色的大波斯猫。猫群的嚎声越来越响，这也可能包含着对于见到分别时间较久的朋友的怀念……

“嘘……”荻原将食指放在嘴边吹响了很长时间。当猫群的嚎叫声渐渐减弱的时候，他用低沉的声音喃喃地说：“……好了，欢迎仪式到此结束，英子小姐是你们熟悉的老朋友啦！”

猫叫声逐渐地稀疏了，丰子繁杂、纷乱的心绪才安稳下来。从猫的喊声、从那晃动在眼中的头、摇摆的尾巴、白色或有花斑的身子，粗略的估计至少有十多条，这里简直是一个猫的世界！

丰子记起英子告诉她，你有自己的房间，在楼上最东头，她站起身来，泰然自若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丰子只草草地看了一眼，楼上至少有六间房间，走廊很狭。房子都是拉门。拉开最东头的门，闪进丰子脑袋里的第一个念头是：英子在这儿又有一个家。房间里都是洋摆设，席梦思床、地毯、沙发、枝形吊灯、写字台。壁柜里悬挂着五光十色的衣服……英子来前叮嘱她，衣服足够你穿的，一天换三次也是绰绰有余的。丰子原以为英子是有意夸张，现在才知道英子说的是真的。她马上联想起荻原在汽车里说的话：“今天我们可比往常省多啦！”丰子觉着不寒而栗，这可真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英子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怎样才能还清这笔债？

丰子在书包里翻找着，她在找一套装在锦盒里的玉龟。是英子要她带来的，而且应悄悄地放在荻原会客室的角落里，到时候他自己会发现。丰子不明白她和荻原之间搞的什么小把戏，说心里话丰子也不想搞清楚，没有这个兴趣，不过既然答应了英子的事就要办，再说现在她们俩已紧紧地拴在一起了。

荻原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回家后，他跑到院子里，察看树木、草坪、喷水池……看来他很喜爱自己的小巢。借着 he 外出的机会，丰子浏览了一下

房子的底层，这儿是日本式的会客室：宽敞、空旷、整洁，房间里大部分是平坦的榻榻米，仅在靠西墙有一矮长条硬木案子上，放着佛像，漆瓶、牙雕、玉器等艺术品，四周的板墙上挂着苍劲有力的条幅和三张中国的山水画，整个房间给人以严肃、简单但不失高雅的气质。

会客室的隔壁是音乐间，这里有闹市上卡拉 OK 的一切设备，但依然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丰子听说卡拉 OK 的发源地在日本，当然要保持日本的特色。再过去就是饭厅、厨房、浴室。丰子特意详细地察看了一下浴室，宽大、清洁，有盆浴，也有喷头。她倒是非常想洗一个澡，清早由家里出来，虽说沿途风尘并不大，可她觉着疲劳……英子也曾不厌其烦地告诉她，有关日本风俗介绍里也常提到，日本人喜欢洗澡。英子又加了自己的注解。讲究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常常要洗两次，早上洗一次，晚上洗一次。丰子反驳说：“我可不喜欢，冬天每周洗一次。夏天才每天一次！”

“不洗没有关系。”英子神秘地眨了眨眼睛：“你可以假装洗嘛！”

“为洗澡做假有点不值得了！”虽然丰子口头很倔，但来日本后，入乡随俗，她已是每天洗一次，偶有例外，那就是太疲劳了。

丰子还不死心，到楼上又察看了一番，自己的卧室里仅有卫生间，看来只有到楼下去洗了。

她急匆匆地拿着毛巾和换洗的衣服走进浴室时，才发现浴室的门没有锁，仅是拉严了而已，她有点踌躇了，洗还是不洗，一想要在这儿呆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总不能不洗澡吧！洗快点，把水龙头放大点儿，暗示我在洗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丰子先打开龙头，调好水，用最快的速度脱下衣服，站到澡盆里，她习惯淋浴，不习惯用澡盆，总觉得澡盆不干净。要说洗澡花不了几分钟，主要是披肩的长发费了些时间，不过用热水冲冲身体还是十分舒服的。丰子醉心于洗澡再加上水流声音很大，她竟没有听见什么响动，当她抬头时一下子怔住了……

荻原什么时候走进浴室里来，她居然没有察觉，也可能他进来很久了。他正笑眯眯地看着她，慢慢地向她走过来……

丰子本能地用手遮掩着下身，猛地躺进浴池里，浴池的橡皮塞并没有塞着，喷头里的水都跑光了，澡盆里没有水，丰子的胳膊重重的撞了一下，她惨叫了一声。看见愣愣地站在屋中的荻原，愤怒地吼了起来，将手里的肥皂泡沫向他掷了过去。

荻原面露愧色，扭身向门口退去。

丰子惊魂未定，根本顾不上擦干皮肤，匆匆地穿上衣服，三步并两步地蹿过了“自己”的房子，这时她才发现房门依然没有锁。她审视了一下房间内可以移动的东西，一只单人沙发，她把它推到了门口，看了看觉着仍不保险，又顶上了一把转椅。

当她坐在床上喘大气的时候，才发现浑身都湿透了，不知道是由于洗澡时没有擦干，还是惊吓，抑或是搬动沙发、椅子时出的汗。当她静下心来后，觉得和做了一场噩梦一般，事情发生的那样突然，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她的脑子乱乱的，理不出头绪来，可现时丰子唯一防范的，那就是他的卷土重来，只要门、窗有一点儿轻微的动静，她就不能坐定在床上……

她会做过多种设想，离开这个魔窟，怎么走，到什么地方去，恐怕连这条街都不会走出去，就会被那疯狂的狗吠声拦住了，打电话给英子，揭穿

这个奇怪的谜，你们之间到底搞的什么鬼把戏，她甚至两次拿起了电话，转念一想，电话还没有打出去，荻原就会听到了。老虎近在身边，呼唤远在天边的人，那纯属远水解不了近渴，何况英子在她的眼中已失掉了信任，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丰子暗暗打定主意。只要你敢来，我就大声喊，其音量绝不低于你家的猫群。这地方的房屋建筑的如此密集，左邻右舍就会知道你荻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打破你这道貌岸然，温文尔雅的假象，我过两天就离开这儿，对于你来说这多年经营的小巢可就捣毁啦！

丰子想好对策，心里渐渐踏实下来。她在脑子里斟酌词句，想好了中文、英文、日文呼救的词儿，喊起来的时候，让周围的邻舍立刻听清楚，而不要产生其它的误解。她在脑子里反复地背诵着：

“救救我！”

“Saveme！”（救命！）

“……”（日语：帮助我！）

前半夜，丰子没有敢关灯，后来她琢磨开灯容易暴露自己，才把灯关了。她有意将窗帘拉开，观察外界的动静，这样可以看个一清二楚。她悄悄地躺在床上。突然发现在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具面具，借着外边的月光，她发现那脸是苍白的，细细的眉毛呈八字形，嘴角向两边搭拉着，而挂在墙上的支称点，是她那散乱的黑黑的头发……丰子“突”地一声坐了起来，这面具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又不敢开灯看个仔细，只有自己琢磨：它是什么时候挂出来的，也许它早就挂在那里，我只是没有注意罢了。那是一具痛苦的僵尸的面孔，你怎么知道她是死了，也许是活着……丰子这样反反复复地自问自答，她的头脑里滋生出没完没了的问题……渐渐地她睡着了。

由于窗帘是敞开的，外面的阳光能照射进房间里来。丰子在睡梦中，眼前晃动着强烈的光感。她醒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清醒后，警觉的第一瞥，就是射向门前的沙发和转椅，还好，它们仍在原来的老地方。丰子暗暗庆幸，最险恶的一晚已安全度过，谢天谢地。

总不能自己划地为牢。丰子暗自思忖，房里连点儿糖果都没有，就昨天下午吃的“寿司”早就消耗光了。总不能守着烙饼挨饿，她决定下楼进早餐。走进厨房看见荻原正在热牛奶，她稍稍迟疑了一下。

荻原听到脚步声，虽然没有回头，但肩膀非常不自然地抽动了一下。“早上好！”声音中透着有某种歉意。

“早上好！”丰子说。她注意到台子上放着准备好了的两份早点儿。她将它们一一端进餐厅。

早餐是在相对无言中，默默地吃完了，显然双方都在想各自的心思。丰子想只要你不再冒犯我，我可以既往不咎，因为她自己要安全的离开这儿，回到东京，还要他的合作呢！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不会对你不礼貌的，局面搞僵了，吃亏的当然是我，丰子就这点来说还是十分清楚的。

饭后她觉着不便立刻提出要走的事情，就主动地将盘、碗拿进厨房刷洗，她是个勤快的姑娘，看见洗碗池里还有些堆积起来的脏碗筷，就一并动手洗了。

谁料猫群又开始在室内窜动、嚎叫起来，它们大摇大摆地三五成群地在厨房里穿行着，毫无疑问它们是饿了，丰子为它们准备食物，就说有现成的包装好了的食品，也得将它们一一打开，分放在十几只喂猫碗中……丰子忙得不亦乐乎。

荻原穿戴整齐，站在丰子面前说：“我想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你要去吗？”

丰子不单单是两手猫食，尚没有安顿下来的猫群，正在她身边蹦来跳去，她哪里能离开，不过她原想问问他：“超级市场在哪个方向，和新干线的车站是否在一条线上，最好顺便带上我！”

荻原却笑着摆了摆手，自己向车库走去了。

丰子好不懊恼，汽车开走了。猫群因为各得其所，竟也安静下来，偶尔有一两声轻轻的喊叫。丰子几次走到院子里向外边张望，她根本无法分辨方向，左邻右舍都静悄悄的，大概他们一早就全家开着车去春游，高高兴兴地渡过这黄金的周末吧！丰子的心里觉着惆怅。她在台阶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将东西都放回原位，这时她才看清悬挂在墙上的面具，它早就吊在那里了，样子确实非常丑陋！

丰子又想起了洗澡间，她希望在自己离开以前，一切都恢复原来的面目，她收拢了落在浴池里的头发，清理了澡盆，擦掉了地面上的污渍。

荻原回来了，他采购回来了足够的食品，有人的也有猫的。他还大声地喊：“你的拿手好戏春卷儿，料已经备齐了！”

丰子暗暗叫苦，什么时候我才摊牌呢？

说实在的，烹调可不是丰子的特长。这不是因为她笨，而是在家里没有她动手的机会。厨房里的事情多年来一概是奶奶包了。英子可不一样，因为在饭店工作，口味调高了，奶奶做的已经不感兴趣了，常在外边嘍一顿，有时自己也动手练一练。在家里，她高兴了，做一做，不高兴，连厨房都不进。

丰子看着手边的半成品，春卷儿皮、拌好的肉馅，还有成桶的油，并没有什么犯难的，照猫画虎，就把春卷儿包好了，外观差点儿，炸好了，一样黄澄澄的、内嫩外焦十分好吃，至少丰子自己是这样认为的。看起来荻原吃的也很开心。

丰子去客厅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那套装在锦盒里的玉龟不见了。荻原情绪有所好转，说不定和发现了这秘密的联络暗号不无关系。丰子觉着关系既有所缓和，又没有露出马脚，也算对得起英子的再三嘱咐，见好就收，她要离开这儿，无论如何她觉得在这儿没有安全感。

善始善终。当她将一切都收拾妥当后，在底楼里并没有发现荻原，他会在哪儿呢？他不会出去的，如果出去他会告诉她，向她打招呼的！她想也许荻原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要上楼去找他，顺便去拿背包。可当她踏上楼梯，一阶阶地向上迈去的时候，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房间里，如果找到了他，对他讲些什么呢？“我要回东京，请你送我去新干线车站！”如果他要问，“为什么？”是全盘托出呢？还是找点儿借口……她真拿不定主意。

突然，一阵剧烈的尖叫声，紧接着是嗓子里发出来的一阵阵呼噜呼噜的声音，又是一阵叮咚响声，丰子急忙扭转身向楼下跑去，原来猫群又发生了“战斗”。

经过仔细察看，她发现了一只全身长满长白毛的小猫，唯有鼻尖、脚尖、尾巴尖是黑色的，它很小，最多刚满一个月，它叫的声音很细，似乎是在哀求，怯生生的向盛猫食的碗内张望着，悄悄地走近看。几条大猫在四周虎视眈眈地看着它，有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恐吓声，有的高声地叫着，算是对它这“外来户”的警告。

丰子从内心里十分怜爱这只小白猫。它很可能是走迷了路，现在饿急了，荻原家的猫有长住的，也有临时的，它就算是临时的客人吧！她开始替这只小猫找一只碗，又去找猫食，然后将它安放在一个十分安全的角落里……当她重新向楼上走去的时候，竟然在楼梯上碰见了荻原。

荻原稍带歉意地说：“今天晚饭有个约会，和朋友们一起聚聚。”

丰子能说什么呢？日本的男人们都是这样，把晚上的应酬看成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项目，有时是上级约下级；有时是下级请上级，双方都不能推托，如果某方拒绝，比如上级不去，那是驳回下级的面子，下级如果不去，那更是赏脸不要脸，万万使不得。做为家庭主妇会完全无条件地支持丈夫的活动，她们把这视为一种工作以外的人事外交，那些准时提着公文包，按时回家的男人，被看做在官宦仕途上没有出息的窝囊废。丰子既不是主妇，她有什么权利表态呢！

坐失良机，丰子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自己的事，荻原又溜掉啦！她成了看门人、管家、女佣……最最可怕的还是浴室里的一幕，好容易挨过了漫长的一夜，现在又眼睁睁地等着另一夜的到来。荻原走了，房子里很静，连猫儿们也不叫了，还有那只临时间闯进来的“客人”，它也在饱餐后，酣酣地睡了。

丰子心绪不宁，既不想看电视，也不想听音乐，更是看不下书去，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被软禁起来，门窗未锁，你却动弹不得。

丰子听到汽车鸣笛声，她想是荻原回来了。她知道他手里有遥控器是可以自己开门的。所以没有理会他。喇叭又响了，她觉着事情有点儿不妙，深夜这样做会把四邻吵醒的，她跑下了楼梯，看到汽车停在大门外。她壮着胆子跑去开门。

从司机室里走出来一位年轻人，“对不起，夫人！”他显然不了解荻原，“先生喝醉了，在我们的馆子里。老板让我把先生送回来！”

丰子和年狂人搀扶着荻原走进客厅。

年轻人走的时候说：“先生的车由老板保存好！先生醒了可以去开。”

丰子返身回到客厅，荻原躺在榻榻米上，她发现他的前胸和左胳膊上有大片呕吐出来的东西，细看裤子上、鞋上都沾了一些。她用塑料桶提来了温水，把他的上衣和裤子都擦干净了。鞋也脱掉了，放在了前厅。

房间里静静的，有两只老猫被丰子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惊醒了，躬着身子，悄然无声地走过来，蹲坐在一旁，用右边的前爪划拉了一下脸，另一只猫则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它们就在一旁瞪大眼睛注视着那昏睡的荻原。

丰子心里此刻很踏实，眼下躺在她面前的是虎也好，狼也罢，但他受伤了。不但没有侵犯他人的能量，连保护自己都困难了，她应该照顾好他，但要严防他反扑。一切收拾停当，丰子在隔壁的音乐室里躺下了，这里与会客厅仅有一壁之隔，不单单是薄薄的木板，中间还有拉门，只要荻原稍有响动，丰子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的。

大概是两点左右，她被荻原的哼哼声惊醒了，她仄着耳朵认真地听他在说：

“DXKBTQYBDZBJ[WB。”

丰子明白他的意思是要一杯凉水。她立刻起身到厨房。她记不清这一夜她起来了多少次？天蒙蒙亮了，荻原才彻底地安静下来，呼吸非常匀称地睡着了。丰子非常疲惫，原想再睡一会儿，屋子里的猫群又开始骚动起来，

她立刻起身为它们准备早饭，以免吵醒荻原。

直到中午，荻原才完全清醒了。他那样子显得十分窘迫。他坐在会客室里，头垂在胸前，丰子为他熬了麦片粥和稀饭。她记得奶奶就是用这种饮食来调治又吐又泻的病入的。丰子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把要走的事情也就忘了。

下午，荻原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走了。不出一小时，他自己开着车又回来了。

是他那辆灰色的、省油美观的马自达。

后来几天，丰子和荻原相处的平安无事，在临离开的前夜，荻原将丰子请到会客室。

他非常郑重其事地说：“英子小姐，谢谢你了，这几天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你会看不起我吗！？我曾经对你十分不礼貌，闯进了你的浴室，你能原谅我吗？你还会来我家里吧？……”他说了一连串的话。

丰子听了觉得十分突然，没有思想准备，难以一下子讲清楚，再说她无从知道真正的英子是怎么想的，就更难开口了。

荻原误以为丰子的沉默就是对自己的惩罚。他显得十分难过，头垂得更低了，声音也有些发颤。“请相信我，我会尊重你的习惯的，这也包括你改变了的习惯。我家的大门是永远向你敞开的，楼上的房间也是属于你的！”

他们谈得很晚，确切地说主要是荻原在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看样子他很激动，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语言自然是乱了套，一会儿日语，一会儿中文。说实话，即使全部用中文讲，丰子也不见得就能听懂，但那中心意思还是可以猜出来的，不外乎是：对不起呀！添麻烦了！不要忘了我呀！欢迎你再来呀！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一定竭心尽力地去做！

丰子不能做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她现在不是代表自己，而是英子！要是代表她自己，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这样冒名顶替地出现在荻原家了。她突然想起离开北京时，奶奶曾向她提起的关于铃木先生的事情。奶奶说英子走的时候，原想将这事告诉她，妈却认为没有必要，说那都是陈年旧事了，英子要靠自己闯。

丰子来时，爸爸和奶奶都叮嘱说：“如果有机会去名古屋的时候，可以打听一下有关铃木先生的下落。来中国前，他在日本也是搞教育的。”

“咱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在日本多认识一个朋友有什么不好呢！”爸爸说：“铃木先生的儿女和我的年纪应该是相仿的！”

丰子真是绞尽脑汁才找到了话题。

荻原认真地回忆说：“……这里的日中友协曾有一位铃木君，年事已高……不过，最近我没有看到他……”他忙不迭地立即拨了几个电话，虽没有什么结果……但总算把他从旧有的赘述中拖了出来。

睡觉前，丰子发现那只来做客的小白猫没有了。它来的突然，消失的也很突然，丰子心里觉着有些怅惘。

六 兔死狐悲

丰子比预计时间晚回来一天。回到家里她觉得非常累。英子的电话很快就来了。仿佛这房间里安置着遥控监视器似的，丰子一打开房门，英子就得到了信号。

“怎么样，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什么……浴室……嗯……买了什么东西？衣服。

太好了……我要抽时间去看看你……”英子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急。

英子很快出现在丰子的房间里。丰子一怔。她很纳闷：“你刚才在什么地方打电话？该不是在楼下吧！”

英子狡黠地眨着眼睛，故作神秘地反问：“你猜呢？”

丰子不感兴趣地摇摇头说：“猜不着。”

“昨天我打电话，你不在。我想今天你无论如何也会回来了。乘车到这儿来的时候想再打个电话问一问……”英子说得很快，显得很得意。她在房间里四处搜寻着。这是一个只有六叠半左右的空间，什么东西能逃脱她那双机敏的大眼睛？在挂衣服的地方上面有一块隔板，她发现了放在顶上的塑料袋子……

英子轻巧地将塑料袋子取下来，熟练地打开包装，头也不回地说：“讲讲‘历险’的经过吧！”那样子轻松极啦！

丰子的声音都有些变了，高声说：“你听着……”

英子一惊，衣服从袋子里滑脱出来，她赶忙用手捂住了，瞪大眼睛望着丰子，奇怪地问：“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丰子板着脸说：“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以前，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可以，”英子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颇不以为然地说：

“干什么那么严肃，让我都有点儿望而生畏了！”

丰子没有理睬她，直盯着她的眼睛说：“你要老实回答我，不要撒谎，你起誓！”

“起誓并不难！可我觉着用不着！”

“用得着！”丰子十分认真。

“好！我起誓！”英子无可奈何地说。

“我问你，你和荻原到底是什么关系？”

“朋友！”

“朋友？”丰子哼了一声，“那为什么他可以随便闯进你的浴室？换句话说，你在他面前没有任何一点儿属于自己的……”丰子气愤地扬起了两只手。

“我看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英子耸了耸肩膀，轻声地说：

“他喜欢欣赏这种裸体的美，就像画家画模特儿一样。”

“亏你说得出口！”丰子抢白说：“可他偏偏不是画家，我看他不单单欣赏，还要触摸，还要拥抱，还要……”

“你不要发挥自己想象……”英子不耐烦地打断了她，提醒说：“我告诉你，他有阳痿……”

“恶心！”丰子大声喊：“我用不着你提醒。”她用手将两只耳朵堵起来。

英子全然没有将丰子的吵闹放在心上，将手中的衣服摊放在床上，迅速脱掉自己身上的连衣裙，仅留有乳罩和三点式的裤衩，从从容容地将衣服套在身上……

丰子背着脸，连看都不想看。

英子在镜子面前仔细地端详自己，劝解说：“别那么古板，这是在日本，就是在中国，有关性的概念也大不同于以前了，只不过你受奶奶的影响太深了……”

“不许你提奶奶！”丰子警告她。

英子赶忙改口：“好，不提！不过在高消费的日本，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年轻，爹妈给咱一副好面孔……”

“这样就要出卖自己！”丰子气势汹汹地问。

“随你自己理解，我不想和你抬杠，我们难得见一次面，为什么见面就要吵架！”她细心地用手抚平了右肩的褶皱。

丰子真的动了气，脑袋里嗡嗡直响，她懒得再和英子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了。看见英子穿着衣服在镜子面前摇来摆去的样子，心里觉着烦得慌。她沉默了。

英子眼下最关心的是她穿上这套新的服装后的效果，不单要自己看，还要听到旁观者的意见。她兴致勃勃地凑到丰子身边，娇声地问：“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说公平话，由于英子适宜的轻妆淡抹，穿上纯白的稍带黑点的衣服，显得很高雅大方。可不知为什么。丰子的脑袋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她觉着英子变成了一只白色有黑花的大猫。而她偏偏是荻原所豢养的，丰子没有听见英子讲些什么，只觉得她正在喵喵地叫着。

“你看怎么样呀？”英子追问。

“你像一只大白猫！”丰子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

英子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丰子，嗔怪地说：“你在瞎说什么呀！”

“你是一只猫，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猫，让人们看你、摸你、欣赏你……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丰子自言自语。

英子生气了，大声训斥说：“住嘴！你少胡说八道！”

“我也是一只猫！”丰子说着颓然地一屁股坐在了床上，喃喃地说：“没有出息的猫，我们不需要精通日语，只要学会了猫话就行了！”

英子真想狠狠地搦丰子一个嘴巴。小时候，她们经常吵闹，英子依仗自己是姐姐，丰子则是肉烂嘴不软。这样就难免皮肉受些苦。当英子细看丰子时，发现丰子的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有点儿瘆人，丰子曾经犯过歇斯底里，英子有点儿害怕了，赶忙扶丰子躺到床上，好言安慰。

“你太累，太紧张啦！好好休息休息吧。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坏、太绝对化了。其实荻原还是一位老实人，他不会强迫你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都怪我不好，没有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你放心吧！不会再让你去了……人怎么能和猫相比呢！”

英子给丰子喝了镇静剂。丰子沉沉地睡着了，她才悄悄地离开。走时提着恢复了原来包装的高级塑料提兜。

几天来，丰子是连惊吓带劳累，再加上她没有踏实地睡过觉，现在她睡在属于自己的领地里，她整整地睡了个连轴儿转。偶尔她觉得嗓子渴的难忍，就打开冰箱，喝杯可乐然后又接着睡。梦也是接连不断，猫群常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之中，有小猫、大猫、黑猫、白猫，它们叫、嚎、撕打、扭斗……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一只白色黑斑的猫，那脸长得非常像英子！天啊！就是她，她懒洋洋地斜躺在那里……她用风骚的眼光向四周挑逗着……丰子觉着恶

心，不想看她，越不想看，眼睛却要瞄向她……丰子不得不制止她了，大声地吼了起来，令她毛骨悚然的是，自己喊出来的声音竟然是猫嚎。她自己也是一只猫，全身的汗毛都长长了，还生出了尾巴，前肢也着地了，走起路来悄然无声。最不能让她容忍的是，她的四只脚竟然违背她头脑的意愿，靠近了英子，学着她的样子，卖弄风情地躺着。有人走过来，摸她的头，摸她的脊梁，摸她的腿……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奇耻大辱。她猛地用前爪将这只手抓伤，鲜血顺着手背流淌下来……这人大声嚎叫，丰子也叫了起来，为了给自己壮胆、助威！她听见了自己的喊声，这是真正自己的声音，她觉着非常振奋，自己又恢复了人的声音，她又大声地吼了起来……

她朦胧地听到了敲门声。她清楚地知道，没有人会到这儿来找她，如果是英子，她有钥匙，用不着敲门……丰子觉得自己用不着多虑，因为是睡在自己的床上，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经过了彻底的休息后，丰子清醒了，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猫的世界，什么是人的社会。她只是觉着脑子里昏沉沉的。她想到外边走一走，看一看，驱赶掉那些时隐时现在脑海中的古怪想法。如果将自己幽闭在斗室之中，她会精神错乱，她会发疯的。

第二天下午的日语学校是替英子上，可丰子还是去了。一晃竟有两周没有和那里的同学见面了。虽然她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但面孔还是熟悉的。在课间闲谈的时候，丰子能听到一些关于中国人在日本的消息和国内的道听途说的新闻。她觉着亲切，她和他们似乎在加强联系，她开始觉着她并不孤独。

仅仅几天的功夫，丰子觉得自己的体力大减，上楼时两腿酸软，在走近教室时，她听到了一阵粗重的喘气声。来人不是她熟悉的“虾米”而是“虾米”的好友胖子。她叫不上他的名字。

胖子跑得满头大汗，边冲边说：“对不起，有急事！”

丰子跟着胖子走进教室。离上课时间还早，课堂里只有五、六个人。只听见胖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出事啦……早上我上班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叫过他，他说一会儿再起。这两天回来他就没有精神。真是碰巧，平时我中午不回去，忘带书啦！回去看见他还直直地躺在床上，我以为他在睡觉……我问他是不是吃过饭了，他竟然没有回答……”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声音里带有哭腔儿。“他居然死啦！身上都凉了，什么时候断的气都不清楚！”说完他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丰子只是影影绰绰地知道有谁死了，到底是谁她可不清楚，只听见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他可真是省吃节用呀！连写信的几十円都舍不得花，总要打听，有什么人回国托人带回去！”

“听说他在渔场打工外，还在面包厂干……”

“是呀！那是打晚班，为的吃面包不花钱，不单晚上管够，还可以偷偷带回来几个面包……”

“钱凑够了 10 万円，就往回捎，都不在他身边留着。”

“他是活活累死的，舍不得吃，再加上近来情绪也不好，听家乡来说关于他的老婆的传闻……”

“那可是真的！”胖子证实说：“我耳边早就有人传过，他老婆胡搞，咱

不能把这望风捕影的事情告诉他，让他心烦。他在这儿拚死拚活的挣，家里却糟踏他的血汗。最近国内听说他要回去了，上周来了封信，听他说，信里要他继续在日本挣钱，要是现在回国就离婚！这是不打自招。……”

“继续留在日本挣钱！说的可真轻松，想留就能留？！日本的法务省是干什么吃的，他们盯的可紧了，多呆一天都不成！”

“请众位帮帮忙！”胖子打断了人们的插话，“眼下时间紧迫，快上课了，人还躺在床上呢！……”

“你怎么不快点处理呀！”有人问。

“孤掌难鸣。”胖子为难地说：“房主住得很远，周围的人都上班了，在日本真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啦！”

“快说到底要干什么？”有人着急地催促。

“我想请大家帮忙处理后事！”胖子说。

“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去！”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青年说。

“还有我！”

“我也成！”

同意帮忙的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了。不能去的表示留下来，在课堂上帮助打掩护。

丰子一直没有搞清到底是谁死了。她悄悄地问了一句身旁的人。

“王……”

丰子不认识这个人，脸上显出迷惘的神情。

“你怎么会忘了，他就是‘虾米’呀！”另一个人补充说。

丰子觉着脑袋“轰”地一声大了起来，全身麻酥酥的，宛若过了电一样，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她实在难以接受刚才对于“虾米”的议论。她不能再静坐在课堂里，本来对于老师的讲课就没有兴趣，现在就更听不下去了。

四个年轻人相继地走出教室，他们都踏上楼梯了，丰子急忙站起来，追了出去，在楼梯上追上他们了。

胖子回过头，用奇怪的眼光看了看丰子，那意思分明是说：“你要干什么？”

丰子利索地说：“我也去！”

胖子愣了一会儿，非常抱歉地说：“请原谅，以前‘虾米’就说过你不同于一般的漂亮妞儿……”他又赶忙改口，“噢，不，是小姐！”

丰子根本没有仔细听，她的脑海里，依然在盘旋着有关“虾米”的细节。

丰子来东京快两个月了，地面上、地面下的交通也算得上熟悉了。可跟着胖子几个人转换了几次车子，连方向都搞糊涂了。她模糊地知道，这地方已远远地离开了东京市，比丰子自己就读的日语学校还要远。因为来日本后，丰子就有了自己的住处，在她视力所看到过的地方。当然大部分都在交通线的附近，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四周的建筑都整齐、干净、漂亮，就连新干线附近也是如此。她还没有看到眼前这狭小、破烂、拥挤的建筑，类似中国的简易工棚，或防震棚，由于建筑结构的单薄，经受了风吹日晒的洗礼，不仅颜色斑驳，分不清是绿色、灰色还是棕色，整个房架都有些倾斜了，好在仅有二层，而且都是木质结构，即使塌了，伤亡也不会太大。

当四个人先后踏上楼梯时，木板就发出了咯咯吱吱的响动，丰子心里捏着一把汗。

这些房客们，为了节省一些日元，每天都和走钢丝一样提心吊胆，稍大意就有失足的危险。“虾米”怎么也不会料到，他竟然停留在钢丝绳上，下不来了。一想到这儿，丰子就觉着黯然。

“虾米”直挺挺地躺在榻榻米上，胖子走得很匆忙，都没有找块布将他的脸盖上。

除了脸色苍白外，一只手放在肚子上，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表情，就像睡熟了一样。房子小极了，他和胖子两个也不会超过五叠，一只小炕桌，两只皮箱摞放在门口。看来他只有攒钱，要不然买了东西放在哪儿呢！

卧室的对面是公用厕所和盥洗室，显然没有洗澡设备，仅供梳洗用，肮脏、潮湿，到处都有水流和尿液。丰子仅仅在里面洗了洗手，就感到呛鼻子。她急忙从盥洗室出来，她自然地联想起皇子饭店、高级吃茶店、超级市场……洗手间的洁净、一尘不染，和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活着的时候，就像安在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有大有小，有安在重要位置的，也有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平摆浮搁的。正常时，它们随着庞大的机器运转。无声无息，没有谁会注意它，如果一旦出了故障，至少使紧邻的部分受到了影响，就算是微不足道的部分，也得进行清理。人死了。善后事情还真不少。首先，要通知“虾米”的家属。原想打电话，觉着讲不清楚，又怕太突然，“虾米”的父母还都活着呢！怕他们接受不了。他爱人自然是巴不得听到这样的消息呢！他们决定打一份比较详细的电传。

起草的任务落在丰子身上，她是他们中间的大知识分子。此外还需要通知“虾米”打工的渔场、面包厂，和日本人打交道，要求有始有终，不能虎头蛇尾，他们可不管你是死的还是活的；还要设法通知到房主。他最关心房子的床位，这将牵涉到他的切身经济利益。何况他最了解日本的国情，死人应该怎样处理！中国人来日本前会详细地了解有关日本的风俗、民习。可所有赴日指南中，尚没有附上这么一笔，一旦死在日本。将要怎样处理。因为在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刹那起，人们头脑中想的就是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拼命挣钱……他们可从来没有在头脑中转过要死的念头，万万没有料到，过度的超载负荷，会使得头脑中的“黄金梦”永远无法兑现！

“虾米”死得真惨，临死前他才托老乡向国内捎了钱，这回办事全靠渔场和面包厂开来的那点工钱，紧紧巴巴，连电传的钱都不够，还是丰子他们几个人凑的呢！

丰子早听英子讲过，在日本的中国人相互拆台。要不然她还不至于要当替身呢！可日本人在国外是非常团结的。丰子没有到过别的国家，她没有亲身体会。不过，这次在为“虾米”料理后事的时候，她却觉得胖子几个人都十分诚恳，讲义气，应该说够哥儿们！

丰子非常苦恼、焦虑，她觉着自己的脑袋出了什么故障，就像电路出了问题的录相机，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固定的画面上，不但不更换，反而越来越清晰，仿佛复印机一样……略微有些驼背的“虾米”，沉重的劳动将他的脊背辗平了，永远地平了，他安安稳稳地一劳永逸地躺在了床上，摈弃了不忠的妻子、摈弃了金钱的蛊惑，不论是美元、日元还是人民币……他彻底得到了安宁。

“虾米”的丧事足足花了三天时间。也就是说这颗零件，在这庞大的运转的机器上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这样，丰子又错过了一周去自己的日语学校读书的机会。她经过非常

认真的思考后，觉得她不能走“虾米”的道路。她不是惧怕，而是她不具备“虾米”的体力和素日劳动的锻炼。她无法应付那繁杂的、旷日持久的繁重劳动。话又说回来，她又不甘心去过那猫群的生活，一想到这，她打心里就觉着恶心，她不仅看不起英子，也很轻视自己，虽然这样做，可以过着舒适、甚至奢侈的生活，可那是心死！说实话还不如“虾米”死得痛快、干脆！

来日本后，她基本上和家中失去了联系。每次多半是英子和妈在深夜通电话。她们之间讲些什么，丰子没有兴趣，只要让奶奶、爸爸知道自己还活着就行了。没有出什么事情。最近爸爸竟然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丰子的沉默很不放心，要求她汇报真实的情况，字里行间中勉励她，要克服重重困难，好好学习，不要坐失良机、蹉跎岁月。爸爸写的信对她还是颇有触动的，对于她这样的人，读书看来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路。

东京开始进入雨季，一清早就是雨淋淋的，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下停停。上午快过去了，仍没有放晴的意思。丰子决定下午带着伞去日语学校。她一下子想起在电车总站冒领雨伞的事情，钟忆突然在脑海中出现了。她隐隐地觉着有些歉意，关于去泉城饭店打工的事情也没有来得及交待。也不知道他的口语准备得怎么样了，……也许他能和她一起到总站还回冒领的雨伞。

丰子原打算早点离开家的，因为钟忆每次都去得很早，而且是坐在前排，谁料洗澡间的水管漏水，管工偏偏在这时候来修，虽然花费时间不长，很快排除了故障，但丰子来到学校时已经上课了。

从敞开的窗户中，她看见了自己常坐的第一排的位置是空的，学生们都不喜欢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严防被提问，特别是以读日语为幌子的学生，更是远远地坐着，以免被问得张口结舌在班里出洋相。丰子非常注意紧挨着的座位，却发现那里也是空的，心里顿时觉着失落了什么。她原想折回身走开，桑野老师恰恰抬起了头看见了她。

丰子不得不走进教室，她没有像往常偶尔来晚了，依然会兴冲冲地走到属于自己的位子，这次她悄然无声地坐在了后门旁的椅子上。她觉得脑子里很乱，仿佛刮起了烟雾，又像盖上了一层薄纱……她的思想无法集中在课堂上……

桑野老师提问了两次，她明明听到有喊丰子的声音，但却觉着与自己不相干。大概有两周的时间，她都在扮演英子，连胖子他们都叫她英子，怎么又成了丰子？她自己都觉着奇怪。当她发觉桑野花子和全班同学都用惊诧的眼光看着她的时候，她才如梦方醒。

一个不知道自己名字的人，除了白痴就是傻子。

丰子尽力将那犹如脱了缰绳的思绪，拽了回来，好在她回答出了桑野提的问题，虽然并不十分流利。

放学了，丰子准备离开教室，桑野花子叫住了她。空荡荡的教室里只留下了她们两个。

桑野非常关心地问：“丰子，你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学校？”

丰子不敢看老师的眼睛，喃喃地说：“我生病了！”

“有没有到医院去看过？你的精神很不好，可不能大意呀！在日本健康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桑野说：“我不知道你除了读书以外，有没有打工。小钟一周前离开东京了，他教中文的位置空出来，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推荐你！报酬吗？会比餐馆打工高，但每周教的课时不多，这要看你近来的身体怎么样，你可以考虑一下，再答复我。”

丰子知道在日本要想找到职位稍高、报酬丰厚的工作是很难的。桑野老师竟然主动地关心自己，她很受感动，急忙说：“谢谢你的关照！”

桑野诚恳地说：“你的日语发音很好，理解力、记忆力都很强，这和你中文底子好有关系。小钟曾向我介绍过你的情况，我想两年时间通过日语考试绰绰有余，你可以在日本再考大学……”

桑野又一次提到钟忆，丰子终于憋不住了，询问道：“小钟到哪儿去了？他日语口语准备得怎么样了？”

桑野说：“小钟去铫子市了，他说那里有一位朋友，不单可以找到一份轻工作，住处还是免费的，他决定暂时离开东京，大学院已同意接受他了。”她说看着表，站了起来，“我开车来的，可以顺路把你送到地铁。”

一路上桑野谈了很多鼓励丰子的话，丰子感到十分难以理解，她怎么能那么细致地观察到落魄处境中人的心绪呢！丰子非常坦率地说：“日本人现在都生活在优越的物质条件里，老师也不例外，可你竟能对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尤其是穷留学生了解得这样细致，这样富有同情心……我……”

你觉得奇怪，或者是出乎你的意料？”桑野花子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苦笑，“你讲的并不完全准确。现在日本的经济状况确实不错，但很多日本人都曾经尝到过战后那艰难的岁月，日本经济的真正腾飞，据人们讲也就是三十年。……”

我没有发言权。今年我 34 岁，我 20 岁以前的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在中国……”丰子几乎喊了起来。

“是的，我生在无锡，父亲是日本人。我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难。你没有亲身体验，但你完全可以在报刊中、书本里，在人们的交谈中了解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事情，我，一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孩子，承受到的绝不单单是经济上的贫穷而是精神的压抑，我不仅是卑贱的人，而且是有罪的孽种……我应该感谢我那在逆境中从不低头的母亲。父亲长期在监狱中被关押，仅靠母亲在街道工厂里三四十元的工资，她带着我们姐弟四人挺过来了。我从母亲身上学习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是度过险关的法宝……”

“你仇恨那个使你心灵蒙受污辱的国家吗？”丰子小心翼翼地问。

“不。”桑野非常肯定地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随父亲来到日本，时间并不长，我就很希望能回去看看。那里有很多让我留恋的地方，有许多让我念念不忘的人们。我只是憎恨、仇视那黑暗的年代。”

小汽车已驶近地铁车站，桑野花子突然改变了主意，将车子开走了。“我再送你一程！”她说。

“刚来日本，我们也经历了一段十分困难的时候。那时我的年龄和你现在差不多。

开始学日语，报考大学，十年浩劫耽搁了我们这代人。中学根本没有学到什么，而日本的高考竞争性又很强。从一个教育停顿了近十年的国家，来到一个素以考试地狱自诩的日本，困难在那时看来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我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连续考了三年。最后一年是在私塾渡过的，为的是考试时更有把握……”桑野扭头深情地看了丰子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了。

丰子很受触动，颇为感慨地说：“我万万没想到你也会碰到过这么多困难。”

“毕业后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就在想要找一个促进两国友好、交往的工作，这样我就来到日语学校。不过……”桑野微微皱起了眉头。“近来日本有些日语学校的声誉不太好。一些日本青年不愿意到这儿来工作，扭转这种局面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她们在汽车里还谈了很多家常。丰子了解到桑野的丈夫是位律师，自己开了一个事务所，至今他们还没有孩子，桑野讲这话时微微带有一些憾意。

在丰子再三坚持下，桑野才把车子开到汽车站，要不然她会送丰子回家的。丰子目送着桑野的小汽车走远了，这时她才发觉书包里装着两把雨伞：一把是自己的，另一把是“冒领”的。想送回电车总站，现在显然是迟了。不过，她转念一想，“这是上帝有意不让我送，叫我留在身边做纪念的……”

七 还债

近江船坞从外表看，非常像汽车加油站。不同的是，它门前平整的柏油路面，不是直通在马路上，而是一直倾斜向下延伸到河岸边。距离嘛！不会超过一百码远。路的一边是杜鹃花交织成的绿墙，清楚地划定了船坞的界线；是建筑旁的最好点缀。老板在商业经营方面是颇具匠心的。丰子虽然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但这里的一切和她头脑中想象的是吻合的。她从从容容地向船坞走去。

当她刚刚走近大门，门自动地打开了，里面传出来参差不齐的喊声：

“英子！”

“英子来了！”

丰子站住了，迟疑了一会儿，她几乎忘记了这一次她仍然是“替身”，喊声为她敲了警钟。

自从由荻原家回东京以后，她已经发誓再也不做替身了。丰子就是丰子。干什么要冒充英子？除日语学校可以代替外，其它事情一律不再干了。英子自然是满口应承，毫无异议。丰子一直想打工，不依靠英子，因为经济不独立就必然要受别人的支配，被别人掌握着。桑野花子建议的工作，确曾使丰子动过心，但后来经详细了解，知道每周仅教两次课，而每次仅两课时，她又动摇了，因为讲课的地方离丰子住的地方太远，往返的时间太多，而万一找到其它工作，路程又近的，要想辞掉就比较困难，会让桑野为难。

丰子虽然没有意同英子商量，谈话的时候，无意讲起了这件事。英子非常赞同丰子的想法，还为她讲出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

“……你正在学日语，而且开始入门了，怎么能又去教中文呢？这样对你的日语学习有妨碍，你应该找一个工作，不单单工作时间长，而且还要有机会讲日语……”

丰子觉得英子讲的有道理，她就婉言地谢绝了桑野。

桑野态度很诚恳地说：“以后我替你留心就是了！”

当英子知道丰子已决定不去教中文了，她对丰子说：

“我有一个日本朋友，他很有钱。自己开着旅馆、餐馆、服装店，还有一个汽艇公司，他可不是制做汽艇，而是出租，因为他住在旅游城市里，靠

近河边。你到那里去，有的是事情可做，愿意做多久就做多久，而且有住的地方，不用花钱！”

“吃一堑长一智”的丰子立刻警觉地问：“又是做替身？”

“这可不是我说的！”英子争辩。

然后就非常详尽的做了有关近江家族以及近江家企业的图文并茂的介绍。丰子的心开始动了，最后谈及报酬时，英子仿佛有点儿难言之苦，踌躇了半天才说：“近江家给了我，其实是给了我们不少经济上的援助，特别是你这次来日本，交学费需要一大笔钱的。就是中国人还得要好处费呢！”

“好啦！”丰子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这笔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吧？既然有我一份，我绝不逃脱。”丰子想的简单，她不愿意让英子白白供养自己，尽管拿不到钱，也应该算是自食其力了。

谁料在临动身的前一天晚上，英子又打来了电话。“都准备妥当了把！这可是一次好机会，边打工、边旅游还练习日语。不过，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近江和荻原是好朋友……”

“哪个荻原？……”丰子问。

“自然是荻原太郎！”

丰子半天没有言语，最后没有好气地问：“好朋友又怎么样？”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又突然出了一个丰子，恐怕反倒会引起他们的议论、怀疑，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需要我出面去澄清问题，可万一我这儿请不下假来，你在那儿会……”

“没有那么严重吧！”丰子不相信。

“不，我想你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的时间太少了，他们是非常认真的。”英子说：“当然我也考虑到，一旦事情传开了，日语学校你也就不能替我去了！”

事已如此，看来只有这么办了。丰子只好应承下来。事后想起来她都觉着困惑，搞不清到底是自己违背誓言，还是英子有意破坏自己的誓言。

就这样，丰子又以替身的身份进入了近江家族的“领地”，丰子朦胧地觉着，在英子和丰子之间，英子更容易被这些人所接受。

丰子到的时候，正是这儿的旅游盛季，近江莫男，一个六十来岁的，精悍、瘦小的男人，讲话时声音却很宏亮，他对丰子的到来表示欢迎。丰子清楚地觉察到，这是那种老板急于需要雇员的心情。

丰子踏进船坞后就算上班了。里面很宽敞、舒适，不单单办理乘坐游艇的手续，在候船的地方设有精美舒适的茶座，供应各种茶水和冷饮料。服务员都穿着一式的制服，女的是白色短上衣，天蓝色的超短裙，腰间系着镶着花边的白围裙；男的是白上衣、米色裤子，脖子上系着红领结。房间里有空调，即使室外再炎热，对屋内的温度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老板分配给丰子的任务是：为外国游客引路，在游艇上为他们服务。

近江莫男说：“你做这工作合适，你会英语！”

丰子愣住了，瞪大眼睛看着他，心想：你怎么知道？

“你以前在北京的合资大饭店里工作过！”近江莫男颇为得意地说。

“噢，原来如此！”丰子明白了，他对英子的情况还很了解，免于露出破绽，她笑了笑。

走从船坞到岸边这段路虽然辛苦些，可通过跳板走进汽船里，还是非常舒适、凉爽的。一只汽船可出容纳十个人左右，船内设施——休息的床位、厨房、厕所、一应电器全都具备，这是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小单位，只要燃

料和饮食等备齐，去周游世界都没有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坐汽船兜风是一回事，在汽船里打工又是一回事儿。乘客们可以随意躲在船舱内，或者坐在外面，欣赏、领略大自然的风光和沿岸的景物，丰子却得留神、观察顾客中的反应。瞧，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用手扶着头，可能船速跑得太快，不大适应。丰子抢步走过去，将她扶进舱里，安置在躺椅上，为她送进几口放冰块的桔汁儿，其实丰子自己也觉着眩晕呢！

要说乘坐汽船出去绕一圈儿，花上两三个小时，游客会觉着新鲜、刺激，会十分兴奋，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感觉也会起变化。她第四次登上汽船，不仅两腿酸软，头晕脑胀，还感到从胃里不断地在向上反，恶心，其实她中午只吃了几块饼干，喝了点可乐，她搞不清楚这是晕船，还是低血糖的表现？不管怎么样，她都得坚持。这是她的工作。

外国人喜欢刺激，尤其在满天星斗的陪伴下，不是开着车，骑着摩托在陆地上兜风，而是在水上，这并非是一般人就可以做到的，也并非经常可以做到的。他们不断地发出高亢的笑声、喊声、尖叫声，丰子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勉强支撑下来这一天。

说句公平话，近江莫男也够辛苦的，整个下午他是不是都在船坞，丰子不清楚，因为她几乎一直都在汽船上。晚上船坞停业的时候，近江亲自检查船只的数目，停泊的是否牢靠、安全，还问过正在结算的帐目。

她忘记了看表，没有记住准确的时间，但她知道至少是过了十一点。近江开车把她带回家去。一路上他讲了不少话，声音很大，不断地夹杂着笑声。丰子只能从他那春风得意的脸上看出来，他对今天的生意十分满意。丰子的脑袋已经是木胀胀的，她不清楚他在讲什么话。她只能支支吾吾地敷衍着。

丰子没有记住车子行驶的路线，只觉得拐了几次弯后，又在笔直的路上行驶了一阵子，车子减慢速度，开进了一座院落之中。夜色已经很深了，虽然有灯光，仅能辨认出有限的范围，这是一幢黑黝黝、高大的建筑，门庭前的灯是亮的，照清了一条甬道和甬道旁栽满了鲜花的花坛。在朦胧的灯光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簇簇浅淡的颜色，此外还可以嗅到一阵阵诱人的花香。楼旁有一宽敞的空地停放汽车，丰子目光所及的至少有三辆。这是一个殷富之家。

丰子没有任何欲望，唯一的渴求就是想睡觉，立刻躺下来就睡，不需要任何舒适的设备，什么床呀，垫子呀，枕头呀，被子呀！她只想有一块暂时可以容纳自己的地盘，她会像一只沉重的布口袋，歪躺在那里，美美地闭上眼睛，睡它一大觉，永远不醒，再也不起来了。就像“虾米”那样，她也没有任何憾意。

丰子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跄着差点儿没有绊倒在楼门的台阶儿上。她似乎被猛击了一掌，头脑清醒了些，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踏进不花钱的旅店，是否能立即睡觉，这事不由自己做主，要看“施者”的意思。丰子觉得不公平的是，自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免费住宿应该视为不等价交换中的一个部分，要不是英子从中捣鬼，双方当面开诚布公的谈条件，丰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

正是这愤愤的心绪，将丰子昏昏欲睡的催眠状态搅乱了，她强打着精神走进楼里。

整个底楼灯火通明，紧挨门底的客厅里，围着低矮的炕桌上，坐着四个人。看见莫男和丰子进来，他们都微微低了头，口中喃喃有词。丰子明白那意思，“欢迎你们回来啦！”

辛苦啦！晚上好！”看那样子，他们不是在闲谈而是在等他们，主要是莫男，至少丰子是这样想，因为她知道英子在这个家庭中不会有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

丰子也盘腿围坐在炕桌旁。酸沉沉的两腿一盘圈起来，感觉十分疼痛难忍。她立即又将腿伸直了。

肥胖老练的近江夫人立刻说：“英子累了，典子，你把为英子小姐准备好的睡具取出来。”回过头来对丰子说：“你是我们的客人，仍然睡在我们的客厅里，这是家里最尊贵的地方。”

“谢谢！”丰子边点头边说。不由的向四周搜寻了一下，不可否认近江夫人的话是对的。客厅嘛！自然是一个家庭的门面部分、要害部门。这里有精致的装璜和古老的摆设，至于它们是否价值万贯，用不着去考究。但你不要忘了这房间的用途，是会客而绝非卧室。这里有三道玻璃拉门与外界相通。一道通向门庭，也就是丰子走进来的这一道门；一道在走廊内，正对着通往二楼的楼梯；一道通往后花园……设想在这四通八道的枢纽地带，怎么能睡得好。褥子无论铺在哪一面，都能被外面的视线看到。要想睡懒觉是万万不能的，丰子心中暗暗叫苦。

炕桌旁的人开始慢慢离去。首先站起来的是近江的母亲，满头白发，个子瘦小，近江完全继承了他母亲的外形和气质。老人拄着拐，哆哩哆嗦地走了，看样子她有九十岁了，年岁是不饶人的。紧接着近江和夫人也相继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太郎，他长得高大魁梧，眉眼非常像母亲。

丰子感到蹊跷，他还有什么事？莫不是等典子，英子告诉她，太郎结婚了，最近喜添贵子。她感到无言相对十分别扭，就说：

“恭喜你有了一个男孩。”

太郎深深地低垂了头，说：“谢谢！”

顿时丰子一惊。这声音太熟了。在这短短的两个字里，勾起了她耳边常常响起的高亢，略有沙哑的喉音。他与近江讲话有相似的地方，但丰子凭着耳朵能把它们区别开来。

从太郎那怅然若失的态度里，她意识到英子可能又向她隐瞒了些什么，丰子立即感到了被愚弄、被欺骗的愤怒……

“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太郎依然没有抬起头来。

“我，我这不是来了！”丰子尽量将话说的委婉些。她实在不知道英子对近江家或者对太郎有过什么许诺。

幸好典子抱着一套被褥进来了，丰子慌忙站起来迎过去。她能有机会比较细致地观察典子。这是一张年轻的普普通通的日本女人的脸，经过了化妆，现代的日本妇女大多注意在皮肤的白皙、细腻上下功夫，甚至连裸露在外面的前胸、脖子都要兼顾到，以保持肤色的一致性，免于露出破绽，唇膏是必涂的，描眉、眼影、纹眉并不十分普遍，但仅仅上述化妆，耗资也是很惊人的，高达数万円，细想起来这也不足为怪，要抹的地方太广泛了，自然要花钱多些。

典子的眼睛很小，而且是单眼皮，丰子想她要是涂上眼影，效果可能会好些。幸好是产后时间不长，她的身材依然很苗条，这是十分难得的，丰

子注意到她眼神儿有点儿游移不定，一会儿看看太郎，一会儿看看丰子。

丰子将被褥放在房间的一角，扭身对典子说：“谢谢，你辛苦啦！耽搁你休息啦！”丰子知道这是日本人常讲的客套话，在各种场合下都是必不可少的。

典子站着没有动，她只是斜眼看看太郎。

太郎不情愿地站起来，说了一声：“晚安！”低头走了出去，典子紧紧跟在后边。

丰子没有时间去细琢磨人际间的复杂关系，现在她首先要在这偌大的客厅里，为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睡觉地方，经过认真的考虑，她将褥子放在靠门庭的角落里，而且是斜着放的。她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是从前庭走进来的或上下楼梯的人，都不会一眼就看到她，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通往后花园的门。但那道门离她睡的地方比较远，玻璃门上挂着挑花的白纱窗。只要房间里没有灯光，就不存在什么暴露无遗的问题。

丰子眼巴巴盼着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她伸平了身子躺在了褥子上，除了脑袋以外，似乎身体上的一切部位，四肢、躯干，甚至连脖子都觉着酸、痛、沉重，这种过度疲劳竟将那浓浓的睡意驱散了。她觉得身体各部分的衔接是这么样不协调，……丰子意识到自己由于过度劳累后，正在和自己过不去，就有意地将自己奇怪的思路打断了。

丰子呀！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她暗自讥讽自己，你曾独自闯进一个老鳏夫的家中；现在又躺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会客厅里。对付一个人就很难，回东京还险些儿得精神病。如今是众口难调，丰子粗粗地算了算，近江家至少有七个人，晚上已见到四位，还有三位：近江的父亲、太郎未满周岁的儿子和二郎。关于二郎，英子有过勾勒性的介绍：二十六岁，不肯继承父业，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弃商从政，跃跃欲试地参加市议员的竞选……

丰子在脑海中，草拟了一份近江家的人物关系图表，自己的位置放在哪儿更合适呢？太郎那难言之隐到底是什么？英子和太郎之间到底有什么瓜葛？我该怎么办呢？一系列问题，丰子一时实在难以回答清楚。谁想她竟睡着了。真是一觉解千愁，这是逃脱苦难的上上策。

清早，丰子被上下楼梯的脚步声和拉门的声音惊醒了。她猛地坐了起来，头还有点儿晕！她真怕天已大亮，自己居然躺在近江家最尊客的大厅里酣睡，那将成何体统？一看时间刚六点，如果是平时，正是丰子好睡的时节。日本人由于上班与住宅相距较远（这主要是大城市），还有避免交通的拥挤，大都九点上班，晚上睡得也很迟。这样，日本人起得也晚，尤其是年轻人更是这样。这当然是指一般情况，特殊、必要的场合，那是例外。

来日本后，丰子在睡懒觉的问题上也入乡随俗了。她本想再躺下来，哪怕是再伸伸懒腰，闭闭眼睛再睡上一小会儿。这一小会儿在她看来似乎比一整夜觉还要宝贵、还要重要、还要解乏……她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看来这幢大房子里至少已起来了两个人。

丰子挣扎着离开了垫子。她暗暗思忖，这里怎么和《半夜鸡叫》里描写的场景是多么相似呀！

丰子急忙将被褥叠放整齐，绝不能因为自己将这庄严、高雅的客厅气氛破坏了。当她到洗澡间时，发现典子正在往洗衣机里放床单或被套之类东西。典子的脸上依然是睡意正浓，哈欠连篇，就像吗啡瘾没有过去的难受劲儿。丰子有着切身的体会。大概是孩子晚上尿床了。她们彼此点了点头，这

纯属出于礼节，谁都没有精力和心思去细查对方的反应。

丰子在梳洗的时候，听到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匙的碰撞声。她心中纳闷，谁这么早就要吃早点，到底有何公干？她既然起来了，也就不能袖手旁观了。推开房门，原来是近江夫人。

灶眼儿点着了，正在熬粥。

丰子觉着很有意思，在一个传统的日本人家中，竟然早点是粥。

夫人略带歉意地低声说：“早上好，吵醒你了，请原谅。”

丰子立刻回答：“早上好！没有关系，我已经醒了。”她学会了讲客套话。

她看见灶旁的长条桌子上，还放着切碎了的咸菜：粉色的萝卜、绿色的黄瓜、黄色的小甜玉米，还有一小盘洋白菜，桌上还有两个塑料杯，显然是没有打开盖子，当她仔细查看商标时，才发现是纳豆，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一次英子曾经带给她一盒，还竭力向她鼓吹，如何如何地有营养、日本人如何如何喜欢吃。丰子打开了，仅尝了一口，就差点儿没有吐了。那整个儿是发了霉的、粘乎乎的豆子，还可以看见那些拉长了的白丝丝呢！

“这是日本式的臭豆腐。”英子解释。

丰子坚持说：“不一样，臭豆腐虽然好吃，可为了那味儿，我一辈子不吃也不遗憾。”

“纳豆可不一样！”英子认真地说：“要想长期在日本呆下去，必须学会喜欢吃纳豆！”

丰子立刻想起了英子说的话。

夫人看了丰子一眼说：“我知道你喜欢吃纳豆，买了一箱放在冰柜里……”

丰子一听，差点儿没吐了，心中暗暗骂英子，你害得我好苦呀！连吃口饭都不得安心，这帐真要一笔笔记起来。

“也许我可以帮助你做点儿什么？”丰子赶忙说。

“真是不好意思。近江的父亲每天都要吃早点，一年前还由近江妈妈来做，到底是年岁大了不饶人。清早有时还需要有人帮助照看一下，大都是典子管，最近……”

近江夫人面露愁色，看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唱的经。

丰子自知不是近江家请来的尊贵的客人，虽尚有机会当面讲清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既然是还债，也就不存在着什么挑挑拣拣的说法。

“夫人有其它事情尽管忙去吧！我来做。”因为这一句话，近江家清早的琐碎家务就全落在了丰子的头上。丰子听人讲过，日本人是讲礼貌的，他们讲话是十分含蓄的。

很少照直说你需要这样做，或者是你必须这样做。举例说吧：房间里门窗紧闭，日本人想打开窗子，因为你坐在窗边。他会将你把窗子打开这句话，改说为：“你不感觉房间里空气不太好吗？”或者是，“你不觉得有点儿热吗？”在这种场合下，你可千万不要中国人的傻实在，说：“我没有感觉”或者“是我不热”，这就要有点儿阿庆嫂察颜观色的本事啦！

老近江夫妇住的房子在楼的一侧，丰子曾站在外边观察过，看起来它与楼的主体浑然一体，不像是后来添加的，但房里面的装饰和安排却迥然不

同。室内占地面积绝不小于客厅。老夫妇俩睡的是榻榻米，整个睡房像一个高筑的戏台一样，里面全是木质结构。

面积也不是仅有两个人睡的地方，至少有十叠，双拉门的隔墙内有盥洗室。现代化的电器：彩电、录音机、录像机……自然全是齐备的。

唯一特别的是设在下面的一个长方形的火塘，大约有二米见方，火塘四周摆放着长条木凳，火塘到底用了多少年？仅从那堆积满满的灰烬和镶嵌在火塘四周的宽木板上，用火星烙印下的形状不一的“伤痕”就不难推算出，那岁月流逝的印迹。无冬立夏火塘总是燃着的，火塘上空高悬着一个抽烟器，上面也落满了灰尘。火塘四围除一面与睡房相邻，其它三面都有门与外界相通，睡榻上有一小门通到客厅的楼道。只要把三面门都打开，通风还是良好的。后来丰子才知道，通往楼道的小门并不常开，因为主楼采用的是中心空调，这里却是利用自然通风。

说句公平话，房间里并不脏，除了火塘的灰烬，烟熏火燎，墙壁、房顶都是黑的外，房间里也还算整齐，榻榻米上的卧具也非常清洁。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乱。现代化的电器设施，硬要与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火塘融为一体，必然给人不协调的感觉。这不协调就是杂乱的根源。

丰子除了准备老近江夫妇的早点外，还要照顾老近江起床。他长得瘦小、干瘪，丰子暗自庆幸，这是上天对自己的关照，如果是块“大膘肥”，岂不坑了瘦弱的丰子。他已经九十岁了，患有严重的巴金森氏病，头总是不停地在摇动，手、脚、胳膊、腿的肌肉常常是僵硬的，只有在服药后才会好些。丰子要帮助他起床，近江妈妈可以在一旁帮些忙，然后丰子将老头抱放到轮椅上，吃过早饭后，还要推到后花园去走一走。

最初几天，老头儿什么话也不讲，丰子也乐得自在，这样可以省却许多麻烦，渐渐熟了，话也多起来。一天清早，他指着自己屋后的房檐说：“这里的燕子又孵小燕子了！”

丰子顺着他颤颤微微的手指，看见屋檐下有一个鸟窝，但她并没有看见燕子……

偶有老近江感觉疲劳或不舒服的时候，清早就不去后花园了，但对丰子来说，花园里的小桥、流水、假山、葱茏翠绿的树木和五彩缤纷的花草，能使她从浓浓的睡意中清醒过来，她总不想错过这个良机。

一早，当她自己走在花园里时，突然发现有一只雏燕掉在草丛里，“老近江讲得对，这里孵出小燕子了！”雏燕的绒毛还没有长丰满，显得与弱小的身体不太相称的圆脑袋上，张着一只大嘴，啾啾地叫个不停。她知道如果不帮助它，它一定会受到伤害的。她记得在陪老近江来后花园时，在东墙角她曾看见有一架人字形的梯子，她急忙跑过去，费劲儿地将梯子拖过来，放在屋檐下，再小心翼翼地用手将雏燕捧起来，轻手轻脚地攀爬上梯子，将雏燕放回鸟窝，母燕一清早就出去觅食了，鸟巢里还有几只拥挤在一起的，张着鹅黄大嘴的雏燕，它们也“啾啾”地叫个不停，她没有点数，早晨的时间太宝贵了，她急匆匆地爬了下来。

“早晨好！”

丰子刚从梯子上跳下来，发现大郎正站在自己面前。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赶忙说：“早晨好！”

“你变了……”

丰子顿时怔住了，她想如果这话是他刚才说出口的，她准会从梯子上

掉下来，没想到他选择了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和她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丰子毫无思想准备！她避开正视他的眼睛，心里暗暗打鼓，天呀！他会说什么呢？我又该怎么回答呢？

“你的声音沙哑了……”语调透着关心、体贴。

“我感冒了！”丰子冲口而出。关于嗓子的问题，她早有思想准备。在荻原那里没有碰到什么麻烦，到底年龄对于音调改变的敏感不同。在荻原家一直提心吊胆，连中药都放在手边，佯装正在服药，谁想在近江家放松了警惕，嗓音问题竟又冒出来啦！

太郎并没有走开，丰子猜不出他到底要说什么。她心里挺着急，要知道一大早有很多事情要干呢！

“你变了……”

“真罗嗦！”丰子觉着心烦，暗自想：“本来我们就不是一个人！”但她也觉着有点儿紧张，难道他又发现了什么破绽？

“你不像原来的英子……”

丰子沉不住气了，质问：“那你说我是谁？”声调虽十分强硬，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犹如翻了五味瓶，十分不是滋味。

“不，不，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太郎的样子有些古怪，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越来越不像……以前的英子了……”

丰子觉着心烦意乱，不过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并没有识破自己这个替身，只是觉察到了不一样，她的态度变得缓和些、自然些了，顺口反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太郎一时竟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愣愣地站着……

“真怪！”丰子暗自琢磨，英子怎么会喜欢这么个木讷讷的男人，用奶奶的话来说，一棍子都打不出个“屁”来！

要不是从前厅传出近江夫人喊太郎的声音，他们不知还要呆站着多久。她看着太郎讪讪远离的背影，松了一口气，好像全身被捆住，突然获得了自由似的松快。她拖着梯子，连跑带颠地奔向东墙角。当她空着两手往回走的时候，细细一琢磨，觉着事情有点儿蹊跷，日本人不习惯早起，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人，……当她走近前厅的后门时，才发现太郎夫妇卧室的窗子正对着后花园。就在他仰头向上看的时候，沉重的丝绒窗帘卷起来的一角也放下了……这时丰子才恍然大悟，这里不单单是隔墙有耳，而是隔窗有眼，她的心竟然怦怦地跳了起来。她万万没有想到每天清早到花园来的劳动，对她来说是一种“美”的享受，却为她凭空又增加了一些负担！

回想刚才与太郎的对话，关于嗓音嘶哑的事，她后悔没有把感冒药带来，这时就不由得又迁怒于英子。这人总是乱弹琴、瞎指挥，该想到的事偏偏想不到！丰子转念一想，太郎这种木讷人好对付，自己也装傻充愣，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当她拉开前庭的后门，楼道里传出了杂乱的脚步声、谈话声、孩子的哭声。她的思路被打乱了……

事情总是排的满满的，时间也是安排的紧紧的。紧接着就需要准备全家人的早饭，当然其中也包括丰子的。虽说现代化的厨房设施，为人们节省时间提供了方便，可要让五个人都吃好，也并非易事。除典子外，其他人都很准时，只有她常常要晚来，一会儿孩子哭了，一会儿又尿啦！最初丰子等着她，丰子琢磨过味儿来：说不定这是有意刁难呢。爱来不来，随她去！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竟也相安无事。

餐具的清理、厨房的归整，不言而喻也是丰子的事情。这仅是她的晨间劳动，要知道这一天才刚刚开了头。

有时是近江，有时是夫人，将丰子送到船坞。丰子就在那里上班了，整整一天。偶有旅店或餐馆人少的时候，丰子还被派去打补丁——清扫房间或者做招待员。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干活、干活、干活，没有轻松的事情。大郎没有送过她，他正在服装商店里熟悉业务，准备接管这一部分工作。

有一次，近江夫妇同时出去了，大郎要送丰子去船坞。典子不知怎么知道了，在楼上喊大郎。丰子心里觉得好笑，不知道这出戏会演到什么时候。她心地坦然，在庭院内静候。她还没有看到日本人争吵的场面，无论是在公众的场合或私下里，平时他们讲话总是轻言细语的，上级对下级彬彬有礼，无疑地是为下属树立良好的典范，下级对上级讲话更是细声细气，无疑地是表示对上级的尊重，唯一大喊大叫，原形毕露的是酒后，特别是在他们喝了梯字酒以后。所谓梯字酒，那就是一晚上要连续进二个、三个甚至四个酒馆喝酒，直到喝得一醉方休。平时做人的准则，酒醉后便一股脑儿地扔到了九霄云外。日本男人少有不会喝酒的。英子说过大郎的酒量很大。

楼上一一直没有动静。丰子推测也许他们在进行谈判。她觉着无聊，便随便到车库里去转一转。除了大郎已开到门庭前那辆黑色轿车，车库里还有三辆。丰子想，如果自己会开车可就方便多了。

后来还是船坞来人，顺便将丰子接走了。

近江家除了典子以外，丰子和他们相处觉得还算融洽，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丰子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为他们工作。就像一部机器，发挥出了最大的效率。机器的主人还能说什么呢？

丰子算了一笔细帐，从清早睁开眼睛算起，到伸直了僵硬的两条腿为止，每天平均要干十二到十四小时。最令她惴惴不安的，是每天早起，为了准时起床，不要误了老近江的早点，她常常在半夜里醒来看表，后来甚至成了习惯，这样在近江家的两个月中，她从没有睡过一夜完整的觉。丰子明显地消瘦了。

老近江都看出来了，他是私下对妻子说的。老太太又转告丰子。

丰子真是有苦难言，只是笑了头。

从心里说，丰子并不讨厌老人，这可能她是奶奶带大的有关，和近江老夫妇混得也不错。偶有空闲，老夫妇还向丰子讲述近江家的发迹史，当然主要是老太太讲，老头偶尔在时间上或事实上做些补充修正。

老太太非常感叹地说：“这个家庭里，没有人喜欢听我们讲。你还没有张口，他们就会说你这是第多少遍了。”

丰子笑了。这是由于老夫妇讲的太多，儿孙们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不过他们讲的对丰子来说还是满新鲜的，就像阿信的故事一样，挺有意思。

近江家的发迹主要靠女人。老近江在二十几岁就有了轻度的巴金森，为此他甚至没有参加战争。起初近江家全靠老太太维持，就在她的住房——保留火塘的这块地方，开了一个小寿司店。战后，她大胆地将寿司店迁到“闹市”——当时那儿只是一片荒野。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这里很快就发展了起来。而近江家产业的进一步扩大，是由于近江老太太有眼力，选定了能干、精明、有商业头脑的近江夫人。

近江夫人年轻时就不是美女。她泼辣、能干、肯于吃苦。她原是独养

女，跟着老父亲在河边摆船，有赶脚的，也有游逛的，生意不错。她凭着体力、魄力和毅力扩大了船只。后来成了近江家的儿媳妇。老父亲死后，将两家的产业合并在一起，真可谓锦上添花。常言道：创业容易守业难。近江家没有被难倒。近江家老太太自知体力越来越不支，可心里十分踏实。儿媳妇比自己一点儿也不差。于是渐渐隐退下来，因为她是创业人，现在虽已年老但在近江家还是颇有地位的。在丰子眼里，她毕竟老了，就像那过了时的火塘一样，迟早要淘汰掉。在这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的家庭中销声匿迹。最好也只是在像册中留下来几张照片，唤起人们对往昔的记忆。

近江家的孙子媳妇典子是近江夫人选定的。虽不能说这桩婚事是包办的，但其中包含着撮合、规劝、促成的因素。典子是教育系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她没有去教书，觉得那工作太累、太乏味，开始学习茶道、插花、做酱汤（T E J），据说学会做酱汤对于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学会了做酱汤，才具备了能为人妻的资格。而做酱汤的学问是颇大的，不要小瞧了那半透明的液体，味道方面还是千差万别的。

典子为将来做一名贵夫人做着准备。她具备找一位有钱的丈夫的条件。她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富户，据说在东京的证券公司拥有巨额的股票。

近江老太太常常流露出对典子的不满。觉得在典子身上恰恰缺少自己和儿媳所拥有的特点。谈到典子的时候，老太太的脸上难免流露出黯然失色的表情。

近江夫人对典子没有任何评价。不知道她将英子看成外人，不便直说，抑或是她自己选定的，现在若进行品头评足，岂不是自己面子上也无光彩。但丰子从另一机会却了解到了近江夫人的真实思想。

大约两周左右的时间，丰子熟悉了近江家，包括四周的环境和人，但她唯独没有见到二郎。一周后，可以说是一个戏剧性的场合下他们相遇了。

丰子躺下，而且很快睡熟了。她被一阵开门声，急促的脚步声惊醒。顿时给弄懵了，误以为自己起晚了，慌忙起身。突然客厅的门打开了，灯也亮了，丰子的眼睛被晃的有点睁不开，她感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英……子！”有人在喊。

丰子定睛看时，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站在门口，清瘦、干练，一双精明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欣喜的光，“这是二郎，”丰子想，可真是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大郎和二郎从外形到气质几乎找不到相似之处。前者老成、持重、内向，后者机敏、活泼、外露。

“实在对不起，我回来得太迟了，吵醒了你。”

“没有什么！”丰子说。“你吃晚饭了吗？”

“晚饭倒是吃过了。”他咂咂嘴说，“现在我很想吃顿夜宵……”

丰子虽不十分情愿，仍然向厨房定去。虽然她在近江家住的时间不长，但勤俭持家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她曾听近江夫人讲过，全家近十口人的伙食开销，每月不超过二十万日元。这样的生活标准在高消费的日本来说真不算高。何况近江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富户呢！

当然一些额外的花销，比如请客、喜庆假日，再根据情况增加。对外讲排场的事，近江家是从不落后的，这才叫有钢用在刀刃上。

二郎像云游的方丈，常常离家出走，厨房里的事情不太摸门儿，再说近江家的男子汉，是不轻易进厨房的，这也是他闯进客厅的原因。

夜餐也很简单，面包、奶油、腌酸黄瓜和啤酒。二郎吃的很香，不挑食，这也是近江家的好传统。

丰子非常困，本想替二郎安排好了，赶紧回去接着睡，真可谓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二郎竟一边吃喝着、一边津津有味地谈起来。

“我知道你来了，虽然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你怎么知道的？”丰子问。

“别看我不回来，消息还是很灵通的。”二郎得意地眨了眨眼睛。

“你不是在外面活动竞选的事情吗？”

“是呀！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要到处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观点，争得选民的支持，除了你本身具备了必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需要钱。老头子缩手缩脚，老太婆的魄力比他的还大，近江家历来是如此，在我们这一代，就要把这风扭过来！”

丰子笑了。

“你不信么？”他呷了一口啤酒说：“大郎是完了，至少我可以做给你看！”

丰子只是专注地看着他，暗自思忖，看来每个家庭中都会有一两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二郎看着丰子非常神秘地说：“英子，这次住在我家，家里人都很喜欢你，和上次那短短的几天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丰子心中一怔，没有搭腔。

“真的，”二郎认真地说：“不单奶奶喜欢你，妈妈也喜欢你。她在电话中不止一次地向我夸奖你，勤俭、能干、不言不语……”

丰子想这大概就是我和英子的不同。

“妈妈是这样说的！”二郎说：“以前她对中国妇女有自己的看法。她说大陆上的中国女人都被娇惯坏了，她们都要做女强人，权利欲强，顽固地要表现自己，施展自己的才能，在她们的身上，强人体现的十分充分，而女人则表现不足。她们绝不安心在家中照看孩子、侍候丈夫，将时光消灭在小家里。可这是我们日本女人的天职，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可你始终还兼顾有妻子、母亲的一面。”

“你母亲讲的很有道理。”丰子说。

二郎听了一怔，不相信地摇头说：“你居然能赞成我妈妈的说法，可近来她自己都有改变呢！中国妇女和日本妇女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从你的身上看到某些日本年轻妇女的不足。这是真的。可能她对于坚决反对你和大郎要好的事，有些后悔了。”

关于英子和大郎的事，丰子来到近江家后便有所察觉，特别是典子对自己那双警觉的目光，但真正证实还是由二郎嘴里说出来的。她非常坦然地坚持说：“你妈妈是对的。”她讲的是心里话，无论是英子，还是她本人，都不可能成为近江家的一员，即便是成了，也无法生活下去，但她不清楚英子是怎么想的。

“这么说你本来就不爱大郎！”二郎的两只眼睛都瞪圆了。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丰子有意避开正面的回答，因为她不能越俎代庖，英子是否爱大郎她不知道，但至少英子并没有常常把大郎的名字挂在嘴边，甚至惋惜这门亲事，平素她连提都没有提过。临来前，对于大郎仅做为家中的一员予以介绍，以至丰子最初对于典子的反常态度，做了很长时间的琢磨，

是否存在着另一种可能，英子隐瞒了自己在近江家的错综复杂的地位，要不然自己一犯犟脾气，说出大天也不肯来，英子对自己也没咒儿念。但据丰子对英子的了解，第一种可能性大，假如她真的和谁动了真情，就凭她的个性：外露、争强、好胜、爱渲染，她不会守口如瓶的。

厨房里是短暂的沉默，丰子在想英子的事，二郎呢，可能对于这样的回答并不一定十分满意……

突然走廊里响起了很大的声音。丰子首先冲了出去，一眼看见典子手里拿了一包衣服，正从厨房门旁匆匆地走过，是典子在匆忙中，踢倒了不知谁放在廊子里的一只塑料桶。

“典子，有什么事情吗？”丰子在她的身后问。

典子没有回头，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什么，孩子尿了，我来放换下来的脏东西。”

典子不太自然的态度，反倒勾起了丰子的怀疑，深更半夜的她来洗什么衣服……

生活一旦规律化，周期化，也就好对付了。在近江家几乎没有周末，因为早点就是周末也得吃呀！何况饭店、旅店、船坞……越到节假日也越繁忙。大概是对丰子辛勤劳动的酬谢吧！但更大的可能是她赶上了，近江夫人邀请她一起在自己的寺庙——广胜寺举行了一次茶道。

真是十分隆重。参加者都沐浴香汤，也许说得有点儿言过其词。日本人喜欢洗澡，每日至少洗一次。人们都穿上和服。典子主动地将自己的和服借给丰子，她说自己要留下来照顾孩子和老人。丰子觉察到了典子对自己的态度有所转变，也许和那天夜里她听见了什么有关。丰子觉得自己用不着多想，一天累得要死，哪有闲心去瞎琢磨这些。

广胜寺的庙院虽不很大，庙堂修葺的周正肃穆，四周都是枝叶扶疏、葱茏翠绿、高大挺拔的参天大树，庭院内花草繁茂，道路洁净。还有那旺盛的烟火，越发增加了庄重、静谧的气氛，丰子竟不知不觉地感到内心里有一种超然的净化感，她甚至想能到这儿来工作不错，她厌恶了人世间的错综复杂、相互的猜忌和争斗，她烦透啦！

参谒佛像之后，茶道移到后殿举行，这里全是古色古香的木质建筑，大殿的后面是一座绿色的小山，就像面前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盆景似的，不仅有蓊郁的青松和翠竹，还有一座木质的小亭子，样式看上去十分简单，但却给人以返朴归真的感觉，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木亭的脚下，有一道用碗口粗的竹管引导下来的清泉水，直通到后殿前清澈的正方形的水池中，由竹管口飞溅出的白色水花和那巨大的响声，看来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下竭的源泉，茶道饮用的水正是来自山泉的。

后殿十分宽敞，木质的地板清扫得很干净。这里撤除了没有必要的一切东西，每人一个垫子，大殿中央摆放着茶道用的茶具和一盆炭火。丰子觉着很有意思，她第一次穿和服，一切都按照日本年轻姑娘的打扮，还穿着木屐呢！因为出门就乘车，走进大殿后就脱了。她也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只是觉着新鲜、有趣。丰子想，看茶道这是第一次，只要紧跟着近江夫人，照着近江夫人的样子做，肯定是没有错儿的。

人还没有到齐。大家还在闲谈之中，丰子猛地听到了荻原君三个字，刚刚松弛了的心又急剧地紧缩起来。她的脑海中自然地浮现出那幢孤立的小洋房，那大大小小的猫群，还有那浴室中重重的一磕，她甚至下意识地用手

去抚摸自己那曾被撞的皮下出血的胳膊……有一瞬间，她甚至萌发了要逃走的念头，她不能安静地坐定在一个地方，佯装要方便一下，她去了一次厕所。其实，她只是希望自己一个人能静下心来，想想对策。

荻原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姓，就犹如中国人中姓李、姓张、姓王……一样，干什么这么草木皆兵，一提荻原君难道就是他！也太有点儿神经质了，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他们谈论的正是荻原太郎。她回想了和他相处的情况，虽然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吵闹，可后几天，特别是他酒醉后，相处还算平安无事，自己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他不起的事，有什么可怕的呢！她解劝自己，不要庸人自扰。

当她走回后殿时，茶道已经开始了。大家都危襟盘腿坐在自己的垫子上。丰子轻盈地向前赶了两步。有关荻原的事情就暂时抛到脑后了。

在开始饮茶前，近江夫人将自己带来的点心交给主持夫人，由她依次分给每位到场的人。丰子紧挨在近江夫人身旁，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免搅乱了这庄重的场面，她又不便伸长脖子，死盯着和尚看，那样未免太不雅观了。但大概程序全看清了。

茶道是由寺院的和尚主持。他穿着黄色的法衣，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大殿里的气氛显得很庄重。主持者自始至终都是跪着，这确实需要点儿功夫。近江夫人也因为素有锻炼，虽然块头很大，也是稳如泰山，唯独丰子觉得如跪针毡，全身没有一处不觉着酸痛的。在大厅中央放着一盆炭火，正在煮热冲茶的水。只见和尚将水倒入碗内，用一小刷子将茶叶搅匀，按顺序递到每个人面前。

接到茶碗的人，个个都严肃、认真，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接过来，他们都没有立即喝掉，而是先向里将碗转三周，分三次将茶水喝完，以示细细品尝，绝没有唏哩呼噜声。

喝完后，再将茶碗向外绕三圈儿，至此尚未完结，最后要将两肘支撑在地上，认真端详手中捧的茶碗，以示欣赏。后来丰子才知道，所以采取这一姿势是以表示对茶碗的重视，品茶碗多是上等瓷器，万一不留神，掉下来离地面近也不至于摔了。

虽说茶水不多，碗里仅有三分之一的样子，对于丰子来说已是足够啦！因为她是外行，丰子只觉得喝的是绿汤汤，没有什么滋味。但欣赏茶碗的姿势，对于丰子来说却是缓解全身酸痛的极好办法。虽然她想多多地欣赏一会儿，近江夫人都平身了，她也不能老趴着不起来呀！事后丰子想，茶道对于她来说仅有一次就够了。如果终身将它视为一种高尚的享乐，未免是沉重的负担。仅此一点，她就没有资格成为近江家的第三代女主人。何况还有其它更为重要的原因呢！

丰子到底是年轻人，很快地就忘掉了关于荻原的事情，这一天过得很痛快，她亲身体会到了日本人的一些风俗礼节，大开了眼界。

茶道结束了，也不曾见着荻原的影子。丰子想，可能是自己过于疑神疑鬼了。

晚饭后，近江夫人告诉丰子有电话。她正在厨房清洗餐具，这话要是出自二郎之口，她会认为和自己开玩笑，丰子到近江家快两个月了，她尚没有搞清这幢楼里有几部电话，客厅、走廊、每个人的卧室……没有线的电话耳机，可以随着人的意愿带到厕所、浴室。

这儿接电话虽不能说已到上千次，但每日几十次总是有的。偏偏没有

一次是打给丰子的！

她知道不会有人打电话来。这会是谁打来的呢？莫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不幸？心意怦怦地跳了起来，为了避开众人的视线，她请夫人将电话转到走廊里的耳机……

当耳机里传来那低沉、苍劲的声音，丰子立即识别出来了，连她自己都觉着奇怪，她的声音竟是那样的激动，几乎是喊出来的：

“晚上好！”

“……太遗憾了，今天下午我不知道你也在广胜寺，近江先生告诉我，那里正在举行茶道，欢迎我参加，由于我忙着招待一个由新加坡来的代表团，组织他们乘游艇观光，直到赴晚宴时才听到这消息……我是从餐桌上溜出来给你打电话的……当然我和近江先生也谈了一点商务方面的事情……你真是一只行踪飘飞不定的小燕子，欢迎你来，别忘了我这老头儿，还有那十几只猫……”

丰子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提心吊胆，不知荻原会提出什么问题和要求，最初接电话由于措手不及，竟然前言不搭后语。慢慢地她把握住了自己，一来电话在走廊，即使发生龃龉也没有目击者，最坏的结局，莫过于挂上话筒，这是最大的优势，到底是还有一段距离呢！

丰子急于结束谈话，荻原却仿佛好不容易找到通话机会，惟恐她会挂上电话似的。

“……还有，你托我打听的有关铃木君的事现已查清，他确实在日中友协工作过，不幸一年前已过世……他有一个儿子，现在新加坡，如果需要，我再给你联系……”

电话挂上了。丰子的心依然剧烈地跳动着。她回到厨房，边洗碗、边劝解自己，一场风暴并没有酿成任何灾害，用不着紧张，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了，他们只是通过电话进行了交往，她认为自己的声音表现的够热情的了。

细想起来，她又不由得迁怒于英子。荻原和近江家是朋友，这么重要的情况都不告诉自己。她要把这笔帐记下来。不过话说回来，丰子也真正体会到了，这是一个小世界！

关于近江与荻原的关系，丰子自知不便去问足智多谋的近江夫人。闲谈时有意和近江母亲谈起此事。

老太太颇有感触地说：“我们之间都是业务上的来往。荻原先生经营家用电器，在东南亚、香港也开有公司，夫人去世多了，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分家另过，还有在国外的。他是个十分精明、能干、有魄力的商业家，有头脑！美中不足的是不会料理自己的家！”

……

有数的日子总是过得快的。假期满了，丰子要离开了。近江家的人对她还有些恋恋不舍呢！特别是老太太和夫人。

晚上，夫人当着老太太的面，十分郑重其事地说：“谢谢你啦！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们的大忙。虽说这事是我们大家商定好了，是由荻原先生牵头，大家为你凑足去日语学校上学的学费，放假请你来帮忙是无偿的。婆婆和我都想送给你一件礼物。这礼物由你在我们所开设的商店里挑选！明天我开车陪你去！”

丰子这才清楚，自己偿还的债务中，有英子的、也有自己的。

夫人开车带她到船坞、饭店、旅馆、服装店和百货店去转了一圈，也

算和那里的人告别吧！大家在一起工作了一场，也算结识了新朋友。

船坞、旅店、饭店，自然是没有什么可以挑选的。在服装店里，夫人为她提了几次建议，代她挑选了服装，丰子都拒绝了。说实话，那些衣服，不仅面料质地好，样子也很新颖，丰子也很喜欢，有一套浅灰色的西服套装，做工精细，丰子穿着也很合身，真是人凭衣服马凭鞍啊！夫人是真心实意的想送。十几万円对她来说算不得什么……

丰子经过认真的考虑后，断然拒绝了。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负债了。她要扔掉背上的包袱，绝不能抛掉了又拣起来，漂亮的衣服对她来讲并不重要。奶奶常讲：穿衣吃饭论家当。在日本，自己应列入赤贫阶层。为什么偏偏要去穿那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衣服？那衣服虽不能说是陷阱，但对自己来讲依然是十分危险的。

夫人坚持让丰子挑一样礼物。

丰子在百货部选了一只小闹钟。这闹钟十分普通，是黑色的小正方形，小到攥在手里就看不见了。价钱非常便宜。

夫人有些困惑不解。

丰子笑了笑说：“这才是我最需要的！”她想如果有这样一只闹钟放在耳边，两个月来她就不至于从没有睡过一宿囫囵觉，近乎患了神经官能症。现在她自己找到了治疗这个病的灵丹妙药。

分手的时候，近江夫人十分感慨，“对于一个人的了解，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过早的下结论，往往会不公正的！”

丰子知道她是有所指的。她非常诚恳地说：“夫人讲得很对。理解需要时间。中国有句古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八 英子去哪里了？

丰子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是的，现在这六叠半的小屋就是她的家了。一想起北京的家，心里觉得空落落的，那里距东京是这么遥远，她小心谨慎地避免触动这颗“炸雷”，否则诱发了思乡之情，那将是不可收拾的，三、五天内是难以愈合的。很多事情不要再往深里想了，免得自己折磨自己。丰子清楚，她尚未把这有效的一招儿，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是自己的家，狭小、简单，但最重要的，它是属于自己的。在返家的路上，丰子一直在想，推开房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大觉，当然是连轴儿转，睡它个天昏地黑。这些天来，她最缺乏的就是睡眠。她可以不吃不喝，可她就是想睡。丰子用不着提心吊胆怕睡过了时间；怕有人需要使用会客厅；怕有事情需要自己去干。设想如果空间、时间相连，自己的躯体都不属于自己，这个觉怎么能睡得踏实呢！

丰子风尘仆仆，来不及清理，一头栽进床里，沉沉地睡了。“睡觉如小死”，这是奶奶常说的话。她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要是有人此刻将她抬走，她都不会有所察觉。

丰子没有准确地记住时间，至少是睡了 12 个小时，或者更多些。她觉得肚子饿了，饥饿难忍，曾经起来喝过一瓶冰箱里的牛奶；她觉得渴得嗓子冒了烟儿，喝了一杯桔汁……

当丰子清醒后，她才发现房间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然，各种家具的位置并没有更改，可房间里显得很零乱，丰子实在记不起她刚进来时的情况，难道是在睡梦中起来，将东西都搞乱了？她没有夜游症的毛病；中间有人来过？房门是锁着的……

桌上放的烟灰缸，装满了灰烬。丰子的心一怔，她知道英子抽烟，但没有烟瘾，英子只是把吸烟视为女人的“气派”，即使在丰子面前抽烟，那姿势也是很优美的。丰子劝过她，说过她，甚至骂过她……后来英子绝少在丰子面前抽烟了，但丰子知道她没有戒。丰子在英子的小提包里，还常常发现烟。丰子在清扫房间的时候，又找到了一大包烟蒂，看来这绝不是英子一个人抽的。经过认真地查看后，厨房里用过的碗筷，冰箱里放的残留的食物，还有没喝完的酒。

挂放衣服的地方也全乱了，显然有些衣服穿了，可没有洗。这里有许多英子的衣服，可丰子的衣服也有的被动过了。丰子不喜欢乱穿衣服，在迫不得已当替身的时候，她才穿英子给她指定的那些。她们是孪生姐妹，从小经常穿一样的衣服，但自从英子参加工作后，两人衣着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英子有一个毛病，只要丰子做件新衣服，她就要试穿，两天的新鲜劲儿！这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思想的翻版。丰子呢，不喜欢穿新衣服，乐得英子去试穿。这方面两人倒没有矛盾，可谓配合默契。所不同的是，英子穿过后，不知道爱惜，随随便便扔到一边，丰子可非常喜欢清洁，穿过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在一旁。

丰子从国内来时，买了一件棕黄底色、印有黑白相间、宫廷装饰品、瓶瓶罐罐做图案的宽松、敞身大西服，还配有一条黑色的一步裙。英子对这套服装倍加赞赏，甚至动了念头，让家里再买一套。丰子竭力阻止，不想让她再给家里添麻烦，而且答应她，什么时候想穿，都可以穿。如果她想要，尽可以拿走。英子答应了，她曾经穿走过，后来丰子从荻原家带回来了一套套裙，英子才将这套衣服还回来。看来这衣服又被她穿过，粘乎乎的，肯定没有洗！丰子最腻烦英子这一点。其实这是化纤的，过过水，揉上两把，费不了太大的气力。

丰子将穿过的衣服，自己的和英子的拣了一堆，准备拿到楼里公用的洗衣机去洗。

她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没有出屋以前，先将全部口袋掏了掏，在自己的大西服兜里发现了一张名片和一张信笺。名片上写着：

“冈村秀男律师……”

名片下面附有办公地点和住所。

信笺上印着冈村律师事务所字样。这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唯独里面横七竖八地写了一些字，看样子绝非正式文件，但里面却有一条“订婚后事”：

冈村秀男：男，50岁，离婚，一女……

英子：女，21岁……

正式声明……

丰子拿着信笺，将一抱衣服放到门旁，她没有心思再去洗衣服了。她不知道英子在搞什么名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不相信这是真事，也许是无意之中乱划的？但她仔细端详、揣摩那些字，却发现有些并非英子写的……她的脑袋乱轰轰的，无法理清眼前的头绪。

她急忙抓起了电话，虽然听到了清晰的“嘟嘟”声，却又急忙按住了

电话。一是时间太早，英子告诉过她，白天不要打这个电话；二是如果电话叫通了，她和英子谈什么？在电话里怎么好问她关于名片的事情？……丰子相信，如果英子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会告诉自己的。在日本只有自己才是她唯一的亲人啊！

经过充足的睡眠后，丰子精力充沛多了，可她现在心里沉甸甸的，很不是滋味。她们分别两个月了。英子知道她要回来，却没有打电话来。她等着，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就难免胡思乱想。丰子觉得自己不能守株待兔，憋闷在狭小的房子里，她想到外边去散散心。

她没有目的。哪趟车开来了，她就乘上哪趟。但大方向总是有的，那就是市中心。

当车子停在新宿站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应该下车了。不过，她绝不是有意识要到这里来的。

走在新宿的闹市区里，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泉城饭店，那次打工印象很深，是第一次在东京挣到了日元，后来因为英子，她放弃了那次机会，至今她还有点儿惋惜呢！想到泉城饭店，自然就想到钟忆，不知道他是不是去大学院就读了。丰子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老话讲得很有道理，如果能和钟忆这样的人接近，相互激励，学业上会有更大的进步。

丰子漫不经心地走着。这些日子她难得这样空闲。当她经过一家大服装店，透过大玻璃窗向里边张望，突然在玻璃窗的反光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急忙扭过头来，钟忆，正是钟忆，他正侧过身急匆匆地从自己身旁走过去。“他一定没有看见我！”这是闪在丰子头脑里的第一个念头。

“钟忆！”丰子喊着。

他走得更快了，几乎要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了。

丰子边跑边喊：“钟——忆——”

他停住了。

丰子冲到他面前，兴冲冲、气吁吁地说：“你——好吗？——”她发现钟忆故意将目光移开了。

“谢谢，你好。”

“你去大学院了吗？”

“嗯！”钟忆回答的十分勉强。

丰子觉着他的态度非常冷淡，一反平时对人的热情、诚恳。特别是他们还是非常谈得来，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和朋友。日语学校时常感到没有谈透就分手了。这次分别时间很久，见了面竟没有话说，她不能理解。

“要是没有事情，我就走了！”

钟忆冰冷冷的话语，像一瓢凉水泼在了丰子脑袋上，浇了她一个透心凉。使她觉得心灰意懒，要是放在往常，她定会负气扭头走开。可现在，她想把问题当面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见着钟忆也不容易啊。她向前赶了两步，挡在他的面前，非常坦率地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钟忆拗不过她的犟劲儿，就气嘟嘟地说：“我喊你的时候，你不理我，那我为什么……”

丰子截住他的话，嚷了起来，“你什么时候喊我了，也许我没有注意，是刚才吗？”

“不，是前些天……”

“前些天？！”丰子自语着，随后急忙问：“在哪儿？”

“就在这条街上。你还看了看我，一句话都没讲就走过去了。在这条街上，我们碰见过不止一次，你从来没有理过我。”说着他匆匆地看了一下表，“对不起，我去打工，要迟到了。”

丰子觉着这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但也知道不能耽搁他打工，就问：“你还在泉城饭店打工？”

钟忆点了一下头，愤愤地走开了。

顿时，丰子失去了在闹市闲逛的兴头。钟忆说的一定是英子。她常常在这一地区出现，当然如果自己能意外地碰到她就好了！往往是这样，刻意追求、寻找的，未必能得到。丰子没有看见英子。

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向丰子袭来。在这陌生的国土中，陌生的人群中，她竟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英子消失了，熟悉自己的朋友钟忆也走开了，她陷入了一筹莫展之中。

丰子在夜间给英子打过几次电话。虽然叫通了，但一提英子，对方竟说没有此人。

她冒着风险叫通了冈村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对方非常有礼貌的回答，没有此人！再三考虑，丰子决定还得找钟忆，取得他的支持和信任。上次谈话时间太短，丰子不要说没有解释，连否认的时间都没有。她应该让他相信，他在新宿街碰到的不是她，然后从他那里了解有关英子的情况，说不定他还可以帮助出主意呢！

回想起钟忆那愤愤的样子，丰子能想象到英子与他相遇时，那种傲视一切的狂妄态度。因此当自己碰到他时，那近于激怒的表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怎么消除这场误会呢？看来有关孪生姊妹的秘密也得告诉他，只有信任他，才能取得他的帮助！

丰子突然想起，在近江家时曾拍了一些彩色照片。照片下面标有日期。这些照片中，有在船坞的、寺庙中的……这些都能证明丰子那时候并不在东京。

看到这些照片，丰子如获至宝，她立即拨通了泉城饭店的电话。钟忆十分不情愿，推脱时间紧，不想再见面了。丰子很固执，竟下了最后通牒：“明天原时间、原地点见面，我要把事情全讲清楚。否则你在这儿打工也不会安宁的！”丰子也豁出去了。

钟忆拿着电话的手，竟没有改变姿势，呆呆地站着……

“喂！怎么啦！人都傻了！”有人在一旁打诨。

他如梦方醒将电话挂上，他真没有看透，像丰子这样温柔、文静的女孩子，竟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他们双方都如期赴约。丰子来得稍早些，这绝不同于交朋友的约会，要考验对方，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呢！丰子心急如焚。丰子建议到一个小的吃茶店里聊一聊。

钟忆始终是一副冷冷的面孔。

丰子要了两杯冰桔子汁，这钱是应该由她付的。丰子的脸颊红红的，心急火燎，她呷了一口桔汁儿说：

“我想事情要讲清楚。你前几周没有碰到过我，这是真的！”

钟忆低头不语。

“这两个月我都在外地打工，刚回东京。瞧，这里是我在外地拍的几张照片可以证明。”丰子将照片推放在他的面前。

他确实是一张张地看了，看完后并没有发言，看来疑团仍然没有解开。

丰子将照片取回来，又将贴身夹子里的一张照片拿出来，自己先看了看，说：“看了这张照片，你就可以明白了，我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她现在也在日本……”

钟忆半信半疑地接过照片，认真地端详了一阵子，然后抬头又仔细地端详丰子，渐渐地他的眼睛瞪大了……

丰子解释说：“这是她来日本前，在国内的时候照的，那时我还在师范学院读书。”

钟忆放下像片非常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这张像片，我真难以相信你讲的话是真的。

因为你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你还有一个孪生姐姐在日本。”

“是的！”丰子不无歉意地说：“英子，我的姐姐告诉我，不要相信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常常要拆台坏事情。英子是来日本读日语的，由于很长时间不去学校，有被除名的危险，她让我替读……”

“你姐姐讲的不错，但不完全对！”钟忆说。“我在日本的朋友帮了我不少忙，从没有索取过什么，这次我能考取大学院，没有他的支持、鼓励是不可能的。”

丰子认真地看着他，非常诚恳地说：“我今天邀你来，除了向你澄清事实外，就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因为在我离开东京两个月后，再回到这儿，就和她失去联系了……”

“你没有到她住的地方去看她？”

丰子一时难以回答，咬了咬嘴唇说：“我住的就是她住的地方……”

“那么她出走了？！”钟忆越发不解了。

“事情是这样，我来东京后， she就把房子让给我住，她就走了。”

“搬到什么地方？”

“我没有去过，也没有地址，她说东京很大，来往乘车麻烦，我不熟悉，再说她不希望让人知道她有一个孪生妹妹在东京。”

钟忆皱起了眉头，问：“那你们怎么联系呢？”

“她来看我，有时候也打电话！”

“现在打电话也找不着她？”

“是的，每次电话都能打通，但对方总回答没有这个人，这样我就很着急。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她总是打电话给我，即使我接不到电话，也会有电话记录的，我怕出什么事情。”丰子没有讲关于冈村的事，这种疑虑还不能讲给外人听。“我想不至于。”钟忆安慰说：“日本的新闻媒介对于社会上发生的特殊案例还是十分敏感的，我们可以立即从报纸、广播、电视上得到信息，尤其是有关年轻女人的！”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她的？”丰子问。

“我一共见着她三次，说实话印象深极了。第一次是三周前的周末，我打工出来，她正走在大街上……我没有看清她是由哪儿出来的，是的，她是一个人，穿着非常、非常……不，用时髦来形容并不确切，我现在不能形容的很准确，但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我首先钻出脑子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她怎么是这样的打扮，深夜在这儿干什么……由于我们大家在日语学校很谈

得来，我虽然走过去了，可仍然折回来喊‘丰子’。她回头了，放慢了脚步，傲慢地瞟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扭着腰身走开了，真的，我形容的并不过分，因为你现在需要听到有关你姐姐的第一手资料，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会尽最大的可能告诉你！”

丰子点了点头。

“说真的，碰见她的当天晚上，我失眠了，很长时间都睡不着。我一直把她误以为你，我觉得太难以理解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仅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你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本来在国内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难道来日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深夜，在日本娼妓众多的地方卖弄风骚……说句很不客气的话，我非常看不起你。我觉得昔日单纯、好学、聪明的丰子死了，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当我发现下午你又摇身一变，衣着简朴地站在服装店的大玻璃窗前时，我觉着恶心。你简直像《聊斋》里的狐狸精，我立即避开你，以免邪气缠身后患无穷。谁料，你竟叫住我，死缠着我不放，我甚至产生了不来京城饭店打工的念头……”

“这么说，我差点儿砸了你的饭碗！”丰子认真地问。

“是的！”钟忆想了想说：“如果事实真是那样，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你一共看见英子几次？”丰子问。

“我想是三次。”钟忆十分肯定地说：“第二次是第一次碰到后的第三天晚上，几乎是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

“仍然是她一个人！”丰子关心地问。

“是的，但是两周前，我看见她的身边走着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虽然新宿闹市区的照明在夜间也如同白天一样，但那毕竟是晚上，我没有看清，但那肯定是她，因为我对你太熟悉了……”钟忆匆匆地喝了口桔汁，接着说：“说来奇怪，自从第一次偶然相遇以后，我非常怕看见她，我替她害臊！”

“其实是替我！”丰子更正说。

钟忆赶忙解释：“那全是误会！”

近几天，丰子将来日本后和英子会面的全部过程，像过电影似地在脑海里过了无数遍。她自己为英子所下的结论是与钟忆讲的基本吻合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当自己的推测被钟忆证实了的时候，她的心头顿时觉着沉甸甸的。特别是他愤愤地讲到“丰子死了”，实则应为英子死了的时候，丰子差点儿没有昏了过去。这不是那种正常死亡，被不治之症吞噬了生命。这是自己滑下了罪孽的深渊，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子滚下去。在日本自己是英子的唯一亲人。她要尽最大的力量帮助她！

“我怎样才能找到她呢？”丰子问。

“我想过有两种办法。”钟忆说：“你可以登报纸或电视寻人……”

“不行！”丰子断然拒绝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把事态扩大。

“再有你可以尽力搜寻她留下来的一切电话号码和地址，这些也可以做为进一步发现她的线索。”

丰子手头掌握的就是英子留下的电话号码，还有冈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

钟忆告诉她，“从电话簿里可以试着找到电话号码的住址，如果这号码确实是她以前用过的。律师事务所？我可以负责去打听、了解。”

分手的时候，钟忆热情地握着丰子的手说：“我会尽全力帮助你！”

丰子微微地点了点头，两眼射出了灰冷冷的光来。

丰子回到家里觉得极度疲惫。比从近江家回来还要累。要知道那种酸懒纯属于体力上的，现在是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是那种致命的伤害。是内伤！

她并不常常去开信箱，因为自己不大写信，不是没有时间，而是钱不太富裕。虽然那不足百円的邮资，对于高消费的日本人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分文没有收入的丰子来讲，就大不一样了。再说英子有时在夜间和妈妈通话，也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北京也难得写信来，道理似乎更简单，因为主要是爸爸写，他既没时间也没有钱。家书抵万金，爸爸一动笔，要说洋洋数万言，未免有点儿夸张，几千字总是有的。这样不单单是花费了时间，邮资价钱也就相当可观了，丰子没有出国前，给英子写了一封信，仅有一张薄薄的信纸，营业员放在秤上秤了秤，竟要贰元四角，丰子不禁问道：“寄往国外的信，写在多大、多厚的纸上才不超重，是否写在信皮儿上！”

这样从国内寄往国外的信以少为妙。否则多了真不是常人所能负担的。

今天回到家里，丰子下意识地打开了信箱，这是她和亲人们唯一的联系，见字如见面。如果真能得到一封来自北京——亲人们的信件，该是多么重要呀！

全幢楼的信箱都钉在一面墙上。由于信箱是狭长的，里面黑洞洞的。……突然她的眼睛一亮，发现了一角蓝、白、红三色相间的、斜条边的信封。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眼睛也模糊了，她一把抓住了它，紧紧地抓住了它，唯恐它要跑掉似的，然后她以最快的速度跑回自己的屋子，连门都没有关好，用颤颤巍巍的手，将信封撕开，斜倚在桌旁，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信正是爸爸写来的：

亲爱的英子、丰子：

……

你们为什么不写信呢？特别是丰子，你是师院中文系的学生，写封信对你并不困难，当然如果你们学日语非常紧张，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担心的事情就是英子赴日学习语言的时间快到了。

英子，你愿意留在日本，我无法强迫你回来，如果至今你还没有合法的门路，我劝你还是回来为好。国内人们有一种错觉，凡是出国的人，没能在外国呆下去，回到国内都是没有出息。我认为他们看问题太肤浅了，我觉得出国未归，留在国外的未必全有出息，你们现在在日本见到的、听到的比我要多得多。在国外，这应该泛指所有国家：美国、日本、西欧……中国人在那里混得有出息的仅是极少数。多数人都是在为挣钱活着，希望能多拿到点儿钱。大概我的钱太少了。挣钱的多少对我没有刺激。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回来，在自己的国家工作。

因此我建议英子，回来吧！家里人会热烈欢迎你，你也会在这儿找到相应的工作的！

最后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千万不要托人再往家里带

东西了。家里什么都不缺，你们在外边读书，已经够苦的了，边打工边上学。哪里有线去买耳环、戒指？你妈年龄也大了，用不着这些。英子，你不要听你妈的，她在电话里和你讲的常常是心血来潮的想法，说过就忘了。

这次你托人带回来的手链就是多余的，今后千万别再干这样的傻事啦！

……

丰子能够想象出妈妈在接到手链后，那欣喜若狂的样子，她会啧啧不休地逢人就夸耀在日本留学的女儿买来的，金子的质地有多么纯正，做工有多么精细。百货商店里的职工，不出一天就会家喻户晓！丰子为妈妈这样崇拜洋货而觉着害羞。

她记得为此妈妈还闹过一次大笑话。

国内流行太太服。妈妈喜欢，可不想买，听说香港的最好、最高级，那时英子还没去日本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换来了港币，又辗转相托去香港的人。时间记不清有多么长了，反正要是买广东、深圳产的，恐怕这太太服早就下过好多水了。妈妈日也盼，夜也想，港产太太服终于到手了，那高兴劲儿比丰子考上大学还要乐。

街坊邻里，商店内外，全都知道丰秀兰买了一套香港出的太太服。她称道面料手感好，花色协调、样式合身，做工更是没有挑了。妈妈把这套太太服都说神了，引起了丰子的兴趣。她拿过来认真地看了看，突然在衣服的商标上，发现用英文写的一行小字：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这一发现犹如向丰秀兰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她气呼呼地将这套太太服压在了箱子底。

让在“中国制造”的太太服永不得见天日！

丰子自己也很奇怪，来日本后，她很少想到妈妈，甚至在做梦的时候，都绝少看到她。奶奶和爸爸常常会勾起她的思念。

信早就看完了。头脑里的思绪却不断叠现。都是关于北京家里的事情。她意识到，那隐藏在她心底的，不曾减弱的乡愁，在吞噬着她的心。她无法安静下来。她原不该来日本的，更不该为她来！丰子后悔了，虽然她知道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可她控制不了自己。她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走错了一步路！

电话铃响了。

丰子一惊，进了房间里以后，她一直沉缅在思念之中，她没有来得及开灯，房间里光线暗了下来。尽管电话铃声并不太响，可她仍然觉得十分突兀。她没有立即去接，不知道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

铃声顽固地响着……

丰子拿起了话筒。

“我是钟忆。电话号码我查到了，就在新宿，是一家小酒吧，下班后我想先去侦察一番。冈村嘛！我正托在泉城打工的留学生在调查。不用叮嘱，放心吧！我的嘴很严……行，你先想一想，打算怎么办！明天再联系。”

第二天见面后，钟忆向丰子讲述了他所了解的情况。

“我找到了那个小酒吧，离我们这儿不太远，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走到。闲谈的时候，我有意识地问过饭店老板，他是一个十分坦率的人。他说年轻的时候，新宿一带的这些店，他都去过，和那里的人们都很熟悉，近些年来，年龄大了，没有精力了，去的很少，有些店几易其主，门面都翻新过多次啦！他虽不能说清这个店的情况，但他说店里的服务情况还是大同小异的，酒吧里的劝酒女郎比饭店的招待员挣钱多多啦！店的性质不一样，顾客对劝酒女郎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只陪着喝酒的，或者是可以触摸身体的、拥抱的……”

丰子截住了他说：“我明白了，这就是根据陪酒女郎出卖自己的性质，得到对方的报酬。”

钟忆琢磨了一下说：“也不完全对，陪酒嘛，当然无论如何也没有超出陪酒的范围，另一类就是属于卖身的。老板说日本把这一行道分为红线和青线，红线是卖身的。日本政府从不公开提倡，表面上仍视为是非法的。新宿这一带有不少 LoverHotel（情人旅店），实质上就是为这些嫖客提供的。他们常常在饮酒的时候，双方同意商量妥，可以事先订好房间……”

丰子简直难以想像英子在这些鬼地方的样子，气哼哼地说：“罪恶、堕落……”

“你也不要把她想的那么坏，也许她仅仅是陪酒女郎。我知道有一对在日本的年轻夫妇，男的读书，女的就做陪酒女郎。他们相处的挺不错。”钟忆在一旁解释说。

丰子的两眼直盯着地下，看那愤愤的、难以抑制住的样子，根本没有听见钟忆在讲什么。她突然抬头说：“我要去看看！”

丰子可是个急脾气，说走就走，钟忆只有由着她！

这是开设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的一个不惹人注目的酒店。可它对一些特殊顾客来说是独具吸引力的。

丰子看了看那两扇门长时间的闭合着。也许还没有到“生意兴隆”的时间。她对钟忆说：“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到里面去……”

“你去干什么？”钟忆问她。

丰子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进去。

钟忆原想跟过去，思忖一下又停在门前不动了。

不一会儿，丰子急匆匆地从里面走出来，拉着钟忆的胳膊就走。

钟忆趑趄了一下，赶忙问：“发生什么事啦？”

走了一段路以后，丰子才说：“我刚想问问英子是不是在这儿工作，还没有走到柜台，有一位端着盘子的姑娘，走到我身边，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搞清楚她是从哪边走来的，她亲热地对我说：‘菊枝，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啦！’……”

“菊——枝？”钟忆不解地重复着。

“是呀！我没有搞清菊枝是谁。当我发现店里有些人也在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们一定把我当做英子了。也许英子在店内改了名字叫菊枝？我又不好做什么解释，就急忙退了出来。”丰子十分紧张地说：“你看看酒吧里是不是有人追出来了？”

钟忆回头看了看说：“没有。”

丰子为自己莽撞的举动，好长时间也没有定下心来。

“看来你姐姐确实在这儿干过，不过近来她好像没有来！”

“我想是的！”丰子说，“酒吧里的人对于突然出现的菊枝，会怎样议论呢？”她现在顾不了这许多了。

英子留下的电话号码中断了。丰子又抓住了另一条线索——冈村律师事务所。钟忆的时间非常宝贵，要上学还要打工。丰子不能花费他太多的时间，她决定自己行动。

丰子依然去日语学校读书。她在那里打听到了冈村律师事务所所在的方向。下课以后，他只身去那里察看：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事务所的标志写在一块白木牌上，木牌钉在棕色的墙上，从玻璃门望进去，仅有一位中年妇女在工作，丰子推断律师一定是在楼上办公。她没有敢贸然行事，她接受了去酒吧间的教训。再说，老谋深算的律师绝不能和普通招待员相比。

丰子在律师事务所门前提徊了半晌，最后还是悄悄地走了。

冈村的年岁不小了。他和父亲的年岁差不多。他和英子是两代人。丰子考虑了很久，如果他真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即使他现在独身一人，能和英子结合，也应该认真考虑。

如果冈村换成自己的父亲，父亲处在这种情况下，会和一个年轻一代的人结婚吗？不，肯定不会的。丰子真不能理解，英子为什么要来日本？所谓留学就是出卖自己，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不分对象，肯给价的，就行？

当然也不排斥这样一种情况，英子非常崇拜冈村，她确实真心地爱着他，甚至年龄的差别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内。她确是一心一意地爱着他。如果是这样，按着英子的性格，她定会主动地将自己和冈村的关系告诉丰子，不要说隐瞒，盖都不想盖，藏也不想藏，要是能敲锣打鼓地宣扬出去，她准会这么干的！

越是看不到英子，对于冈村的幽怨、愤懑便越是厉害。她决定要见一见冈村。

说真格的，丰子并没有详细的周密的认真的思考。她有一种要求，想当面和冈村谈一谈，就以英子妹妹的身份。

办公时间，她拉开了律师事务所的玻璃门。

女秘书满脸堆笑地向她问好，问她有什么事情。

丰子说：“和冈村律师约好了，要谈一件案子！”

女秘书迟疑了一下。

丰子赶忙说：“我们约定了，就是这个时间。”她果断地向楼梯走去。

当她出现在律师面前时，心里有些打鼓，这和钟忆所描述的瘦高身材的人，可是截然不同；他白胖，高大，前额的头发都有些稀疏了，戴着金丝眼镜，与其说他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律师，不如说他是一位耐心细致的医生。丰子嘀咕是否自己搞错了……

他正专心致志地看一份文件。当他猛地抬起头来时，一下子愣住了。

从对方惊愕的眼神中，丰子推断自己并没有错。正像那不十分有把握的考卷的答题一样，本来答对了，由于自己的犹疑、嘀咕，将正确的也涂改错了。在刚刚爬上楼梯的那一瞬间，她险些儿也犯了这种致命的错误。

“早上好！”丰子打破了沉寂，也为了稳定自己的激动情绪。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一反日本人的彬彬有礼的常态，单刀直入地表现了自己的不满。

丰子觉得话讲的有点意外，立即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到这儿来？”说完她坐在冈村的对面。

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我告诉过你，不要到律师事务所来！”显然他把丰子当成了英子。

有时事情的发展并非像人们预想的那样，丰子并不想冒充英子，解释多了他也未必相信。丰子没有立即回答，办公室内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冈村十分不安。

这时木制的楼梯传来了脚步声，尽管十分轻，但房间里很安静，听得格外清楚。

冈村故意嗽了嗽喉咙，抬高了声音说：“你谈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还需要多方了解……有些证据不够充分……你可以将这些材料……”

女秘书的头在楼梯口露面了。她从容地走上来，将早上送来的邮件放

到办公桌上，深深地鞠躬，倒退到楼梯口，离开了。

冈村显得有些焦急，低声说：“今晚我去你那里再谈！”

丰子说：“太晚了！”

冈村一惊，但随即改口说：“下午我们去银座的吃茶店……”他信手抓过一张纸条写好了交给丰子。只见上面写着：

“午后1点，银座铁狮子楼上”

“谢谢你的委托，再见！”冈村立即高声地说，与其说是让丰子听到，不如说让女秘书听到。他失去了日本人的一切礼节，深深地陷入了转椅之中。

接触时间虽然不长，但冈村给丰子的印象是很深刻的，真是当局者迷。精明能干，见多识广的英子，她怎么就没有识破冈村。他只是将你做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情妇，你无权进入他的真正生活，有关结婚的许诺都是画饼充饥，纸上谈兵的事情，你受骗了……

一提起银座的十字路口的铁狮子，丰子是不会忘记的，虽然她到这儿只来过一次。

冈村准时赴约，这是日本人的习惯，此外今天下午的“谈判”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当丰子走在银座的街头时，她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铁狮子、吃茶店。她曾和英子来过这里，但这一切都对她失去了新鲜感和诱惑力。

冈村是东道主，花钱他十分大方。丰子只觉得胸腔里有一种隐隐的烧灼感，她难以断定那疼痛的部位。渐渐地她明白了，那是在内心里。她对桌上摆放的各色冰淇淋并不感兴趣，她只是想喝冰水，用来降低胸腔的烧灼……

冈村的态度与清早真是判若两人，像一位温柔、体贴、和蔼的情人。他非常关心地问：“你告诉我去名古屋、仙台、奈良，大约要十天左右，为什么回来这么快？”

这是意外的收获。知道了英子的去向。她不能表态，面部毫无表情地听着。

“其实呢，也就早回来两三天！”丰子的沉默让他有点儿紧张，“回来了怎么不打个电话！我会去看你的！”他小心翼翼地说，突然他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补充了一句。

“真怪，最近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接到了找你的电话。”

丰子喝了整整一杯冰水后，十分严肃地说：“我想要问你，英子和你的事情到底怎么办？”她故意从提包里拿出冈村律师事务所的信笺。

冈村非常敏感，样子十分狡猾地说：“你答应给我十天考虑时间，现在还没有期满。”

丰子顿时板着脸说：“你认为这三天时间，对于你做出决定会有重大的影响吗？”

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立即抽出了香烟，顺手递给丰子一枝。

丰子接过来，拿在手里看了看。她知道英子抽烟，随即漫不经心地将烟放在了桌子上。她紧盯着冈村，等待着回答。

“我和你谈过这事情。我是真心地喜欢你，爱你。”冈村将一只大的软绵绵、肉乎乎的手，放在丰子的手背上。

丰子像触电似的，将手立即抽回了。

冈村的脸上流露出不太自然的微笑，他劝说道：“英子，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常说，如果你不是二十一岁，而是三十一岁，或者起码二十八九

岁，有多么好！可现在我们之间的年龄悬殊太大。是的，年龄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障碍，而且世界上有许多先例。

不过你要正视现实。第一，我们不是名人；第二我们是在日本。你去日本家庭里做过客，主妇不工作，招待客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可如果你做我的妻子，这样年轻，比我的孩子还要小，我的朋友们会议论我的，甚至是会……”他不讲了，看来这事情他是经过了认真思索的。

丰子非常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既然你是经过认真考虑了，可你为什么还要欺骗！”

“这怎么能说……你也应该替我考虑考虑，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我又是律师，一旦我们结了婚，人们会怎么想呢？我的工作不单单要受影响，有可能会失业的，到那时候我又怎么养活你呢！”

“你现在还矢口否认是进行欺骗，那么你为什么要草拟这条结婚启事？”丰子将手中的信笺放在冈村的面前。

冈村匆匆地浏览了一下，面部肌肉竟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这是酒后胡乱涂写的，不能认真嘛！”趁丰子不注意，他想一把抓住信笺。没想到眼疾手快的丰子，早防着这手，又把信笺抽了回来。

冈村显得有些沮丧、懊恼。颓然地沉坐在椅子上。

“看来这是假允诺！”丰子愤愤地说。

“这不能全赖我！”冈村振振有词的辩解说：“我曾对你说过，你有相好的，我并不妒忌你、限制你，可我希望咱们是相好的。你有困难我帮助你，需要钱花我给你。所以这次你出去，我不干涉你……”

“你到底不愧为是律师！”丰子讥讽说：“你要占有一个年轻姑娘，既要保全你那道貌岸然的虚伪面子，又要保住你那公正律师的饭碗；既不会因为社会舆论影响了你的前程，也不会触动社会的法律，但你却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仅仅为了满足你个人的情欲，你却糟踏了一个年轻姑娘。你觉得付了钱了，就心安理得了，就等价交换了？你是否想过，如果英子是你的女儿，你会这样对待她吗？”丰子越说越激动，她再也坐不住了。“腾”的一声站了起来。

冈村吓了一跳，龟缩在椅子内……

丰子将手中的信笺，当着冈村的面，一条条地撕碎，然后向他的脸上扔了过去。边扔边说：“让你酒后的失言成为一片片的废纸吧！”

她提起自己的提背，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九 决裂

丰子失魂落魄了好几天。每当回到家里，看着那六叠半的房间、浴室、厨房，就有一种负罪的感觉。来东京几个月了，除了在泉城饭店那拼死拼活的一天，挣到了一万日元现金外，再也没有挣到一分钱。和“虾米”和胖子住的地方比，自己住在这儿显得太奢侈了。自己在东京的全部开销，对英子来讲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桑野老师和钟忆都曾提醒过自己，不能依靠他人。东京这地方是高消费区，除了少数的大亨之外，谁也不要打算依赖谁，必须

自己靠自己，尤其是留学生。虽然丰子在他们的帮助之下，也曾找到过工作，都被英子拦住了，但此刻丰子仍然责怪自己没有坚持，如果知道有今日何必有当初呢？与其发展到这步，还不如那时吵翻了，闹僵了，脓疮及早切开以防毒液遍及全身！

这两天她先后向桑野花子和钟忆提出了请求，希望他们帮助自己找到便宜一些的住房，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希望干的时间稍稍长些。当然她没有向他们讲明事情的全部原因，有些事情是很难向外人启口的，但她知道钟忆可能猜到一些。

当然丰子绝不会在英子没有露面前，就悄悄地搬走的。她要等着英子回来。要坐下来，面对面地好好谈一谈。两个人拧在一起，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其他中国留学生怎么生活，她也怎么生活，她不惜力气，但她珍惜自己的肉体。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会出卖肉体的。谁能开诚布公地向英子谈这些呢？也只有丰子，她们应该是无话不谈的。丰子愿意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减轻压在英子身上的重负。她从来没有这样渴望想见到英子，因为她有很多郁闷在心头的话语要讲出来，正如水库的水蓄满后，要从溢洪道排放出来一样……

按着冈村说的日期推算，英子应该来了。她没有露面，没有电话。什么事情都有过劲儿的时候，丰子从望眼欲穿到失去了信心，她有些悲观了，看来自己在英子的眼中是个可有可无的人，是无关重要的人。她影影绰绰觉着英子已经回到了东京，但却不急于见到自己。她失望了……

一天下午，真像在梦境中一样，英子突然出现了。……

丰子高兴极了，她真想跑过去抱住英子。大喊着：“你可回来啦！你去哪儿了，走了这么久！”

英子显得冷冷的，坐在门旁的沙发里，这是她喜欢坐的地方。她漫不经心地说：“我去哪儿对你无关紧要，你不愁吃，不愁住，别操那份心！”

丰子反驳说：“你说的不对，东京就我们两个人了，我当然应该关心你！”其实，丰子的本意并没有要和英子吵架的意思。

“请问什么是你所谓的关心！”英子振振有词地说：“跟踪、盯梢，东京城凡是你能到的地方你都跑过了，你去了酒吧，去了冈村事务所……大概就差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寻人了吧？”

“我确实动过这念头，不过没有这样做。”丰子老实承认。

“用不着，你太过分了……”

“这有什么过分！”丰子不理解，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你大概觉着这样做让我曝光还不够彻底吧！你觉得我做的事情不光彩吗？可我要提醒你：你正在与我共同分享我挣来的肮脏的钱……”

丰子抢着说：“我们可以共同改变这种生活方式……”

“谢谢你的建议！”英子讥讽地说：“我不觉得这个行当干不得。来日本快两年了，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总结出来教训：我过不了那边打工边学习的苦日子，一方面我没有耐久的体力，另一方面我不想念书，不单单是记不住，坐也坐不住。我想，我应该扬长避短，发挥一个年轻女人的特长。你问我去哪儿了？我陪一位房地产商去名古屋、仙台一带度假，住最高级的饭店，吃遍了中、日、西餐……有侍者站在两旁，我被别人侍候，用不着我自己穿着餐馆里的蹩脚服装，饥肠辘辘地端着盘子去侍候别人……”

“别说了！”丰子打断了她，气愤地说：“英子，我没有想到你发生了这

么大的变化！”

“变化！”英子冷笑了，“这是你视而不见，你来东京这几个月，有吃、有住还要上学，钱从哪儿来？英子没有高等学府的学历，即使有，又怎么样呢？日本人的大学毕业生月薪才十八万円，也不够你交日语学校学费的；英子又不具备特殊的艺能，我只有我自己……”

“我想我们现在一起干，也还是来得及的。”丰子认真地说。

“算了！”英子用夹着烟卷儿的细长手指摆了一下。她站起身来走到挂衣服的地方，开始用手在衣服的口袋里寻找着什么。

“那你就在日本结婚吧？”丰子说。

“是的，我正想这样，可我必须找个合适的，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我都想嫁，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也不想要，他们连自己生活都很紧张呢！我自然不能和日本的女孩子比，她们可以要求苛刻：身高、工资高、地位高，还要年貌相当，我只要有钱，能让我过上舒服的日子就行了！”

“大三十岁也不在乎！”丰子问。

“四十也无所谓，我不是嫁给人，这在我来说已经是一举两得了，但愿他能活得长点儿，也别太长了，只要我取得了在日本合法生活的资格。”

“那就赶紧结婚吧！”丰子严肃地说：“你要尽快地结束当前这样……的生活。”

“你说的倒轻巧，这可不像我去商店挑服装，我看中了，只要兜里有钱，嫁人得是两厢情愿，我想嫁的，人家未必想娶我，想娶我的，未必我就想嫁他。我现在就是骑着马找马……”英子讲的时候，神气活现颇为得意。

丰子微皱眉毛，生气地说：“你知道你干的是肮脏、堕落的行当吗？”

英子仰头大笑，说：“你为什么不说我是娼妓？日本政府还没有进行干涉和指责呢！”

新宿一带，日本的‘洪桐县’，不都是中国女人？日本的妇女也大有人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世上三百六十行，这也是一行呢！”

“你怎么变得这样厚颜无耻了！”丰子实在忍无可忍了。

英子并没有生气，只是冷笑着说：“你也未必清高。因为这几个月你一直和我共同分享这厚颜无耻得来的报酬！”

丰子无言以对，颓然地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英子突然问：“你在洗衣服的时候，看没看到一张条子？”

丰子脑子里很乱，一时竟没有想起来，只是茫然地看着她，没有什么反应。

“我在问你呢！”英子着急地说，“有没有看见一张纸，印着冈村律师事务所的便笺，上面写了字……”

是的，丰子想起来了，她曾把条子撕碎，扔到了冈村的脸上……

“你倒是快说呀！”英子气急败坏地催促。

“我把它撕了！”丰子说。

“什么？”英子泼妇似地直向丰子冲了过来，大声喊：“你有什么资格撕我的东西！”

丰子猛地从床上站起来，非常镇静地说：“这张破纸片是放在我衣服的口袋里，你穿脏了我的衣服，难道我没有权利洗一洗吗？既然这张纸片对你这么重要，你为什么不把它保存好，放在你的保险柜里！”

英子那气势汹汹的架势，立刻像撒了气的皮球，讪讪地从丰子的面前

退了下来，在房间内来回走着，口里不停地讲着，像自言自语，也像说给丰子听。

“……我说他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是老奸巨猾的……得到这张条子有多么不容易，有了这张条，对他就是个制约……”

“你不要过分相信那酒后写成的条子。”丰子说：“他是老谋深算的，不会上你的当，他不会和你结婚的，只不过和你玩玩，他绝不属于你那骑着马找马的范畴。”

英子赶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曾面谈过这个问题！”

“你又去‘冒名顶替’了？”英子叫了起来。

“不是我冒名，是他老眼昏花把我错当成了你，”丰子坦然地说：“这问题你也有责任，在他面前你从没有提起过我，我无法在他面前说明我到底是谁！”

“不管怎么说！”英子蛮横地狡辩：“你来东京总是要坏我的事情。上次去荻原家就是这样。我告诉过你他有阳痿，洗澡的时候看看你，你就大喊大叫……不用打断我，这有什么了不起，来到东京了，就得入乡随俗，你要是进了日本的公共浴池，看澡堂子的人就坐在中间，看着你，那些日本女人还不是照样在洗澡，哪个像你，又叫又喊……”

“性质不一样！”丰子气的大喊。

“我看没什么！只不过一个需要付钱吧！”英子轻松地说。

“可我不需要这样的钱……”丰子嚷。

“在近江家吧！你正经极了，就像是一位带发修行的尼姑，把大郎、二郎拒之千里之外……”英子挖苦说：“自视清高，打肿脸充胖子，既然他们肯于出血了，再三问你要什么，你却偏偏挑了一只小闹钟，……”

“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事的方法，看来我们用不着完全取得一致，对于我来说，只有这样做才最心安理得。”丰子一本正经地说。

“哼。”英子发出了轻蔑的鼻音，坐在沙发里，轻轻地摇晃着修长的大腿说：“看来我们还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你走你的阳关大道吧！不过，咱们丑话讲在前边，我不能再向你提供食宿费用。当然不是从今天算起，我不能那么绝情绝义。房子你住到月底吧！”她看了看表，“距今天还有两周时间，此外每天按五千円暂借给你，不用给利息，还本时间没有限制，这条件够宽容了吧！”

尽管丰子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这问题在她的脑海中盘旋已久了。但是当话由英子的嘴里讲出来，而且讲得这样赤裸裸，她那已受重创的心，仍然添加了新的伤痕。她欲哭都没有声音。丰子由于愤怒，全身都在战慄。她真想头也不回的离开这里……

英子洋洋得意地站起身来，背上了背包，在镜子前面认真地端详自己，用手去按抚那本来已是熨帖的头发，习惯地掏出了红唇膏。

丰子用蔑视、鄙夷的眼光看着英子。她把自己当成上市出售的商品，这和那些二道贩子，有什么不同呢？

临分手前，英子微笑着说：“我想你是如此厌恶这用肮脏勾当换来的钱，因此你是不会拖过限期的！顺便说一下，你不必替我去日语学校啦！我替你交的这学期日语学校的学费，不用偿还了。”当她拉开门后，又折过身来甜甜地说了声：

“Bye、Bye !”“ WIP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丰子扑倒在床上，控制不住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淌下来。

这些天来，她日也盼、夜也想，希望能见到英子。关于今后的生活，她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知道困难不少，可只要英子改车换辙，应该说路仍在脚下，……见了英子，她才知道这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现在门关上了，她彻底失去了英子。她真想不通。

英子心急火燎地把自己从国内叫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当英子从面临被学校除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以后，英子认为自己是碍手碍脚的包袱，英子要甩掉自己，踢开自己，把自己扔在了这个孤岛之上。这是她做梦都难以想像得到的，遗弃你、背叛你、出卖你的正是自己的亲人。

小时候她们常常争吵，有时为了玩具，有时为了衣服，有时为了一件文具……每次打架不外乎一个原因，总是觉着对方的好，她们彼此大喊、大叫，动手是常有的事，哭的满脸泪痕也屡见不鲜。但在奶奶、妈妈、爸爸的劝解下，有时她们自己也可以和好如初，不计前嫌，仍然是亲姐妹。人们常说同胎同卵的孪生，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远在千里以外，一个人动了阑尾手术，另一个就会肚子痛。根据丰子的体会是，每次她替英子担心的时候，总会有些小麻烦在侵扰着英子！

现在，丰子觉着自己的一部分已经失去了。是的，这一部分正在溃烂、消亡，自己却没有任何力量挽救这悲惨的结局。

她在悲愤、绝望、怨恨、痛不欲生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英子走时放在桌子上的日元，她一把抓过来想顺手撕了它。英子那十足的商人劲儿，丰子真想狠狠揍她一顿。两只手已经开始拧绞着日元了，可最后她还是不得不把手松开，颓然地将钱撒在了地上。在这高消费的东京，离开钱是寸步难行的：你不能乘车，不能四处去联系，你就要饿肚子……要不然，英子就俨然以阔妇人、施主的样子对待自己啦！这里衡量人的标准，不在于情操的高尚。英子曾当面质问她：“请问情操值多少日元？”世上的路，诚然是人走出来的，但当你精疲力竭的时候，外界往往只要用一点点力气，轻轻地推你一把，你就会滑向那最最省力的斜坡，直至落在那无底的深藪而不能自拔。英子正在顺着斜坡滚下去，而自己现在也踉跄到边缘……

一周来，丰子奔波在东京的闹市区，新宿、池袋、浅草……她需要找工作，还要租赁到廉价的房子。两者都要兼顾到，确实非常困难。英子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了，手中的円越花越少。在交通繁华的东京，地铁、汽车、无轨电车不仅在地面上纵横交错，在地下也是层层叠叠，只靠“11”号汽车是行不通的。这样在交通费上就花了不少钱，这是无法缩减的开销，而在吃的方面她就不得不精打细算了。通常的小吃店她都不敢问津，要想坐进去，没有千儿八百円是打不住的，再者她也没有时间。丰子觉得很奇怪，似乎一天不吃饭，她也不觉得饿，她感觉两腿酸软无力，她纯属为了补充热量才进餐。没有规律，没有准谱儿，最奢侈的是一个热狗，一只包子……有时就是一瓶冷饮甚至是一袋方便面。没有开水，自然是干嚼了，她常常觉着口渴，津液好像都枯竭了。

每当一无所获地打开那六叠半的房门，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了她，疲劳、酸懒、周身的疼痛，使她不想干任何事情，甚至是准备晚饭，一头栽倒在床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丰子心里清楚，工作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房子也不会从空中飞过来，一切都得靠自己。清早，她忍着全身的不舒服，从床上爬起来，但她觉着与往常不同的是，头像要炸开来似的痛，但她依然挣扎着走到洗澡间，梳妆起来，这是我工作的先决条件。在灯光的照射下，在镜子里她看见了自己憔悴的脸，两眼周围出现了淡淡的黑晕，“用不着抹眼影了。”她解嘲地自言自语地说。

突然她觉得有些眩晕，眼前迸出了许多金星，继之镜中的自己消失了，被一团团的黑雾遮掩住了……她赶忙用手抓住浴池前的铁把手，扶着墙，一步步地挪出浴室，她觉着眼前景模糊的一片白，她下意识地觉着应该躺上去……她一下扑了过去，头重重地磕在了桌角上，她迷迷糊糊地想着，今天早上她准备去上野呢！虽然想起来，但她却没有一点儿力气，只觉得自己在那块松软的床垫上，向下沉、向下沉、向下沉……

丰子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这里是白雪覆盖的世界。她竟然穿着单衣，她感到全身都在颤抖，透彻肌骨的寒冷串及身体的各个部位，指尖、牙齿……她在雪地中看见了奶奶，高举着她写的那封航空信……丰子流泪了，眼泪都变成了一个个冰球球……姚看见了在雪地中跌跌撞撞，张开双臂向她奔跑过来的父亲，她听不清他在喊些什么，他猛地摔倒在雪地之中，丰子自知没有力量去帮助他……她又看到了满面春风、洋洋得意的英子。丰子心里清楚，即使冻死、饿死也不会向她求援的……她听见了喊叫声：“丰——子，丰——子，丰——子！”她听不十分真切，是奶奶的声音，是父亲的声音，是……不，不会是英子的……这声音越喊越响，越叫越真切。她觉着有谁在用力的摇晃自己的肩膀，全身都觉着酸、痛、疼，越摇越用劲儿，全身都要散架了。她试图用另一只手，推开晃动自己的手，可她没有力气把手抬起来，几次她想抬起那沉重的眼皮，都失败了，我大概就要像“虾米”一样，永远起不来了……

“丰——子！”

她又清楚地听到喊声。

“你要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接着一双纤细的手，拍她的脸颊，轻轻地、轻轻地：“你醒醒呀！”

丰子感到有一串串冰凉的水珠，滴落到自己的脸上，她听到了呜咽声，这哭声越来越响，让人好伤心呀！她勉强睁开了粘涩的眼睛，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张年轻女人的脸，最初好像有一阵阵浮动的薄雾，她看不太清，慢慢的雾消散了，依然有一层面纱……渐渐她看清了，那是英子！她本能的想抽身起来，头却没有移开枕头。

来人确实是英子。那天走后，英子感到很痛快，你不是嫌我的钱不干净吗？好！那你也尝尝走投无路的滋味吧！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三天、四天过去了，英子渐渐地有点心神不宁了！毕竟是自己的孪生妹妹啊，她帮过我的忙，我不能釜底抽薪，尽管她让人心烦，好几次坏了我的事，……五天六天过去了，英子的心里越来越烦躁不安，丰子会不会出事？英子忍不住了，她悄悄地摸进了“六叠半”，看见丰子倒在桌子边上，已经不省人事了。

“丰——子！你醒了，我是英子。你可真把我吓坏了，你还生我的气吗？我这人你应该清楚，一生气了，说的话就不着边际，没有把门的，你会和我计较吗？哪能呢！这两天有事，早应该来看你，也就不至于这样了，都怪我不行吗！”她看见丰子别转了头，不理睬自己，就赶紧抓过丰子的右手，

用力地拍打自己的左脸。“我让你打我还不行吗？”

丰子虽然没有一点儿力气，但仍然挣扎着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英子也摸透了丰子的脾性，她深知丰子也不会记恨自己，慌忙为丰子忙碌起来。为她梳洗，整理，还为丰子试了体温。

38.5℃。

“我来这儿的时候，你的脸烧的很红，可你连被子都没有盖，我以为你累了，睡一会儿不去惊动你，可你一连气睡了六个小时，午饭都没有吃……如果我再叫不醒你，我会叫急救车把你送到医院去！我想你可能是着凉了，再加上劳累，再说你也没有好好吃饭。我刚才看了冰箱，本想为你做点儿吃的，你是怎么搞的，里面空空的，仅有的几片面包也至少是放了三四天的，牛奶没有了，果汁也没有了……”英子嘴里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

丰子的脑袋胀的大大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她只觉得耳边有一个声音，但却不能听清那确切的意思，但她知道屋子里有人了，那颗孤单、空荡、死寂的心又有了依靠。

“渴——”她发出了极微弱的声音。

英子在厨房里进进出出，不一会儿端了一杯热牛奶，她用一只臂膀将丰子搂在怀中，一手拿着杯子，再将一根空心的塑料管放在丰子嘴里，另一头浸入热牛奶的杯中，不一会儿牛奶就吸光了，她又端来了一杯热糖水。

“你太缺水了，瞧，嘴唇干的都曝皮了，要是日本人早得进医院挂吊瓶了，其实呢，那瓶子里就是葡萄糖，喝糖水就是土法吊瓶，再喝了这杯！最后还有一片 A. B. C，治感冒是最特效的……现在你再躺下！”她就像劝说孩子，轻轻地将丰子放倒在枕头上，为她盖严了被子，“这次再睡一觉，病就好了一大半！”

饥饿难忍的空空的胃里，灌进了热牛奶和热糖水，顿时觉得非常舒服，再加服用了发汗的药物，不一会儿，酸痛肢体沁出了汗水，顿时觉着轻松了许多，胀大的脑袋似乎也恢复了原状。她的耳朵不再嗡嗡响了，房间里显得非常安静。闪现在她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英子走了，心里觉着怅怅的，她清楚地知道英子确实是来过，这不是自己的幻觉，而现在英子没有了，她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四周光线很暗，她不知道到底是白天还是夜晚，自己到底睡了多长时间。

“你终于又醒了。”

丰子发现英子就蜷缩在门旁的沙发里。英子见丰子醒了，便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走动起来。

当英子把房间的灯打开时，像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桌子上摆着丰盛的食物，都是丰子平时最喜欢吃的：奶油蛋糕、热牛奶，还放着满满一盘香蕉、桔子。

“吃吧！你是集饥寒交迫于一身才躺下了，你记得奶奶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至少有三顿没吃了！”英子讲话总是十分武断。

奇怪，此刻丰子并不讨厌她的唠叨和教训，她明白英子讲得对，就是那么一回事！

“你也吃吧！”

“饭店里服务员是不能和顾客一起用餐的，这是规矩。”她讲话的样子显得很正经。

丰子在吃饭的时候，英子在房子里进进出出的忙碌着，一会儿厨房，

一会儿厕所，一会儿卧室。丰子下床去厕所时，发现杂乱无章的房子打扫的很干净、整净，冰箱里塞满了食品：

面包、牛奶、香肠、冷饮、冰淇淋……

“用不着奇怪！在你长眠的时候，我两次去超级市场买来的，够你用一段时间的。”英子得意地说。

“我很快就要离开了。”丰子轻声地说。

“瞧你！我们不是和好了吗？趁着你神智清醒的时候，我再宣布一次，郑重宣布以前我在这房间里讲过的话，都无效，都作废！”她本想再说下去，“那是话赶话，你要不逼我，我也不会讲出来……”但一看丰子那疲惫、虚弱不堪的样子，她又将这些话咽了回去！

丰子确实饿了，一周多来就没有认认真真地吃过一顿，眼前都是新鲜、松软可口的食品，食欲挺好，餐后还吃了香蕉，她自己还从没有舍得买过呢！

丰子看了看时间，已经九点多了，她催促英子说：“你该准备回去了，万一错过了这里通往地铁的汽车，在这段路上找出租车都很困难。”

“这你用不着操心！”英子说：“这里的情况我比你熟悉多啦！”

英子依然不停地忙里忙外，她将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丰子看着她，颇有感触地说：“看来你不是不能干，而是不愿意干！”

英子一屁股坐在门旁的沙发里。她累了，将散落到胸前的长发都用手梳拢到脑后，“这是最简单的工作，任何女人都可以干，问题是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下来，比如你非常累，或者在你不太舒服的时候。”

要是放在以前，丰子会认为英子在诡辩，现在自己也有了一点点感受了。

丰子时不时地要看看闹钟，她依然为英子担心……

英子笑了，“我看你就是操心老得快，我今天就住在这儿！”

丰子自然是喜出望外，她来日本后还没有机会和英子睡在一起呢！她高兴地说：“那好，只是床铺窄了些，不过我们俩都不胖，我可以仄着身子！”

“用不着，我就睡在地毯上……”英子爽快地说。

“这，这……”

“这有什么！”英子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这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讲就是能上能下！”说完哈哈大笑。

丰子也笑了。

丰子说：“我真奇怪你从哪儿学会了护理人的本事！”

“这也用不着学！”英子讲话的时候非常认真，“如果你自己体验过做病人的滋味，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也病过！？”

“记得奶奶说过的一句老话吗？吃了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我是肉做的，又不是泥捏的！我不但病过，而且不只一次，有一次，我得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黄黄的胆汁都吐出来了，可没有任何人理睬我……”

“你就住在这儿……”

“不，不是，那是一间非常非常差的小房子，只有两叠半……”

丰子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虾米”静静躺着的、龌龊的小房间，英子没有谈过这些，在她的思想深处有一个错觉，英子一来日本，就是住高档次的宾馆，每顿要花上几万日元，阔绰、挥霍，英子不懂得贫穷的滋味……丰子的心底萌发出了某种歉意，自己对英子太不了解了！

“在我呕吐的天昏地黑时，我想自己要活不成了，说真的，我并不想离开这世界。”英子认真地说：“难道我来日本就是为了死？我甚至想过，谁要是当时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如果是男人，我就要嫁给他；如果是女人……”她坦率地看着丰子，重复说：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十 泥泞的路

英子到成田机场的时候，荻原早就为她做好了一切安排，当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千叶县，住在荻原家，这样就不会为食宿发愁了；另一条是留在东京。

荻原规劝英子说：“你在日本是初来乍到，对这儿的的情况不了解，东京是世界上高消费的城市。现在你觉着新鲜，时间一长你就知道住宿、坐车、吃饭开销都非常大。”

英子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上学的日语学校就在东京，几十万円の学费不能白白扔掉呀！”

荻原笑着挥了挥手说：“区区几十万円是小事情，我早就说过，千叶县也有日语学校！”

英子没来日本前，爸爸就为她定下了必须恪守的诺言：只能上东京的日语学校。她自己也希望留在东京闯一闯，不想一头扎进荻原的安乐窝里，其次他们之间年龄差距太大，她可不想有个外祖父似的人，常常监督着自己，况且他们也并不十分熟悉，再者荻原还要定期去东南亚和中东一带，有商业上的交往……她将要一个人留在一幢空房子里，她不仅害怕，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孤寂……

荻原给了英子充分的考虑时间，在三天游览东京的日程里，他都没有谈及这个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暗示。三天后，他要乘飞机去香港洽谈业务。英子态度非常坚决：“我要留在东京！”

荻原对于她的决定并不感到惊讶，点了点头，思索片刻说：“也好！这是我为你留下的生活费用，因为你不可能立即找到工作，可在东京没有钱是不行的。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和困难可以找我。”看来他早就有所准备，从容地将名片放在了数好了的钱上。

他们客客气气地分手了。

英子暗自想，爸爸总是喜欢疑神疑鬼的。荻原先生对自己并没有任何歹意，爸爸这一辈子正是做茧自缚，虽有满腹经纶，也派不到有用的地方，为此她还颇有一番感慨呢！

当英子挤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打工的行列里时，生活就不再是那么轻松了。荻原先生留下来的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字。开始时花钱很大方，买了一只手提包和一只大发夹。参加工作后，她养成了一个毛病，相中了的東西，尤其是服装、鞋子、装饰品，借钱也要买，何况她现在手中有钱，至于能花多久，她用不着考虑。在国内无论如何还有妈妈做后盾，在日本可就举目无亲了。

一点钱，发现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她都想不起来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

但她必须面对现实，她需要租赁便宜的房子，需要打工。英子开始奔波于东京市的闹市区，她找到了只有两叠半的住处，公用的盥洗室里尿水横流，便纸虽不能说铺天盖地，但至少到了插脚不下的地步。她有什么办法？只要夜晚不露宿街头。……

人们说年轻俊俏的姑娘到了日本是会有人帮助的，东京当然也不例外，英子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更深了。一次已濒于绝望，有气无力地站在地铁的候车处等车时，碰到一位在中国餐馆打工的北京人，他热心地为英子找到了工作。由于日语差，五十音图还没有搞清楚，自然是由刷盘子、洗碗开始，不管怎么讲，总是有了工作，自己挣钱了。有时她拖着疲倦的身子，双腿酸软，连步子都难以挪动，再看看自己那双长期浸泡在水中的，发白了的手指，心中会愤愤地想，我到日本来，难道就是为做一部廉价的洗碗机器？可不洗碗，她又能去做什么呢！

荻原的名片，英子一直把它放在贴身的皮夹子中，这是她的法宝，只要电话拨通了，她立即就可以逃脱苦海。几乎每天她都要下意识地摸一摸皮夹子，有两次由于受了领班的不明不白的申斥，她的手指已按了六位数字，只差再按一下，电话就接通了，她竟又将手指缩了回来。分手时间太短了，今后会给荻原先生留下话柄的，还有要向爸爸交待……她垂头丧气地将电话机推向一旁，离得越远越好，免得勾起她要挂电话的念头。

属于偶然的机。在日语学校上课时，英子最初出勤率是不错的，反应也很机敏，深得南云隆老师的青睐。一位女同学转让了一份售货亭售货的工作给英子。在只认钱不认人的东京，这绝不是无价的情义。女同学看中了英子的手提包。看来这位女同学是识货的，这只手提包是英子在东京买的。在要手提包和要工作面前，英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样她就必须忍痛割爱了手提包。

英子所以接受这份工作，是经过认真地权衡利弊的。售货亭设在文化区，附近有两所大学，此外她的住处离那里不算近，但乘坐电车十分方便，而且上班时间不冲突，在上午。虽然她日语讲的并不好，但卖东西这行她熟悉。刚参加工作，英子就在大饭店的礼品部，那时的顾客也是外国人，只不过现在是清一色的日本人就是了。工作性质大同小异，虽不能说很有信心吧，但她去售货亭并不打怵。当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她年轻、漂亮，还会讲点儿英语！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可以更多地结识一些人，机遇绝不会自己找上门来，这需要人们去寻找。

正如英子所料，工作十分顺利，经理自然也很满意。英子上班时，顾客数目明显增多，尤其是大学生，不言而喻的是男大学生又占压倒优势。

全天都是排得满满的：早上去售货亭，下午上日语学校，晚上去餐馆，午夜才能到达住处。首先吃饭非常不规律，早上根本没有时间，中午是在路上，只有晚上在餐馆才能进食一顿免费的、舒适的晚餐，自然是饱饱地吃上一顿。英子常常想，自己如果具有反刍动物的胃该有多好，她要求不高，不要像沙漠里的骆驼，可以承受数天的、甚至更长时间的饥饿，她只要一天，因为餐馆内为打工者提供免费进餐，这是适用于全球性的，英子也用不着为老板省着，那才叫不吃白不吃呢！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饥一顿、饱一顿，好在她年轻，咬咬牙顶过去了，架不住过度劳累，她终于发病了。事后想起来，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次，午夜回家英子淋了雨。第二天一早她仍然挣扎着去售货亭。坐

电车时，她就觉得胃里很嘈杂，不断地向口腔里涌出酸水来，她都控制住了。络绎不绝的顾客，让她感觉应接不暇，继之头晕起来……

“瞧，这位小姐脸色苍白！”顾客嚷了一句。

老板才发现她颓然地斜靠在货架上，不得不同意她离开。

谈何容易。要从售货亭走到车站，对于不断想吐的英子来讲，未免太长了点儿。她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帮自己的忙，爬也得爬回去，她还必须装出自己能应付一切的样子，“我要站着走出去。”

在候车时，英子觉着全身酸软，额头沁出了凉汗，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但她的头脑是清楚的，尽管她的二叠半住处，离电车站不太远，她自知已没有能力跨越这段距离。

她要“打的”。这时候她不能只想到省钱，命比钱还要紧，但她发觉自己连做手势的力量都没有，惟恐自己会倒在候车亭里。

“小姐，你不舒服了……”

英子只知道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男子，但她却看不清他的面孔。

“你是乘这趟车吧！我们同路。”

英子也顾不得多想，犹如奄奄一息的落水者，捞着了一根稻草是绝不能放手的。事后英子都无法分辨清楚，是她挽住了他的胳膊，还是他搀扶着她的胳膊。也许因为有了同路人，那种濒死的感觉似乎有所减轻，虽然胃内仍很嘈杂。但她觉着能够忍受。她是多么希望一直坐在电车上，不用下车了。她不喜欢大幅度的移动身体，就想蜷伏在一个地方，车子一站、一站的停，然后又开动……车子又停下来，年轻人搀扶着她下了车。

英子抬眼细看，奇怪的是这正是她要下车的地方，“谢谢你……”她试图摆脱他的手臂，立即踉跄了一下，险些儿跌倒……

他抢步向前扶住了她，说：“我们是同路，我可以再送你一程！”

英子求之不得呢！到了楼门口，她坚持不再麻烦他了，她都顾不得问他的姓名，唯恐他会追上来，径直走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上楼梯的。英子暗自庆幸是住在二楼，要是五楼、六楼，她会躺倒在楼梯上的。

推开房门，胃里的东西，翻江倒海似地倾吐出来，她扑倒在地板上，胃内还感觉着阵阵的抽搐，疼痛难忍。她原想回“家”了，自己安静地躺一躺，休息一会儿，晚上还要去餐馆打工哩！呕吐却无法抑制住。最后她发现嘴里苦苦的、粘涩涩的，才知道连黄色的苦水都吐出来了。她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有谁能来帮助她从“苦水”里解脱出来？她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是的，我一定嫁给他！”她的脑子里在反复地回响着这样一句话，仿佛唱针在唱片上固定的一个地方。……

她迷迷糊糊地感到，自己被抱到了干净的褥子上，吐出来的东西被扫走了，还有嘴里那些粘乎乎的苦水……她知道这是自己的希望，也许是梦幻，渐渐地她入睡了。当她再醒来的时候，竟让她大吃一惊，活生生的现实居然与梦境里遇到的相似，起初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坐在门旁定睛望着自己的一个年轻人，她立即仄歪起身子，大声地问：“你是谁？”

“小姐，你醒了！”他轻声地说：“我是与你同路的，……我不放心，怕你会出什么事……我又随后跟着你……没有得到你的允许，进了你的房间，真是对不起！”他越讲声音越低，头深深地埋在胸前。

英子想起来了，那位助人为乐的青年人，赶忙道歉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失礼！”

谢谢你的帮助，给你添麻烦啦！”

年轻人开始站起身来说：“没有什么，请不必客气，我要告辞了。”

“请你留下姓名……”英子恳求说。

年轻人说：“不必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我再来看你！”

年轻人悄然地走了，英子才发现在低矮的炕桌上放着蛋糕、鲜果汁和一瓶咖啡，原来由于房间小，没有冰箱，平时她难得准备食品，这位年轻人想得十分周到。他走了，英子心里怅怅的，她不知道是不是还能遇见他？“是的，我一定嫁给他！”这已经中断了的声音，又像车轱辘似地转了起来，她用两手将耳朵堵住，这声音却依然清晰地可以听到。她自己劝解自己，那是神智不清楚时，胡思乱想出来的！

后来，英子又与这年轻人相遇了，他就是近江大郎。那时他在大学里读商业经济系，正面临毕业。事后他向英子坦白说，当她第一天来售货亭时，他就注意到她，他在众多的顾客中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说句实在话，他长得很一般。她却将他迷住了，他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曾跟踪过她，知道她的住处。那天她不舒服，是他第一个发现了她面色苍白的……

英子心里清楚，大郎不是她心目中渴望的白马王子，可他为人忠厚，对自己感情真挚，此外他有学历，她不讨厌他。

大郎非常诚恳地对她说：“你那里的居住条件太差了，我在校外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很宽裕……”

生病后的英子，体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不能去餐馆打工，“两叠半”的住处吃饭也成问题。此外，她从内心里觉着孤单，希望能有个依托，英子搬进了大郎的公寓。

英子对于大郎逐渐地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他有一个颇为殷实富有的家庭，他又是长子，毕业后即回家继承家业，承办大公司。就她本心来讲，现在就找个归宿未免太早些了，可残酷的生活告诉她，这似乎是一条安稳可靠的路。一回想起自己躺在肮脏的二叠半里，她就会不寒而慄的。

大郎的家在千叶县，离东京并不远，利用学校里短暂的假期，大郎把英子带回了家。

近江家比英子想象的还要阔绰、还要富有。但近江家严格的家规，老近江和近江夫妇的威严让她觉得不舒服，她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由于要躲避大自然里暴风雨的袭击，它闯进了一只早已筑好的鸟巢内。巢内的鸟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它、排斥它、想方设法地逐掉它……小鸟带着被凌辱的、被损害的身心离开了鸟巢。

英子被安置在四面都可以看到的客厅内休息，置身于全家人的监督之下。看得出来，她在这里的地位是最卑贱的。她需要殷勤地服侍两对老人。英子认真地想过，与其在近江家做免费保姆，任何一点纰漏，都逃脱不掉她们那犀利的目光。还不如到社会上，去干有报酬的工作，虽说顾客也有不少挑剔的，凭她的经验，干这些事并不困难，再说顾主并非固定的，不断地结识新人，她觉得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事后大郎才发觉，将英子带回家中，希望得到双亲的认可，是他的错误。事与愿违，不单单父母对他很不满意，英子也毫不隐晦表现了对近江家的反感。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之中了。

奶奶最了解英子，她这人没有长性，三天热乎劲儿，不论是买东西、干事情或者与人相处。尤其从千叶县回来后，英子看到了大郎在近江家的地位，虽然身为长子，但性格很懦弱，这可能与太忠厚有关系。在英子眼中，忠厚可不是什么好品德。这是受人欺侮、摆布的标志。时间稍长，大郎的缺点渐渐显现出来。英子亲身体会到感情和爱情并不是一回事情。自己在呕吐时的下意识的许诺，不应该认真的。她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对于大郎的不满，渐渐地表露出来，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搞得大郎无所措手足，正因为他温和、柔顺，英子就越觉得没意思，她暗自下定决心要离开他。

英子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大郎，她留下了一张很简单的字条：

“……我走了，不要找我！我还会来看你的。我会永远记住你……”

大郎对于英子的突然出走，虽然非常伤心，但他面临着更大的家庭压力，尤其是严厉的近江夫人。他已经毕业，必须继承家业，否则自己的经济来源也将被断绝。他一直关心英子的去向，即使迫于母命与典子成亲后，他们仍有书信和电话来往。在英子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也曾帮助过她。英子所以要丰子去近江家，那是因为她知道大郎有了儿子，需要有人帮忙，她欠下了大郎的人情债，需要偿还。再说在日本多一个上流社会的朋友，多一条路子有什么不好呢！丰子来日本，英子早就为她设计了这项替身的内容。

英子熟知丰子的脾气，绝不能和盘向她端出。那样做事情一定搞砸了。但英子知道她能够圆满的完成自己预想的要求，英子虽不能说是老谋深算吧！出起丰子来，自然不单单是技高一筹了。

后来英子在新宿一带的一家服装店里找到了工作。她干够了中国餐馆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儿。这次是做售货员，找到这个工作，纯属一个偶然的机。是英子在逛商店时，发现这个店的玻璃窗上贴着招聘广告，她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走进经理办公室。

经理四十岁左右，人长得很精明、干练，但他的日语讲的不太纯正，发音很古怪，不是东京地区的口音。他们交谈时间不长，经理同意英子第二天来试工。

英子喜欢这个工作，化妆是工作的要求，她喜欢干这种事，以往她没有时间，也不可能花钱去买昂贵的日本的化妆品。这儿有入时、款式新颖的服装，可以打扮自己。走进店里的顾客，多是有钱人，她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偶有遇到白种人时，英子的英语就派到了用场。尽管她会的并不多，但在英文发音不太纯正的日本人中间，她就显得技艺高超了。老板对她的工作很满意，不仅很快录用，还将英子安排在非常显赫的地位，仿佛店里女售货员的标志似的。

经理在私下里曾许诺英子说：“本店准备成立时装模特儿队，届时想请你也参加！”

英子早就想当模特儿了。如果在日本能实现自己的幻想，那可太喜出望外了……应该说她的工作很出色，因为她非常努力。

渐渐地英子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每当她匆匆地赶到店里，在女更衣间换衣服的时候，就会发现老板的身影。最初她以为这是某种巧合，但次数多了，她就觉着反感。现在她并不害怕，只感到他是一只馋猫，想要“偷鱼”吃。说实在的，在初次见到他时，她还曾为他风流倜傥的外貌动过心呢！现在她却有些看不起他。这是利用自己的权势，揩女雇员的油！英子不怕看，看看又少不了什么！她也不想和老板搞坏关系，否则进入模特儿队的希望就

可能成为泡影。

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英子竟然忘了沉默就是应允，忍受就是同意。老板得寸进尺，不仅当着女售货员们的面，去摸英子的脸颊，乘英子不防的时候，摸她的乳房，有一次竟将手伸进裙子里……

英子忍无可忍，她将模特儿队的诱惑，忘得一干二净，与老板大吵大闹起来。

“你是老板，仅仅雇用我售货，你没有权利欺侮我……你是占便宜没有够的人！你还算是人……”

英子知道自己不会再走进这家服装店了，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闹他个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老板自知理亏，被她闹得手足无措，无法收局。后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面目清秀，着装入时，替他解了围。

店里的一些女雇员来劝解，都被英子拒之千里，英子早就察觉到，由于自己受到老板的青睐，遭到一些人的妒忌，她认为这是表明自己态度的最好时机。当她瞥见这位妇女走进经理办公室时，就准备请她也吃闭门羹。英子万万没有想到，她一开口，自己就愣住了。

她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我叫明奈子，也是服装店的股东。我非常同情你所遭受的无礼的欺侮，你能和我谈谈吗？”

仅仅是这熟悉的乡音，就将她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再加上那简短的关键的表态，英子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她呢！

英子与明奈子相识了。事后英子才知道，明奈子就是老板的妻子！如果她们一见面，她就向英子亮出这层关系，英子会请她吃闭门羹的。明奈子将和英子的谈话安排在离服装店较远的一家吃茶店里进行，这是她做事情干练的地方。她摸透了英子的心理，远离出事地点的本身，就是在企图扑灭英子的怒火。这样服装店可以照常营业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两人竟成了密友。明奈子长英子 15 岁。她们两人的性格、情趣、爱好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明奈子和盘儿向英子倾吐出自己的心事，正因为她如此坦诚，才赢得了直肠子英子的信赖。

原来明奈子是中国人，她的丈夫小林龟是华籍日本人，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他的日本话讲得十分蹩脚。但在中国人面前，他从不讲汉语，所以英子在店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没听见他说过一句中国话，直至他们之间爆发了冲突。一提起十年浩劫，他就咬牙切齿，显露出不共戴天的仇恨来。他与明奈子住的是近邻，虽然他长她几岁，可他早就为她的美貌所倾倒，十年浩劫中的中国人都被阉割了七情六欲，小林龟是日本血统，不受这种管束。他偷偷地给明奈子写过信，递过条子。明奈子也很喜欢他，他会画画，有时偶尔也会送给明奈子一张自己得意的素描，当然是暗中进行的。

随着年龄的长大，由于明奈子的父亲是一个党员科级干部。她在高中毕业后，被师范学院选拔为工农兵学员，小林龟则赴东北军垦做了军垦战士。尽管爱心不变的信件一封封寄到北京，可两人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开了，其中有很大的阻力是来自明奈子的家。

漂亮的姑娘不乏追求者，明奈子学习的中文系军代表就是其中一个。他追求的热烈，执著，而且他又是高干子弟。明奈子的父母同意了，明奈子也动心了。他们闪电式地结了婚。婚后，明奈子发现她本不是他那个圈子里的人，他并不真心地爱她，而只是想占有她。

婚后与小林龟断绝了联系。三年后他们相遇的时候，他是以日本人的

身份出现在明奈子面前。他回日本后，继承父业经营服装商店。自己也兼搞设计，看样子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他对明奈子不忘旧情，依然眷恋那纯真的爱。明奈子心动了，是小林龟促成了她的第一次婚变。

当她历尽艰辛，承受着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巨大压力，只身来到东京时，她才发现小林龟也变了。他们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爱情，而且她看出小林龟对自己还隐藏着某种仇恨。如果将爱与恨都置放到精细的天平上，恨的砝码明显加大了。酒后吐真言，小林龟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大骂世上的女人都是水性扬花，倒好像他所以寻花问柳是明奈子不能始终如一造成的恶果。

“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明奈子痛苦地说：“更有甚者，坠胎、上法院……他的事我从不参预，但你是例外……”

“我曾苦苦地哀求他，深更半夜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睁着干涩涩的眼睛等着他回来。

醉如烂泥，穿错了皮鞋，丢了领带，有时甚至是赤着脚。丑剧不断地重演着，要不是我们之间有一个儿子维持着，也许我们早就分手了。我知道这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将他从我的生活中排挤出去。几年来我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里的朋友，也进行了一些投资，人总得找点事情做，总不能让人闲置在一旁，日久天长就要生锈报废的！”

小林龟和英子发生的事，如果私了，总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赔偿女方的损失，英子拒绝了，她还颇有点仗义劲儿呢！

英子离开了服装店，又开始了寻找工作的艰难历程。由于她体验了几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对工作就有所挑剔，而不是饥不择食，有工作就做。当然找工作的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她渐渐地将对明奈子忘了，倒是明奈子打电话给她，主动地开车把英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玩。

起初英子有顾虑，万一碰见小林龟呢！

明奈子宽释说：“他回家来只是个点缀，而且多在深夜！”

明奈子的家宽敞、舒适、阔绰。小儿子只有六岁，十分活泼可爱，这个表面上充满欢乐、幸福、令人羡慕的家，其实正坐落在火山口上，随时都有四分五裂，倾巢覆灭的危险。

明奈子建议英子搬到自己家里住。她说：“我一个人和孩子住在这大房子里，觉得十分空旷，也很寂寞……”

英子心怀恐惧，婉言谢绝了。

明奈子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说：“我在近郊还有一处房子，我的丈夫不知道，你可以搬到那里去住！”

明奈子开车带英子看过房子。房子小巧玲珑、舒适。这是在大公寓里的一个套房，有两间卧室。明奈子并不隐瞒，在返回的路上，她边开车边说：“我有一个朋友，有时来这里住，但和你没有任何冲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你可以随意使用房间里的东西，对于你是免费的！”

英子欣然同意了。尽管她当时的住房条件比两叠半时有所改善，但和明奈子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最重要的是不必拿房租、水电费，这样便宜的事情在东京是难以找到的。

搬进以后，英子发现明奈子的朋友每月来住一两次，也许她碰见过就这么几次，是个上了年纪的高大魁梧的男人，看上去很有风度。她不好意思问明奈子，他们是如何相识的。

这期间，英子也不只一次地去看望荻原。她知道他为自己布置了舒适

的房间，在所有和她结识的朋友中，他为她花钱是最大方的，只要是英子想要的，他从没有皱过眉头，连眼睛都很少眨。英子对于没有到千叶县的日语学校读书，从没有后悔过，她住在荻原家时间不能超过两周，否则就会腻烦。英子原先并不讨厌猫，但什么事情一过头了，就会发生了变化，猫多的都成“灾”了，英子竟然变成了猫的奴隶，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

在荻原家，有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思想在侵袭她、干扰她、折磨她。荻原将她也列入他豢养的猫群之中。她无法忍受。有时会突然离开荻原，她那喜怒无常的性格也颇让荻原头痛。但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她，英子并不讨厌他，那是他并不限制、察看、跟踪英子的行动，听任她的自由。英子就像一只飞翔在高空中的风筝，不论它飞得多高、多远，总是有一根线在扯着它！

五月初的黄金周末，原是他提出要英子来的。但英子有事又不便回绝荻原，她才把丰子派去。虽然丰子回来为了洗澡的事和自己大闹，荻原却没有什么反应。还经常来电话，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看来他还没有发现破绽。

英子所以干了汤女这一行当，应该说和明奈子有很大关系，虽不能说是她唆使、怂恿，但至少英子从她那里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她又为英子创造了条件。

说良心话，明奈子对英子不错，一直提供免费住处。当然她的房间也需要有人看管，最重要的是她非常苦闷，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倾叙。而这人既有同情心又不应该和自己有任何厉害冲突。她选中了英子。

英子问过明奈子：“为什么不要你的亲人们来东京，父母亲或者姐妹！”

原来明奈子兄弟姐妹五个，她最小，在她与小林龟的婚姻问题上，全家都持反对态度。她回忆说：“有一年，他风尘仆仆地从北大荒来，带着一袋黄豆，人还没有在屋内站稳，就让爸爸和哥哥连推带搡地赶出门外。一袋黄豆都被撒在地上……他和我结婚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家里不能有任何人来日本，我一直恪守着这条诺言的……当然经济方面，我完全可以凭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这两年，我手里有了自己的钱。你大概难以想象，当他的经营发生了亏损时，他还要求助于我。……我用自己的最大可能满足了家中的经济方面的要求，从父母到姐姐、哥哥，每家的家用电器都是我包了。看来这是个无底洞，他们似乎永远都能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欲望……你也有同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大概日本这地方遍地是黄金，俯首皆拾了！”她的面孔上流露出凄惨惨的表情。

原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唱的经，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法解脱的苦闷、烦恼。

英子不仅喜欢明奈子，从内心里还很崇拜她，因为她不单单具有女人的媚力，还很精明、果断、大胆，只身来到日本，打出了自己的天下。尽管她有明显的不轨行为，依然维持着家庭的外表完整，这不能说她没有强有力的手脑和心计，英子觉着像明奈子这样的人，活得够意思，活得痛快！特别是到商店里买东西，动辄几十万円，那才够派呢！英子自愧不如，妒忌是女人的天性，争强好胜的英子更不能例外。

在钱的方面，明奈子是十分精细的，也可以说是铁面无私的。英子有过几次领教，英子搬进公寓前已讲好条件，她可以无偿地使用房间里任何装置，每月的总账单由明奈子来付。一个月后，明奈子向英子开了一张索取电话费的清单。英子竟然愣住了。

明奈子面不改色，声调冷冷地说：“电话费中不应该包括国际长途和东京市外的，我向国内拨电话都是有限的次数，而且谈话时间不长！”话虽不多但这是必须遵守的。

英子发现第一个月交的电话费竟然比自己在外边租赁房子的钱还要多！

事后明奈子对英子说：“中国有句老话，亲是亲，财是财，在日本则要再加上一个‘更’字，无论亲戚、朋友，甚至是夫妻，在钱方面分得十分清楚。我的手里就有一笔我丈夫向我借贷的债目，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到了日本自然是要入乡随俗的！”

英子靠着打工挣的钱是有限的，英子也不能从获原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他的原则是英子到千叶县去，一应开销全包了，犹如他养的那些猫，好吃、好穿、好待承！

一旦离开获原的家，一切待遇就都取消了。这也是为什么英子见着获原就要东要西，开价非常高。一来借着这机会买几件好衣服，回到东京也好和明奈子比试比试；另一方面她知道不要白不要！不吃白不吃！所以才创下了吃三万多円寿司的记录。既饱了口福，回去和明奈子谈起话来也有的可说！不过英子自知自己和明奈子之间，在经济实力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可她也深知自己在年纪方面却占着绝对的优势。渐渐地她悟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笔尚待开采的巨大财富，要看自己开采是否及时，还要遇到合适的主顾！

英子曾请教过明奈子，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挣大钱。她建议英子去做“汤女”。

关于汤女，英子来日本后已早有耳闻，这是变相的出卖肉体的行当，她觉得难以接受。

明奈子却很不以为然，“在日本这种竞争力极强的国家，你一无雄厚的资本；二无高超的技能，三无强壮的体魄，在高消费的东京，还想过上流社会的生活，我看没有其它道路可走。你做过酒吧里的陪酒女郎，我看这和红线也没有什么区别！你相信吗？我走出家庭的第一步，就是做汤女！”

英子听了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从明奈子的言谈话语中，隐约体察出她对丈夫的爱要大于恨。要知道多情人隐藏情感，要比无情人隐藏冷酷困难得多。明奈子得不到小林龟的爱，她采取了报复手段，自寻欢乐，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进入歧途后，她意外的发现，这并非死亡之路，而有九曲回肠之道在向前延伸呢！

明奈子毫无隐瞒地向英子介绍了自己第一次做汤女的经过：

“……其实我那时和你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对于汤女的事情仅只是道听途说。这是在日本的公共浴室设置的，当然不是所有的浴室都有这种工作。不言而喻，汤女是为男性浴客服务的。介绍我去干的，是我邻居的太太，后来我很快就搬走了……我原以为自己可以穿着内衣为浴客擦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要在自己的身体上抹上肥皂泡沫，用自己的身体当做菜瓜布，在浴客身上擦抹、清洗。要是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下水’确实很困难。不过话说回来，有些浴客并不让你讨厌，而最最重要的是报酬，如果碰到有缘份的，那可就不好估量了。”

英子以往也听过关于色情的“土耳其浴”的谈论，有人将其美其名曰“肉搏浴”、“泡沫浴”。

明奈子非常坦率地讲：“以前我对你讲过，我自己也有投资，搞经营，

其实就是开设了这种浴室。你要是到我那里工作，我会留心将一些高档次的浴客介绍给你！”

冈村秀男是英子接待的第一个“浴客”。他是明奈子的朋友。她告诉英子，“他是个颇有名气的律师，也是我的法律顾问。”

虽说冈村谈吐文雅，待人很有礼貌，在花钱方面也还算大方，但英子自知并不爱他，她只是将他看成是一个异性的朋友。要不是冈村自己主动提出为她租一套公寓，也许他们之间仅只是极短暂的交往而已。英子住在明奈子的房子里虽然很舒适，也很自由，但她总隐约地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来日本时间稍长后，她逐渐认识到自己欠下明奈子的“人情债”。这债越背越高，总有一天高筑的债台会把自己压垮的。此外她的内心世界里感到有一种不平，当然如果将它理解为争强好胜也好，女人妒忌的天性也好，她认为自己无论从哪点来比，都不比明奈子差，她不能安居于明奈子的羽翼之下，她想挣脱。

有自己的住所是首要的条件，冈村愿意负担费用，不需要英子花一分钱，她何乐而不为呢？

英子有了自己的住处，再住在明奈子家，就不是串房檐的食客了，是她在还明奈子的人情债！英子的住处就是现在的六叠半。房子不大，卧室、浴室、厨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可说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这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住在里面也挺惬意的，要知道吃惯了西餐大菜的人，有时也想吃块棒子面的窝窝头换换口味呢！

冈村的优点在于他做事十分小心谨慎，这可能和他所从事的律师职业有关，虽然房子是他付钱，他从不强迫英子干她不心甘情愿的事情，这样英子才敢让丰子住进来。

英子从没有动过要嫁给冈村的念头。她知道他是鳏夫，可她却也留了心眼儿，曾逼着他写“结婚启事”，目的是想留下有说服力的证据，好钳制冈村，这就引出了丰子也卷进来的那场小插曲。至今令英子困惑不解的是：精明能干、善辨真伪的冈村，竟没有看出替身的漏洞，英子原以为新宿吃茶店的风波，她和冈村会彻底决裂，而这决裂的第一步，就是不再承担房费。出乎她的意料，冈村竟然主动赔礼道歉，要求和好如初，所以六叠半的房子依然没有动。这可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想到丰子当着他的面，撕毁了“结婚启事”，反倒让他觉着英子这人刚烈、专一、可以信赖，他甚至向她苦诉：

“请不要抛开我！”

英子一回想起他那样子，都觉着好笑，这才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呢！

英子交往较多的另一个浴客，他是东京的一位股票经纪人，年纪比荻原还要大。五月初的黄金周末，他曾陪他到京都、奈良一带去旅游，名义是私人秘书。他颇有资财，东京市中心的土地已赶上黄金的价格了，他却在那里拥有自己高大宽敞的办公楼，还有自己漂亮的住宅。虽然他这人的相貌很平庸，矮胖的身材，一双肉眼，但他却能透视金融市场的险情，成为常胜将军，稳操胜券。他所结交的除金融寡头、商业巨子外，也有一些文化名流。伴着他时，英子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水长船高的感觉，要知道月亮反射出太阳的光辉，也照亮了它自己。

有些旁观者觉着难以理解，为什么他那么钟爱英子？为他们搭桥牵线的明奈子却道破了其中的奥秘：

“这是换口味，和人接触也是这样，何况大陆来的姑娘比日本的、东南亚的保险，那里爱滋病人少！”

英子不要说爱这位股票经纪人，她根本不喜欢他，而是有些惧怕他，她不想和他交往过密，一件意料不到的插曲，将他们联系了起来。股票经纪人有一位私人男秘书，他的名字是渡边雄，年纪有三十岁左右。英子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下见到他的，她竟然为他的风度、容貌、衣着，甚至他的音调所倾倒。来日本后，她接触了不少男性，真正让她动心的并不多，小林龟曾是一个，但他要与渡边雄相比，在英子的眼里看来是不堪一击的。

渡边雄对英子表现得也很殷勤，至少在英子看来也是一见钟情。英子敏感地发现，他的左手无名指上并没有戴戒指，这就给了她很大的希望。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曾被派往过香港的股票市场，工作了两年，他可以讲流利的英文，这在日本人中也是不多的。

他们大多读音时，声音较重、停顿也较多。渡边受到重用和这些特长都是不无关系的。

由于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小，自然相同的情趣、爱好也把他们拉得更近了。

渡边雄曾老实地向英子谈了自己的打算，他希望能得到派往纽约股票市场的差事，老头儿正在考虑人选。渡边的想法正中英子的意。她在日本呆烦了，很想到美国去。

如果老头不是这件事情的关键，她早就把老头甩开了。这也是为什么她从不向他提出自己护照快要到期的原因。老头的能量，无论从经济、权势给她安排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样她就等于出卖了自己，永远受控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不是山穷水尽，她是绝不会走上这条死路。

为了满足渡边的要求，其中也有自己的希望，英子在老头面前使出了自己全身的解数，老头终于把渡边雄派往纽约。就在她含着欣喜若狂的眼泪，将这个信息提前告诉渡边后的三天，她接到了渡边雄的订婚请柬，这对她无疑是当头一棒。现实的世界在她的面前旋转起来，像五彩缤纷的万花筒，光怪离奇、变化万千……

订婚仪式是在东京的阳光大厦的最高级的饭店举行的。英子没有去，她无法控制自己，怕自己会从那高耸的大厦上跳下来。事后明奈子开导她：

“世上没有一个值得你去殉情的男人，渡边雄也不例外！”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见了他的订婚照片，新娘长得很一般，但她有一个殷实丰厚的娘家！英子知道了，年轻美貌的价钱，特别是自己这样身份的人，这一切都是做为商品在日本出售的，认清这个过程对于英子来说是十分痛苦的！“酒后吐真言”！如果不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丰子生了病，英子留宿在六叠半，虽然英子并没有喝酒，她还是向丰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仅仅是轻描淡写，有些事情并没有讲的十分详细，要知道有些细腻情感的变化是无法言传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将永远深锁在心扉深处的隐私——将随着她的生命一起消亡。

是的，从来到人世间的时间算，英子比丰子仅仅早了五分钟，可从来到日本的时间算，她们之间的差距可就明显地拉开了。平日英子对于丰子的指责，全当耳旁风，有时干脆置若罔闻。这也难怪，她将丰子比喻为一年级小学生，刚进校门不久，什么事情都觉着新鲜、奇异……总想发表意见，还

想向高年级的大姐姐发号施令，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行为。英子自有一套为人处世的方法。这不是任何人可轻易更改的……

十一 打工妹

丰子跑去找桑野老师请求帮助。桑野对她的情况就有所了解。桑野诚恳地对她说：“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你必须依靠自己，就是时间紧了些，特别是你身边没有钱。要知道东京的房子是很贵的，租房前都必须付几万円の押金。特别是近来中国留学生的声誉不太好。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比如日本倒垃圾有指定的时间、地点，还要把可燃的东西和不可燃的东西严格分开来。中国人就不注意这些，也许认为是小节吧！”

日本人就看不惯，也不喜欢。有时房子空着也不租给中国人，可那前提是有钱。日本这儿很少有 live in^①，美国却很多。我的一个在田纳西州留学的妹妹，就住在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替她承担一定的家务，房租也就免了。这种情况对于你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有了准确的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coc1^①住进来，美国有些家庭，尤其缺少劳力的老人，可以免费或少收房租，让外国留学生住进来。coc2

第二个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是钟忆。他非常热心，四处托人，每天都要打电话，起初都是兴高采烈地报告找到了房子，有的房子真便宜，每月才二万円，但先决条件是交押金。丰子没有钱。在一筹莫展中丰子体会到了“逼良为娼”的道理，她绝不能在这儿住到超过英子曾预定过的限期。如果实在找不到住处，她就要搬到地铁下边去住了。

一天晚上，桑野花子打电话来，声音很兴奋，“……我希望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这儿有一个不用交房租的住处。是的，这是真的。不过，不是住宅，是一所小学。它不在东京都，它在千叶县的一个市，你拿出地图来，我告诉你……对，就在千叶的西南方向。当然，你必须搬出东京，是的，这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小学校的校长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菊池惠子女士，她还没有结婚，人很豪爽、热情，详细的条件咱们见面再谈……”

整夜，丰子都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她兴奋极了！来日本几个月了，这是第一次自己找到了工作。实在睡不着，半夜就爬起来了，慢慢地清理、收拾自己的东西。

自从上次英子和她的深夜长谈，她们已经和解了。英子临走的时候再三叮嘱她：“丰子，这就是你在东京的家，哪儿也不要去！”

但是，她对英子了解得越多，就越觉着自己不能再住在这儿。当她反思自己和英子间发生的龃龉时，常常会感到有某种歉意和内疚。对于英子，她指责、挖苦、讽刺居多，可到底给了英子多少有益的帮助呢！她常常把英子想象成正在向沼泽或深渊陷下去的人，她没有想方设法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竟成了英子的沉重负担，加速了她的下沉和毁灭！

经过认真的思索，丰子觉得要将英子从泥潭中解脱出来，首先自己就得走出六叠半，减轻压在英子身上的负担。至于走出去的路应该是什么样子，她实在无法设想，而桑野老师的电话，却将这条模糊不清的路，树起了一个

路标，她能不高兴吗？！

丰子本来东西就不多，来日本后除了买了几本日语工具书外，她没有再添置什么。

她将衣服一一叠放在箱子里，仿佛立即就要搬家似的。

丰子在房间内来回轻轻地走着，怕由于自己的激动，影响了近邻，东西都收拾停当。她又有些犹豫了。万一工作没有谈妥，怎么办？这可是常有的事情。她反问自己，怎么刚去谈工作，就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呢？虽说东西不多吧！手提包、书、还有背包，还是挺显眼的。假如被雇主发现，对自己只有弊而没有利。自己不能太莽撞了。急于求成是办不好事情的。这儿的房子没有期限，再多放一、两天也没有关系。但她还是做了要搬走的准备，因为走是必然的，只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她彻底地清扫了房间，虽然这里生活挺舒适，可却没有什麼值得留恋的！

第二天一大早，桑野花子开着自己的车已经在他们约定好了的车站等着丰子呢！在汽车上她又详细地向丰子介绍了一些情况。

“……这是一所公立小学，上级要求每天晚上要有人在校内轮流值班，现在校长排起班来有困难，教师都不愿意值班。他们决定雇人，这样不仅解决了你的住房问题，还要付你工资呢！这真是一举两得。”

丰子觉着有些后悔了，她应该今天早上就把行李带出来，这样就省得再返回那不想再见到的六叠半了。

“关于菊池惠子女士我想再介绍一下，”桑野说：“她人很豪爽、直率，但由于年龄和职业的关系，为人比较刻板，有些要求不要当面直截了当的提出，很容易被简单地拒绝了。如果变换方式就有可能通融。比如她原想找一个小伙子或中年男子来值班。”

可我和她说，你现在要人要得很急，如果学校不安排人，被上头发现是要罚款的，再说我推荐的人并不比男人差，她细心、负责任……总之她被我说动心了，同意你先来试一试。”

“谢谢你的帮助！”丰子说，心里却在想：我一定要在这儿干下去！

车子正在减慢速度，拐进了一条小巷，丰子的心却剧烈地跳了起来，就宛若要应付一个隆重巨大的场面似的。不，应该是决定命运的一试。否则流离失所的威胁在等着丰子。

学校就在胡同中间。大门是齐人高的铁栅栏，丰子后悔车窗太矮，没能将左邻右舍记清。门里面就是一个大花坛，丰子想花丛里夜间藏人不太容易发现，这应该是自己首先检查的地方。她暗自思忖着，桑野早已在走廊的前边脱鞋呢！原来走进楼里都要换上拖鞋，丰子默记住这些规章，千万不能违反。

菊池校长头发已经花白了，瘦小、精悍，讲起话来声者十分洪亮，这是教师的职业特点。再有就是她那双犀利的目光，通过镜片认真地看着丰子，就像看着自己的学生一样，但那目光是慈爱的、友好的。

“工作任务很简单，你只要看着这幢楼就可以了，你没有保卫和坏人搏斗的任务，有了情况就报警，电话就在你的身旁。我们学校的财产已经加入了保险，如果万一遭到了什么破坏，我们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菊池校长解释说：“这工作虽然值班时间比较长，但你可以休息，值班室的设施你都可以利用，包括电话、电视……这样月薪是5万日元……”

丰子喜出望外，不要说给工资了，就是不给工资她也没有意见，看来

双方都十分满意。敲定第二天上班。

开车回来的路上，丰子犯愁了，自己的行李、背包、书放在哪里？总不能每天都像耗子搬家一样，折腾来，折腾去呀！她微微皱起了眉头。

桑野是个十分精细的人，看见丰子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关心地问：“还有什么事情吗？”

丰子说：“我的行李放在哪儿呀？”

桑野想了想说：“大件的可以放在我家，小件的，随身穿的、用的可以带着，以后我再要求菊池校长给你一个放东西的柜子。但这事不能操之过急。”

当丰子真要离开六叠半的时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难以说清自己那纷乱的思绪。

说实话，她一点儿也不留恋这个小巢，可她却隐约地觉着自己与英子间的联系，要暂时中断，甚至会疏远。而且她清楚地知道，一旦英子发现自己的不辞而别，不单单要大发雷霆，——这其实是小事儿，英子是火暴脾气，很快就会雨过天晴的。她最怕的是伤了英子的心。英子是非常重感情的。在她们两人长谈的那个夜晚，英子泪流满面，真的伤心极了。丰子不忍心在她那颗破碎的心上，再增加创伤了。

片刻间，她产生了犹疑，学校里没有住处，也许她还应该到这儿来歇息，至少可以当个落脚的地方，不至于走的太突兀，影响英子的情绪，也许这是权宜之计呢！虽说小学校离这儿比较远，定期回来休整也还是可以的。很快地她又推翻了这种想法！

必须出走，越早越好！英子的创伤不宜保养，而是应该动大手术，她就是那切下第一个刀口的人……

经过再三考虑，丰子觉得应该告诉英子，当然不能打电话。一来英子不喜欢丰子打电话，二来她的行踪飘忽不定，未准找得到；而最重要的是她们如果通了话，英子一定不会放自己走，她们会在电话中大吵，其结果是不欢而散。她决定留下一张条子，当她提起笔来时，却不知从哪儿开头了。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只有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我想分手是暂时的，在日本更是这样……”

“我把在日语学校的桑野老师的电话和一位中国留学生——钟忆的电话留给你，万一找不到我，可以先和他们联系。特别是钟忆，这电话是他打工的中国餐馆，通常节假日他都在。他们两个是可以信赖的！”

“望你多加保重！”

丰子将写好的条子放在写字台上。

第二天，还是桑野帮忙，将丰子的箱子带回家去。她像浪人一样，背着鼓鼓的背包，踏上了夜间守门员的岗位。

随着夜幕的降临，丰子对于在日本获得的第一个职务的那种欣喜若狂的劲头儿也渐渐淡却下来。尽管菊池校长讲，她只负责通报校园内的情况。可她希望尽职——要防患于未然啊！谁希望在半夜里出事呢！即使人身没有受到侵犯，一场虚惊也够呛。

她壮着胆子，嘴里唱着：“……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这纯系为自己鼓劲儿。

察看了花坛，察看了通往操场的夹道。这是白天在校长带她熟悉校园时，自己认为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然后她一步一回头的，（为的是怕身后

有人跟着)回到了值班室。

上天总是难以满足贪心人的欲望。丰子责备自己,有了这么宽敞、清静、干净的地方,特别是不仅不要付钱,还要给钱,自己应该别无它求了。可不知怎么搞的,在内心深处,总觉得还有点儿缺欠。其实不用给这么大的房子,只要有三、四叠地方就足够了。

没来以前的设想是十分细致周密的:利用这段时间,踏下心来好好地学习。但这两天一直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渡过的,哪里能静下心来念书?

四周是这样安静,未免有点儿过于安静了,值班室斜对面是洗手室,不知是哪个笼头没有关紧,那滴滴嗒嗒永不休止的流水声,搅闹得自己无法静下心来。书摊放在面前,可就是读不进去……

第一夜就是在惶惶然的情绪中渡过的。……

单靠夜校守门人的一点点收入是不行的。虽然她有了住处。但为了生活,她还得找工作,她如饥似渴地寻找生计,寻找活路。

日本找工作不困难。日语学校的学生们这样议论。出国前,丰子在国内也曾听到相似的说法。可丰子背着包在大街上已经转游了三天。她看了各种各样的“招工启事”,小到不足巴掌大的一张纸条,贴在店门上,大的甚至树起了巨幅横标:本工程招收工人。

但这些工作并非全部适合丰子。就拿收入很高的建筑工地的工人来说吧,只有男性才招收,女人是干不了那种重体力劳动的。其实日本男人也不愿干的活,才招收外国人。餐馆的工作,丰子虽然能干,可时间对不上,大部餐馆在晚间下班后才开始兴隆起来。但这段时间丰子必须到小学校去值班,甘蔗没有两头甜的,看来只能顾一头。

几经实践,丰子体会到还有一个难处,那就是吃饭。是的,日本全国各地,各式餐馆、日本的、美国的、意大利式的、朝鲜的、中国的,虽不能用比比皆是来形容,至少是到处可见,怎么能说不方便呢?但是不要忘记,这方便有一个前提,必须有钱!有些方便食品是非常昂贵的。丰子常想,如果在这儿可以买到油条、大饼之类的大众化吃食,可以节省多了,但在日本却偏偏没有。吃一顿快餐,就是再节省也要五百円。丰子的饭量并不大,每顿二两左右,但现在她觉得自己的胃快成无底洞了。日本的份饭是不论两的,但每份吃的碟光碗净,肚子里仍然是空落落的。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病了?晚上因为睡得很迟,睡的非常不踏实,有时因为难忍的饥饿感,使她睡不着。后来丰子打定主意,什么工作管饱就去干什么工作,吃饭也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

吃份饭或者方便面、面包的时候,丰子感到口干,肚里虽然饿,却咽不下去,特别是在面谈工作被拒绝后,更是这样。大概由于心中有一股火,可她舍不得去买饮料,实在忍受不了了,跑到“御洗手”

coc1①里去喝点凉水,顺便照照镜子,①日本的厕所。coc2

理顺了那蓬松的头发。镜子里有时竟会浮现出英子的样子:精心梳理的头发,白皙的脸,还有那涂得朱红的口唇。丰子知道她和英子有一个区别,自己比英子白,但在日本她却发现恰好倒了过来。起初她觉着奇怪,也许岛国的气候、土地、食品起了作用?现在她才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因为自己在日本没有稳定的环境,没有安定的工作……

手头的钱是有数的。花得再少,也一天天地减少,学校方面的工资也很少。丰子没有想到,除了房子,生活费用,钱也是有限期呢!真是按倒了

葫芦，瓢又起来了！

第四天一早，丰子发现背包里的一件内裤不见了。真是乱中添乱，她想不起来丢在了什么地方。桑野为她争取到了一个存放东西的柜子，虽然不小，但放自己的全部行装是有困难的。内裤丢了，她可以再买一条。当然这又需要花钱。她有内裤，存放在桑野的皮箱里，但她不能老取，打搅人家，除非万不得已。这次她想借机会多拿出点儿来，……

丰子给日语学校挂电话，想和桑野打个招呼，桑野没在。以前桑野告诉丰子，她的妈妈在家里。老太太对于从大陆来的人非常热情，东西放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取都可以。

这样丰子就省了电话费，直奔桑野家。

开门的是一位瘦小的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从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她至少也有七十岁了。丰子无法断定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她们的外貌是很难区分的。但从穿着、打扮、气质，他们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

“下午好，这是桑野花子女士的家吗？”经过思索，丰子决定讲中国话。

老太太先是一怔，随后热情地说：“请进，是的，你是丰子小姐！”

“您怎么知道的？”丰子奇怪地问。

“我看到过你们在一起的照片！”老太太将身子闪向一旁，为丰子让出了一条道。

房子坐落在一层，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陈设极简单，但很清洁。

丰子刚刚脱掉鞋，走上榻榻米，就听到一阵孩子的抽泣声……

老太太面露难色，边忙着为丰子倒茶，边说：“这是大女儿的孩子，我的外孙子。

他病了，上午他妈带他看过医生，拿了药。他妈妈到公司去了，把孩子留给了我。可这孩子中国话讲的不好，我又不会说日本话，岁数大了，来了十多年了，也没学会。这孩子总是哭着要找他妈妈……”

丰子立即站起身来说：“让我来看看！”

孩子躺在隔壁房间的榻榻米上，看样子不会超过六岁，脸孔红红的，显然是在发烧。

丰子用日语和孩子讲话，起初他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她。丰子耐着性子劝他、逗他、哄他。慢慢地他停止了抽泣声。在丰子的帮助下，喝完了枕边该吃的药片。小孩害怕寂寞，怕孤单，怕不重视他，要有人守着他，以他为中心，也就心满意足了。吃了药，没有多久他就睡着了。

老太太却在一旁唉声叹气地说：“孩子一有病就送到我这儿，最近他们娘俩一直住在这儿！”

“他的爸爸呢？”丰子不解地问。

“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老太太拉着丰子的手，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诉说起郁闷在她心中的烦事。“我的大女儿是在国内读的大学，最后一届考取的大学生，她学的是工科。定居日本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孩子的爸爸是学经济的，人还看得过去，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年龄比我的大女儿大五岁，说句良心话，他是一个标准的日本丈夫。可我的女儿不甘心当日本妻子，多年来她在中国接受的教育，要做女强人，矛盾自然是来了。

女婿要应酬，下班后就要去饭馆喝酒，有时是他请人家，有时是人家请他，日本人兴这个，要进行社交活动，有时难免喝得醉里骨懂。十有八九是喝醉了，回家时不是衣衫不整，就是领带缠在手指头上，当带子耍……醉

了嘛！自然是顾不得什么体面不体面了。

我的女儿可是要强的人。他们常常争吵，孩子的性格都有了变化。在我的家里，他总希望人们要以他为中心，围着他转，有时他也会无缘无故地大叫起来……”

“他们离婚得了，这样太痛苦了！”丰子说。

“是的，我也是这样说，你硬要将不同的面料拼凑起来做衣服，那是不会穿很长时间的，我说的是笨理儿。他们俩年龄都大了，全都爱儿子，所以谁都没有下这个狠心，我们做老人的也跟着操心呗！”

老人突然像想起了什么打住了，站起身来，边走边说：

“只顾说话了，茶都凉了！”

桑野家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饮茶习惯，丰子端起来一饮而尽，她很久没有喝这么香醇的茶了。她非常坦白地笑笑说：“嗓子渴的直冒烟儿！”

老人将茶杯又满上，关心地问：“还在小学校里？桑野花子回来讲过，她原想请你到我家来住，你看我大女儿的情况，闹得家里鸡犬不宁。花子的丈夫，现在工作在横滨，他们的家还在那儿，平时她住在我这儿。我丈夫在日中友协上班！”

丰子想，桑野家住房并不宽裕，再加上大女儿这一不安定因素……

门开了，进来一位中年妇女。丰子一眼看出她就是花子的姐姐，只是略矮些，瘦点儿，样子很干练、果断、精明，但神色中却透露出倦怠，那是自然的溢流，是无法控制和隐藏的。她到底是知识型的妇女，经常有社交活动，她深深地躬了躬身子，用流利、纯正的日本话问好。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讲完后她自己先笑了：“讲客套话已经成了习惯。”她改用中文，“花子常常提到你，最近她叮嘱我帮你找工作。去横滨前，她又提起了这事。工作还没有找到！是的，工作到处都有，就是合适的不多……今天你来得很巧，我正想设法通知你。我所在的公司下面有一个子公司，目前正在为外商日夜兼程赶制一种对讲机，他们急需工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是熟练工种，关键的组装部位需要技术工人。做塑料外壳、贴商标、分装、集中装都要人。今天下午因为业务关系我去了，我向那里的课长，讲了一下你的情况，他们同意试工。我想好处至少有两个：那里的上工时间比较机动，有一部分家庭妇女在工作，该回家做饭了，她们就可以离开；此外这分公司离你所在的小学校比较近，这样会很方便的……”

丰子再三表示谢意。她万万没有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找着的工作，竟在花子家意外地得到了。

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丰子回到小学里值夜班的时候，情绪格外高涨。第一次感觉到了空旷、清洁、安静的优越之处。她竟能潜下心神来，集中精力看书了。外界声音的刺激对她来讲居然没有什么反应了。丰子算了一笔账，如果明天上班，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每月就能拿二十万日元，连续干上几个月，租房子，缴学费、吃饭就不成问题了。丰子做起“一个鸡蛋的家当”的美梦。她觉得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进展下去，来日本打工也并非是不可言喻的事情……

电话铃声响了，虽然响声不大，但很清脆、顽固。丰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搞懵了。

她居然没能辨别出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是什么声音，她本能地由

椅子上一跃跳了起来，差点儿没摔倒在地上。定神以后，她才意识到电话铃响了。深夜来电话是谁？

电话铃声一直在响着。

丰子不情愿地拿起了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后，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是钟忆。

他关心丰子是不是找到了工作，如果还没有的话，他建议丰子来泉城饭店打工。丰子把今天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他。他也为丰子高兴。

在寂寞、孤单、离群索居的时候，简单的信笺、三言两语的通话，都令人振奋心弦。

简单的问候会使那几近灰冷的心又温暖了起来……钟忆的电话又搅乱了丰子刚刚趋于平静、稳定的心绪。恰如那静谧的海洋，被巨风掀起了狂澜一般。似乎周围的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前的骚动，风吹动门、窗的响声、御洗手里水管子漏水的滴滴答答的响动……

突然她听到了一声巨响。起初她怀疑是幻听，因为她没能分辨出那是一种什么声音，紧接着就是咕咚咕咚的沉重的、好像有什么重物落在地上的声音，丰子立刻觉着有“情况”。这情况来的非常突兀，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赶忙拿起电话，刚要拨动号码……她又放下了，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她并不清楚，怎么向警方报告？她急忙跑到墙旁，将灯关了，这样既可以看清外面的情况，又免于暴露目标。她看见铁栅栏旁有三四条黑影，因为楼房距大门有一段路程，中间隔着花坛和小喷泉，丰子看得不太真切；影影绰绰的人们是在校园内还是校园外？她感到很害怕。来人要干什么？她搞不清楚，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要钱吗？校内没有钱！要贵重仪器吗？小学内会有什么呢？难道他们想要音乐教室的电子琴……他们知道校园内就是自己值班？要是都围上来，可真是寡不敌众……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她急忙拿起了电话……

电话打通后，这是一段漫长的难捱的时光。它绝不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拨动号码的手指还没有从键盘上抬起来，警方的摩托车、汽车就会呼啸着、风驰电掣般的开赴出事地点。丰子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值班室内来往蹿动着，密切地窥视着大门附近的变化……一阵碎裂的玻璃声，又是一声咕咚声……每一阵声响对丰子来说都是神经上的刺激。现在她才意识到：日本人的钱可不是睡着安稳觉就可以挣来的，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呢！

丰子在黑暗中，透过玻璃窗密切地监视着窗外的行动。她发现栅栏门上有一个人影。由此她推测他们并没有全进入校园内，否则从门口至大楼之间，这么短短的距离，没有任何东西的阻挡，这伙人是会很快冲进来的。但警车却至今尚未看到影子，她又拿起了电话……

突然，在校门前亮起了数盏明亮的车灯，就像巨大的火球似的，由于门窗是关着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太真切：“值班人员出来一下。”

丰子战战兢兢，硬着头皮走出来。只见三辆警车，每辆车身上都有人贴在那儿，手举在头上。她数了数有五个人，看不清他们的面孔，更无法分清他们的年龄。

值勤警官客气地询问丰子：“小姐，是你报的警吗？”

丰子说：“是的！”

“这全都是肇事者，我们想要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丰子说着，他们认真地记录着。

“我们要到院子里查看一下有无其它的损失！”

至少有两个人进学校内视察了一番。当他们离开时，将肇事者们都分塞进三辆汽车之内。他们再三向丰子道谢：“打扰您了，真对不起！”

警车开走了，丰子将校门关好回到值班室。四周很快又安静了，丰子被疑乱了的心绪却无法平稳下来。

大约一小时左右，丰子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丰子，经过审讯，那几个肇事者既不是惯偷也不是抢劫犯，他们都是醉汉。警方会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对他们进行处理的！看来警方十分负责任。这件醉汉扰乱事件，给丰子敲起了警钟。这儿并非是安静的乐土……

第三天，丰子到东亚电器总公司的子公司去上班。头天晚上竟通宵未睡，坐在汽车上丰子打起盹来。路途要耗上一个多小时，这在日本可是司空见惯的。

子公司的规模不大，只是一幢两层楼房，门面也很小，真可谓貌不出众，衣不压人。

但据桑野女士介绍，这儿出的电器产品畅销全世界。经理是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矮胖，看上去像个相扑队员，有耐力、韧性，可并不干练。大概由于桑野女士的介绍和关照，他对丰子还是很友好的，她被分配在对讲机的外壳车间。对讲机的体积不大，也就相当于一本小字典，因此活儿并不笨重。从上塑料板，到压制出外壳来，基本都是机械化。

工人只需站在一旁添加塑料板，检测压制情况，点清数目，送交组装车间。

在不大的车间内，有三条工作带，工人间的间隔有一米半左右，虽说没有什么重体力，但工作台的高度决定工人必须站着，而且需要全神贯注，留意从你眼皮子底下晃晃悠悠滑过去的外壳是否合乎要求，万一没把牢，不合格的进入组装线内被检出，那就是严重的失职。丰子认为无论从数量、速度上看，这种产品的紧张程度远比装饭盒、烤面包、装面包要差多啦！她还比较知足的。

钟忆曾经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自己在面包厂里的工作。烘烤面包的时候，要将发酵的面团，放在一只只长方形的铁盒子里，有时特殊的面包还需要放奶油、巧克力、果仁等等，那程序就更繁杂啦！除了将面团在长方形的铁盒子里摊平以外，还要逐层放上奶油、巧克力……必须做到眼疾手快，否则长方形的铁盒在你的面前堆积起来，那可真不得了！面包烤好后，分装的活儿也不轻松，出炉的面包并非全是清一色。你需要将圆的、长的、方的、奶油的、果料的，分装进塑料袋中，一分钟都没有停的时候。面包的河流向你直淌过来，只有眼疾手快还不够，必须使出全身的解数，胳膊、腰、腿、脚，时间一长，以至对面包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憎恶，先是讨厌，继之吃也败了胃口。因为是面包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奴隶：活机器人！

刚刚开始工作，丰子还是十分小心的，工作不复杂，速度也不快，只要细心负责就可以了。与她相邻的是一位从菲律宾来的男孩子，只有十六岁，他持有的是旅游护照，只有三个月期限。他很少讲话，但从那双黑黑的大眼中看来，他仍未脱孩子的真稚。有时丰子要出去方便一下，就请他代为关照，他从不拒绝。

丰子不喜欢车间里的工头，黑瘦，矮小，他是马来西亚人，会讲英语，日语讲的不好，姓黄。丰子怀疑他有华人血统，但他自己从来没有主动提起

此事。丰子也就不便打听了。在车间里他基本不动手，有时也给外边来参观的客商进行翻译。子公司没有专职翻译，日本的企业单位从来不养众多吃闲饭的人！老黄懂得汉语，丰子是从他曾翻看过自己带的《袖珍日汉字典》推测出来的。可他从来不和丰子用中文进行交谈，有时丰子觉得不可思议。

尽管丰子不喜欢老黄，但这绝不妨碍她老老实实地在岗位上劳动。她清楚，干活不是为了老黄，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她万万没有想到，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下，她竟触动了老黄……

一次外商来子公司参观，虽然有翻译陪同，但走到丰子的身边时，他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丰子没有通过翻译，自己用英语回答了。外商很高兴，并对经理说：“车间里工人素质高，英语讲的很不错！”

丰子根本没有把这种夸奖放在心上，谁料老黄竟产生了提防之心。后来又有几次，需要临时翻译，经理竟然叫丰子去了。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丰子的日语比老黄强，至少将英语翻过来时，比老黄听着顺当；第二丰子年轻、漂亮，在男人们的眼中看来是一个尤物，具有吸引力；第三经理崇尚洋人，大概觉着外国人说丰子英文好，就是好，因为他自己是不懂得的。

丰子英语讲的不错，在整个子公司都知道了。日本人中懂英语的并不十分普遍，因此发现了会英语的都是十分重视的。有人为此得到上级的赏识，提前晋升或加薪呢！丰子不但没有得到这种偏爱，甚至招来了“横祸”，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一道理是可以跨国使用的。在一个非常意外的场合下，丰子遭受到老黄的奚落。

为了工作中不出现纰漏，丰子很少喝水，为的是减少离开的次数，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偶有走开的时候。

日本上厕所程序比较繁琐，进去要换拖鞋，出来时要再换一次，其实就是厕所有专用的。丰子性急，有时没换拖鞋就进去了，有时穿着厕所的拖鞋就走出来了！按道理讲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热心人发现了，悄悄提醒一声，笑一笑了事。

这次英子为了抢时间，穿着厕所的拖鞋快步走进车间，还没有走到自己的岗位前时，老黄竟然大声地喊住了她：

“丰君，看看你穿的鞋！”

丰子顿时停在车间中间，前进不得，后退也很困难，脸涨得通红。他是给丰子难堪，当众指责她，连这一点记性都没有！

当时丰子确实觉得挺别扭，可过后她就忘了，这与生活中碰到的钉子、困难相比简直是小事一桩！

紧接着另一件重大事情在等着她。

两天后，老黄又当着车间全体工人，拿出一个不合格的塑料壳做示范，而且指明是丰子这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令丰子奇怪的是，一上午她眼睁睁地盯着自己的产品，她完全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这种无端的指责实在难以接受，但那外壳上却标有丰子那台机器的号码，真是有口难分辩。她觉得窝囊极了。

菲律宾的小男孩私下里悄悄对丰子说：“他保留了每条生产线上的废品，如果他想挤掉谁，就用这种办法……”

丰子气愤极了，她几次想冲到经理室去揭穿他，可经过反复考虑，万一经理不公正，菲律宾的小孩就要受到牵连。最后她决定自己离开公司，算

是对他这种栽赃陷害的反抗。

后来，丰子得到确切消息，公司在完成外商的这批发货后，没有跟踪而至的源源不断的定货。公司要适当进行人员调整。在老黄看来，丰子对他可能是个严重的威胁，所以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丰子用自己亲身的经验体验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

十二 穷欢乐

菊池校长在和丰子谈工作条件的时候，几次都谈到电话，至少在校长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

“值班室的电话你可以使用，当然只限于国内是免费的！”

丰子可没有这个体会。因为在日本她认识的人本来就有限。有时她会想到英子，她手里还有六叠半房子的电话。她打过几次，电话虽然通了，却没有人接。她的脑海中曾飘出过无数疑团，英子在生自己的气，故意不接电话。经过琢磨，她觉着可能性不大，因为英子无法区别丰子打来的电话铃声。最大的可能是英子不在，她像是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侣，行踪不定，只有等着她来电话啦！

有时白天找工作碰了壁，心绪极恶劣，总想找人谈谈，就如点燃了炮竹的导火线，突然爆炸了一般，勾起了思乡之愁，爸爸来信说家里已安上了程控电话，她想听到他们的声音。她几次抓起了电话，经过斟酌，又打消了念头。菊池校长有言在先，国际长途电话费自理。丰子正在节省每个円，为找到自己的住处而努力工作着，她自己是舍不得花这价钱的，即使是在优惠的时间。当然更不能让家里负担，她能推测出一定又是奶奶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她知道就是不打电话，也要交纳程控电话的钱，每月爸爸相当于下降了两级工资，以前家里曾算过这笔细账，这可真是应了奶奶常说的：“拿着金碗讨饭吃啦！”

唯一利用电话经常联系的是钟忆，离开工厂的当天晚上，她就给他挂了电话。

钟忆安慰她：“炒鱿鱼是常有的事情，老板可以炒你，你也可以炒他，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出去散散心怎么样？明天是周末，我们一块去迪斯尼乐园！”

丰子听了有些意外，竟没有回答……

钟忆着急地问：“怎么？你有事情！”

丰子赶忙回答：“没有！不过我觉得迪斯尼乐园不是我玩的地方！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

“那是有钱人享乐的地方；是没有钱的人奢望的地方，是普通人挥霍的地方！我是赤贫者，因此对于我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钟忆笑了，“你是在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迪斯尼乐园，这不符合日本国情。逛迪斯尼乐园和我们去颐和园差不多！再说中国留学生嘛！和你有同样想法的不少，特别是访问学者，来日本两年，也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不过明

天我们有一个免费逛迪斯尼的机会。”

丰子毫无反应，只是听着。

“你听见我讲的话吗？”钟忆关心地问：“这是国内来的一个丝绸代表团，他们需要有人做翻译、当向导。自然他们的经费也不太富裕。我们不熟悉，他们来泉城吃饭时，问我愿意不愿意去，只给打门票，不再额外付工资。我提出再带一个朋友，这样双方达成协议，也可以算是互惠互利吧！”

按常理丰子听到要去迪斯尼乐园的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以前在国内，不论是去北海公园、万寿山、最远的一次是去北戴河，兴奋极啦！立即成为生活里的头等大事，而且不单单是丰子自己一个人的，也是全家的大事。至少三五天前，奶奶就替自己筹划着，穿什么、戴什么、吃什么！具体采购的事自然是妈妈负责，钱当然是爸爸付。那时候的生活无忧无虑无烦恼，她是多么希望返朴归真啊！希望回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就是回到大学时代也可以。

一个人整天要为自己的生活焦虑、着急、伤脑筋，那该是什么样的滋味。丰子自知在国内并没有生活在高层次或者是有资产的人家中，但父母的工资，足够维持一家的生活。她虽然不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好歹她也是师院的学生。丰子不羡慕别人学的高精尖或时髦的专业，什么边缘科学啦！她不喜欢，不想费脑子，也学不进去。比如当前热门的专业，国际贸易呀！国际法律啦！国际政治呀……要知道如今什么项目一和国际挂钩，必然会有出国的希望，丰子却不热衷于出国，在这一点上，她和英子多次争执过。英子骂她：“死脑筋”、“不开化”、“土老帽儿”。

丰子有自己的考虑，在第二次高考时，她察看了所有人学考试的专业。经过认真的比较，她认为教书的行当对于自己来讲最适合。从心里喜欢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丰子不想唱高调，她是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才被批准入团的，那是因为她 and 班上的青年团组织委员有过摩擦，丰子才不在乎呢！她会认真地琢磨过，无论是走在大街上，到商店里买东西，去公众场合电影院、公园……年轻人嘴里不干不净、蛮横无理的态度，实在是素质差，缺乏教养，只靠罚款不行，给奖金也不成，看来就得从教育入手，而儿童的教育更重要。丰子曾和爸爸谈过自己的看法，自然他是非常赞同的。爸爸对丰子的评价，远远高过妈妈：“丰子踏实，看问题深！”

丰秀兰颇不以为然地说：“气味相投，迁都迁到一起去啦！”她自然是偏爱社交广泛的英子。

后来丰子平心静气地想，自己确实潜移默化地受爸爸的影响很大。他看来是有点儿刻板、循规蹈矩，有人会把这一切理解为迂腐，但他为人很正直，热爱自己的事业，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实际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受了他的熏陶呢！

既然要立志教育，改变中国人的素质，当然要在中国，教中国的孩子们，到外国来干什么呢！偏偏事与愿违，丰子来到了日本……她常常把自己比喻做流落在北京街头的安徽、浙江、四川一带来的外地人：弹棉花、炸油饼、做小保姆的。尤其是那些弹棉花的，背着粘满棉絮的破包包，蓬头垢面、走大街、穿小巷。那时家里还住在老平房，由于是临街的南房，每间屋子都有一个不大的后窗户，弹棉花的常常将棉絮铺在自己家的窗后。“当当当”拉动绷弦的声音，听的清楚极啦！随着声音的传入，棉絮的茸毛毛，顺着窗缝的间隙纷纷地钻进屋子里来。丰子尚能忍受，英子却往往急不可耐地蹦起

来嚷嚷：

“太脏啦！太呛人啦！”

她冲出去向他们喊，弹棉花的忍气吞声，苦苦哀求，坚持弹完一套棉絮再走。

丰子心里觉着不是滋味，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远走的背影。心里纳闷儿，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里，想办法把地种得好些，多搞些副业，偏偏要离乡背井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

现在，她背着个大背包，成了日本街头“弹棉花”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小学的“御手洗”没有洗澡的设施，白天要是有时间，至少两三天她就要去一次浴池，虽然开始时她很不习惯，第一次差点儿没有退出来。因为浴池的老板坐在一只高凳上，可以兼看男女浴池的情况，在进浴池前必须脱光衣服，只能招着下身，日本人习以为常，旁若无人，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不觉得别扭了。入乡随俗嘛！再说泡泡澡还可以解除疲劳呢！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公众的场合下，虽不具备馨香四溢的条件，至少不能汗臭扑鼻，给人以“弹棉花”的印象吧！为此丰子就得花上几千円，这是必不可少的消费。

丰子不知道在北京“弹棉花”的是否也去逛颐和园？至少她自己要求不迫切。目前她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找到固定的、收入较多的工作。有人劝她开心些，并给她举美国人的例子。美国人失业后，依然去电视台花钱猜谜语，搞轮盘赌，去看跳脱衣舞，这可能就是“行乐需及时”的做法。丰子不是美国人，她无法开心。不去解决摆在自己面前的难题，却要去穷欢乐，除非她精神有问题！要不是近一段时间，丰子手头稍稍有了一点钱，她是绝不会去迪斯尼的。除非他们付给日薪。

迪斯尼乐园就在千叶县，虽是同一个县，从丰子所在的小学校去迪斯尼还要换三次车。按正常的交班时期，恐怕会迟到的。丰子向住在学校附近的音乐老师雪子请求帮助。

她欣然同意了。她愿意替丰子打“补丁”。丰子和学校里的老师混得不错，大家都是年轻人，广义上讲，还都是同行。音乐老师曾要求丰子教给日本小学生一首中国歌，丰子在师院上过音乐课，会弹风琴，也喜欢唱歌，她教了一首陕北民歌《兰花花》。音乐老师很喜欢这首歌的曲调，认为非常有中国特色，并且签订口头协议，有机会还要再教！

丰子还应四年级老师的邀请，为同学们写了汉字的示范字，这应该感谢爸爸，考上师院后，他对丰子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要把字写工整。身为教师，板书不行，这第一道关就过不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仅一个暑假，丰子写的字就大有改观了，以后加之爸爸的鼓励、监督，丰子自己的努力，两年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班里也跃居前茅！

她还为教汉语的老师解释过中国的成语和古诗。丰子总想尽自己所会的一切去满足、帮助周围人对自己的要求。

音乐教师比预定的时间来得早些。丰子坐车又很顺当。这样她提前到了迪斯尼。对于迪斯尼，丰子并不陌生，以前乘汽车的路上，她看见过迪斯尼悬挂在高空中的标志。

在国内时，她从电影、电视、连环画、画报……关于迪斯尼的画面她看得多啦！米老鼠、唐老鸭在她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熟悉了。她头脑中的迪斯尼，是人间欢乐的天堂。她不知道选用什么恰当的字眼儿来形容它！富丽、堂皇、豪华……这都不确切，没有表达出她的意思，迪斯尼是异乎寻常的、

不同凡响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当丰子走近门口的时候，却有些失望了，除了标志外，她看不出和其它的游乐园有什么区别！

在门口不远处，她看见了钟忆。自从离开东京后，他们只是常通电话，见面还是第一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钟忆认出了她，老远地喊：“丰——子——”

丰子高兴极了，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赶忙挤上前去。要不是当着众人的面，她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会松开的。

钟忆认真地把丰子一一介绍给代表团成员。

他们一共是七个人，丰子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相似的特点太多：都是男性、全穿西服、个子都不太高，仅有副团长高大些，还能区别开来。当钟忆和她一起去买票的时候，低声对她说：

“他们不懂外语，只会说中国话，还不是标准的！他们在东京离开翻译真是寸步难行。地铁对于他们来讲就如同迷魂阵一样。是我去他们住的旅店，把他们接出来，当然还需要送回去。我借口七个人太多，怕翻译效果不好，才同意再找一位。他们讲买票的票据回国可以报销，付工资不行……你尽自己的可能，将看到的，听到的说给他们听就是了。”

当他们拿着买好的票，走向等在门口的人们时说：“你的脸色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丰子感激地笑了笑。

说真的，翻译任务并不重，一方面很多事都有钟忆抢着做了。看来他是有意照顾丰子；另一方面这些人也不要求太多的讲解。丰子发现他们非常爱照像，走一路、照一路，丰子替他们照看衣物、皮包，成了一名服务员。副团长的高级照像机的镜头盖儿丢了，被丰子拣到了。他非常感激，为此还发表了一套议论：

“团长、翻译有事，请你们两位来，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这位小姐才能捡到我的盖子……”

大家一路上打着哈哈，丰子觉得挺开心，总比一个人背着包流浪街头要强。

丰子非常直率地问：“为什么要照这么多的像呢？”

“出国一趟不容易，留做纪念！”一个人讲。

“其实有几张就可以了。有人出国照一张像片，带回国内要把它镶上镜框挂在墙上；要是有几张，会放在玻璃板下面压起来，再多了放在像册里；像册放不下，就堆在一起放在抽屉里……再说洗那么多张，不是要很多钱嘛！”

“你讲的有道理！不过胶卷不用花钱，洗印也有免费的地方，我只要照一照也费不了多少事，回国了给同事、家里人一看，还省得介绍啦！”一位稍胖的男人说。他是某丝绸厂的厂长。

钟忆打诨说：“最好有一架摄像机，拍一部记录片为最妙！”

“摄像机有啥新鲜的！”副团长认真地说：“不过带着乘飞机不方便罢了。”

突然有谁发现了一个正在不远处走动的米老鼠，赶紧跑过去一边与米老鼠握手，一边回头喊：

“照一张！回头我的照像机里有你一张！”

丰子觉得他们的样子很好笑，大概人们一进入迪斯尼乐园就会返老还童了。

迪斯尼乐园里分很多部分。每去游览一处，就要买一次门票。在商量具体的地点时，他们还是非常认真的，精打细算的。

“团长昨天讲了，今天每人花费不得超过一万元，我不知道这是哪里规定的，交通费用也包括在内。两位翻译自然是替了团长和翻译的位子。”副团长说：“钱要计算好了，门票不要超过，否则自理！”

“我说过了我不来，把我应该花的那一份给我，凡事总是卡得死死的！”一位年纪稍长的说。

“你这人真够呛！道理很简单，有票据的可以报销，不能白白地给你。别啰嗦了。”

出国一次不容易，一辈子也就轮上一次，看看逛逛也值得！”副团长不耐烦了。

“咱们这样的也就是一次，团长到日本来就像进出他家的厨房一样，这次是……”

“第九次了！”有谁插了一句。

“常常是公事、私事一起办！”上了年纪的那一位愤愤地说：“是商谈她女儿来日本的事情，儿子、儿媳妇都在澳大利亚呢！最近才在那里生了一个孙子，老伴探亲去伺候的月子……”

慢慢地丰子发现，这位团员有意识地和自己走在一起，不断地向她提出一些问题。

“来日本有投靠吗？”

“边学习边打工吃得消吗？”

“女孩子来了会不会受人欺侮？”

“日本的大学好考吗？拿文凭难不难？”

最后他不得不说出了自己的隐私：“我有一个在大专读书的女儿，一心想出国，自然去美国最好，可惜出国无门，这次来日本想替她探探路子。”

原来他想节约每一个元，现在就为女儿出国做积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丰子毫不隐瞒地谈了自己的情况，推心置腹地说：“……如果你在日本没有可靠的亲戚朋友……你的女儿在家里又娇生惯养，最好不要让她到日本来，轻者受罪，严重者就会误入歧途！”

他十分感激地说：“我原不想来这儿，乱哄哄的，还得花钱，和你交谈才是最大的收获。”

由于他们与丰子、钟忆都是萍水相逢，短暂时间的相聚，没有必要和两位翻译保密。

丰子很自然地想起了爸爸。爸爸酷爱俄罗斯文学，在大学时就曾发表翻译的苏联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真是生不逢时，几次出国机会，都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政审”通不过，至今爸爸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底和自己本人到底有什么足以妨碍出国的政治问题！

后来又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出国的事情更无望了。改革开放以来，出去的机会逐渐增多，再说去苏联比去美国容易多了，可大学里始终轮不上爸爸。比他年长的、年幼的都先后去了……妈妈气不过，跑到学校质问（自然是背着爸爸）。领导讲得振振有词：“英熊没有去苏联的要求！”

废话！搞外国语的学者，不想出国考察，那才是咄咄怪事呢！爸爸常常非常有感情地讲起莫斯科、红场、列宁格勒、伏尔加河。至今在他的书柜里整齐地码放着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整套的作品，他当然渴望到那片广袤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和那里的学者进行友好的交流和那里的人们进行亲切的交谈……验证、充实、扩大几十年来他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这绝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这有利于他的教学工作，有利于年轻的一代。一个学者的出国要求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或书面要求上，而是取决于他的业务上的出类拔萃，有深造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妈妈对于领导讲的误以为真，回家竟对爸爸说：“你这人就是没有嘴的葫芦，出国和入党一样，要申请，口头，书面一起来，要让领导知道咱有这方面的要求，而且很迫切！”

不知是爸爸没有照办，还是什么原因，至今仍没有动静，按道理讲，爸爸的出国要求已采用特殊的方式向领导表达了呀！

女儿们都为爸爸打抱不平。英子在饭店工作，消息灵通，听说只要带上两瓶老白干，一件羽绒服，坐上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老白干就足以解决旅途上的吃喝问题。羽绒服吗？回来的车票就不用犯愁了。英熊的俄语呱呱叫，还愁在苏联找不到饭吃？这事要是英子，准这么干。爸爸宁肯一辈子不去苏联，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丰子知道他的脾气。

世上的事情并非事事处处都遂人愿的。在出国的问题上，有时该出去的出不去，不该出去的倒老是出去。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左右得了的！丰子有时也想过，一旦自己有了钱，一定要实现爸爸去苏联的梦想。不过这全是后话，眼前丰子自己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呢！

经过全团认真的磋商、研究、再三考虑，丰子想如果在对外商谈判时，也这样严肃、一丝不苟，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上当受骗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了。最后商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环游：这是一个小世界；一个是去乘坐海盜船。

这回省了丰子和钟忆的事了，进去就坐在船上，随着船在水中划动，四周响起了明快、欢乐的音乐。河水的两岸都是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世界各地的儿童们……他们载歌载舞，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丰子并不喜欢这一切。它们没有给她带来快乐的感觉。她在设想，如果时光倒回 15 年，在她 6 岁的时候，或者更小，她能来到这儿，她会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可现在她觉得这一切是这样的不真实。瞧，那些快乐的相互嬉笑着的黑孩子们，生活里可不全是这个样子，种族歧视、饥馑、灾荒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疾病、死亡在向他们遇近……还有那些缠着头带的阿拉伯的儿童们，中东的现代化武器的激战，游戏机上出现的画面，在生活里再现了，火光冲天，建筑物的倒塌、无辜的人们在流血，其中有儿童也有他们的妈妈……中东战争导致了大批人的迁徙、流离失所，世界并不总是风和日丽、阳光普照、鸟语花香啊！有时也会阴霾密布、狂飙骤起、雷雨交加，闪电齐鸣的。应该还给世界的本来面目。

坐在船上的时间虽然不长，丰子却闭上了眼睛，她觉得世界美好的一面看的已经够了。

“你不舒服了吗？”钟忆坐在她的旁边，关心地问。

丰子赶忙睁开眼睛，摇了摇头。她从内心里还是很感谢钟忆的。

丰子对自己还是很清楚的，她知道自己韧性有余但闯劲儿不足。当然

还谈不上怯懦。

由于多年来都是在奶奶、爸爸的保护伞下，平时还有英子的依傍，这次离开六叠半后，她觉着非常孤单，仿佛一只离群的雁，又像是一只从温暖的巢里，失足掉落的雏鸟，尽管发出了一阵阵的哀鸣，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她不只一次地屈指掐算着离开六叠半的时间，已经三周过去了。按着一般英子与她联系的规律，她早就应该接到英子的电话了，因为她为英子留了条子，至今英子那边犹如石沉大海一般，有时她难免要犯嘀咕，英子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吧？也许她在生自己的气，丰子控制不住，自然地要胡思乱想，她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和自己一起分析分析事情的可能性。替她排忧解难。……现在只有钟忆了。她可以毫不隐瞒地向他倾述心中的苦闷，替自己分担压在心头的重担。

她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下一个节目是坐上海盗船，这是非常富有刺激性的，船以极快的速度，由高处向下冲下来，耳边有风的呼啸声，两岸有海盗和土著居民搏斗的场面。应该说建造者的技艺还是十分高超的，四周景物都是处于动态的情况下：海盗追看一位妇女，围着房屋在跑；岸边有人扳动手中的步枪，在向船里射击，既看到了他全身的动作和闪亮的火光，也听到了枪声，明知是假的，心里也不由的一悸。特别是木船经过一个狭小的通道，闪电齐鸣、风雨交加，两岸激战的枪火全部对准了木船，还是非常惊险的……

在迪斯尼乐园里已经转游了很久了。上了年纪的一位团员开始喊累了。但园中还有最后一个免费的精彩节目：迪斯尼乐园的大游行。丰子知道精彩不精彩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免费，他们九个人一字排开，坐在道边的石阶上，边休息边等待着。丰子觉着很疲劳，不单单是肉体上的，而是发自深心的，绝不是简单的、热闹的、欢快的场面就可以将它们驱逐掉的……

好在等的时间不长，游行的队伍从远处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有美丽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有米老鼠、唐老鸭……边跳、边舞、边唱，沿道路两旁的游人也插入游行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唱呀！跳呀！代表团的成员们也纷纷进入游行的队伍里，看来他们是十分开心的。

钟忆坐在丰子的旁边，颇有所感地说：“我可不能再浪费我仅有的这点儿体力了，晚上我还得去泉城打工呢！”

丰子能理解，她点了点头。心里想今天晚上的值班好应付，明天能找到工作吗？她知道，不只是失业的阴影，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还多着呢！

该看的都看了，该坐的都坐了，该玩的都玩了，看样子是该离开了。要是丰子自己花钱来的，她早就坐在回小学校的汽车里了，这就是被雇用的不自由！雇主不发话，你绝无擅自走开的权力，因为他买了你在这段时间的自由。

副团长突然嚷嚷饿了，要到餐厅吃饭。

钟忆提醒他：“餐厅的东西是很贵的！”

副团长满脸不高兴地说：“看看嘛！难道看看也收费！”

其他人的看法也十分不一致，由于副团长坚持，也就只好说什么了。

刚走进餐厅的大门，丰子立即意识到这里的食品比外边的贵上许多倍。来日本后，她曾进过一些高档次的餐馆。这个餐厅更显得别致和独具一格。厅内都是仿欧洲十八、十九世纪古老的陈设，样式古朴，但家具全是闪闪发光的，摆在大厅角落里的、镂花的高脚、圆形硬木茶几，壁炉旁的熠熠闪光

的，仙女的饰物、天花板上悬挂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枝形吊灯……地面上铺的紫红色的古色古香的地毯……让你有一种要去宫廷赴晚宴的感觉。

电梯比一般现代化的大饭店小得多，一次只能容纳 6 至 7 个人，代表团一行人还不能一次全上去，必须要分两趟。

二楼是进餐的地方，穿戴整齐的侍者分列两旁，他们个个面带笑容，口里都在轻声地说：“请！”

副团长这时有点儿怯步了，低声对钟忆说：“问问价钱，别等坐下，再想走就晚了！”

丰子在这时却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也许英子就在里面？她既怕在这儿和英子相遇，可又非常渴望见到英子，那矛盾的心情让她觉得很不安。

丰子不由自主地向四处看了看，目光巡视到靠窗边的一张桌子上，她屏住呼吸，以免剧烈跳动的心脏从嗓子里蹦出来。“那是英子？！”……华丽的服装、昂贵的首饰，浓装艳抹的化妆品……她不想朝那个方向望，脚却不由自主地向窗边迈出了一步……

“丰——子。”钟忆轻喊她。

原来人们都围站在电梯旁没有离开。

丰子的头仍固执地向窗边望去，她那猛跳的心脏渐渐慢了下来，那人不是英子，她们只是很像。

丰子内心很不平静，她抬眼看这幅建筑还有更高的层次。也许英子到这里来过？这儿只认钱。只要你有钱，你就拥有一切，钱能衡量你的价值。……

钟忆在副团长的耳边轻声地嘀咕了一阵，副团长毫不犹豫地又走回了电梯。侍者依然面带微笑，轻声说：“请，谢谢。”但能看得出来，和刚才讲的是有差别的，除非你是聋子或者瞎子。

丰子巴不得一步迈出餐厅，她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

团里立即相互埋怨起来：

“本来我就不同意进去！”

“整团人一起露怯！”

“露什么怯？！”副团长不服气地说：“这叫免费参观，没钱不吃，我们看看还不行？！”

最后大家在快餐店买热狗吃了。丰子一边吃着一边向钟忆讲了自己找工作和英子的事。分手的时候，因为钟忆要陪代表团回去，众目睽睽，他也不好多讲，只是叮嘱她：“千万注意身体，找工作不要着急。英子，有时间我会去看她的，有了好身体才能在日本生活和学习。多保重！”

丰子望着他走远的背影，心想：“今天的最大收获，就是看见了他！”

丰子长这么大了，还从没有交过朋友呢！她和英子不一样，英子活泼、热情、外向，在中学时就有男同学给她写词不达意的情书。高考落榜参加了饭店的工作，交往就更多了，其中还有几个外国人。她们家住的是临街的房子，常有人在临街的窗口叫英子。当然都是小伙子。有时叫错了，会跑到英熊的窗户根儿底下，“英子，英子”地叫个不停，气得爸爸直跺脚。不过英子似乎从来没有和人动过真格的。奶奶骂她没有长性！妈妈却觉得女儿有人追，这是件光荣的事情。

丰子和英子不一样，高考落榜后准备再考。她有思想压力，一门心思地攻读高考的几本书。虽说考取了师院，却从未萌生交朋友的念头。学校里

有几个说得来的女同学，家中有奶奶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可爱的严父，这一切已经够了，这一切已经让她体尝到了人间的情爱和友谊。

当丰子只身来到成田机场时，她就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自己的孤单。虽然她知道英子和自己在一起，活生生的现实逐渐印证了她的预感的正确。尤其当她与英子决裂之后，她几乎陷入了绝望之中，丰子品尝到了没有情爱、没有友谊、没有知音的痛苦，她几乎万念俱灰了。钟忆却及时地给了她很多帮助……

在日语学校的第一次见面，那第一瞥是直觉，她就喜欢他了。以后他们有过多次接触，连丰子自己都觉得奇怪，尽管过去了一段时间，她仍然能清晰地记住有关他们见面的琐碎细节……钟忆考取了大学院，使她对他增加了一层尊敬。由于爸爸的熏陶，她还是很看重读书的，他走的正是自己要走的路。英子和丰子断绝来往后，在困境中，丰子几次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她记住爸爸在信中写的，什么时候回去，家里都是欢迎的！感谢爸爸的大度、宽容，但社会将怎么对待她呢！周围的邻居、亲戚、朋友、学校里的同学，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丰子在日本混不下去了，没能耐，孬种！丰子想过，她会把这一切议论当做耳旁风，挺胸昂首走自己的路。但是，路在哪里呢？

答案是否定的。丰子来日本以前，已经退了学，虽然她已读了二年级，回国后这段学历是不会承认的。再重新准备高考？一想到这点，她就要头痛，就像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一般。她怀疑自己是否能熟记那几本历史书中的年代、地点和繁琐的名字；地理上的经纬度、季风带、土特产、矿藏……还没有开背呢，她就知道自己记不住，因此肯定考不取，她不能再去看一次刺激。要是当社会青年到街道去领取求职证，大概只能当售货员、服务员、售票员……丰子的近亲中没有官居要职或有实权的人事干部，爸爸是无能为力的。丰子想做教师的愿望，其实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竟是难以实现的。

恐怕就连当小学教员的资格都没有，师院读的两年书是不记入档案之中的。

留在日本，当然日子也并不好过。但至少能平息家庭和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在异国挣扎，困难重重的。但话又说回来，涌进日本国的中国人潮中，各阶层的人都有，他们都能生活下去，不少的人还在这儿读书，丰子又不是金枝玉叶，她有什么苦受不了，必得打道回府呢？二次高考的成功，至少向丰子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别人能办到的，丰子也可以办到！为自己订下一个目标，但绝不能好高骛远，超出自己的力量，她会达到的。现在她的最低目标是通过日语学校的Ⅰ级考试，取得进入日本大学的考试资格，能考上专科也行，当然本科更好，苦一点儿，读完了有个文凭，再回国，去中学当老师也好，大学里自然也行。她深知这条路绝非轻轻松松就可以走下来，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她濒临绝路时，钟忆真诚地伸出了帮助的手。尽管他并没有给丰子巨款的支援。

她现在懂得了“情义无价”的真正内涵，每当自己陷入窘境，首先想到的要倾诉的人就是钟忆。她是她在前进路上，不可缺少的朋友。此外还有桑野。丰子有了问题也会去找她，因为她也把丰子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对待的！这是值得庆幸的，只有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自己才不会是孤立无援的。

十三 爱和恨

英子做梦也不会想到丰子会不辞而别。那天清早从六叠半离开后，心里觉着格外的轻松、愉快。自从丰子来日本后，她们之间总是别别扭扭的。她不是那种心眼儿狭小的女子，尽量将自己和丰子的龃龉抛在一边。可她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扩大，这是客观存在。这让她心烦。这块心病有时搞得她心烦意乱，无怪乎体察细微的明奈子不只一次地说：

“英子，你病了！？要不然你就是有心事！”

英子在明奈子面前可说是个透明人。她几乎藏不住任何隐私，但关于丰子的事她却一直守口如瓶。这是属于自己生存悠关的大事，应该是绝密的！

英子觉得在丰子生病的关键时刻，自己帮助了她，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要感化的，她们是孪生姐妹，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呢？临走时她为丰子留下了从超级市场采购来的足够的食品和零用钱，就像丰子刚到东京时，可以安安稳稳地住上一段时期了。她还留下了自己住的地址和电话，虽然丰子没有打电话来，她一点儿也不足为怪，因为她不喜欢丰子打扰自己，没有必要的事不必联系。不像那些闲呆在家中的美国妇女，电话交谈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在日本可行不通，尤其对于英子和丰子来讲。

最近荻原来了好几次电话，邀请英子去过周末，冈村也要求在六叠半会晤；英子就是有分身术也很难应付。她自然想到了丰子……打了两次电话，深夜里竟没有人接。英子火了，丰子会到什么地方去。丰子这人挺犟，她有点儿怵头，以前英子曾当面取笑过她是耗子扛洋枪——窝里横！除了她又去餐馆打工，大概又是她那日语学校同学的主意，不过英子觉着这样的大事情，丰子会找自己商量的。她想自己用不着胡思乱想，瞎琢磨，百闻不如一见。第二天她一早就跑到六叠半来，为的是堵住丰子。要知道早起对英子，虽不如日本人那样不愿意，但显然也是在施用酷刑。

推开房门后，看到屋里整整齐齐，十分清爽，她觉着有点儿异样，及至发现丰子的手提包、书包都不见了，才意识到丰子早已离开了六叠半，她心中怒火腾空而起。门旁的沙发原是她的主座，她竟颓然地一屁股坐在地毯上，她真想放声大哭，她觉得丰子背叛了自己。

随后，她仔细地察看了房子，丰子只带走了自己的东西，冰箱里依然有许多食品，看来丰子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最后她看见了丰子写的纸条，不看则已，一看犹如火中浇油一般，火冒三丈，两眼直冒金星。纸条上的字也跳跃起来。

这是干什么？不辞而别！翅膀硬了！……

越想越气，三下五除二，她将纸条撕碎扔掉了。

其实丰子不在，这是约会冈村的好机会。英子可不能在六叠半里再停留下去，否则她会发疯的，她急匆匆地赶回了家！

一路上，英子的怒气消散了些，发胀的头脑渐趋冷静下来，她隐隐地有些后悔，不该将丰子留下来的条子撕了。那张纸条应该带回来仔细看看，在纸条末尾仿佛还有电话号码。……可以打电话联系。如今纸条扔了，她对

丰子完全失控了。有时她又劝慰自己，不用操那么多的心，我对她够仁至义尽的了。丰子纯属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只身来到高消费的东京，要是没有自己全方位的帮助，吃、喝、拉、撒、上学全包了，不但不感激，常常还要讲些冷嘲热讽的话，英子听了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丰子走了，眼不见为净，再说她也该到社会上去闯闯，等碰得头破血流时，就知道锅是铁打的了，必然还要回过头来向英子赔情道歉，不用急，迟早会有这么一天。这么一想，英子那如坐针毡的烦躁心绪，就渐渐地松弛了下来。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当第三周也快过去的时候，英子又沉不住气了。莫不是丰子出了什么事情？！她的神情又有些恍惚，却苦于无人可以诉说，也没有地方能去打听！

突然钟忆叩门来访。

英子心里明白，丰子做事是比较谨慎的，她既肯将自己的地址告诉他，关系绝非一般！所以当钟忆说：“我是丰子的同学……”一个不祥的“兆头”攫住了她，虽然和钟忆是第一次见面，她竟无法控制，直冲到他面前，大声问：

“丰——子出了什么事情……她现在怎么样了？”

钟忆被搞的无所措手足，一时难以回答。

英子越发显得急躁，竟用手去摇晃他的胳膊：“你倒是快说呀！”

钟忆体会到了亲情的涵义，赶忙回答说：“丰子现在很好，她在千叶县的一个小学校做夜间值班员……”他注意到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英子的态度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她悠闲地坐在沙发里，认真地盘问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丰子的？”

“你们常常可以见面么？经常打电话？”

“你和丰子在什么地方是同学，一起读书时间长吗？”

……

钟忆老实地做了回答：“……我是上周末在迪斯尼乐园里见到丰子的。我们也难得见一次面。在日语学校读书时，碰面机会比较多，由于我比预期的时间提早了，考取了读博士生的机会，我早就离开日语学校了。课余或周末我常去新宿的泉城餐馆打工，丰子工作的学校打电话免费，有时我们就通电话……”

英子听了颇有些愤愤地说：“……看来丰子并不是忙得不可开交，能给你打电话，为什么就不给我打呢！她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电话号码！”

钟忆急忙解释说：“她打过，不单单往这儿打，还打过六叠半的……”

英子的脸顿时沉了下来，抢白说：“她不辞而别，离开了六叠半，明知那里没有人，那还不是白打！”

钟忆不是第一次看见英子，新宿大街的繁华夜景中，他们相遇了数次，英子那浓妆艳抹的面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现在即使在家中，她依然显得雍荣华贵。尽管她与丰子的面孔长得十分酷似，连声调都雷同，不过丰子的略带沙哑。但钟忆却可以从谈吐、气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将她们非常容易的区分开来。

从年龄上来讲，钟忆长她们两岁，丰子在他的眼中就像一个天真、坦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中学生，凡和她接触的人，总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她，绝不忍心伤害她。但在英子面前，钟忆却觉着自己好像变小了，她那高

傲的、咄咄逼人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虽然丰子从没有在他面前抱怨过英子什么，谈话时间不太长，钟忆的感受还是很深刻的。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他无法忍受那种刨根问底的询问。

他起身告辞了。

英子并没有挽留他，在送他到门口时问：“今天你休息，没有课？”

钟忆赶忙点头。当他离开英子的公寓时，觉得拘谨、僵硬的肌肉松弛下来，仿佛他被绳索束缚了很长时间。一路上他都在小跑，“今天你休息，没有课？”他的耳边重复着英子的声音。天晓得，自从踏上日本的国土，他就不知道什么是休息，他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工作。今天下午他向餐馆老板请了两个小时假，他觉得自己既然受了丰子的嘱托，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帮助她，面对着她那双坦诚的、急迫的眼睛，钟忆不能拖延，当然更不能欺骗。

平日生活都是排的满满的，不要说两个小时，连二十分钟的时间都难以挤出来。钟忆的妈妈托国内来的代表团带了几本参考书，带书者到东京后会打电话告诉他，让他去宾馆取书，钟忆竟抽不出时间，简直难以令人相信。最后他不得不请求对方在市内用快件寄给他。他在电话中诚惶诚恐地向对方道歉，但终究难以被国内人所理解。

钟忆走后，英子的心情非常不平静。本来，得到丰子的准确消息，烦躁不安的心绪应该消失了，可相反，她却在房间内来回踱着，还不断地一支一支地抽着烟……

英子一眼就看出钟忆和丰子的关系不一般。钟忆确实是一个很有礼貌，文质彬彬的青年，那模样很讨女孩子们的喜欢，而且是个博士生，这是丰子脑海中渴求的“白马王子”。虽然关于交朋友的事情，她从没有和丰子认真地交谈过，但英子自认为对于丰子的思想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在英子的心底竟然有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上高中时起，她就开始交男朋友，一直到在饭店工作，她自己已无法记清到底有多少个朋友了，但却没有一个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来日本后亦是如此。自己比丰子早来一年多，竟没能遇到真正的知音。不要说知音，年貌相当的也是寥寥可数的。渡边雄的形象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勾起了她的无限的惆怅。她觉得有一种啃噬心头的妒忌，在侵扰着她，让她觉着愤愤不平。

晚上，她原该去浴室，一想起要用抹满肥皂泡的身体，去擦抹那些自己并不喜爱的男人时，她觉着恶心，不能忍受！

明奈子向英子传授经验时说：“你不要把他们当做人！你把他们想象成是尸体，是猪猡！”

谈何容易，英子倒真希望自己要擦洗的对象是尸体，那只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行了，是猪猡也行，那更简单，只要咬咬牙，捏着鼻子忍受有限期的肮脏也能挺过去，可他们偏偏是人！而且是男人！

钱与情不能置放在同一天平上，有限的金钱不能与无价的情义等义而语。她好像觉得在自身的毛孔中，冒溢出接连不断的泛着彩虹颜色的泡泡，那些透明的泡泡中，清晰可见到一张张的円，但那仅是霎间，很快地那些团簇样的泡沫，渐渐地破灭了，消失了。

英子从来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感到深心的疲惫和对自己的厌恶，她决定今晚不去浴室了。她原想去打个电话，谎说自己病了，可却懒得动弹，近来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大概就是力不从心吧！

突然电话铃响了，她竟吓了一跳，说不定是浴室的领班打来的呢！

刚刚拿起电话，她竟听到了轻轻的啜泣声，这声音很小，也许是离话筒比较远的缘故。英子觉着非常奇怪，大声问：

“你找谁？……你说话呀！”

“我妈妈病了，她发烧……”一个孩子的声音，依然是抽抽噎噎的。

英子听出来了，是明奈子的儿子，赶忙在话筒中安慰说：

“……别急……别害怕……等着我……我就去看你和妈妈……”

英子将钟忆和丰子的事立即抛到了脑后。在赶地铁的路上，她觉着明奈子近几个月的身体状况欠佳，小病不断，不是发烧就是咳嗽，再不然就是拉稀，她应该到医院认真地检查检查。

在明奈子家过夜，英子并不是第一次。她现在住的公寓也是明奈子的家。她是一直住在明奈子的家中的。

小林龟没有在家里，他的行踪飘忽不定，明奈子回避提到他。英子知趣，从不多问，除非明奈子自己主动谈起来。她的体温并不太高：37.8℃，但显得很虚弱，她又很固执，不愿意去看医生，自然是英子留下来，不仅明奈子要照顾，六岁的千代也需要人呀！

当英子将明奈子母子安顿好了，静下来的时候，出现在她脑海中的是钟忆和丰子的事。看来她并没有忘了这件事。

钟忆从英子家里急忙搭车赶赴泉城饭店打工，一走进车水马龙似的饭店，有关丰子的事也就淡漠了。不过他心里觉着很踏实。她委托自己办的事，已经办好了，要等自己空闲下来，才能打电话告诉她。现在，他在餐馆内做引座，通常这职务多由漂亮的姑娘们担当，因为钟忆不仅日语好，还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外表，服务时不仅态度好，还很有礼貌，引座员这工作他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正当钟忆将五位客人安排就座时，突然有电话打来。他觉得十分纳闷，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工作，一般人是不清楚他的去向的，他匆忙跑去接电话。

“钟忆吗？”

他一听声音，立即说：“是的，丰子，我……见到了英子，不过现在很忙……”

电话里传出了嘻嘻的笑声。

钟忆觉得很为难。现在正是饭馆营业最忙的时候，自己已经晚来了两个小时，哪里有闲情逸致，在电话里打哈哈呢！他觉着费解，丰子通常都不在这个时间里打电话给他……由于他的沉默，话筒里的笑声止住了。

“喂，喂，你怎么不讲话呀！你难道没有听出来，我不是丰子，我是英子……”

钟忆这才恍然大悟。不过说实话，经过话筒传出来的声音，在匆忙之中是难以辨别出她们之间的区别的。他赶忙说：“有什么事情吗？我现在很忙……”他注视到饭店大门又打开了……

电话里的声音立即变得十分冷漠。“我想要丰子的电话号码，……谢谢你啦！”

“好的。……”

钟忆急忙放下电话，三步并做两步，迎着走进店内的客人跑过去……

当晚，丰子在小学校里接到英子打来的电话。自从六叠半出走后，她们有一个多月没有联系啦！丰子真是喜出望外，讲话时竟气喘吁吁地：“……英子，你好吗？你怎么知道我这里的电话的？！”

“今天下午我见到了你派来的使者……”

“什么使者？”丰子一下子被搞懵住了。

“这要问你自己了！不用装糊涂……”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钟忆来，英子心里总觉着有点儿不是滋味。“交了朋友也不打个招呼！”

“我们是比较要好的同学！”丰子说，心竟猛烈地跳动起来，脸也红了，幸好电话不是传真的，否则眼尖嘴快的英子，不知又会说出什么来，她赶忙将话题扯开了。“英子，我离开六叠半，没有事先告诉你，实在感到对不起你……可我觉得这是迟早必须迈出的一步，而早比晚更好！”

“是呀！当我再回到住处看你的时候，你竟扬长而去了……确实我很伤心的。你为什么必须离开六叠半……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来……好吧！我们不再争论这件事了。听说你混得不错。日语测试也通过了Ⅱ级……”

“怎么能说不错呢！？我都成了‘浪人’了，白天都流浪在街头，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呢！”丰子说。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六叠半的房子还没有退，房租不用你花，东京找工作容易，再说离着钟忆也近呐！”

丰子没有言语。

“丰子，你听见了吗？”英子高声问。

“嗯，……”丰子十分不情愿地说。

“丰子，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妈妈要来日本探亲！”

“探谁？”

“瞧，你这话说的。自然是我们两人了。”

“我不需要！”丰子回答的很干脆。

丰子的回答出乎英子的意料，她无言以对。

话筒里是短暂的沉默。

英子在考虑怎样继续这场谈话，如果批评丰子，丰子一定不会耐心地听下去，还必须绕开“炸雷”，以免爆炸，她的声音格外柔和。“我知道你有困难，来日本的中国人，大都有你现在的体会。刚才我不是对你讲了，六叠半的房子并没有退掉，依然空着。妈妈来了，你可以和她住在一起，她在东京的所有开销都由我负责包了。你只要陪陪她就行……”

“我是你的替身……”

“你怎么能这样讲，她是我们的母亲呀！”英子提高了嗓音。

“这不是问题的要害！第一，她选择了错误的时间来日本，其实她根本不应该来；第二，我没有时间陪着她！”

英子也按捺不住了，尖声叫着：“听听你讲的是什么话，哪里像做女儿说的，而且是亲生女儿……”

“你讲的那些，在我们的现实情况下都是不适用的。”丰子打断了对方，提高了声音，盖过了英子的尖叫。“我对于她要来探亲的态度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如果她一定要来，前提是你向她说明事实真相：一个女儿流离失所，目前尚未找到固定的职业。

好啦！告诉她，就像流入北京城的农村人口，是弹棉花的，是炸油饼的，另一个女儿……我想还是你自己讲的为好……”

两人在电话中互不相让，竟争吵起来，事后丰子都记不起来，是谁先放下了电话。

原本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姐妹两人短时期内失去了联系，又意外地接

上了头，结果竟是不欢而散，就像奔驰在不同铁轨上的列车，相遇只是暂时的，分开竟成了永久的局面。

电话虽然放下了。丰子的心仍剧烈地跳动着，脸孔胀的红红的。对于妈妈要来日本的消息的可靠性，她并不怀疑，这是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丰子没有来日本以前，她就听妈和街坊、同事、亲戚朋友们夸耀过，要来日本。不知这事爸爸知道不知道？爸爸是不会同意的。妈妈是一个典型的知识浅薄、追求时尚的女人，在这一点上，她非常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如果她真来了，自己该怎么办呢？……

十四 欢乐的聚会

丰子清楚地记得，一次路过横滨广场，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白人姑娘，戴着黑色的面纱，面纱遮盖着脸的下部，面纱上面是两只黑黝黝的、诱人的眸子。她坐在广场的一侧，身旁放着录音机。丰子走近时，这姑娘正把录音机打开。丰子无法确切地说出那曲调的名字，但它是喧闹的、欢快的，好像是拉丁美洲一带的音乐。广场四周逐渐围拢了一些人，丰子由于好奇，也停了下来。

起初，姑娘静静地坐着，明亮的双眸左顾右盼着，乐曲在重复第二遍时，她突然一跃而起，扭动起腰身，翩翩起舞了。这时她那颀长的身材，显得柔软，婀娜多姿，她的下身围着的裙裾，是一条条四吋左右宽的黑绸带。每当她大幅度的跳跃时，就可以在那些黑色裙裾的裂隙中看到她那修长的、白皙的双腿……人越聚越多，圈越来越小。丰子从人的缝隙中钻了出来，她觉得很不舒服，看看自己身边的人，他们都很坦然。也许自己是少见多怪了？丰子很为那位白人姑娘惋惜，如果有合适的机遇，这位姑娘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震惊世界的芭蕾舞演员，但是现在她只能成为流落街头的艺人。

当丰子背着沉重的背包，沿街去寻找工作时，她常常想起那位提着录音机的白人姑娘。她们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顽强地为在社会上生存而挣扎着。她们都是飘洋过海来到了这片土地上的。

丰子一直在打零工，她装过饭盒，到米厂拆过麻袋……那可不是人干的。劳动强度虽然不大，但速度太快，像一个机器人，工作到最后，两只手臂酸麻得抬不起来了。丰子已经开始计划，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她想离开小学，值夜班对找工作有很大的限制。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她手里已积攒了一点儿钱，设法租一间便宜的房子，或者是和人合租一间，回东京去，在那里好找工作。她准备干的时间再长些，那里的日薪也高些……就在丰子另有打算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工作在等着她……

雪子来找丰子。丰子觉着非常不好意思，因为她曾答应雪子，再教同学们一首中国歌。可最近为了找工作，她忙得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丰子看见雪子，急忙表示歉意说：

“太对不起了，请原谅，我一定要抽出时间……”

雪子爽朗地笑了，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个子不高，人很精悍，非常像体育老师。“不，我知道你很忙，今天我不是来要债的。”她开门见山的说：“这儿有一件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做？”接着

她简要地向丰子介绍了一下情况。

“我的表姐在市郊办了家养鸡场，她比我大，大概大七岁，现在四十了。一直没有小孩，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你说怪不怪，去年她怀孕了，刚刚剖腹产生了一个儿子，这自然是大喜事，养鸡场后继有人了。可眼下却抓了瞎，表姐夫和一个雇员——那人主要是负责运输，是司机。表姐夫一个人怎么能担起两个人的事情来？他还要去医院看表姐，就是以后出了医院，表姐也不能立即工作。所以表姐夫那里急需一个人，一个非常能干的人，里里外外都能担当起来的人。我看你可以，他那里上班时间肯定不像工厂那么严格，学校值班以后就可以去。这里有汽车通到市郊，下车到养鸡场还要走一段路。

具体情况、工作条件，你们可以面谈。如果你愿意考虑，明天清早我开车送你一趟。

公共汽车到市郊后还要走一段路呢！一言为定。”

丰子特意留神汽车终点到鸡场的路，确实有一种进入乡村的感觉。路面不平整，两旁杂草丛生。她默默地估算了一下，走路至少需要一刻钟的时间。

老远就看见了鸡场，四周圈起了灰色的围墙。车子开进去以后，就看到一幢二层的木质小楼。雪子和丰子刚刚走进楼内，就听见木制的楼梯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动，给人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接着是“咚咚咚咚”的沉重脚步声，仿佛有一位巨人从楼上走下来。

丰子好奇地停下了脚步，向楼上张望着。楼梯口出现了少见的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T恤衫，好像是灰颜色的，一条短裤。一边往下走，一边说：“欢迎，欢迎！”那声音又粗又低还带有鼻音，就像从共鸣器里发出来的似的。

丰子身高 1 米 64，她并不觉得自己矮，但看他却必须仰起头来，心中不免有些怯意。

“我叫村山荣。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丰子一时竟忘了客套话，赶忙躬身说：“我叫丰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雪子急急忙忙地讲：“你们自己坐下来谈吧！我还要去上课！”

村山荣个子高大，人却有些腼腆。在楼下转了一圈儿，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谈话地方，他又咚咚咚咚地，迈着大步上楼了。

丰子紧跟在他的身后，发现楼上杂乱无章，纸张满天飞，袜子放在茶盘里，茶碗又倒在桌子上……村山荣用蒲扇似的大手，想将这一切掩盖住。但为时太迟了。最让他觉得难堪的是，当他让丰子坐下来时，却发现椅子上有鸡屎！

“一切都乱了套！”他喃喃地说。

丰子坐在了靠门的一张小板凳上。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村山荣用大手向四周比划了一下。说：“你也看到了，以前我妻子在这儿时，一切都井井有条，我和司机负责鸡场……这里是办公室，接待、电话、还有这里的卫生，原先都由我妻子负责……”，他将粗粗的臂肘支撑在桌子上，用手托着那巨大的头：“好啦！最重要的，你要负责两顿饭，包括你的，也有司机的……三个人！”他认真地注视着丰子的反应，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说：“关于工资嘛！”

因为管饭，鸡场有浴室，你也可以在这里洗澡，我想暂付十二万日元，你同意吗？”

场主本人并不十分明确丰子的“岗位职责”，但丰子完全能领会他的意思，要把鸡场里里外外的事情全管起来，像他能干的妻子一样。丰子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说：“我尽力而为！”

试工开始的头两天，大量的工作就是清扫卫生。丰子无法推算女主人走了多久了。

房间里是不够脏的。令丰子奇怪的是，这幢楼房离鸡场至少有一百米，鸡毛、鸡屎、破碎了的鸡蛋皮，鸡蛋黄到处可见。她颇费了一番力气。刷呀、擦呀、洗呀，两天来一直马不停蹄，累得够呛。一周后才秩序井然了。其间雪子来找过村山荣。事后丰子才知道，他们要组织几个朋友在鸡场聚一聚。雪子在和村山荣商量有关活动的安排，他们两人是发起人。

雪子一进楼里就大喊起来，“哎呀！真是焕然一新，这又是一个能干的‘表姐’！”随后她又大笑起来，“我说能干像表姐，其实丰子可是我的小妹妹。”

村山荣非常满意地说：“丰子小姐确实很能干！”

“我也很能干！”雪子笑着说：“是我帮你找到了她。”

雪子来的时候，正值丰子准备晚饭。村山荣和司机要求都不高，丰子则尽自己的力量，她为他们炸春卷，还炒了几个菜。雪子尝了一个春卷儿，笑笑说：“要是离得近，我也来入伙吧！丰子，你真挽救了他们俩，要不然他们会鸡蛋中毒的！”

丰子瞪大眼睛看着，不解地问：“鸡蛋中毒！？”

雪子呵呵地笑着，用手指着村山荣说：“你问问他吧！”

村山荣窘迫地用大手搔了搔那头难以驾驭的蓬乱的头发，嘿嘿地笑了。

“我说的一点儿不过分，他们天天吃鸡蛋：吃煮的、煎的、炒的、炸的……后来索性生喝，结果呀！一张嘴就是鸡蛋味，一放屁也是鸡蛋味，一……”

村山荣听了竟开怀大笑起来，“叫你这样说我们都变成两只公鸡了！”

不过，雪子讲的可能有些夸张，但在清扫房子的时候，丰子确实发现了许多破鸡蛋壳，至少扔出去有一大纸盒子。

来日本的几个月，丰子学会了让自己适应环境。适者才能生存，否则她一天也无法在这竞争剧烈的社会生存下去。在这儿没有她干不了的事情，除非出卖自己。时间稍长，丰子不仅负责接电话，做记录，还兼管登记账目。村山荣很信任她，他知道丰子对鸡场的事情非常认真，从不马虎。

村山荣的妻子出院了，可他没有把他们接到鸡场来，而是把他们送回了娘家。他对丰子说：“……她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丰子发现他为人诚恳、温和，没见他发过脾气。后来他发现丰子来鸡场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就主动向她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让丰子搭司机的车来鸡场，二是骑自行车。“我妻子有一辆车放在那里没有用！”

丰子立刻选择了自行车。她觉得这样好掌握时间。无论刮风下雨，丰子都骑着车去鸡场。村山荣暗暗感叹：“中国女人真了不起！”

完工了。丰子背着背包，去推放在楼前的自行车，村山荣从楼上的窗户探出头来，大声喊：

“丰子小姐，明天晚上我们这儿有几个朋友聚一聚，请你也参加哟！”

丰子站住了，觉得很为难，因为晚上她还要值班。村山荣先生应该知

道这事情。她犹犹豫豫地说：“我……我……”

村山荣说：“对了，我忘了告诉你，关于你值班的事情，雪子会给你安排的！”

丰子深深地躬了躬身子，大声说：“谢谢啦！明天见。”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三点钟左右，雪子开着车高高兴兴地来了，车子里堆满了从超级市场采购来的商品。一下车她就大声喊：

“丰子，请来帮一下忙！”

丰子从楼里跑出来，将买来的食品存放到楼下的冰柜里。

丰子关心地问：“雪子老师，今天晚上……”

雪子笑了起来。

丰子被笑的有些发毛，以为发生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雪子说：“我笑的就是你。我料到你要问这件事，故意没有先说，你放心吧！我全安排好啦！聚会结束，我开车送你回去再接班。”

“谢谢你啦！”丰子说着，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雪子干起事情来也是很泼辣的。这点大概很像她的表姐。她挽起袖子开始忙碌厨房里的事情：洗菜、切菜、淘米。丰子也跑来帮忙，她一口拒绝了。

“你去干自己的事，今天晚上的聚会，你是我和村山荣邀请来的客人，厨房里的事情你不用管。”

正说着从市里运饲料的卡车回来了，司机需要交账，丰子急忙跑上楼去。

六点钟左右，丰子再走进厨房，雪子将一切都安排的井然有序：切好的青菜、各种鲜肉片、日本小菜、洗净的酒杯、烧好的米饭……

“你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丰子由衷地赞叹道。

雪子佯装哭丧着脸说：“可惜的是我还没有丈夫！”

丰子问：“日本的大龄女青年多吗？”

“我想是正在多起来！”雪子认真地回答，她原想还要说点什么……

突然院子里响起了持续的汽车喇叭声。

雪子赶忙催促说：“这是村山荣去接樱井了。他就住在附近，前几天在稻地里扎了脚，开车不方便。他们很快回来了，以后客人就陆续到了。现在你要将办公桌搬开，放上三只炕桌，大概有……”她伸出手指数了数，“七个人，你去准备，我随后就来！”

当丰子刚将炕桌摆好，雪子立即端着一只铁锅似的东西跟踪而至，“咚”的一声，放到了桌子上。返身跑下楼去，不一会儿又端上来一只。

丰子凑近看了看，这并不是真正的锅子，而是有一块平平的铁板。她问雪子，“今天晚上我们要吃铁板烧？”

“是的，你喜欢吗？”雪子问。

丰子老实回答：“我只听人家讲过，可还从来没有吃过，我想会很好吃的！”

雪子和丰子相跟着将厨房里的食物一趟趟运到楼上，七点左右人都相继到齐了。聚会的人全是熟人，只有丰子例外。村山荣很尊重她，把她一一介绍给走进来的客人。丰子竟有半个小时没能挺直腰杆，一直躬着身子，口中不停地说：“晚上好！谢谢！”这就是日本人必不可少的礼节，短时间的模仿还成，要是成年累月这样做，那真是一项不小的体力上和精神上的负担呢！

餐桌上已经坐了六个人，丰子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却记住了村山荣介绍的，有养猪的、种稻的、种瓜的……总之这次聚会都是农民。

有人提议，“开始吗？”

村山荣说：“望月秀男君还没有来！”

“对了，望月还没有来！”有人附和说。

“望月现在正忙，昨天他给我打过电话，他的奶牛要生小牛了……”

“他是个能干的人，听说他还在试验繁殖一种霉菌，把牛粪变得没有臭味，变成上等肥料，这样他养的牛一身都是宝了。”

“不只是牛，你养的猪，村山君养的鸡都能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摘掉臭庄稼汉的帽子啦！说不准，也许这是农业的一场革命哩！”

“你想的太天真了，日本政府是不会因为这一项小小的试验而改变她的农业政策的……”

“望月君来了，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丰子有点儿纳闷，他是怎么走上楼梯的？竟没有听见响动。她坐在靠楼梯口的一头。

他身材高大魁梧，但不显得臃肿，留着寸头，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瘦长的脸，说不上漂亮，但让人感到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高仓健式的望月”，这是他出现在聚会上给丰子最初一瞥的印象。

大家都往里挪了挪，望月就在丰子的身边盘腿坐下来。

村山荣举起斟满酒的杯子，向客人们祝愿：“为我们的友谊、健康干杯！”

丰子体会到了日本人的酒量，尽管日本酒含酒精的浓度不高，但一杯杯的对着饮，还是挺惊人的。雪子也不逊色，只要饭桌上有人敬她酒，也是来者不拒，日本女人的酒量也是可观的！

望月饮的不多，不知道是他酒量有限，还是因为他坐在丰子旁边，觉得有些约束。

也许是出于礼貌，为了尽地主之谊，照顾好丰子吃饭，将鲜牛肉、羊肉、猪肉片放在已经滚烫的铁板上，什么时候取下来，应该再加添些什么青菜，将烧好的肉放在什么样的调料里……望月都一一指点给丰子。丰子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她知道他饮酒一定是海量，日本的男子汉是难得不会喝酒的。

丰子诚恳地说：“太麻烦您了，谢谢，耽误了您喝酒了！”

我自己来！”

望月说：“不用客气。今天我不能喝得太多。我的奶牛生了一只小牛，现在爸爸在照看它，夜间就该是我的事情了。”

丰子问：“您养了多少头牛？”

“二百三十四头。”望月说。

“就您和您的父亲……”

“不，爸爸年龄已经七十岁了，身体虽然好，可到底老了。我要雇工。在日本是难得雇到人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干农活……”

“望月君，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聪明、能干，如果二十年前你结了婚，你妻子为你生两个大儿子，现在也都大了，父子牛场，完全靠自己，用不着到外边请帮工了。”

望月听了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向我兜售你早已用自己的经历证实是失败了的教训呢！你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哪一个留在你的身边，帮助你

种稻子呢？你现在还不是也在雇工！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正因为看到你走的路行不通，我才试着走另一条路！”

“是呀！你说的对，有孩子管什么用。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务农。政府不提倡、不鼓励种稻米，我们日本有上好的优良稻种；有适宜种稻的水田；有有经验的稻农，政府却要进口大米。那势必会挤垮我们的。年轻人本来就嫌种庄稼苦，这回更觉得有理啦！”

说我捞着几根稻草就是不肯撒手……”

“我不反对国家发展工业，而且要集中主要力量，可也绝不能不重视农业。日本有这方面的基础，……国家的经济也不能畸形发展呀！”大家立即议论纷纷起来。

望月回过身来问丰子：“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丰子说：“我对中国农业的情况没有感性的认识，大多从书本上或报纸上的宣传看到的。中国情况和日本不一样，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必须依靠农业，从现行政策看，国家是很重视农业的。但具体执行情况可就不好说了。因为目前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依然挺落后，发展不理想。”

望月边听边点头，他为丰子又添加了一些桔汁儿。

突然有人依里歪料地举起了向四处流溢的酒杯，说：“为村山荣君双喜临门干杯！”

众人将杯中之物一饮而尽。

“哪……哪双……喜呀？”话讲的不十分真切，看来有人已经醉了。

“村山君……喜添贵子……还有，还有鸡场……兴旺发达！”

村山荣端起了满满的一杯，转向了丰子，真诚地说：“为丰子小姐能到本鸡场来工作干杯！”

雪子立刻在一旁喊：“也应该为我干杯，因为是我帮你找到了一个好帮工！”

村山荣看了她一眼，说：“你不能再喝了。否则你无法开车回家了！”

“这你就忘了！”望月打诨地说：“雪子小姐开车是去市内，他们都是在乡间，……万一车翻倒在水田内或者撞进猪舍里，是不会有什麼麻烦的，对于你可就大不一般喽！”

男人们立刻大笑起来。

雪子并不示弱，将残留在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了。雪子起身收拾炕桌上的杯、盘、筷子……

丰子立即起身帮忙。房间里只有两个女人，扫尾的杂活自然由她们承担。

桌面全部收拾干净后，开始上饭后的水果——日本香瓜。香瓜的外皮非常像中国的哈密瓜。雪子一切好，将它们一个个送到客人面前。

村山荣推出了卡拉 OK 唱机。做为东道主，他首先唱了一首歌。歌词是关于五月五日儿童节，以前也叫“端午节”的，这是男孩子的节日。画面映现出的是家家屋顶上悬挂着布制的、栩栩如生的鲤鱼；门上插着随风摇摆的菖蒲叶；屋内挂着的钟馗驱鬼图，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吃柏饼（糕团）、粽子……总之都是欢快，兴致勃勃，笑声不绝的动人场面。曲调也是令人鼓舞、振奋、充满希望的。村山荣的演唱是非常成功的。他有一副好嗓子，如果有良好的机遇，碰到良师，他会成为世界歌坛的强手的，绝不比意大利的歌唱家帕瓦罗蒂逊色。他的音域广，音色美，最重要的是他在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在唱。

透过荧屏上的画面，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襁褓中的婴儿已经长大了，他混杂在那群生龙活虎似的孩子们中间，在他的脑海中，激发出了一系列的撩拨心弦的、动人的情景……丰子注意到他双眸中流露出对生活的憧憬和渴望，丰子觉得这才是表达真情的歌，绝不同于那些奇装异服，浓妆艳抹，在台上摇来摆去的歌星。有时丰子怀疑他们是在唱歌，还是卖弄风情，抑或是时装展览。

村山荣确实在歌声中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情感，他的面部表情的急剧变化，抖动的下颏，大起大落的宽阔的胸膛，甚至连隆起的沉甸甸的胸部也在上下移动。一曲终了，立即博得了满堂的掌声。

樱井感动地说：“村山君，你唱了一支多么动人的歌，如果你的儿子在场，他会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骄傲的。”

村山荣早已是满头大汗了，他深深躬着身子说：“谢谢！谢谢啦！”

主人做了一个良好的开头，雪子是此次聚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音乐老师，当仁不让，第二个站了起来。

雪子在唱歌方面是很有造诣的。这是她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她拿着话筒边唱边舞，她唱了一曲描述女儿节的歌，如花似玉、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们，无忧无虑地、欢天喜地地拥抱生活。荧屏上出现了女孩子们在家中摆设穿着和服的雏人形（古装偶人）。

望月低声对丰子说：“日本法律规定，年满二十岁才是成年。女孩子在过成人节时都要穿和服。你有资格穿和服了吗？”

丰子肯定地点了点头：“我已经够格了！”

雪子的歌很符合她的性格：明快、节奏感强，富有跳跃性，配上她那协调的舞蹈动作，节目终了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望月秀男唱的是一首描写五十年代日本的青年在初中毕业后，奔赴东京参加首都建设的歌。荧屏上的画面大部分都是重视当年拍摄的真实镜头，是黑白的。那些衣着朴实的日本青年，阔别了家乡的亲人，流洒下依依惜别的热泪，成千上万地涌向祖国的首都。

为了今日繁荣的现代化的东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以至生命。

望月的歌声圆润，情感深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两颊上已流淌下了两行泪痕。

一曲终了，全屋肃然无声。望月放下话筒，向大家深深的躬了一下身子，然后说：“现今东京的摩天大楼的地基上，有我们乡下人洒下的汗水和心血，如今我们重返家园，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工作，我们需要的是支持、帮助而不是排斥，拆台和消灭！”

房子里爆发出了热烈的、暴风雨式的掌声。

“歌声动人，讲话也动人！”樱井先生给予的评价。

丰子暗自想，日本不愧为卡拉 OK 的故乡，日本人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嗓子，经卡拉 OK 机的传送后，都变得十分自然、动听，这确实是一种良好的自我陶冶方式。有人在座，能引起共鸣固然好，就是自己一个人，如同自饮自酌一般，照样可以起到自我陶醉的效果。

丰子自知是无法逃脱的，因为人们把这看成是另一种思想、感情、乐趣的交流和共鸣，与其忸怩作态，不如大大方方打主动仗，再说她并不惧怕唱歌。丰子不会唱日本歌，没有合适的画面配合，话筒也就失去了意义。她

清唱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也许是因为在唱前对于歌词的大意进行了讲解。当她演唱时候，很快地就引起了在座者的共鸣，他们甚至用掌声为她拍出节奏来。她注意到望月秀男一直在赞赏地点着头。

快乐的时光是最容易失去的，而且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的。没有不散的宴席，聚会结束了。

原定雪子开车顺路送丰子回家，可她刚走下楼梯的台阶，差点儿没有摔倒。

村山荣坚持说：“雪子喝多了点儿，不能送丰子了，雪子就留在这儿。望月君送丰子，万一出了事故，丰子小姐受了伤……”

雪子立即抗议道：“我受伤就不要紧？你就怕丰子出问题，就没有……”不过她自己确实有些头晕，也就不再吭声了。

开往市内的末班车已过。从鸡场到小学校没有一个小时是走不下来的，骑车也得半小时，坐汽车自然是快多了。

上车后，丰子就要系安全带，这是日本的交通规则，坐在前排的人和司机必须系好。

望月笑了，说：“这么晚了，不会有人来检查了，不过就这一点来讲，你非常像日本人！”

丰子歪头看着他说：“为什么？”

“日本人就是这样，说他们遵纪守法也好，说他们循规蹈矩也行，你住的时间越长，体会就越深。”

丰子非常坦率地说：“我不明白，而且越来越糊涂！”

望月哈哈大笑起来：“还是打一个比方吧！你在东京的街道上，看见划着白杠杠的人行横道吧！日本人无论是戴着黄帽子的小学生，还是上了岁数的老人，看见红灯后都会老老实实在马路一边，他们不管是否有车辆通过，都会老老实实在站着，他们开步走的信号是绿灯，而且是绝对的。正是靠着这种严格的遵守制度的概念，繁华的东京市街上，交通事故减少了许多！但是又有另一种情况，如果路的另一端发生了情况，比如是着火、抢劫……人们仍然伫立在马路旁边，等着绿灯才能迈步，那又未免太循规蹈矩了，什么事情一做过头，它的优势不但不能发挥，恶果必然跟踪而至！”

丰子说：“你举的例子我明白了，可是……”

望月挥了挥手说：“我们不谈这些了，说说日本给你的印象！”

丰子不加思索地说：“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速度是这样快，1945年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加上长崎、广岛的原子弹，日本陷入了贫穷、饥馑，战败后的阴影笼罩着一切，可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完全改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是的，日本的长足进步也就是三十年的时间，也可以算是腾飞吧！东京、名古屋……这些都市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你来日本以后，最喜欢什么地方？喜欢东京吗？”

“不。”丰子摇头说：“那里太繁华、太喧闹、太拥挤啦！”

“不，你还没有说到关键的问题，那里太看中金钱了，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这样的冷漠……”

丰子的体会太深了，她低声地说：“是的，是的，好像那里就像是一块变心板似的……”

“有时说出来难以令人置信，不要说是外国人了，就是我们自己去东京

前，想和住在那里的亲戚朋友们会面，事先打电话要讲清去的原因，他们一般都不愿意让你留宿的！”

“到日本，我也遇到了不少助人为乐的朋友，多亏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才能安定下来。”丰子诚恳地说。

“听雪子讲，你还要考大学？”望月问。

“是的，但是我必须打工积攒一些钱，因为学费、衣、食、住、行全要靠自己挣出来！”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如果实在有困难，我们大家可以替你想想办法。”望月讲话时态度十分认真。

丰子说：“谢谢啦！我想尽自己的努力，还是有可能凑足的，谢谢啦！”她想，无功不受禄，不能白白地接受任何人的帮助，特别是金钱！

车子已开到学校门口，丰子下车了。

望月秀男紧紧地握了握丰子的手说：“认识你很高兴，有时间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做客！”

丰子望着汽车开走了，她有些后悔，在汽车上她应该告诉他，今天晚上是她来日本后，吃的最香，玩的也最痛快的一天！

第二天晚上一接班，电话铃就响了，丰子觉着有点儿蹊跷。电话里传过来的声音也很古怪，回话也有点儿莫名其妙。

“晚——安……丰子……小姐……还住在这里，不，还在这里工作吗？”讲话是用的日语。

“你……是……谁？”丰子用日语问。

“丰子，还在这里工作吗？……”

丰子突然辨清了对方的声音，大声喊：“钟忆，你搞什么鬼呀！”

“哪里是我搞鬼！”钟忆辩解道：“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三次电话，你都不在。我以为你不在那里工作了，可你从来没有提起过要离开的事情！”

“噢，昨天晚上鸡场老板请我去参加一次聚会，这是我来日本后最高兴、最痛快的一天……”丰子挺高兴，正好和钟忆讲讲自己的感受，幸福、快乐都需要与朋友分享的。

“比去迪斯尼乐园……”

“不能相比！参加聚会的都是农民，各行各业，但人很粗犷、质朴、开朗，我还结识了一位‘高仓健’式的人物。我指的是外貌，他是养牛的，他很有思想，歌唱的好极了。他依然是单身汉……钟忆，你听见我讲话了吗？”突然丰子发现对方竟然毫无反应，她觉得自己可能讲的太多了。

“我……我在……听着！”钟忆的声音显得很小时。

“对不起，我忘了问你，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丰子意识到急于与对方分享，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钟忆的声音大起来。“新宿这里有一位女访问学者，想把她的房间租出去，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和她合住，房子可以不交押金。”

丰子在没有找到鸡场的工作之前，她确实动过重返东京的念头，可现在她又有了一个新的切实可行的计划。至少她估计要干三个月左右，但她不能立即回拒了钟忆，那样做会挫伤他的积极性的，特别是电话的事又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误会。她关心地问：“这位访问学者的租期有多久？半年还是一年？”

“这个……我还没有打听清楚……”

“钟忆，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我可能在鸡场干上一两个月，估计手头的钱，租房子大概可以了，当然不要押金的更好，可目前我还不想搬动……当然是目前。现在晚上在小学上班，还可以有时间念书，日语学校去的次数很少，但桑野老师给了很大的帮助，我从她那里得到一些考试的题目，可以测验自己……我知道要在单词、语法上多下功夫……我当然没有忘记还要参加大学考试……谢谢，你还要为我留心找房子，大概返回东京至少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_FST

挂上电话后，丰子心里热呼呼的。她在回味、咀嚼谈话前后的细节时，突然觉着自己讲话太冒失了。她清楚地记得，钟忆问：“比迪斯尼乐园……”，一定是自己的讲话让他产生了错觉？不知道自己后来的一系列解释，是否打消了他的疑虑？电话谈问题总是有局限性，面对面的谈，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可在日本他们不具备这个条件。她拿起电话想再给钟忆解释一下，转念一想，算了吧！别越抹越黑了，顺其自然吧！再说钟忆也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

正在琢磨钟忆的电话时，丰子猛地听到有人在摇晃铁栅栏门。她顿时紧张起来，习惯地顺手将灯关上……透过窗子向外张望。

“丰——子！丰——子！”

她清楚地听到有人喊自己，会是谁呢？英子不会深更半夜跑到这里来，……当她适应了黑暗的光线后，发现铁栅栏门外，停着一辆汽车，车旁站着一个人。丰子胆子大起来，开亮了灯，四周巡视了一下，找到了自卫武器——一根教鞭，虽然它只有手指头那样细，但至少可以壮壮胆子。当她打开值班室的大门，一步步地向大门口走去时，门外又传来了喊声：

“丰——子，你快些，我是雪——子！”

丰子立刻扔了手中的教鞭，向大门口冲了过去，边跑边说：“来了，来了。”

当丰子打开大门后，埋怨雪子说：“吓了我一跳，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来呢！”

雪子说：“实在对不起，我睡不着，开车出来了，原没有想到学校里来，让你受惊了。非常对不起！”说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丰子赶忙说：“其实没有什么，我并不害怕！”

雪子扑哧一声笑了，“不害怕？那为什么我一摇门你就关灯了，后来又蹑手蹑足地走出来……”她学着丰子的样子。

丰子不好意思地笑了。她打开了电灯，在第一级台阶上找着了扔了的教鞭。“这里还有我自卫的武器呢！”

“就这个！”雪子笑了。“我徒手都可以把你打倒，我还练过柔道呢！”她冲丰子摆了一个架式，两人哈哈大笑，相跟着走进了值班室。

“一个人呆在家里太闷！”雪子说：“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和我又谈不拢！”

“你一个人出来，他们知道吗？”丰子关心地问。

“他们睡了，用不着告诉他们。夜间开车出来是常有的事情。以前你没有来，大家轮流值班，我也到这里来过，而且来了就不走了。”

“欢迎，我一个人也很寂寞呢。”丰子说。

“丰子，你说昨天晚上的聚餐怎么样？”雪子问。

“很好，非常好，这是我来日本最高兴的一个晚上啦！”丰子讲话的声音很激动。

“真是那样？！”

“当然是真的，我刚刚跟我的同学在电话里就是这样讲的。”

“那太好了！”雪子显然很高兴，她想了想说：“丰子，你说过你在国内是学师范的，将来要做老师，可现在你到日本来，还准备考日语系，将来回国还要做教师！”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像是在考自己的学生一样。

丰子认真地说：“是的，我是这样想的，也在这样准备着……”

“那很好！”雪子点了点头，突然扭转身子面向丰子，直视着她的眼睛问：

“如果让你现在改行去喂牛……你会怎么样？愿意吗？”

“喂牛？为什么？我不会呀！”丰子奇怪地看着雪子。

“是的，就是去喂牛！不为什么！而且我知道你能学会，一定的！”雪子说。

“就在日本？去喂牛？”

“是的，在日本！就去望月君的牛场！”雪子肯定地说。

“我来日本并不是想要养牛的，而且我还得回国……”

“在望月君的牛场养牛，以后……以后就可以长期留在日本。我曾怀疑过你是不是有日本人的血统？”雪子讲话时态度很严肃。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的名字很像日本人的！”她一本正经地说。

丰子听了以后，大笑起来，半天都讲不上话来。“雪子，你太主观了，你多亏选了教师的职业，如果要你做法官，你会常常判错案子的。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父亲是独子，家里当然非常希望生男孩，母亲怀孕了，生了个双胞胎，而且都是女儿，好在爷爷是读书人，他并不死心眼儿，在他看来男女都一样。但在起名字的时候，有意为我和姐姐取了‘子’字，姐姐姓父亲的姓，我姓母亲的姓，所以你听起来有日本人的味道……”

“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你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

“是的！”丰子点头，心想坏了，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说漏了嘴，再想更正已经迟了。

“可你从来没有提到过她，她也在日本吗？她在东京！噢，她做什么工作，也在读书么，读什么系？日语系……”

雪子刨根儿问底的一系列问题，把丰子弄得满头大汗。关于英子的事，她只能撒谎，为了转被动为主动，她怕雪子还会想出什么关于英子的问题，就说：“我的问题也许有点儿……有点儿蠢吧！为什么望月君到现在还没有结婚？”

雪子立即沉默了，她微微皱了皱眉头，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说，回答就会全面些。你对日本的农业情况，可能不了解，昨天晚上你只接触了一小部分人。日本政府不仅不重视农业，要说扼杀有点过份，但至少是不支持，甚至鼓励你不种田，不从事农业，这样日本的农业人口面临绝种。望月君在这方面比我了解的深，日本农村中的男人娶妻子是很困难的，不是没有钱，而是日本女孩子不想嫁到农村来，尽管这里也是电器化，出门也有车坐。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城里人，特别是大城市的人，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他们都是练腿的，出门乘汽车、地铁、电车，都要走路；而乡下人出门就是汽车。再顺便说说城里的摩天大楼的混凝土，

都是海边的沙子混成的。所以乡下人讲，东京摩天大楼的钢筋是由里往外烂，因为混凝土里含有很多的盐份。尽管如此，姑娘们仍然迷恋大城市的生活，也许摩天大楼的倒塌绝非一天两天的事情，人就管眼前的得乐且乐吧！

是的，也许我讲的话离题太远了，请原谅！”

丰子赶忙说：“哪里，我很希望能听到这些情况，这是以前我从没有听到过的。”

“……是的，我刚才讲的是一般农村男人很难结婚，望月不属于这个范围。为什么？他的年龄已到中年了，就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娶妻子还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他为什么没有……是的，他从没有结过婚。他有头脑，有才干，还有一副好嗓子。如果他去经商，我想他会成为千叶县乃至全日本的首富；他要是专心致志地去演唱，他会成为一名受人民喜爱的歌唱家，可他偏偏迷上了养牛和他的那些农业实验……”雪子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非常有感情的。“谁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念……”

“干什么要去动摇他，他干得很出色嘛！”丰子说。

“可有姑娘爱他，喜欢他，可就是不喜欢养牛……”

丰子笑了：“那说明她并不真心爱他！”

雪子听了一愣，半天没有讲话。

丰子说：“恕我直言，昨天晚上我的脑海中就划上了一个问号，我觉得你和望月君性格、脾气相投，对音乐有着共同的爱好，可你们却只是朋友，在我看来却是现成的一对！”

雪子问：“你当真是这样想的？！”

“确实是这样的！”

“可你知道我是教师，我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你刚才讲的一样，我怎么能放弃教师的工作，离开我喜爱的孩子们去喂牛呢？”雪子说。

“你我不能相比！你和望月君相识已经很多年了……”

“至少有八年了，我大学毕业后，到学校里来教书就认识了。”雪子想了想说。

“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们彼此都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你没有下定决心，放弃你的工作。望月君是这样要求你的吗？如果没有，你干什么要想得这样绝对？你爱他，就和他结婚。你可以仍然做教师，他养他的牛，还搞他的科学实验。如果他需要你的帮助，你既然爱他，就可以为他放弃自己的事业。事业对于任何人来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能找到一个你所爱的人并非容易的事情。”

雪子全神贯注地听着，不住地点头，“村山荣埋怨过我，说我耽误了望月，我想替他物色一个妻子！”

“不，应该说要替你找一个替身！”丰子说。

雪子坦率地承认说：“是的，从你来我们这儿值班的第一天起，我就注意上你啦！”

我观察你，你不仅长得漂亮、能干、泼辣，而且歌唱得很好，我觉得你们很合适……”

丰子笑了说：“中国有句俗话，‘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第一，望月君不一定同意这样的顶替，第二，我已经有了男朋友！”

“你有朋友了？！”

“是的！”丰子面不改色的说。心竟猛烈地跳动起来，她的脑海中自然出

现的身影就是钟忆。但他们却从来没有认真地谈过这件事情……

十五 月是故乡明

是否继续在桑野老师教课的日语学校读书？英子所以为她选择了这所学校，那是从英子的自身利益考虑：怕两个日语学校距离太近，丰子代读的事情容易败露。现在英子的问题不存在了。下一步怎么办？这就要丰子自己拿主意啦。

来日本读语言学校的大多数外国人，都聚集在几个大城市：东京、大阪、名古屋……因为这些地方容易找工作，挣的工资也高。说句实在话，在日语学校内真正读书的人，不能说没有，但的确不少人以此做幌子，实际上在日本打工挣钱，也有一些人以此为跳板，打算在日本长期留下来。这当然是十分困难的。虽说在大城市租房比较贵，但找到房子的机会多些。中国人自有变通房租贵的妙计，设法两人或者更多的人分担。居住条件自然谈不上，只要有一个“停尸”的地方就可以了。

丰子情况不一样。虽然这里不如东京，但由于桑野老师和她一家人的关照，她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收入虽不如大城市，但和周围的人相处的还算协调、平静，下学年再在这里读下去，也未尝不可，正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桑野老师的家发生了变化……

桑野在电话里告诉她，“……我本来应该早点儿告诉你，但事情直到现在才定下来……我决定离开日语学校……不，我要离开这里去横滨。长期分居……我不教书了……搞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我们要分手了。爸爸、妈妈都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聚一聚……”

丰子一定要去的，再忙也要想办法。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桑野要离开，心里觉着空落落的。她考虑自己应该送给桑野一点礼物，这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她素有耳闻，知道日本人有送礼的习惯。丰子送礼不是顺应潮流，而确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愿望。因为桑野和她的全家，在丰子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的手。

为了礼物的事，丰子着实地伤了脑筋。有两次，从学校出来，她特意去超级市场转了转，价钱太昂贵了。她正在攒钱，将来搬回东京开销可大啦！那时每一円对她都是有用的。买便宜的吧，又看不上眼。日本人送礼也颇有些“学问”的。在近江家住的时间比较长，来往的客人也很多，常常看到送礼的场面。礼物从外表的包装上看起来都很华贵，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大多是图案鲜艳的彩纸，还像小姑娘的辫梢上系的蝴蝶结似的，捆扎上一朵朵粉的、白的、红的花朵，非常漂亮，至少从外观上，还有那礼物的盒子的体积上，让你觉着十分愉快、十分高兴。日本人拆看礼物的习惯不同于美国人那样迫不及待。美国人能够当着送礼人的面，三下五除二，将蝴蝶结拆开，把花纸撕碎，盒子弄的稀巴烂，一定要当场将礼物取出，他们耐受不了那抓心撩肺的猜测之苦。但他们也练就了一副作戏的本领，不论他对礼物满意或不满意，都会称赞上几句，不满意的话留在心中，抑或下面去发牢骚。

“吝啬鬼！”“总是将他多年的积压物资拿到我这里来！”

日本人从不当着客人的面去打开礼物，就是当他们抱起那相当大的礼

物盒子，发现丝毫不用费力，甚至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时，尽管他们大概了解到了礼物的份量，但仍然面带满意、感激的微笑，总能让客人过得去。私下里打开礼物的情景，那愤慨的心绪是可以想象的。

丰子在近江家不仅看见过他们拆看礼物。因为礼物大多放在客厅内，还要替他们搜集那拆开的包装送到垃圾站。有时里面竟掺杂着礼物、一把纸扇子、一只小木碗、一只啤酒瓶的启子……丰子知道这绝不是忙中有错，而是有意把礼物当做废物扔掉的，扔得越远越好，眼不见为净吧！

丰子送的礼物既不能太贵，可也绝不能被人家当垃圾似地扔掉，经过反复考虑——出国前，奶奶为她买了一件真丝手绣的、缕花的白色长袖衬衫，人民币还一百二十元呢！

丰子没有舍得穿。奶奶说得挺实在：不穿，在日本没钱花还卖了呢！丰子在商店里见过，起码要出八万円の价钱才能买到它。中国人不讲究包装，出口创汇方面吃了大亏。搞国际贸易的人应该清楚，这样高档的衬衫仅有一个简装的透明纸包着是不够的，要不是丰子小心翼翼地保存，外面又装了一个塑料口袋，那层薄薄的透明纸早就破了。在丰子清理箱子的时候，英子一眼就发现了它。丰子所以没有给英子，绝不是嫌她出钱少，在丰子刚来日本的时候，她觉得英子出价太高了，粗粗地一折算，相当两千人民币，赚得太多了。但丰子在日本呆长后，才知道这样一件绸衬衫在日本的价钱，英子是大大的杀了价。

丰子所以没有卖给英子，是因为这是奶奶送给自己的纪念物，不到紧要关头，她不会轻易出手的。如果英子喜欢，丰子可以送给她。她看到英子有很多衣服，不需要锦上添花。这样她既没有卖给英子，也没有送给英子。现在这衣服将要真正有用场啦！她想把它送给桑野。

送给桑野妈妈什么呢？丰子记得自己带了一条印有苏州园林图案的手绢。她是苏南人，也许会喜欢，至少可以留做纪念。不过丰子的这些礼物都没有在身边。到了桑野家，把寄存的箱子打开拿出来就是了。

丰子到桑野的家时，仅有老太太一个人在，看见丰子问寒问暖的，拉着丰子的手，让她坐在榻榻米上，每次见着她，总有说不完的话似的：

“……花子去超级市场了，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是呀！她搬走了，我会想念她……可住在我这里也不是一件事情呀！她都 34 岁了，还没有孩子！她的丈夫没有埋怨过她，那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丈夫说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日本青年，聪明、肯干、还体贴花子。

花子的命就比她姐姐强，找了一个好丈夫！生活里的事情总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花子的丈夫原在市政府的司法部门工作。本来凭他的学识、能力，应该升迁到一个更高的位置……花子没有和我说过，我是从老大那里听到的，因为花子家系里有外国血统，算来算去还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样花子丈夫的升迁就受到了影响……我丈夫说日本内部有这样的规定：要查三代呢！一说起查三代，我就紧张，在大陆上，‘文革’中动不动就查三代，都把我查怕啦！”

“怕什么呀！”花子微笑着说。

丰子和老太太只顾聊天了，没有发现花子已经轻手轻脚走了进来。

三个女人开始动手包饺子。

花子说：“直到现在吃日本饭都吃不饱，我看最实惠、最经济的就是包饺子啦！我特意去买了馅和韭菜，还有面粉，一切都由我们自己干。我一年

也难得吃上一顿饺子。”

“太好啦！”丰子高兴地说：“来日本后，我这还是第一次呢！”

丰子洗菜，花子和面，老太太拌馅，这很自然地让丰子想起自己的家，常常是丰子和奶奶、妈妈一起干。英子自从在饭店工作以后，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了，在英子眼中，家里的一切都是土里土气的，可丰子却觉得很亲切。在花子妈妈的身上，她能发现有许多与奶奶相似的地方。后来丰子自告奋勇擀皮儿，在家里她一个人可以供给三个人同时包，她的动作是很麻利的。

花子妈妈动作也很麻利，她是挤饺子，两手攥紧，装了馅的饺子皮儿，一攥就是一个，和奶奶包的方法也一样……

桑野先生回来得比较晚，他长得瘦小但很精悍，穿着黑色条格的西服，至少从外表上，丰子无法看出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讲中国话，可能他的老伴日语差，说的很纯正，稍稍带一点儿南方人的口音。他盘腿坐在丰子的对面。他是一位很健谈的老人。

“……我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度过的。我们对中国是有罪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可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感受，亚洲的和平要有保证，日本、中国必须友好，世代友好，这样不单是亚洲和平有保证，世界和平也会有保证！”

花子在一旁介绍说：“爸爸都快七十啦！两年多前动了心脏的大手术，他早就该不工作了，可现在他参加市里的日中友好活动，常常回来很晚。我这次工作调动，也是他积极鼓动的！”

老太太说：“其实搞日中友好工作，工资挣得最少！”

“眼光应该放得远些，还要看得宽些！无论是国家间的恩怨，个人间的恩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都成为历史了。不应该总去纠缠、清算那些老账，重要的是向前看。历史在前进。让我们共同为日中友好干杯吧！”桑野先生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饭后，丰子从箱子里取出了自己的礼物，她没有料到花子真诚地婉言谢绝了。

“……这确实是件非常高级、非常漂亮的衣服，可你不要忘了中国有句老话，‘有话送给知人，有饭送给饥人！’日本妇女都有很多衣服，她们也不都去买高档商店里那些昂贵的服装，很多妇女是讲实惠的，她们摸清了市场的行情，到最便宜的商店或者当大减价的时候去购买。入乡随俗嘛！再说，我的个子不如你高，穿着也不一定合适。你需要它。现在你打工没有时间打扮，考上学校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衣服你比我更需要！”花子讲得非常实在。

老太太却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属于自己的礼物，感叹地说：“这么大年纪啦！身体又不好，再回大陆的机会不多了，可那里的一草一木常常像过电影似地在眼前出现，特别是我的家乡……”

丰子告别时，一家人再三叮嘱：花子走了，仍然欢迎丰子来做客！

丰子的鼻子一酸，差点儿没哭出来，声音都有点儿呜咽了。

花子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横滨并不远，不要忘啦！这是一个小世界。我们会有见面机会的，我们可以常通电话。”

从桑野家回来以后，丰子依然像以前那样马不停蹄地忙碌着。桑野的离开勾起了她的乡愁。丰子想家了，想爸爸、奶奶和妈妈……平日忙，难

得有时间去想。现在乡愁却死死地揪住了她，无论她在鸡场，还是在小学里，就是在她骑自行车的时候，许多问题缠绕着她，让她不得安宁：你为什么跑到日本来？就为了在鸡场工作？在小学校里值班？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整天都在工作！这到底是为什么？……在国内我有一个不错的家，有自己的亲人，他们疼爱自己，关心自己，无微不至地照看着自己……她有一个属于自己支配的小天地，虽然不足十平米，那确实是自己的，她可以在众人面前当之无愧地说：“这是我的房间。”爸爸、妈妈在向自己的朋友们介绍时说，“这是我女儿丰子的房间！”如今竟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提箱不大还要寄放在别人家。每天背着背包跑，放着自己需要洗换的东西，和那年唐山大地震后差不多了。那年地震，每天和逃难的一样，丰子岁数小，奶奶拉着丰子，妈妈揪着英子，爸爸斜背在身上的背包里，放着全家的钞票和粮票，真要是房倒屋塌，有了这两样才好生活呀！可那是天灾没有办法，虽然有家，大伙都不敢回去睡，竟然躺在大马路边上，后来才搭起了抗震棚，十里长安街的两旁都扯上了红的、绿的、蓝的、白的塑料布的棚子。从高处看下去，仿佛打上了杂颜色的补丁，走近一看，又犹如进了破烂市粥棚一般。这状态持续了个把月时间，丰子年纪小，没有任何负担，觉得有意思。天黑了，大伙都躺到大街两旁才好玩呢！当上头下指示要拆除抗震棚，丰子还挺难过呢，因为那富有刺激的生活还没有过腻呢！

现在，丰子的体会可大不一样啦！每天拚死拚活的干，尽管自己竭力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在内心深处总是不平衡的。因为桑野的介绍，来到了这里。

过去因为英子的控制，她和来日本读语言的自费留学生们，交谈的也很少。她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常常会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们，是不是也会有“悔不该有当初”的想法。

“虾米”的样子这几天常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说来挺奇怪的。一次在睡梦中，他们还进行了交谈：

“你想家吗？”丰子小心翼翼地问。

“想，非常想，想妈妈、爱人、孩子……”

“你想你的故乡吗？”“想啊！月是故乡明啊！”

“什么时候想？”

“无时无刻不在想！”

“最想的是什么时候呢？”

“当我累了，没有力气了，饿了……特别我累了，就想。……我饿了，没有力气去拿东西吃，也没有……我等着、等着……想呀！想呀！我就可以彻底地回家了，我就闭上了眼睛……永远，永远……”

“不，不……”丰子大喊，她醒了。但睡梦里的“对话”，却清清楚楚地刻印在脑海之中。

她不明白，“虾米”为什么会活活累死？那是她来日本最难忘的事情。日子长了，她慢慢地悟出了一点点道理：“虾米”的路，已标上了“此路不通”的路牌。

丰子再三权衡过，如果从日本回到中国，没有那么多繁杂的手续，不需要那么昂贵的机票，就连那势不可当的流言也不在话下，她会立即启程的。钟忆曾经为她做过非常形象的比喻：

“我们都是搁浅在沙滩上的小木船，有的离海近些，有的离得远些，退

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我们必须凭靠自己的力量，还要等着涨潮的海水，也就是合适的机遇，我们才能入海。要知道漂泊到大海里并非万事大吉，狂风暴雨、暗礁险滩在等着我们……”

丰子听了真是不寒而慄，但她必须硬着头皮干下去，绝不能打退堂鼓。

有时她也会想到英子。她们之间虽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英子所走的路，却是丰子深恶痛绝的。英子比自己大，几分钟的差异就决定了她的地位。英子一向以老大自居，丰子无法去说服英子。但英子同样无法说服倔强的丰子。结果只有分道扬镳。不知道英子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是否会想到自己，但丰子却忘不了她。尽管是带着思恋、怨恨、惦念的情绪。近来丰子常有一种心绪不宁、惶惶然的时候，根据心理感应的说法，她担心英子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自从那次电话中，不甚愉快的交锋后，她们就再也没有接触了。她会动过打电话的念头。一想到会在电话中伶牙俐齿的交锋，丰子就望而生畏了。

但这没有减轻对英子的挂念，反而更强了。近来她常常看电视，为的是在荧屏上，注意能否看见英子。她的心情是极复杂的，她深信据英子的条件，绝不具备在电视露面的可能，但从另一方面，被谋杀、遗弃抑或患了不治之症，在哀求得到社会关注的屏幕形象也是有的。前两天，丰子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生了一个无人承认的私生子，大人孩子都死了；一位患了黄疸肝炎的年轻人，在向日本社会乞求……她天天提心吊胆，却默默地在叨念着：千万不要看到英子！上天保佑！她知道这是一种十分消极的关注，但她却别无它方！要不是她接到了爸爸写来的一封信，大概她会这样每天看下去。

亲爱的丰子：

……

我常常去家属宿舍门前的信栏里看信，明知没有，也要去，这都成了习惯。前两天奶奶才和我谈起这事，原来她每天至少看两次，清早一起来拿奶，就要习惯地看看信栏，晚上取报纸还要看，因为她知道，每天邮递员来两次……你写的信，我们都是翻来复去地看，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太简练了，仅仅一页纸，还有写不满的时候。

英子更是难得写上几个字。她常常打电话来。我说

过电话费太贵了，就是她付钱也划不来，我最担心的就是在日本朋友家里打长途，怎么能随便去麻烦人家，让人家付钱呢！这都成了我的思想负担，有机会要劝劝英子。

我曾经给她写过很多信，我毫不夸张地说，她从来没有认真地回过信，我也就失去了给她写的信心了。

现在还有一件令我非常伤脑筋的事：近来你妈老是

吵着要去日本探亲，令我难以理解的是，这消息并不是你妈亲口对我说的，而是由教研组的一伙同事问我的，让我觉得非常突兀。一时竟难以回答，对方还以为我故意保密呢！后来经奶奶一了解，家属楼里早传遍了，只有我们还蒙在鼓中。

最初我以为这是你妈的虚荣心在作怪！在国内刮起

的出国热潮中，她是不甘寂寞的。这些非原则的事情上，我不想和她认真，说实话，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渐渐地事态又有所发展，有人竟然跑到家里来，推销礼品了，我和奶奶都接待过。

“这是老丰想要的缕花绸衬衫，日本女人喜欢！”

“这是一种新工艺，抽成真空的磁盘子，里面的花和蝴蝶都是真的，还有仿硬木的支架，日本人会很爱这样的礼品的！”

……

以后又有送景泰蓝瓶子、镯子、筷子，还有字画的，家里都成了工艺品商店了。我不得不和你妈妈认真地谈了。她回答挺简单，这些东西都是从后门儿买出来的，价钱便宜，“备而不用，有备无患”。她自有一套“理论”，绝不是我能说服得了的。但我告诉她，必须在保证家里的正常开销下，才能买这些“累赘”。

两天前，你妈妈竟向我明确提出，她要去日本，不单单是探亲而且是要参加婚礼。我一下子懵了。“参加谁的婚礼？”我问。

“自然是英子的！”她胸有成竹地说。

丰子，你写信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事。甚至连一点点迹象都没有，怎么会突然结婚啦！

我问你妈妈，英子和谁结婚，多大年龄，做什么工

作？是否结过婚……你妈妈是一概不知！结婚对一个人来说绝非儿戏，不同于和谁去看场电影或到商店里去买条裤子那样简单，那样无足轻重，这是终身大事。我想你和英子到日本的目的，绝不是想找个日本人，假如是这样，我原不应该放你们去的！我知道你不会为了这个目的。

英子目前的境况有些特殊，因为护照期限快到了，千万不要为了得到在日本长期居留的权力，而用自己去做这场交易。你们不要误解，我不是反对国际婚姻的老保守，恰恰相反，真正相爱的结合，我是赞同的，而我坚决反对那种带有龌龊目的婚配。我将为自己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羞愧。

丰子，你作为我的女儿，英子的亲妹妹，你要关心

这件事情。她听不听你的，那是她的事，可关心不关心她，那就是你的事情了。你不要忘了“当局者迷”，也许她会接受你的忠告呢！虽说中日两国相距并不太远，但却有大洋隔阻，再加上繁琐的出国手续，还有那昂贵的飞机票钱，我只有望洋兴叹了。丰子，爸爸向你提出请求，请求你关心关心英子，我殷切地希望尽快地从你那里听到有关的消息，只有你才有可能，只有你才肯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又及：英子的照片通过托人和信件源源不断地寄回

来，她精神很好，身体也不错，可我总觉得她太注意打扮和服饰了。据我知道日本是高消费的国家，衣服是很贵的。千万不要为买衣服欠了债，对于一个年轻姑娘来说有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的话又扯远了。我原是想说，为什么你不拍几张照片寄来，至今我们还没有接到你在日本拍的照片呢！你现在是不是很瘦，真是鞭长莫及，做为你的爸爸我感到不安和内疚！

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你的来信！

……

爸爸每次来信都要加付邮资，两倍甚至三倍，看来每封信都有写不完的事，说不完的话。丰子觉得有点儿婆婆妈妈的。爸爸自己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写到：

……以前看《傅雷家书》的时候，总觉得傅雷是一

位严师也是一位慈父，家信写的入情入理，循循善诱，对子女的关怀

是无微不至，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太事无巨细、太琐碎了……如今自己也有了体会，在给你们写信的时候，总觉着写的不全面、不透彻、不能为你们所理解……

丰子反复认真地看了爸爸写来的信，对她触动很大。她想了自己来日本的前前后后，自己所以能扔了师院的课程，跑到日本来，也和英子有很大的关系呢！对于英子自己到底尽了多大的力量，不能甩开手不管了，这不单单是为了英子，也是为了爸爸、奶奶……也是为了英家。英子的事情自己应该管！

刻不容缓。丰子是个急脾气，她立刻抓起电话，她手里有两个英子的电话号码呢！

可不一会儿，丰子沮丧地耷拉下脑袋，两个电话都叫通了，对方都说没有此人。讲的是标准的东京话。丰子觉得纳闷的是，难道那六叠半的小房子也换了人？

每每陷入困境的时候，自然要听听钟忆的意见，有关英子的事情他是清楚的。给小钟打电话，必须在深夜，他常常在图书馆读书，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

“现在你想为英子做些事情……不，不是为时太迟，而是你没有力量，你不可能去改变她……你并没有袖手旁观，你试验过……我曾和你一起试过……证明你无法改变她……那是事实，你不要嚷，我们在新宿一带徘徊了很久，你怎么办？给你爸爸写回信，暂时安慰他，讲实况？你根本也不了解实况！只要劝解他，说消息尚未证实，信中要详详细细地介绍你的情况就可以了……我想我考虑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的。如果你想出了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一定安排好时间陪你一起去，当然我也要尽量想……”

丰子挂上电话了，心里依然十分不平静，愤愤地想，英子不是你的姐姐，你才能这样无关痛痒的讲话，要是你的亲人……你比我还要着急呢！

当丰子的头脑渐渐降温后，她觉得钟忆的讲话也不无道理，他早已习惯了丰子的火暴脾气，快言快语的，有时当丰子想过味儿来，会感到内疚的。

丰子觉得唯一可以立竿见影的事情，那就是写一封信给爸爸，信写得越长、越详细越好。这事她可以立即办到。

从学校到鸡场的路途中，有一座挺大的庙宇，平日里烟火还很旺盛哩。烧香的、抽签的络绎不绝。往常不论坐车或骑自行车经过庙门时，丰子只是瞥上一眼，她没有到里面去过。第二天她特意停下车子走了进去。在东京的一些闹市区，掺杂在居民建筑中就有一些家庙，占地不多，但总有善男信女光顾。这座庙宇很大，使丰子想起近江家的前院类似的一座庙宇。她过了一道拱形小木桥就是正殿，两旁的樱树枝上缠着许多挂签，远远看上去，仿佛要衰败的花朵似的。丰子听人讲过，留在这里的挂签，大多是不好的，抽签人才不帶走的。抽一次签要伍百円。丰子并不心疼那么点钱，可她有顾虑，万一抽一个“下签”，就给自己增加了一层苦闷，何必自找烦恼呢！

她在一旁悄悄地站了一会儿。有些人并不抽签，也不烧香，只是走到前边，用手拉一下那根拴着的长长的茸毛毛的绳子。紧接着发出了喑哑的钟声，人们虔诚地合掌，低头，默默祈祷，大概是在向老佛爷倾述自己埋藏在心底的心愿呢！

丰子毫不犹豫地也走上前去，拉了两下绳子，当喑哑的钟声向四处传播开去的时候，丰子早已危襟正站，毕恭毕敬地合起双掌，微微地低下头，

轻轻地阖上双眼，但她的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她不知道应该向上天祈祷什么！？

十六 真诚的友情

桑野花子走了。丰子没有什么犹疑，她决定去东京，两条路相比，还是回东京的利多：那里可选择的日语学校多；找工作的机会多；工资也比这边远的城市多；此外接触留学生的机会多，有关国内的、留学生间的事情也会听得多些，去东京自然是离钟忆也近些……丰子在等待着适当的机会，一方面要在东京物色合适的住房，当然主要是价钱便宜；另一方面，对这儿的工作要有个交待。绝不能搞突然袭击啊！

其实生活里搞突然袭击的可大有人在。雇主可以不动声色，突然宣布炒了你的鱿鱼，以示他大权在握；雇工则可以撂挑子，将老板炒了，作为反抗和报复。虽说世界上离了谁，地球照样转动，可起码会产生“卡壳”的尴尬局面。丰子可不想这样办。这里的人们对她都很友好。菊池校长后来也知道丰子将学校当成宿舍了。由于丰子很注意值班室的整洁、干净，当她离开后，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校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了。如果丰子将晚上在御手洗里洗的内裤、乳罩、长统丝袜拉下一两样，清早匆匆忙忙离开，校长会大动肝火的。这应该感谢近江家送的礼物——小闹钟发挥了作用。

别看这只正方形黑色的小闹钟，叫起来声音既高又尖，而且持续时间长，尽管丰子实在不想起来，那顽固的响声会让丰子心烦意乱。因而，每当闹钟一响，她就一跃而起。

正如平时奶奶常说的：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啦！

桑野和菊池是老朋友了。菊池曾去桑野家送过行。大概是从桑野那里了解到了丰子的情况，曾主动地将丰子的存衣柜换了一个大些的。她虽没有明说可以放箱子，但后来丰子试过了，自己所有的家当都可以存放进去。这样生活上也方便多了，省得有时想起需要什么还得往桑野家跑。

丰子早就考虑好了，一旦东京方面有了眉目，她会提前十天或一周告诉菊池，不能让她临时抓瞎。丰子和菊池接触虽然不多，但她知道校长是个快性人，脾气也很急躁。

至于鸡场的工作，目前看来问题也不大。村山荣的妻子和儿子都很健康，他还为儿子办了满月呢！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家里举行的，丰子忙于鸡场里的事没能参加，村山荣夫妇都觉得很遗憾。丰子还送给他们的儿子一只装在锦缎盒里的景泰蓝的手镯，这是丰子从大陆带来的。他们非常感谢。事过不久，村山荣的妻子送给丰子一套白底、红色小花的裙装，放在一只非常考究的塑料提袋中。丰子在私下里试过，穿着挺合身。这套衣服是村山荣夫妇对丰子所送礼物的答谢，抑或是多天来丰子在鸡场出色劳动的奖励，也许两种因素都有。总之他们相处得不错。丰子不会突然撒手就走的，她会提前告诉他们，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不过，最近村山荣的妻子也常来鸡场看看，他们的儿子由岳母照看着呢！老板娘回来工作也不是没有可能。

学校里有些老师私下里也得先打个招呼。丰子和他们相处的挺不错，真要是离开了，还会想他们呢！丰子第一个想到的是雪子。自从那天晚上雪子第一次跑来和丰子一块值班后，她常常来陪丰子。两个人海阔天空地聊，兴趣爱好也很投机。有时两人打开音乐教室的钢琴，一块引吭高歌；一会儿又在楼房的前庭跳起舞来。

雪子说：“我非常想去中国！”

丰子觉得挺奇怪问：“不是有很多日本人都到中国去旅游，还有留学生！”

雪子笑着摇头说：“你说的并不准确，是有不少人去过，但那需要不少钱啊！”

“没有关系，”丰子非常认真地说：“你去吧！到了北京就住在我的家里，我有一间房子，我可以做你的向导，让你在北京玩个够！”

“太好啦！”雪子高兴大喊。

她立即要求丰子教自己中文，仿佛她很快就要动身似的。

有两三天看不见雪子，丰子感到寂寞。雪子不仅来学习中文，她也教丰子日语。最近丰子非常想和雪子谈谈今后的安排。可她却一直没有露面。丰子很纳闷。

一天晚上雪子打来了电话：“我开车要来学校，请打开大门迎接我！”她咯咯地笑了。

当丰子站在门口等雪子时，汽车到了。车门打开了，从敞开的车门里，伸出了一大把鲜艳的红白粉三色的玫瑰花束，丰子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

“快把花接过去呀！”雪子喊。

丰子慌忙接过花束。沉甸甸的花束散发出了诱人的馨香。她情不自禁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真香呀！多么美丽的玫瑰花！”

雪子从汽车里蹦出来，样子显得很激动、兴奋，“这是献给你的！”

丰子笑了，“雪子，你大概是喝多啦！玫瑰花是爱情的象征，这是世界性的标志，你怎么能把它献给我呢？”

雪子认真地说：“花的主人和我，都同意把它送给你！”

“花的主人？”丰子皱着眉头说：“别摆迷魂阵啦！雪子，我求求你！”

雪子故意卖关子，说：“你猜猜看！”

丰子摇头说：“我真的猜不着！”

“望——月！”

“怎么……哦！”丰子突然似乎有所悟，自言自语地说：

“望月秀男。”

“望月让我转告你，他再次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这些玫瑰花都是牛场的副产品！”雪子骄傲地说，仿佛这些花都是她自己亲手栽种出来似的。

“玫瑰花怎么能和牛场联系起来，你越说越离奇了。”

“真的，我最初也不相信。你知道有很长时间我没有去牛场了。望月近来不单单是养牛，还兼搞一种试验——就是上次我们大家一起聚会，他曾提到过的一种微生物，叫什么……霉菌吧！可以使牛粪发酵不臭。真的，现在你要是去牛场，就闻不到那冲鼻子的臭气了，牛尿经过处理后，也没有味儿了。望月进一步把经过处理的牛粪尿做肥料……他种了一些花：玫瑰花、牡丹花、马蹄莲……这些花开的花朵大，花期长，这些玫瑰花是他从花园里刚刚摘下来的……”

“那一定是送给你的！”丰子抢着说。

“是的！”雪子微笑着点头承认，“可我提议把这束鲜花转送给你，我向他讲了我和我在那天晚上谈话的全部经过！”

“一字不漏地？”丰子追问。

“是的！”雪子说：“望月完全同意我的建议，他说，注意我讲的是原话，望月说：‘丰子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姑娘，要不是有一个障碍……’”

丰子抢着说：“要不是有一个雪子的话……”

雪子哈哈大笑起来。

丰子问：“看来你是在苦闷中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与望月君一起养牛喽？”

“干什么要把事情讲的这样绝对呢？我不一定非要养牛，比如我也可以搞实验：培养那种细小的微生物，我也可以种玫瑰……”

“其实你还可以教书！”丰子补充说。

“当然，当然，我完全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一切爱好，一切自由……”

“你到底是想通了，我非常高兴，特别是为望月君……”

“为什么不为我？”雪子不平地问。

丰子赶忙说：“当然也为你，为你们双方都高兴！”

雪子很兴奋，那是无法抑制的，发自内心的喜悦。幸福使她兴奋，和第一天晚上她心神不定地在这里的情况，真是判若两人。俗话讲，人得喜事精神爽，尤其是终身大事！

丰子有意地想开开雪子的玩笑，一本正经地说：“……不过，现在我有点儿替望月君担心了……”

雪子警觉地停住了正在摆弄玫瑰花的手，专注地看着丰子，等待着下文……

“我担心你对他的爱情并不专一。你过去有顾虑，不愿意嫁给望月君，因为你怕那些奶牛，怕闻牛屎味道，现在嘛！你所以改变了主意，是由于你爱上了那些长年都不衰败的玫瑰花园……”

雪子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不要忘了，‘当局者迷’，望月却偏偏看不出这一点来！”

丰子也笑了，“是呀！这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尽管望月君是非常精明强悍，能洞察一切的！好啦，我们不再饶舌啦！我正想找你，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

丰子推心置腹地向雪子谈了近些天来盘旋在自己头脑中的想法……

雪子怔住了，半天没有讲话，她十分惋惜地说：“你走了，我们大家会想念你的。

不过这样做，你可以离自己的朋友更近些！”

丰子知道她指的是钟忆，自然离英子也近了。

一想到英子，丰子就有一种很难说出的、非常微妙的、难以理出头绪的微妙感情来。

如果有两三个星期听不到英子的消息，她会觉着六神无主，忐忑不安，但是，她们两个人一接触，不要说见面，只是彼此听到了对方声音，话还没有讲两句，却又要吵。双方都感到苦恼又都无法扭转这糟糕的局面。丰子戏谑地称这种情况是“永无休止的两句半”；英子却将它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老话：“仇人转弟兄！”

天无绝人之路。钟忆在她们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应运”出现了。以前他只是在幕后，自从拜访了英子以后，已跃居台前。他在她们之间起了缓冲、减压的作用。每当两个人吵得不欢而散时，就会分别向他诉苦。英子性情急躁，常常是摔了电话后就去找他，她才不管钟忆是上课、睡觉还是打工。丰子呢，还能替别人想想，多半在他稍稍空闲的时候向他诉说着。英子有时候竟然把气转撒在钟忆身上，犹如突来的暴风骤雨，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刚开始，他不大习惯，次数一多也就慢慢适应了。虽然他和英子都在东京，见面机会也是寥寥可数的。钟忆也体会到脾气急躁的英子也有她性格爽快的一面，比如，自己急需一本参考材料，在国内家里已买好了，发愁送不到他的手中，因为航空邮寄书籍是非常昂贵的，时间也较长。英子知道后，主动承担了这件事。一周后，钟忆拿到了书，他不得不感叹英子的“神通广大”。他慢慢地悟出了一点儿道理：英子所以不能和她现在的生活道路决裂，她恋恋不舍的东西，恰恰是丰子拚尽全身力气都难以得到的。令英子费解的是，丰子不仅不羡慕自己，相反却看不起自己，难道这完全是出于妒忌？

好在钟忆脾气好，不管是英子的大发雷霆，还是丰子的满腹牢骚，只要经过他的嘴，就起了缓冲、过滤的作用，凡是刺激、过失的话语他都吸收了。否则姐妹俩早就彻底决裂了。丰子应该尽快回到东京来。这意见先是英子提出的。钟忆举双手同意。英子有她的想法，希望取得丰子的合作。钟忆知道丰子是不会接受这个条件的。他从丰子的学习的角度讲得多些。特别是关于劝丰子进东京学艺大学的事，颇能打动丰子的心！

原来东京学艺大学是日本的师范大学，那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老师对中国学生也很友好，丰子非常想到那里去读书。这样三个人的意见很快取得了统一。丰子应该尽快到东京来！

由于丰子的处境是骑着马找马，虽然找工作并不十分困难，可找到她想干的或者适合她干的工作并不容易！说真的，找工作的任务主要落在了钟忆和英子的头上。因为丰子人在千叶县，整天排的满满的，抽不出身来。

每次英子找到工作都不直接和丰子联系，用她自己的话来讲：“丰子总是把我的好心当做驴肝肺！”她先向钟忆透露。钟忆当然不是传声筒。他比较客观地审慎地看待英子介绍的工作，至少起到了初筛的作用。比如英子曾提及去一个小酒吧做女招待，虽然她再三声明，只是端送饮料，绝对不用陪酒，钟忆就回绝了。理由非常简单：这是边缘危险职业！还和一次英子建议丰子当时装店的女服务员。他又不同意，这种职业也不安全。其实英子自己应该是体会最深了，这可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吧！

英子发牢骚说：“你们真能挑肥拣瘦！”显然她把钟忆也算在了里边。

一天晚上，钟忆正在餐馆打工，英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平时有事情他们也多是在电话中联系，碰面机会是很少的，特别是工作时间，这可不同于国内，上班可以和自己的朋友聊天，将顾客甩在一边，在日本这就触犯了店规，够开除的条件了。钟忆面露难色……

英子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将我引到餐桌去……”

钟忆只得顺水推舟了。

一个打扮得俊俏入时，着装考究的漂亮年轻女人到餐馆就餐，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引座在她身旁多花上一些时间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英子从容地坐进一个角落里，声音虽低，语气却十分坚硬：“甭紧张，就把我当做顾客！……这里有一个非常适合丰子的工作……我的朋友介绍

的……一个残疾的日本人，需要中文教师……用不着照顾生活，她只做教师。有良好的住处，伙食自然也供给，每月 10 万円，三天后试工……详细的联系地址都写在了这张条子上！请转告丰子，挑工作可不要挑花了眼！”她边说边东张西望地瞧着，至少外人无法将她那泰然自若的姿势与她的谈话内容联系起来。

当钟忆离开她的座位时，都没能搞清楚她是否想在这儿用晚餐，为了“瓜田李下”躲避嫌疑，他连头都没回，径直走了。不久，他发现英子正和为她服务的男招待员谈的也很热火，就误以为她要用餐了。谁料她竟“腾”地站起身来，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走出了餐馆……钟忆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自纳闷，男招待员匆匆地走过来问：“认识那个人么？”

钟忆觉着挺难回答，支支吾吾地。

“日本人，中国话讲的真纯正！”他非常惋惜地说：“嫌候餐时间长，走了！”

钟忆真是哭笑不得。英子真会做戏，她是块当演员的材料。她把生活当成了大舞台，真真假假的，把钟忆都搞懵了。这是头等重要的信息，钟忆当晚就打电话告诉了丰子。

事后他才发现英子的纸条内容很详细：

此事是明奈子介绍的，这样在雇主面前你将是明奈

子的好朋友。在明奈子面前，你是我的中学同学，非常要好的同学。

这位残疾人叫熊谷浩，男，25 岁，患有严重的自闭

症，自修大学文化程度。喜欢搞美术设计，平日为一残疾人的陶器工厂设计一些别开生面的产品。其父是某电器集团的董事长，家资巨富。

有些详情，可以问明奈子，我把他们的地址和电话

都写给你！明奈子可以用电话联系……

丰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犹豫不决，不敢轻举妄动。也许是当事者迷吧！

钟忆态度很坚决，“我看你可以去试一下，早晚要走这一步！东西都带着，暂时存放在我的宿舍里。万一不行，再找别的工作。别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

丰子先和明奈子通了电话。

电话里的声音显得非常亲切、热情，“……这确实是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在日本的中国人，特别是女孩子们都会梦寐以求的呢！熊谷一家人很好相处，夫人是位画家，出身于名门贵族，非常有教养。不用来看望我，咱们彼此的时间都很宝贵！我和英子是好朋友，你是英子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仅从明奈子谈吐的爽朗、快性看来，与英子必然是情投意合。

谈话快结束时，明奈子亮出了牌底：“……有言在先，面谈后如果雇主不同意雇用，当天即接到通知，但如果雇员不想干，必须工作半个月后才能提出……”

“奇怪的逻辑！”丰子冲口而出。

“这是雇主的权利！”明奈子讲话时语气很生硬。犹如拍卖行中，一锤定音似的，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十七 分道扬镳

三天后，丰子准时迈进了熊谷浩的家门。钟忆提议陪她一起去，丰子谢绝了。

关于熊谷家的宅院在丰子的脑海里，仿佛是设计草图，不知道变换了多少式样，但身临其境后，才发现自己的想象力有多么贫乏。这幢宅第绝不同于日本那些现代化的建筑格式——小巧但很单薄，透过铁栅栏的院墙，一幢庙宇似的建筑群掩映在葱茏翠绿之中。当她由看门人引导，走在一尘不染的水泥路上，仿佛不是去会见一个残疾的雇主，而像是朝拜或者走进华丽的皇宫……稍有东京土地常识的人知道，这幢外表十分古朴的房产的昂贵价格。在东京可以说是寸土寸金。仅它的占地面积就是一笔

相当可观的财富。房间内的陈设也挺典雅，质朴、整洁，总的给丰子一种肃穆、严谨的直觉。

明奈子并没有向丰子讲清面谈的全部程序。丰子首先要通过熊谷夫人这一道关卡。

她看上去挺和善，她只和丰子做了一般的寒暄。其实，她那双阅历很深的眼睛早将丰子周身上下看了个透。丰子领受了这双目光的威力。

一试通过，进入二试，面见真正的雇主。佣人引着丰子穿过一条曲折迂回的木制长廊，走进一个宽敞的房间，就像一个陶瓷的展览室，但并非全是成品，更多的是土坯和泥块。通过一道小门，走进一间布置得如同病房似的屋子，洁白的墙壁上刷着淡蓝色的墙围，给人以宁静、祥和的感觉，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可以调节的铁床，靠墙角还放着氧气筒，床旁有一张奇特的写字台，桌面很低，丰子想象不出来，熊谷浩如何在写字台上工作。写字台上该有的东西都齐备，台灯、电话、台历、笔、纸等。

熊谷浩正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椅面和桌面几乎是相平的，从他那瘦小的个头看来，不会超过十五岁，他侧着头，丰子没能看清他的脸，那匆匆一瞥的印象是他的身子是佝偻的，头很大。他随意地将两只脚放在了桌子上，两只脚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但与他的身子相比，显然是大了，拇趾更为突出。

丰子深深地躬下身子，轻声说：“_XPQRBGS。”

（早上好！）入乡随俗。她必须按着日本人的习惯。

只见熊谷浩的肩膀大幅度地向左侧倾斜，整个身子也扭向左侧，还有那细细的腿……丰子怔住了，木僵在那里，他仍在加劲儿扭动，就像上了发条的电动玩具似的，整个面部肌肉也是极不协调的，眉毛、眼、鼻、口，似乎都想挣脱开脸部这块小小的地盘，向四处扩张，……丰子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面容，不是面具而是活生生的人。

她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荻原家的那幅女巫的面具。用长长的黑发吊着，漆黑的夜里看见了会令人毛骨悚然的。明知是假的，由于面部可憎，仍然使人产生一系列可怕的联想。现在，坐在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瞧那扭曲的嘴和那颤动的舌尖，还有顺着口角流下来的唾液……人们面对接受酷刑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不是出于礼貌，丰子会立刻拔腿跑开。真是惨不忍睹。丰子立刻将目光移开，以免自己坚持不住了。

夫人表现的很平静，用毛巾擦去了熊谷浩大汗淋漓的额部。他的声音很怪、很低、含混不清。夫人在一旁解译：“他说见了你很高兴！”

丰子却始终没有听清楚。

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熊谷浩又有了一小阵的痉挛、抽搐，随后用右脚拿起了话筒。那拇趾犹如大拇指一样的灵活。简直是奇迹。他竟将话筒放在耳边，边听边讲话，讲的很慢，丰子能听清一部分，内容是谈有关产品的事情！

经过短时间的观察，丰子难以忍受的，不单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的折磨。每当熊谷浩出现那种违拗的、不协调的、全身痉挛性的运动时，她自己也会觉得胸部发闷，呼吸也不十分通畅。她没有勇气正视他。丰子担心，万一在这短暂的瞬间里，熊谷浩发生了什么意外，抢救不及时，出了问题怎么办？看来房间里放置了氧气瓶绝不是用来摆设的。

一整天，丰子都是在惶恐不安的心情下度过的。她盼望夫人能召见自己，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适合在这儿工作！”这对于她来讲将是一道特赦令。她会立即奔出那道铁栅栏门，即使门外等待着她的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丰子没有料到，晚饭前，佣人领她到了自己的住处，一间不大但很整洁的房间，幸好这房间还有一扇窗子与后花园相通，否则是一个樊笼！看来在这儿只有“禁闭”半个月后，才有被“释放”的可能了。

当晚钟忆打电话询问丰子工作的情况时说：“……我们还在为你的住处动脑筋呢！

万一工作不成了……现在，你安下心来工作，会慢慢适应的！”

挂上电话以后，丰子的耳边还在响着钟忆的话，“你会适应的！”是的，来日本后，丰子在迫使自己适应这陌生的环境，去掌握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她深知在这片土地上，并不缺少她这样的人，不存在适合她的特长，激发她的兴趣的工作，只有她自己去熟悉这些工作，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将它们做好！丰子有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只要是人能干的，丰子就能干。她从来没有退让过。

现在，丰子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适应过程。残疾人遍布全世界。国内也不少，丰子的同学就有好几个：小儿麻痹的、聋子、哑子、瘸子、瞎子。人们已经习惯了他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她所看到的残疾人是自己的感官所能接受的。在丰子的亲友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自己的表姑了。她不满三十岁就患了喉头的毒瘤，将喉头摘掉了，放了一个金属的管子，在脖子前边那黑洞洞的窟窿里。表姑的家在东北偏僻的一个小镇上，喉头的手术是在北京动的，每年定期复查总要在丰子家停留几天，这是妈妈最最恼火的事情，英子也很厌恶。只有奶奶、爸爸对表姑很好，非常体贴、关心。

奶奶还特意请邻居打了一个个铁架子，放上一只白瓷缸，为表姑煮那插在脖颈前的弯弯的铁管子。表姑说这管子需要定期消毒。

妈妈抱怨说：“瞧，这意思是要在这儿长期安家啦？”

每当表姑将那弯曲的管子拔下来，脖子前那颗拇指肚儿般大的黑洞口，让丰子觉得疼得慌，她总是站得远远的，有时还要扭过头去。一次表姑在换管子的时候，周围没有人，让丰子帮忙，丰子硬着头皮靠近表姑，第一次瞥了一眼那黑洞洞的小孔，它通向什么地方？那弯曲的管子会不会把肺捅破了，那不就漏气了吗？会不会把心脏扎漏了，那血不就要流到肚子里了吗？

她不敢深想，脑海里浮现出团团的、茫茫的雾气，一会儿又被红殷殷的鲜血驱散了……谁想她竟无法支撑，面色苍白地歪倒在一旁，后来还是奶奶跑来帮忙……至今那黑黑的小洞孔对丰子来说，一闭上眼睛就能记清那样子。

表姑的残疾，那黑黑的小洞口实在无法和熊谷浩的情况相比。因为他不单是躯干骨骼畸形，不能伸直了，而且他常常会在外界的刺激下，全身会产生一种向相反方向的痉挛、抽搐，仿佛人被处于极刑时的身体的扭曲状态，也许是电刑、砍头……还有那恐怖的面部表情，不仅让人们惨不忍睹，甚至会肝颤的。事后，丰子都难以想象自己竟然在这个幽静的院落里生活了半个月，这不仅是意志的磨练，也是一种胆识的考验。

大概出于学习中文的急迫性，教授中文的工作当日下午就开始了。尽管学生非常认真，但却不能不面对严重残疾的现实，他的国语——日语，发音就十分含混，吐字不清，丰子听起来很费力气，必须由保姆或夫人帮助翻译。教了一个小时，不仅学生汗流满面，丰子的浑身也是湿淋淋的。丰子认真考虑过，通过彼此的适应和熟悉，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但她最大的顾虑，就是熊谷浩讲的含糊不清的日语了。这对于丰子熟练地掌握日语会话，无疑是一个大障碍。再说她希望能在近期内通过日语Ⅰ级考试，准备进东京学艺大学，长期在这儿干下去，自己预定的计划将要成为泡影了。

说实在的，来日本这段时间里，住在熊谷家的住宅里，丰子觉着恬静、安谧，不必为自己的住、行、吃发愁和奔波。让她有一种进入寺庙中修行了的感觉。仿佛住进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当然每次讲课是一场耗竭体力的搏斗，犹如进行激烈的拳击似的，虽然时间不短，每天至少八小时，但总还有休止的时候。

一星期后，熊谷夫人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有意向丰子透露：“……熊谷浩要到各处去旅游，而且不单单在日本，如果去中国，你可以做向导！报酬并非固定不变的……”

要不是恪守最初签订的协议：应试者必须工作半月后才能提出不干的要求，丰子会立即向夫人表示：“我不适合在这儿工作。”现在只好隐藏着自己的本意，点头哈腰地、细声细气地说：“谢谢夫人，谢谢！”

这就是虚伪的繁琐的礼节，掩盖了事实的真象，夫人竟误以为丰子非常喜欢这里的工作，自然是很高兴，最重要的是熊谷浩想挽留这位温和、文静、耐心、发音又十分纯正的中文教员。

其实丰子也十分佩服熊谷浩的毅力和拼搏精神。她亲眼目睹了他所取得的点滴成绩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他原可以靠自己巨富的家庭，轻轻松松地过一辈子，不愁吃、不愁喝，但他却偏偏选择了一条崎岖的、蜿蜒的、盘旋上升的小路。

关于熊谷浩的事情，丰子曾写信告诉过爸爸，但她从来没有详细地描述过他的残疾情况。她知道自己无法准确地记录出有关他的躯体的一切，害怕用词不当，会让爸爸、奶奶惦念自己。

她在信中曾引述了这样的话：

“……别人看着自然，自己活着别扭，这是一种生活；自己活得自然，别人看着难受，这也是一种生活……”

两周后，丰子将谜底揭开了。

熊谷夫人自然是大吃一惊，颇为失望，她十分惋惜地说：“……我想不少中国人都想得到这份工作。今后不仅要逐月加薪，最终还可能解决长期留

在日本的问题……”

丰子心平气和地说：“夫人讲的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我不想长期留在日本！”

只有遗憾地分手了。为了避免刺激熊谷浩，她没有向他告别。

事情凑巧，就在丰子离开熊谷家，在钟忆的女同学宿舍里打了几天游击后。有一位从大陆来的公派的访问学者，在东京要住一年，她希望有人合租一个房间，丰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住处，工作是望月君帮助解决的！原来丰子离开小学校后，雪子常打电话给钟忆，因为只有钟忆是可以找到的联络地点。她告诉钟忆，望月君有位好朋友在东京都开着一家铁板烧的饭铺，丰子可以到那里去工作。雪子不仅热心，办事还非常细致，不久给钟忆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望月君的亲笔引荐信，以备丰子找工作时，老板给予关照。

不知道是望月君的介绍信过得硬，抑或是丰子本人所具备的条件，试工第一天即被通知录用，抑或是两者都起了作用。

丰子在白天奔波劳碌后，晚上常常做梦，而且都是一些处境艰险，走投无路的噩梦，往往是以尖叫醒来而告终。奶奶常常警告丰子，不要把手放在胸口上睡觉，那样做才会有害怕的梦，可往往丰子醒来时，手并没有放在胸上。近来她常梦见自己驾着一叶扁舟，漂泊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泛着白色泡沫的浪花，常常想吞没她，翻卷的涌浪想淹没她，还有那无情的暴风雨想摧毁她……偶有风和日丽，轻舟前进的时刻，即使十分短暂也为她带来了希冀、渴望和幻想。

让丰子高兴的是，她的想法得到了桑野的支持。桑野介绍丰子到东京学艺大学去找一位老师，他是桑野的大学同学，现在在学校里恰巧是负责留学生资格审查的工作。桑野很有把握地说：“……我会事先通知他的，你要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他会帮助你的！”

虽然丰子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可她却觉着自己正一步步地朝着预想的方向走着。搬到东京后和钟忆的联系也比以前密切了。这时她自然想到英子，钟忆常常向她提起英子为她找工作的事情。有一次绘声绘色地说起在泉城饭店英子冒充顾客的情况，丰子动心了，有一种隐隐的自责。她急迫地希望能找到英子，让她知道她的情况。

自然的是先拨“六叠半”的电话，奇怪，竟然不通，最后只有打电话问钟忆。

“我难道没有告诉你？”钟忆的声音中透露着惊讶，“在你离开千叶县没有多久，她就退掉了那套房子……”

“退掉了六叠半……”丰子明白，退掉六叠半就意味着和冈村断绝了关系……丰子越发想找到英子。她拨了另一个公寓的电话，电话通了，但没有人接。最后她不得不把电话打到明奈子家，她知道她们往来很密切，即使英子不在明奈子家，明奈子也会知道她的去处的。

拨通了电话后，丰子觉着有点儿紧张。为了去熊谷家工作，她们曾通过电话，但那只是声音的接触，彼此并没有见面，其实就是认出来了，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丰子安慰自己，紧张的情绪有所缓和，可接通电话的嘟——嘟——嘟声，却拖了很长的时间，渐渐地，烦躁的心情占据了上风……丰子听到电话被人拿起，因为嘟——嘟——嘟声中断了。

话筒里静静的，没有声音。

丰子唯恐对方挂了，赶忙说：“请问这是明奈子女士的家吗？我想找英

子女士讲话！”

“她去医院了。”一个孩子的声音。

丰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愣住了，半天讲不上话来，当她听到对方将电话挂上了，才如梦方醒，英子住院了？她怎么没有告诉我！也没有告诉钟忆呀！她得了什么病？住在哪个医院？……她又重拨明奈子的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占着线，她都要急疯了。

急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最后实在憋不住了，冲出了房间……

直到走在大街上，头脑渐渐冷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我该怎么办？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呢？”经过琢磨，看来只有亲自去明奈子家了。尽管这是冒险行为，可现在别无选择！

明奈子的家坐落在一个不太繁华的街巷里，是一座典型小巧的、棕色的日本小楼房，铁栅栏圈围起的狭窄的院落里种满了花草。丰子按响了门铃。丰子在门外等了一段漫长的时光，院落里竟没有动静，正像这家的电话一样，接通很长时间也没有反应，仿佛通讯系统出了毛病一样。丰子不甘心，因为这里是现在唯一可以找到英子的线索。她又按响了门铃，长时间没有将手指挪开。

她注意到白色的纱窗轻轻地揭起了一个角，丰子的心也剧烈的跳动起来，到底是有反应了……不知是她自己想象的，还是确实听到了，那嗵嗵的跑下楼梯的脚步声。不，那是真的，因为楼房门大开了，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很快地向大门跑来，边跑边喊：

“英子阿姨你回来啦！”

丰子还没有反应上来，铁栅栏门已经打开了。男孩子仰头看着她，固执地说：“英子阿姨你从医院回来啦！”

显然男孩搞错了，丰子很为难。她很难把一切事情向这样一个孩子讲清楚的。正在犹疑的时候，从楼房里又走出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没有上前来，只是有礼貌地躬身微笑着。丰子估计她不是明奈子，从年龄、外貌、气质都不像，大概是请来帮忙的人。

看来明奈子也没有在，否则她会露面的。

丰子支支吾吾地说：“是啊！是啊！我……该去……医院，糟糕……”她声音放低，而且用的中文，“我忘了医院的名字……”

小男孩到底是年纪小，毫不犹豫地告诉她：“仁慈医院！你要是从那边来，在换车的时候能看见它！”他讲的也是中文。

丰子听英子讲过，明奈子在家里教儿子中文，这回可救了驾。

“英子阿姨！我和你一起去医院吧！”男孩请求。

丰子安慰说：“你在家等，很快我就回来！”她冲楼门口的妇女躬了躬身。“打扰了，一会儿见！”丰子扭身匆匆地走了，心“蹦蹦”地跳着，浑身也洩出了汗水。拐过街区时，她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看，看见小男孩正在向她招手，她快走了几步。小男孩在她的视线中消失了。随即丰子感觉十分内疚，她应该大大方方地向男孩摆摆手。男孩都一双忧郁、孤独、悲哀的大眼常常浮现在她的脑海之中。

来日本后这是丰子第一次进医院。就是在北京也是屈指可数的几次，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奶奶有病，坐出租车送她去急诊室。丰子对医院没有好感，因为在那里看到的大多是焦虑、痛苦、哀伤的表情；还有医生、护士对患者的冷漠，也让她感到心里灰冷灰冷的。奶奶在急诊室观察了三天，有一

天夜里是丰子陪床。奶奶正在静脉输液，想小便，虽然丰子打亮了床头信号却不见有人来。丰子跑到值班室，一位年轻的护士正在同一位家属聊天，两人谈得津津有味，丰子不得不打断她。小护士满脑门子的官司让丰子缴五块钱押金。丰子从家里来得匆忙，没有带钱包，看来没有五块钱就没有便盆，这样就必须憋着，年纪大的人会憋出病来的。丰子苦苦要求能否暂借，护士却一点儿不给通融，继续大侃，仿佛什么事请也没有发生似的。还是奶奶邻床的家属热心，借给丰子五元钱，才解决了难题！否则将会证实了活人被尿憋死了的笑话！

闹市区的医院，不会有宽敞的院落，但在一幢高耸的“工”字形的楼房前后，也都进行了装修和绿化，栽满了花草，安置了小巧的白色的桌椅，供患者或家属休息。丰子正在思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英子？急诊室、内科还是外科？……

虽不能说是大海捞针！也需费一番功夫呢！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丰子准备走进楼门时，无意发现在院子的西南角坐着一个人。她低垂着头，长长的黑发像瀑布似地散披在胸前，那样子熟悉极了……丰子扭转身向她走过去。当她站在她的面前时，气喘吁吁的，她们之间相距并不远，她很久未见英子了，心里很激动……

“英——子。”丰子轻轻地喊。

她抬起了头，脸颊上流满了泪水。破天荒地没有化妆，看上去面色苍白，有些憔悴。

丰子的心紧缩了，让她感到隐隐作痛，“她是病了，而且不轻呢！”丰子暗自想。

“英子，你怎么了，得了什么病？”丰子焦急地问。

“……HIV 阳性……”她自言自语地说，两眼并没有看着站在面前的丰子。

“什么是 HIV？……”丰子追问。

“是艾滋病毒……”英子说完后，将头依在丰子的身上痛哭起来。

丰子听到这个消息，如同炸雷轰顶，立即呆住了。她用手下意识地梳理着英子散乱的长发，眼泪禁不住地滴落下来。丰子虽然不懂医学，但她却清楚地知道艾滋病患者的可怕结局，这就意味着……

“……一次化验不一定准确，你应该再化验一次……”丰子安慰说。

“不，已经确诊了！”英子非常肯定地说：“医生要做气管镜……”

“现在？！”

“在做着呢！”英子说。

丰子将英子推开，两手握住她的肩膀摇晃说：“……英子，你看着我，不要说胡话，你没有做气管镜，你在和丰子谈话，你要坚强起来，……”

“我没有说胡话，她是正在做气管镜检查……”英子有气无力地说。

“谁？！”

“明——奈——子！”英子抽抽噎噎地说。

丰子绝望的心绪稍稍有所缓解，为了怕自己听错，又追问说：“你是说明奈子的血里艾滋病毒是阳性……”

英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人不能不面对现实，承认自己感情的局限性，丰子濒于破碎的心，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当然对于明奈子患病的消息，她也是颇为遗憾的，而且很

自然地她的脑海中又显露出男孩子那双哀伤的大眼来。她轻轻地抚摸着英子的手说：“你应该通知明奈子的丈夫……”

英子打断了丰子，愤愤地说：“不要提她的丈夫了，明奈子有很长时间在发低烧，有时候还咳嗽，这事情他都清楚。就在明奈子要住院的前一天，他乘飞机去了巴黎，说是要参观一个时装展销会，然后就带着他的模特情妇，游遍巴黎，逛遍欧洲……他才不会关心明奈子的死活呢……不过，我想最可怜的就是小千代了……”她又呜咽起来。

丰子知道她指的一定是明奈子的儿子，就安慰说：“别难过，我们都在东京，大家都会尽力帮助他的！”

英子看了看表，突然站起来说：“估计检查完了，她可能回到了病房，我要去看看她。你不要去了。有事情时我们再联系！”说完头也不回地径直向大楼走过去。

丰子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突然向前猛跑了两步又停住了。她本想提醒英子，要多加小心，又怕英子嫌自己啰嗦……她深知英子的脾气，在这样的场合下，尽量不去干预她。事后她对钟忆说：

“虽然明奈子得了艾滋病，这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可从另一方面……说不定坏事还可以变成好事呢，特别是对英子……”

钟忆认真地听着，半天没有表态，那眼神儿分明是“不理解”！

丰子解释说：“英子无疑地要从明奈子的结局里，看到自己暗淡的前景，……那她就会幡然醒悟的……”

“你是说浪子回头！”钟忆接下去说。

“是呀！你认为这不可能？”丰子的声音提高了。

钟忆轻轻地摇了摇头说：“可能性极小。”

丰子虽然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却拧着一股劲儿，暗自想，看来你对我们家的人还不太了解，等着瞧吧！

明奈子发病后，丰子原想插手，一方面减轻英子的负担；一方面也算对明奈子替自己找工作的答谢，虽然她并不喜欢那个工作。但却被英子一口回绝了。

“我从没有对明奈子讲过有个孪生妹妹，……现在你出面不合适。”

丰子知道英子要安排千代，照顾明奈子……一定有许多事情要做，自己既帮不上忙，又不便打搅她，待事情理出头绪来，她们需要好好地谈一谈，像她们在“六叠半”里那样。

丰子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周、两周地过去了……

父亲接二连三地寄来了航空信，要丰子讲清英子现在的情况，特别是妈妈要来参加英子的婚礼。有关婚礼的详情，信中他约定了时间，要打长途来……

丰子不能坐等了，她打电话和英子约会，并且真心诚意地希望英子能到自己的新家来看看。房子不大，东西也极简单，可这毕竟是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租来的。房间里还装了电话。在东京，没有电话的人家，犹如在北京城里的人没有电灯、自来水那样不方便。

英子却推说忙，没有时间。

“……这次还是你到我这儿来吧！以后有时间再去你那儿……”

丰子不得不让步了。其实她自己何尝不忙呢？通过日语Ⅱ级考试后，她正在准备Ⅰ级，只有过了Ⅰ级考试才有资格进入日本大学读书。Ⅱ级考试

自然难度较大，丰子还不能全力以赴。白天要打工，周末也得打。去看英子，她不得不牺牲一晚上日语课的时间。

她带着爸爸寄来的全部航空信，她想告诉英子，她正托人为英子也找一个共同合租的房子，不仅省钱，生活起来也满方便。她们一起通过日语考试，即使考不上大学，英子考个中专也可以呀！

当丰子按着英子告诉她的地址，找到的地方门口竟然挂着闪烁的霓虹灯的广告牌：桑塔那浴。丰子的心凉了。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英子在门上标有值班经理的小房间里接待了她。

丰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愣愣地，半天竟没有讲出话来……

“怎么啦！”英子的样子显得春风得意，容光焕发。“我忙死了，真是没有一点儿时间。明奈子病了，这一摊儿总得有人顶上来。她说我是最佳人选……”看来明奈子生病的事情，在她的身上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丰子只觉得自己的头胀得大大的，耳边嗡嗡的直响，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平日里，她们一见面就是争吵，此刻她都不想开口！慢慢地她悟出了一个道理：以前她们是心和面不和，现在是连心都不和了，还有什么值得吵的呢？

英子误以为丰子的沉默就是赞许，显然她觉着有些意外外，但还是非常高兴的喋喋不休地谈起来。“你总是打电话，要我到你那里去看看，有什么意思……以后我想办法，叫你也搬过来就是了……”

丰子突然岔断了她：“不谈住处好吗？这里有爸爸寄来的三封航空信，都是关于你的！”

“关于我的！？”英子的脸上流露出诧异的表情。

“当然是关于你的。”丰子将信递了过去。

英子却挥了挥手说：“还是你讲给我听吧，有什么事情？”

“爸爸信里写着，妈正在办来日本探亲的手续。她说你要结婚了……”丰子的声音非常激动，“爸爸关心的是：你要和什么样的人结婚？”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啦！”英子轻描淡写地说：“我在开始一项新事业，到底和谁结婚，连我自己还不清楚呢！”

“那你要及时把这样重大的变化告诉他们。爸爸要今晚给你打电话来！”丰子站起身。

英子立即冲口而出：“我没有时间……”这时她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一手按着电话，一边佯装无可奈何的样子，拉长声音，“你打吧！”

丰子一分钟也不能停留了。她一股风似地冲出了英子的房间，跑出了大门。当她快步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觉得胸口郁闷得透不过气来。

十八 何时燕归来？

如今人们对于在国内旅游的兴趣已经大减了。

很多人的注意力都转向国外。但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经济又不十分发达。

因此出国的人仍然是少数。由于工作单位的区别，当然职务也非常重要，出国的次数相差的也极为悬殊。粗略的划分，目前出国有两大类，一类自费；一类公派。就现今中国人的年收入，靠自己的所得，争取到自费出国者不多，即使依仗海外亲属的资助，究竟是少数。不过这自费中还包括一部分对方给奖学金或者工资的大学生、研究生、访问学者。虽说在高等学府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但若将这数目放在十一亿人口的国家中去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另一类是公派。

这决定于人的职务或所在部门，职务高的，部门大的，出国机会自然多，自己不用掏分文钱，出国逛一逛，这是当前头等美差。旁观者有时觉着难以理解，出国开会仅两天半，还不够办出国手续折腾的呢！但出国者绝不肯放弃，这其中必有奥妙。前提是办这些手续不用出国者费一点儿力气。全由所在外事部门包下了；此外也用不着他们花一分钱，连体检费和填外文表的钱都由所在单位掏了。一个人若经常能在天上飞来飞去，参加国际间的交往，身价倍增。向下面的人讲自然是对方邀请。凡接到国外邀请参加会议的人，都十分“荣耀”。现今出国的条文上规定很死：出国者不发零花钱，不能用人民币平价兑换外币。其实这规定也是限制那些偶尔有一次出国机会而不明戏的人。这里面名堂多啦！哪个团出去不备用一些零用钱？要小费的国家几乎遍布全世界，但天知道那些零用钱花到了什么地方去啦！这是一笔无从考察清楚的账，而这账是无数据可查的！

至于平价兑换人民币嘛，对有权有势者，也并非什么犯难的事情。

机遇自然更为重要。同样一个人，常年在下属单位工作，出国机会难以得到，一旦活动到部里上班，虽说每月拿到手里的工资数是有限的，出国机会可就增多了。毫不夸张的说，和外事没有什么瓜葛的都可以派在代表团中，以团员身份外出游逛一次，连财务人员都可以捞到份呢！如果细算一笔出国账，由制装费算起，来往机票，国外的住宿、吃饭等等，没有二三是难以拿下来的。设想这两三万要是由自己掏腰包，那就有点费劲儿啦！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节衣缩食才能攒出来，真正把抠牙缝儿的钱省出来了，也舍不得几天之内就挥霍掉啦！

丰秀兰工作的单位是北京市的一个小百货商店，总共几十个职工，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出国的人。经理也不过在国内转游转游，去趟上海、广州，最多去汕头、深圳一趟，搞批紧俏商品和抢手货。出国还没有门呢。售货员小郭，她的男人是个卖服装的个体户，从小郭的言谈话语中，他们家是“发”了！不仅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从头到脚都是珠宝首饰。中国人戴脚链的不多吧！人家的脚脖子上就有。上班下班都是男人开着大发专车接送，赶上正局级、副部级的待遇了。她整天价嚷出国，一会儿买去汤加王国的护照；一会儿又买去巴西的；最近又传出要去匈牙利，说要到那儿去开买卖，挣大钱去。不过至今尚未离开柜台，落下个绰号：郭大侃。侃既不用上税，也不犯法。嘴长在她的脸上，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这回丰秀兰可是论真格的，购货本大小的硬皮儿护照都拿到手啦。丰秀兰要出国探亲的消息在百货商店里上上下下的传开啦！丰秀兰的身价倍增了，不单单是百货商店的人，就是总公司来查账的工作组都在打听：

“哪位是丰秀兰？”

“出国探亲，要去日本呢！”

“是去探女儿！”

“瞧，人家是怎么养的闺女！”

……

有很长一段时间，丰秀兰要出国探亲的事，成了柜台上议论的话题，连极走红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也顿时逊色了。因为那毕竟是离开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而昔日普通的会计，今日就要腾空万里，跨过大洋去日本了，奇迹就在自己身边，怎能不刮目相看呢！

家里更是一派出国的架势，三间房子都搁不下丰秀兰了。如今丰子的房间摆放着她准备出国的服装和礼品。来访的人也络绎不绝，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心情，有想托带东西的：有带去的，也有要带回来的；还有问要不要换日元和美元的，也有探听路子的，虽不好直接将儿女托付给丰秀兰，却希望能了解到丰秀兰的女儿们是怎么到日本去的……

来访者自然都是由丰秀兰接待。英熊和母亲都退避三舍。

他们始终没有把这事当成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丰秀兰赞不绝口的自然是英子。“我记得老人们常说，十个罗花织女抵不上一个点脚的儿郎。现在时代不同了，这话也得改改了，我看应该说，儿女不用多，一个抵十个。

要说我们英子从小就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透着灵气、才气、俊气……她出国的事我们没有操多大的心，她爸帮不上忙，虽说在大学教书，是学俄语的，至今还没出去过呢，英子不单自己去了，还把丰子给带出去了。是呀！当然在外面学习了，读的日语大学……国内呀，国内她读的是关于饭店的专科……英子在日本可没有受什么罪，也没有去打苦工，人能干，到哪里都一样，是呀，国内国外都一样。不出一年，英子就托回国的人带来了金银首饰呢！这次我去日本的飞机票都是英子从日本寄过来的。丰子嘛，比起她姐姐来差远啦！死性，钻牛角尖，一条道走到黑，碰鼻子都不带拐弯的！犟人还喜欢逞能。

自己不行还不认输，去日本的一切都是英子一手安排的。我们做父母的可没有这份力量。

谁都知道出国这套繁琐的手续，而且离开钱一步也行不通，买机票、交日语学校的学费，甚至连吃住都包了，到了日本境内还负责丰子的旅游呢！我说自己不成，用不着打肿脸充胖子，谁跟谁呢？！这不单单是亲姐妹，一奶同胞，这还是同胎、同卵呢！跟她姐姐吵吵闹闹的，一派小孩脾性，还赌气呢！那日子过得可苦啦！她和她爸爸有联系，有些信我看了，嘴还硬呢！倒也没有诉苦，有苦她也不会写的，生就那么一副硬骨头，受罪她自己心里明白。咱虽还没有到过日本，但也有个比较，英子去日本不到半年，就托人给我带回来一枚金戒指，丰子也快一年了，就寄回来几封信……”

真是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这话还出自自己生身之母。公理何在，哪儿又存在着不偏不倚的判断标准呢！

按着丰秀兰的意思，拿着护照就不想上班了。她听人家讲，护照就是自己随身带着的出国户口，既然户口都被自己拿在手里，还去百货商店干什么？会计工作本来就没什么大意思，一干就是几十年，开发票，收钱！再说听同事的议论也听腻了，耳朵都快磨出了茧子。可再一想，回家不上班更是难受，英熊上学校，就是不去坐班儿，也没有什么可聊的，和老太太也没共同语言，她无法忍受这种折磨人的寂寞。只得还去上班。天知道那签证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有了签证，才能买飞机票！等签证的滋味并不是人人都有体

会。你见过一种咬苹果的游戏吗？苹果都是由绳子吊起来，让你背着手去啃，吊你的胃口，让你的心里馋馋的、痒痒的。并非人人都能如愿以偿地啃中一口呢！丰秀兰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手里拿着护照而未能出国的并非少数。她大概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呢！

英熊从没有向同事谈起爱人要探亲的事。他自始至终都不赞成这件事。可他自愧没有驾驭妻子和女儿的权威和力量。其中有很长时间他都没有介入此事，只是采取旁观态度。但他在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据他看到的、听到的例子，出国并非易事。别看妻子瞎折腾，到头来也可能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可根据多年一起生活的经验，他摸透了丰秀兰的脾性，她不甘寂寞，脑袋里常常出现一些新点子，爱追时髦，人家有的，自己就得有，不管是使的、用的、吃的……如果她的头脑里一旦产生了新念头，千万不要阻拦她，那样会适得其反，只有听其自然，等她碰了鼻子，撞到南墙上，自然就会拐弯的。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两个女儿都去了日本，思念她们，想看看她们，这也是人之常情。说真心话，英熊何尝不想去看看她们呢！仅从这一点上来讲，他就不能公开站出来反对她。将心比心嘛！夫妻间更应该是这样。

英熊家与在日本女儿的信息沟通，靠两个办法：写信和电话。前者自然是英熊和丰子的“专利”，后者是丰秀兰和英子的渠道。他们彼此间做到了互不干扰。英熊写给丰子的信，从没有让丰秀兰过目，丰秀兰也不想看，不仅不看信，书刊、报纸也很少看。

久而久之，一看见印刷符号就想睡觉，渐渐形成了条件反射。家中订的《北京晚报》，她每天都浏览一下，重点放在电视节目和服装展销等的预告上。她很少写信，已经到了提笔忘字的程度。

程控电话打起来那就方便多了，又便当、声音又清楚和谈家常一个样。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花钱。最初丰秀兰想得比较简单，自己只要每月向院方交纳 20 元，权当做英熊降了两级工资，每次打电话只要英子那边付了款就可以了。事实上，英子打回来电话次数越来越少了，丰秀兰常常抱怨：“家里有程控电话，她明明知道，近来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

电话中的交谈不像写信，在一个家庭内是很难保密的，尤其打电话的时间是在电话费减价的时间，多是英熊在家。话说回来，就是英熊不在，英老太太还在家呢！丰秀兰和英子间的事竟成了公开的秘密。

最初，英熊曾影影绰绰地听着英子要结婚，自己赶忙写了封信给丰子，让她把有关英子的详细情况尽快地写信告诉他，在等待丰子的回信时，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下度过的。看到丰子的来信后，他才将悬到嗓子眼儿的心像一块石头似地落了地。丰子告诉他，“至少我在日本没有确切地听到英子要结婚的消息……”

后来英奶奶也曾向儿子转述过在家属楼里听到有关英子的闲言碎语，英熊都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他有自己的主张。在英熊看来探亲和结婚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他不赞同现在丰秀兰就去日本探亲，但并不绝对的反对。对于英子的结婚问题，他是十分谨慎的。

女儿年纪不大，不能为了要留在日本，就“出卖”了自己，这种婚姻不会美满，自然更没有幸福生活可言了。

直至丰秀兰手中有护照都没能引起他的重视。他自己虽然没有出过国，但知道不少手中持有护照的人，如同拿着过了期的副食购物一样，毫无

用场。近来周围又沸沸扬扬地传出英子要结婚的消息，讲得有鼻子有眼的。说丰秀兰去日本的飞机票都要从东京寄过来！他无法解开的谜底就是，至今他都不清楚英子找的是什么人，叫什么？多大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从事什么职业？只是听说他很有钱，而且说这次丰秀兰去日本探亲，完全是出于这个日本人的慷慨，一切费用都是他负担，这是明摆着的事情，英子没有这份能力。按常理讲，女婿为未谋面的岳母掏参加婚礼的来往费用，这也合情合理，因为钱不分长幼，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满可以说得过去。老英的内心里却潜伏着一种不安，后来竟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危机感；一种压在心头的沉重的负担。

因此他从没有向任何人说起此事，更不要说夸耀了。

其实英熊是掩耳盗铃。有关英子的事在教研组内外早就交头接耳地传开了，英熊越是不介入，就越引起人们的神秘感、好奇心和各种各样的猜测，要不是一次意外的谈话，英熊将一直蒙在鼓中。

主任约英熊谈话，这是很长时间都不曾有过的了。自己和教研室主任私人间的交往仅有两次：一次是丰秀兰为自己丈夫出国问题，找主任谈过话，已经过去两年了；这次主任主动找他，谈的依然是出国问题。

“……英老师，关于你出国的事，我一直都在考虑，……像我们这些年过五十的人，如今出去都有些困难，尤其是搞文的，这情况你也清楚……”他用征询意见的眼光扫视着英熊。

英熊避开他的视线，没有任何反应。他不知道主任讲这话的意思。这几年教研组内去苏联的人次也不少了，年龄大的有，年龄小的也有，能否出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标准。那标准是因人而异的。他知道自己没有必要去违心地去迎合主任的意见，也用不着据理力争去驳斥他，不发言，不表态，不点头，不摇头，这常常成了他在教研组中采取的办法。

不发言、不表态。这就意味着没有意见，这是主任的理解！“……名额有限，从学校的角度讲，我们这些中层领导也是无能为力，可你的事情我一直是惦记着，在教研组里你是业务骨干，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今年下半年，基辅大学有个名额，我把你的材料送上去了。访问学者，半年时间……

非常不容易争取来的名额！”

英熊依然沉默着。他讲不出感恩戴德的话来，他觉得这出国消息来得太迟了，要放在十年前，他会高兴得从沙发上弹起来，高声地喊：“ypa！”（万岁！）现在时过境迁，出国的事对他的刺激和诱惑力全然消失了，特别是两个女儿相继去了日本，她们那截然不同的处境，他虽了解的不十分清楚，但他是能觉察出来的。他失去了到苏联去的心情。

他要坐留北京，好随时和女儿取得联系，及时了解她们在国外发生的情况，以应不测风云。

室主任误解了英熊的意思，急忙解释：“基辅大学虽然不在首都，在苏联也是名牌大学，至于时间是半年，可能稍许少些，这也并非绝对的，还可以再商议嘛！”

英熊懒于做过多的解释，免去浪费不必要的唇舌，说：

“没有意见。……”

这所问非所答的话，室主任听了非常不顾耳，要在平时会认真地教训教训老英，这回他却不予计较，微笑着说：“从教研室方面一定尽全力替你争取！”

英熊开始站起身来。……

主任急忙制止了他，说：“别急嘛！英老师，”看那略显踌躇的面部表情，似乎有什么难以开口的事情……

英熊没有坐下来，也没有离开。

“你看，我有一件事情还要请你帮忙！”

“我？！”英熊奇怪地问，他不知道主任还有什么办不通的事情，出国、晋升、分房……哪一桩、哪一件不被列在首位。

党员、双肩挑的干部，永远都是被照顾的！

“是呀！我看你还是坐下来，慢慢地谈。”主任的声音有意放低了。“是这样！你知道我的二儿子高考落榜，待业两年，自学了些日语，想去日本的日语学校读书。学校联系好了，可在日本的经济担保人，日方认为不合格，退回来了。开学的事情迫在眉睫，你看你……听说你的爱人就要去日本探亲了，请她顺便去帮助办一办……”

英熊“腾”的一声由沙发上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爱人什么时候去日本探亲。因此你那迫在眉睫上的事情我也帮不了忙。如果你想以此做为换取我去苏联筹码的话，我可以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我可以不去苏联！”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办公室。

丰秀兰和英熊结婚也有二十多年了，她从没看见过他发这么大火，英老太太劝也劝不住。他硬逼着她，大声地喊：“你要打电话给英子……问她，你去探亲费用由谁出……她要 and 谁结婚……”

往常英熊讲话总是尽量压低嗓音，因为平时在课堂上讲话，声音总是很高，为的课堂效果好，能让坐在每个角落里的学生都能听到，现在他忘了对自己的约束，大概也将“家丑不可外扬”的成语忘得一干二净了。别看日常里，在英家就显着丰秀兰，能言善道，到了动真格的，她还听得英熊的。英熊好歹是个副教授，知识分子家庭的大旗是他扛着，连现在住的骨干楼房，还是英熊学校里分配的呢！

丰秀兰虽没有大吵大嚷，但也不甘示弱地说：“你急什么，总得到了晚上，电话减价的时候再叫，这是我们自己花钱呢！”

这一天晚上，她看见英熊守在电话机旁……

丰秀兰忍不住问：“你要干什么？”

“往东京打长途！”英熊没有好气地说。

“那要花钱的，是我们花！”

“总不能拿着金碗讨饭吃……”

突然电话铃响了……

丰秀兰抢着去接，怯生生地扭头对丈夫说：“东京的长途。”

英——子吗？”

“妈——我是丰子！”

丰秀兰吃了一惊，她从来没有和丰子通过电话，而这电话明明是丰子的声音呀！

“——你是丰——子——”

英熊听了也急忙凑过来，紧张地屏息地听着。

“是呀！你听不出来了？……”

英熊在一旁耐不住了，抢过了话筒……

“……爸，你好吗？我本想给您写信的，我辞退了熊爷家的工作，现在

已经通过日语Ⅰ级考试。当然还在打工。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留学生部的副主任告诉我，已经同意录取我了……”

“太好了！”丰子上了大学的消息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自从英子离开中国，接着丰子也走了，一对燕子双双飞去了，从种种不祥的预兆中，他为她们的担忧、焦虑、思念，甚至有某种恐惧。从丰子的口中他知道了，她正一步步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走过去。

尽管每迈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英子呢？”英熊关心地问，他早已忘掉了挂国际长途的原因。

丰秀兰仄着耳朵认真听着。

英奶奶也悄悄地走到电话旁的椅子上坐下来。

“……英子去医院啦！不，她没有生病，她去看一位朋友。她没有要结婚呀！可能……以前有过这种想法……现在她的朋友……不，是一位女朋友，想在自己开的公司里雇用英子……以后她也可能去读书……我会告诉她，让她打电话给你们……”

“丰子，奶奶在这儿……”英熊将话筒递给了母亲。

“奶奶，你好吗？我可想你啦！”

虽然那声音传在英奶奶的耳朵里，震得脑袋嗡嗡地直响，她还是把耳机帖的紧紧的，仿佛丰子依偎在自己的身旁一样。

“我好！我挺好的！”英奶奶的声音都发颤了。

“奶奶，等我这儿全安排好了，我接您来东京看看！”

“不用，丰子，我要健健康康地活着，等着你回来！”

丰秀兰沉不住气了，在一旁抢着问：“那我呢？！”

1991. 6. 17—7. 30 一稿于北京

1992. 3. 11—4. 15 二稿

1992. 9. 22—10. 4 三稿

后记

“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从美国回来后，我一直有个强烈愿望：想到日本去看看。原来想，仍然采用“自费旅游”的方式去日本。但友人劝告：日本不同于美国，日本是个高消费的国家，仅凭靠我有限的工资和微薄的稿费是无法支撑在日本的生活的，自费的念头渐渐动摇了。但去日本的信念并没有改。根据在美国生活的体会，语言对于深入了解社会的重要性。我开始自学日语，从五十音图起步。后经友人帮助，得到了公派赴日的机会。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此时我的日语水平可以进行一般的生活会话了。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在日本人中间，也不会觉着陌生、孤单、缺乏自信。一个人的自信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生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那是含辛茹苦、拼命搏斗的岁月。在我的一生中，将会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尽管访日的身份不同于美国，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在我遇到的留学生中，和他们频繁的接触，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从他们眼神里；从他们眉宇间流露出来的……不难体会到那“明月不谙离恨苦”的滋味。虽然他们有高于国内的收入，过着优于国内的生活。

但不要忘了，那里是高节奏、高运转、高消费的国家。由于深刻的历史渊藪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民历尽沧桑，他们用几代人的生命、青春和鲜血换来了当今国家高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的生活，如果有“外来户”想和他们共同分享“战果”，那滋味是可想而知了。

应该说，日本人民还是友好、热情的。我在日本有意识地接触了一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处境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好。设想一下：原来一个不大的、破了产的家庭，通过自身的努力，花了几十年时间，家庭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了暴发户。周围的人们想与这个家庭共享富裕生活。如果你是这个家庭成员，你会怎么想呢？

我参观过东京的国立图书馆，那里的地下建筑有八层。当我走在林立的书架之中时，毫无钻进地表的感觉，房间内不仅有良好的通风，还有随处可见的生机盎然的绿色植物，让你有一种生活在地面上的自然感和安全感。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他们不能再向国外进行扩张了。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在向地球深处处挺进。这真是奇迹。

奇迹的创造靠辛勤的劳动。靠乞讨，靠做帮工是没有出路的。要知道看主人眼色过活的食客们，日子并不好过。

日本友人非常真挚地对我说：“日本经济的起飞只有三十年时间。中国完全有条件比日本建设得更好！”

感谢日本朋友的良好祝愿。想实现这个祝愿，必须靠全体中国人的努力。日本人民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我愿将自己在访日过程中所看到的一切，与国内的读者们共同分享。

